武俠世界

七步天（新俠義奇情倫理故事）東方英・著

筆者以秀麗明快的文字，描寫江湖兒女，憑正義、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文中男女主角巧計制敵，妙不可言，是個感人肺腑，動人心弦的佳作。



$3.50

1127

編者話 今期我們選刊一部巨型俠情、倫理、恩仇……兼而有之的故事「七步天」，由東方英執筆，內容充滿感人肺腑氣氛，哀艷悱惻，賺人熱淚，閱讀之餘，保証令你廻腸蕩魄，歎爲觀止。

「七步天」故事題材結構俱屬上乘，俠義爲經，情仇爲緯。描述一個少女不幸被人强暴逼姦，身懷孽種，事後又不敢對人言，於是忍辱偷生經過十八年悠長歲月後，終於使那淫徒自食惡果，天理難容。過程有曲折變幻，結局亦有快意恩仇感受。希望各位滿意，請參閱本刊第3頁。

★ 黃金有價，引起了一般歹徒的垂涎，當地劫案頻生，時有見之，令人咋舌！今期刊出的「黃金劫案」，故事發生經過、手法步驟如有雷同，實屬巧合。這是一篇反映社會的寫實小說，鬥智鬥力，槍林彈雨，好不驚人！然而，邪不勝正，法網難逃，且看這班爲惡歹徒慘淡收場吧！

★ 雪刀浪子又來了，下期巨型小說刊出是該故事集之「殺出狗牙嶺」，場面熱鬧，人物薈集，打鬥激烈，詭計奇謀，傾囊互逞，有目不暇給之諧趣動作活然紙上，亦有慘不忍睹之屠殺景象如在眼前，愛好刺激閱讀朋友，不容錯過。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石塘咀皇后大道西五九〇號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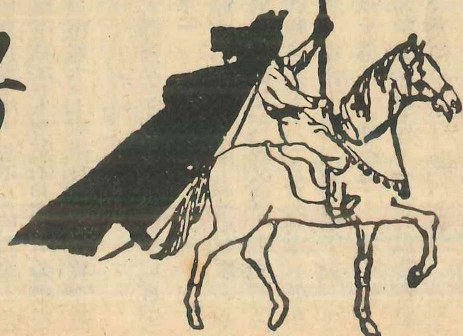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1127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型俠義傳奇故事

七步天

東方英・文
盧 令・圖

人皆有父 於我獨無

一個多月沒有下雨了，山溪中的溪水深不及尺，小孩都可涉足而過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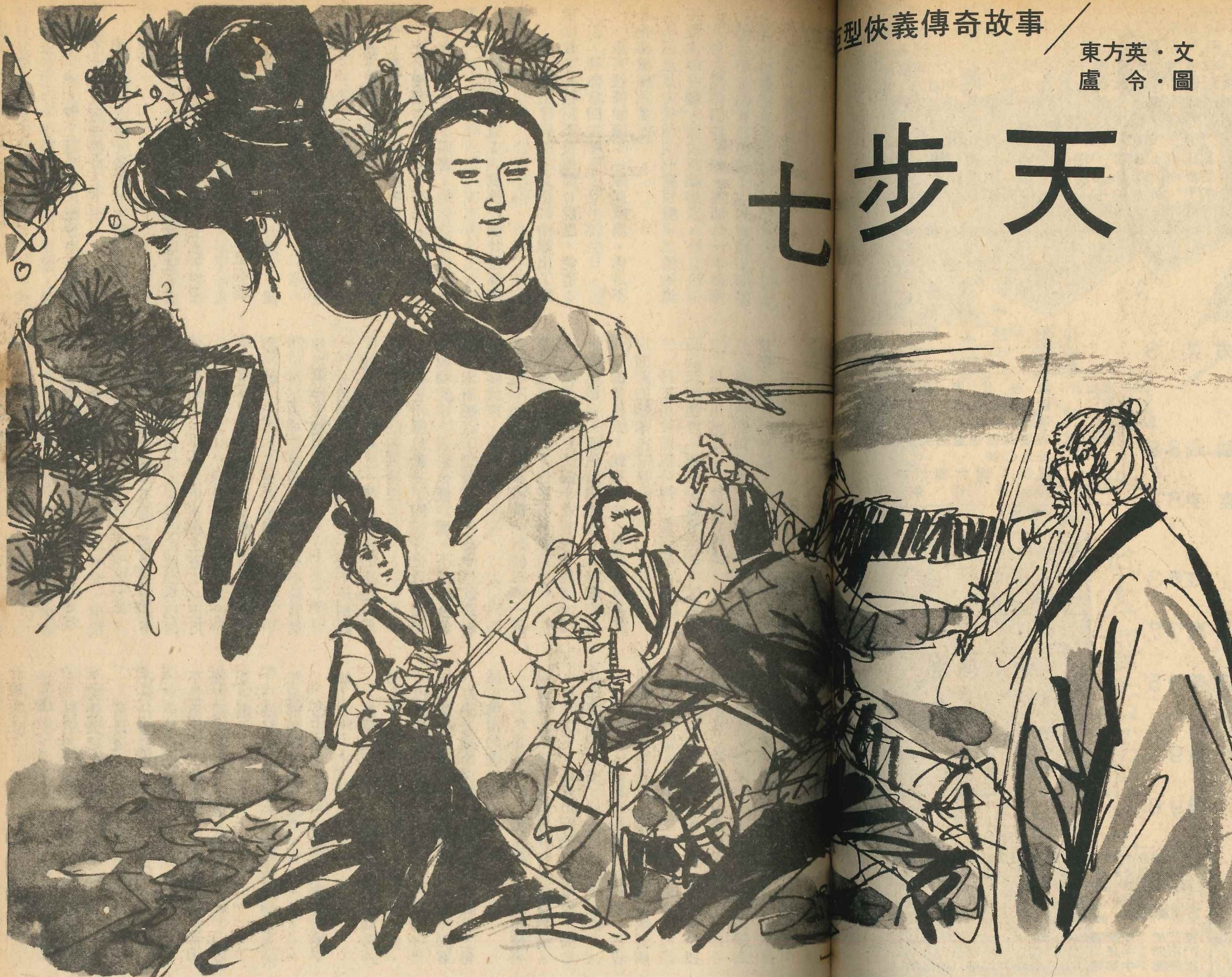
這裏原是一條很大的山溪，溪面寬達十丈以上，平日水深總在一個人的高度以上。現在，河床露出來了，河床中間只剩下了一條水溝，一邁步就可以跨過這小水溝。

火傘高張之下的山區，烤得人獸都躲到樹蔭之下去了。

不，那裏還有一個小人兒啦！

他正興冲冲的在河床上堆着河沙，做了一架水車，試着引水推動他的水車。

看他，晒得成了小黑炭，但他的玩興却高昂得沒把火盤樣的驕陽放在眼裏，好像他比天上的驕陽還要驕傲三分。



這裏就是他的王國，他就是這裏的國王，驕陽算是什麼東西。

正當他玩得忘我忘形的時候，忽然，半空中飛來一道黑影，當着他的頭頂壓了下來……

那小孩子眞還不是普通孩子，身子一彈，就滾出去了，他回頭一望，他可氣得眼睛都發了直。

原來，那是一個大人，還壓在他的水車上面，頭却伸到水裏去了。

那小孩子跑上前去，踢了那人一脚，嚷道：「你壓壞了我的水車，要你賠！」

他一連踢了好幾脚，那人却理也不理他，只顧喝自己的水。

他人喝了一陣水，這才支起身子，望着那氣鼓鼓的小孩道：「小弟弟，你要賠什麼呀？」

那小孩指着那埋在沙中的水車，道：你看，水車都給你壓散了，我也差一點被你壓死了。」

那人看了一看壓得四分五裂的水車，歉然道：「眞對不起，我沒有看到你的水車……」

那小孩子悻悻的道：「你的眼睛做什麼的，會看不見有人？分明是欺我年紀小好欺侮，哼，你們就是這樣橫行霸道，欺善怕惡……」

那人訕訕道：「小弟弟，眞是對不起，我實在是無心之過，因爲我口渴得要死，當時眼中只有水，什麼都沒注意了，小弟弟，你口渴過沒有？」

那小孩一怔道：「沒有。」

那人道：「這裏有水喝，別的地方可沒有水喝哩！」

那小孩道：「別的地方爲什麼沒有水喝呢？」

那人道：「二個多月不下雨，那裏本來有水，你們這裏本是源頭水，現在不也就只剩下這樣一條小溝……。」

那小孩子年紀不大，約十一二歲，倒好像是個蠻講理的孩子，皺着眉頭，半天沒有說話。

那人望着那孩子，也不住的打量，思忖：「這鄉下孩子，一點不胡鬧，看來很有教養，這種地方，有這種孩子，實在難得……」

忽然，那孩子一仰首，問道：「口渴很難過麼？」

那人道：「普通口渴，難過有限，忍一忍也就過去，如果天氣又熱，渴的時間又長，那就難過死了，一旦見到水，就明知那是毒水，也會不顧一切的喝下去。」

那小孩子搖了一搖頭道：「我不懂！」接着又點一點頭道：「也許眞是很難過。」

那人道：「你將來有了這種經驗，你就明白了，今天眞是對不起……」說話中，伸手向懷中掏去……

那孩子睜着大眼睛楞楞的望着那人，只見那人在胸口摸了半天，摸了一個小小的油紙包，握在手中，忽然又問道：「你一個人在這裏玩，你家大人不躭心麼？」

那孩子說道：「我娘不在家，進城去了。」

那人道：「你家裏還有什麼人？」

那孩子道：「沒有了，就我們母子二個人。」

「那你姓什麼？」

「我姓呂，叫正川，大叔，您貴姓呀？」這孩子還眞懂事，知道請教那人的姓名。」

那人道：「我叫朱大授。」接着，笑一笑，又道：「你家離這裏遠不遠？」

呂正川一指身後道：「不遠，就在那邊山坡後面。」

朱大授道：「我渴是解過了，可是腹中很餓，不知小弟弟家中可有現成的食物？剛才我壓壞了你的水車，這個，就算是我的賠償吧。」伸手遞出了手中的那小油紙包。

呂正川面孔一紅，一連退了二三步道：「大叔，您這是做什麼？您既是無心之失，那就不用賠了，家裏冷菜冷飯也有，大叔肚子餓了，請吧。」說完當先跑了出去。

朱大授將小油紙包收回懷中，暗暗一點頭，隨在呂正川身後行去。

他留心默察着呂正川的言行舉止，覺得這孩子有着超過他年齡的成熟，顯見他不是一般山地孩子。

朱大授是有心人，他想進一步瞭解這孩子。

呂正川的家，有三間茅屋，一片菜圃和四五十隻鷄，四週環境一片清新，屋內更是收拾得纖塵不染，更非普通山居人家可比。

呂正川更是洗了手之後才把飯菜送出來。

用飯間，朱大授與呂正川閑談中，才

知道呂正川只是母子二人相依爲命，由於呂母是婦道人家，呂正川年紀又小，不能從事笨重工作，平時只養了幾十隻鷄，每月進城一次，賣了鷄換些米麵日用品回來，母子二人就這樣維持了下來。

朱大授用過飯，呂正川又替他送上一杯熱茶。

朱大授手中端着茶杯，游目四望，看見左邊房中有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幾本書，信口道：「這是你的房子，……」人却舉步走了進去。

書桌上放了一部四書，另外還有一個書架，書架上的書可就多了。

朱大授含笑問道：「這些書你都讀過了。」

呂正川紅着臉道：「沒有，我剛念完四書，要下個月才開始讀經書哩！」

朱大授讚口道：「了不起，了不起，小小年紀就唸完了四書，是你妳娘教你的吧？」

呂正川點頭道：「我娘好像什麼都懂得。」

朱大授笑了一笑，又從懷中取出了那油紙包，呂正川不待他開口說話，便道：大叔，請你拿回去吧……」

朱大授搖手道：「你聽我說，你是不是也喜歡練武？」

呂正川一笑道：「要沒練了二手，豈不像水車一樣，被大叔壓慘了。」

朱大授撕開油紙包，裏面是一本薄薄的小本子，然後正色道：「你會讀書認字，就用得着這本子來……。」

呂正川還是搖頭道：「我不要。」

朱大授道：「你不要大叔也送你，你自己用你的手抄一份下來，總可以吧。」

呂正川想了一想，點頭接受了朱大授的意見。

那本子是七招劍式，有圖有文，但沒有名字。

呂正川的字寫得不壞，圖也畫得差不多，朱大授替他修改了幾筆，收回自己的原本，伸手放在呂正川頭頂上道：「正川，好自爲之。」

呂正川耳中聽着朱大授的話，但覺頭腦一眩，便失去了朱大授的影子。

呂正川受好奇心的驅使，少不得又從頭把那抄本閱讀起來。

七招劍式，八幅圖，第一圖不是劍式，而是一種坐姿，一種很奇怪的坐姿，是練劍式之前的奠基功夫。

呂正川雖然讀完了四書，但對那圖上的說明文字，還是似懂非懂，不能完全領悟，看着那圖，想着那文，身子也就跟着做起姿式來。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只聽母親一聲驚叫道：「正兒，你在發什麼瘋？」

呂母看來只是四十左右人，粗布衣服，乾乾凈凈，面色黃臘臘的，是一個完完全全的普通人，她眼睛快，也看到了呂正川面前的抄本。

呂正川被母親叫得一驚而醒，接着，母親又問道：「這些圖是那來的？」

呂正川道：「是孩兒手抄的。」

呂母把那圖又看了一遍，禁不住一臉驚訝之色，顫聲道：「從那裏抄來的？」

呂正川不是說謊的孩子，照實說出了經過情形。

呂母一怔，道：「那人眞是自稱朱大授？」

呂正川一笑道：「娘，你今天怎樣啦？那朱大授不像壞人呀！」

呂母道：「他當然不是壞人，不過也不是什麼好人。」

是壞人就是壞人，是好人就是好人，不是壞人又不是好人，這種說法，呂正川實在還弄不清楚，他一皺眉頭，叫了一聲：「娘……」

娘沒有答理他，娘這時的精神全部投注入那些抄件上面去了。

呂正川在旁又一連叫了二聲：「娘，娘……」

呂母震了一下，眼睛還留在那些抄件之上，只揮了一揮手道：「別打擾爲娘，自己去弄吃的去。」

娘每到專心一志想事情時，最不願有人打擾，這是習慣，呂正川沒有說第二句話，悄悄的退出去了。

天色暗下來了，呂正川替母親點燈，母親視如不見，還是專注在那些抄件上。

夜深了，呂正川不敢打擾母親，獨自伏在桌子上睡去。

天亮了，母親還在看那些抄件，呂正川心裏可有點慌亂了，不顧一切的搖着娘，道：「娘，你怎樣啦？」

娘給他搖得望了他一眼，但却精神疲乏的道：「我要睡覺去。」

娘睡了一天一夜，呂正川就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走投無路的心焦了一天一夜。

第二天，母親又恢復了正常，却吩咐呂正川道：「正兒，從今天起，你別的武功都不要練了，只練這坐功和這七招劍法好了。」

呂正川道：「孩兒看不大懂呢！」

呂母道：「娘自會教你。」

三個月下來，呂正川把坐功和七招劍法都學會了，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高興，但母親却給他當頭潑了一盆冷水：「正川，暫別高興，這還只是個開端，從今天起，娘要你在這七招劍法上再苦練五年，五年之後，你也有十六歲了，那時娘有一件血海深仇要告訴你，以後就看你的了。」

這幾句話當然不能滿足呂正川亟欲知道內情的渴望，可是，母親就說到此爲止，一個字都不肯多說，呂正川悶在心裏，却產生了一股奮發圖强的力量，在那七招劍法上猛下苦功。

就只那七招劍法，今天練，明天練，天天練，呂正川不但練熟了，練爛了，也練厭了，練煩了。

今天吃一道菜，長年吃下去，誰能不厭，誰能不煩？

可是，母親就是那樣固執，除了讀書的時間外，就只准他練那七招劍法，而且，還陪着他練。

常言有道：熟能生巧，巧能通神。

五年時光，只有一條路可走，呂正川只有在這七招劍法上發揮他心志上的創意，以疏導他日益增進的智慧與日益茁壯的體能。

精誠所至，金石爲開。

四年剛過，五年才開始，呂正川在苦練中把那七招劍式推入了另一新的境界，

賦予了新的生命，在新的生命中，呂正川所見到的已不僅是七招劍法，而是無窮無盡的奇花異卉，而他的苦澀和煩惱也一掃而光，樂於苦練這七招劍式了。

母親的偉大，偉大的母親，每日呂正川要向她吐露心聲的時候，她只是微微的一笑，不讓他說出來。

最後一年的時間，過得飛快。

八月十五日，原是呂正川的生日，也就是五年限期的最後一天。

母親帶他到遇見朱大授的河灘上，這時河灘上已立好了七根木樁，每根木樁上寫了一個名字，從左至右是，趙振宇，洪滄龍，廖九洲，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邱世榮。

每根木樁相距一丈，七根木樁前後距離共是六丈。

呂母指着那七根木樁道：「只准一招，把他們七個人的首級給爲娘摘下來。」

呂正川也不算小了，武功上的成就，也使他更成熟了，微微一怔，道：「娘，請你老人家明示。」

現在是要砍那木樁的頭，將來自然要砍他們眞正的頭，呂正川不得不問個明白了。

他娘就是是非分明的人，他也不能不問個明白。

呂母道：「娘自然要告訴你原因，你先下手。」

呂正川應了一聲：「是！」只見白光一閃，一陣青風過去，呂正川已回到了原地，而那七根木樁上的姓氏部位却飛出二丈開外。

七段木樁飛出二丈開外，這還不算奇，奇怪的是那七段木樁居然一段接一段的連在一起，成了一根新的木樁。直立在沙灘之上。

這份力道，也不知道他是怎樣練出來的。

呂母驚訝的望着呂正川，接着眼睛一眨，雙目之中，流下了兩行苦淚，輕喝一聲，道：「正兒，跪下，聽爲娘把這天地難容的七惡罪行道來……」

原來，呂母就姓呂，單名一個萍字，父母都是江湖上有頭有臉的知名之士，呂萍年輕貌美，仗着家傳成功。一出江湖就闖下了玉嬌龍的美號，這美號却帶給了她終身的侮辱和不幸。

在某一次行俠仗義的壯舉中，她結識了趙振宇，由於趙振宇的關係，她又結識了洪滄龍，廖九洲，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邱世榮等六人。

當年他們七個人都是江湖上頗有聲望的俠義之士，誰知他們七人的本來面目，連禽獸都不如，居然在一個雷雨交加的深夜，强暴輪奸了呂萍。

事後，還以呂家的名譽威脅呂萍不得聲張外洩。

呂萍可也是一個不自認命的女强人，當時打落牙齒和血吞，回到家中，果眞隻字不提，只埋頭苦練武功，誓雪這奇恥大辱。

眞是福無雙至，禍不單行，二個多月後，她的肚子發生了變化，呂萍狠狠心一咬銀牙，離家出走，將呂正川生了下來。

那七個人誰是呂正川的父親，那只有天知道了。

長年的忍辱偷生，呂母說來雖然有點激動，但却很理智，說完之後，揮去殘淚，正色道：「孩子，你說，他們七人該不該殺？……」

「殺！殺！殺……」簡直變成了一條瘋狗，劍光陡起，七根木樁已變成了七堆木屑。

「娘啊……」呂正川抱住自己的娘大哭起來。

呂正川這一陣哭，只哭得天昏地黑，人也昏了過去，他年紀輕輕，那能承受得起這等重大的打擊，能不痛不欲生？

呂母讓呂正川哭了個盡情，然後，冷靜的拍醒他道：「孩子，你要冷靜、理智，娘這多年都活下來了，你不能够令娘失望。」

呂正川一抬頭，脫開娘懷抱，道：「，你我母子好屈辱啊！」

呂母道：「是的，我們母子都很屈辱，你是雜種，娘是爛貨，要是別的女人，早就投環死了，你道娘爲什麼忍辱偷生至今而不一死了之？」

呂正川道：「娘是爲了孩兒。」

呂母道：「那是二個月後之事，當時爲娘並不知道有你。」

呂正川道：「這……孩兒……就不懂了。」

呂母正色道：「因爲娘有不能死的責任，娘要是那樣一死，不但難消心頭之恨，同時也太便宜他們了，此事不但替他們掩蓋了他們的罪行，也暗中鼓舞了他們暗室欺心的惡行，所以娘有責任揭發他們的罪行，爲我同等遭遇的姊妹們開一條先路，豎起正面反擊的矛頭，爲罪惡的江湖一正視聽。孩子，只是苦了你了。」

呂正川正色道：「娘，孩兒懂得你的意思了，孩兒也敬佩您的勇氣與志行，孩兒也不在乎別人罵我是雜種，孩兒要與你老人家一樣，面對着整個的江湖，告訴整個的江湖，誰才是眞正的雜種，眞正的禽獸。」

呂母臉上露出了一絲笑容，寬慰的吁了一口氣，道：「十六年的時光，已經不能再拖了，幸喜老天有眼，助了我們一臂之力，你的劍法已經有了大成，走，咱們明天出山。」

呂正川微一猶豫，說道：「娘，謀定而動……。」

呂母道：「孩子，娘籌思已久，以後就看你這五年來的成就了。」

接着，呂母又把心中籌之已久的計劃說了出來，只聽得呂正川連連點頭不止。

山中少了呂正川母子，江湖上却突然出現了二個殺星，他們愛管閑事，出手又不留情，不到三個月時光，他們的劍底亡魂，已可列出一張長長的名單了。

第一個倒霉的是留香公子杜玉峯，此後，有黑道巨擘，也有白道英雄，有聲名狼藉的壞蛋，也有聲名正直的君子，前前後後，倒在他們劍下的已有三十六名了。

第三十六名就是金谷園的老板——王胖子，王胖子笑口常開，是岳陽一帶最有名的老好人，唯一令人可惜的是，他開了一家妓院，一家聞名江南七省的大妓院——金谷園。

當然，不用說，這都是呂氏母子兩人的傑作。而王胖子被殺的當天，他們母子兩人居然還出現在岳陽樓品茗賞月。

呂正川文質彬彬，是個小書生，他的隨身寶劍不是揹在背上，而是掛在腰間，像一般公子哥兒佩帶的裝飾品一樣。

呂母也換了男裝，呂正川稱她老師，外表看來，他們就是兩位遊學的師生。

金谷園老板王胖子被殺，可是轟動整個岳陽的大新聞，新聞雖大，但沒是人懷疑呂氏母子就是殺人者。

不，也不是真的沒有人懷疑他們母子，就在他們兩張桌子外，便是一位老學究暗中注意着他們。

那老學究注意他們，他們可不是矇然無知，尤其呂母不但是個老江湖，而且更是吃過大虧的人，那警覺之心，特別高人一等，她一見那老學究的眼神，心裏就有了數，再經仔細一捉摸，她却笑了。

這人，她知道得很清楚，江湖上有名有姓的捕風捉影徐天來，一個愛管閑事，甘草性的人物。

呂正川輕聲道：「娘，你笑什麼？」

呂母道：「有人盯上我們了。」

「哼！誰？」

「你看左邊靠窗坐的那老學究。」

「他是什麼來頭？」

「一個愛管閑事的人，這人對我們可能是些用處，走，咱們到外面去等他。」叫過小二，付了帳，兩人若無其事的下了岳陽樓。

他們順着湖堤，一面賞月，一面指指點點的向前走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見他們漸漸遠離人羣，心中暗喜，自言自語道：「這兩個小子可嫩得很，人多的地方不走，却跑向偏僻的地方，可給了老夫一個大好的機會。」

「眞的嗎？可不可以說是你給了我們一個機會？」

一抬頭，前面的人不見了，一轉身，正面對着那個年紀大的秀士。

「哼！你把老夫當做什麼人？簡直是班門弄斧。」他可是老江湖，心裏暗笑着，臉上却沒有顯露出來，只微微一笑道：

「是麼？你們可知道老夫是什麼人？」雖然眼前只是一個人現身出來，他可沒有把呂母當做一個人。

呂母笑了一笑道：「你是什麼人？在下早知道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最愛打探別人的隱私，相反的，自己却最不願別人認識他，他在這方面也曾有過相當的預防措施，聞言之下，不由一震道：「你認識老夫？」

「捕風捉影徐天來，徐前輩，沒認錯吧？」

徐天來張目道：「尊駕是？……」

呂母道：「前輩素以捕風捉影，無中生有自豪，在下是什麼人，得請你自己費費腦筋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怔了一下，哈哈大笑道：「有理，有理，請給老夫三個月時間，老夫一定不叫夫人失望就是。」這老兒眞不簡單，露了一手叫出了呂母的身份。

呂母微微一震，點頭笑道：「老前輩果然名不虛傳。」

捕風捉影徐天來含笑道：「夫人既然不願意賜告眞名實姓，那就隨便說個假名假姓，以便稱呼吧。」

這時，呂正川已從一旁走了出來，呂母指着呂正川道：「小兒呂正川，但在下不是呂夫人，是呂大叔。」

呂正川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後生小子，他出道以來，就用的這個名字，所以呂母照實告訴他了，就不照實告訴他，也一定瞞不過他的查問。

捕風捉影徐天來笑哈哈的道：「好，老夫就稱呼二位呂大叔和呂小哥了。」

接着氣都沒有喘一口，馬上接着又問道：「王胖子可是兩位下的手？」

呂母點頭道：「你說對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你們有什麼過節？」

呂母道：「沒是任何過節。」

捕風捉影徐天來面色一厲道：「那你們是職業殺手，哼，老夫可走眼了。」

呂母冷笑一聲，道：「可以這樣說，不過我們不收受任何財物。」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楞道：「那你們要什麼？」

呂母道：「上應天道，下順民情。」

捕風捉影徐天來哈哈一笑道：「這個是很好的說詞，既冠冕又堂皇，亂造殺孽還有理由。」

呂母冷喝一聲，道：「徐前輩，你自己說，王胖子該不該殺？」

捕風捉影徐天來以捕風捉影之能，發掘掌握人間秘密自許，呂母這一問，可問得捕風捉影徐天來說不出半句話來。

要說他不知王胖子的罪行，不但說不出口，簡直就是砸了自己的招牌。

呂母冷冷追問道：「你說王胖子該不該死？」

捕風捉影徐天來氣勢一衰道：「王胖子雖操賤業，但罪不至死。」

呂母道：「何所謂『萬惡淫爲首』？王胖子以種種手段，敗人名節，以圖一己之利，難道還罪不至死？前輩，你得了王胖子多少好處，替他隱瞞罪行？」

捕風捉影徐天來也是一個人，他雖然有揭發別人秘密的奇才異能，但他總不能對每一個人都來一番詳細調查，王胖子在他眼睛裏，還算不上一號人物，平時自是不會注意他，捕風捉影徐天來如不盡瞭然王胖子，這也算不了什麼不對。

呂母有意嘔他，偏要這樣說，捕風捉影徐天來的一張臉可就掛不住了，紅着老臉道：「夫人，夫人，這話從何說起？」

呂母一笑道：「在下請問前輩，王胖子手中有三十六位美女，你可知道他是如何弄來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順口道：「當然是花銀子買來的。」

呂母冷「哼」一聲道：「只怕不見得，你回去查清楚，再來和我們說話。」身形一轉，便不再答理捕風捉影徐天來，一聲「走！」便帶着呂正川揚長而去了。

把個捕風捉影徐天來楞在當場，半天喘不過氣來。

這對他捕風捉影徐天來可是莫大的侮辱和戲弄，他捕風捉影徐天來可丟不起這個臉。

一頓脚，捕風捉影徐天來轉身奔回岳陽城。

第二天傍晚時份，呂母和呂正川又出現在岳陽樓了，不久之後，捕風捉影徐天來也上了了岳陽樓，走到他們桌前，拱手一禮，便坐在呂母對面。

呂母輕聲笑問道：「你說王胖子該不該死？」

捕風捉影神色凝重的點了一點頭，他沒有說話，但那點頭的神態，比任何說話的語氣還肯定。

呂母輕輕的自言自語道：「王胖子手上三十六位美女，人人氣質高雅，個個知書識理，分明從小就有非常良好的教養，像這種品性純良的姑娘，而操此賤業，其中必是極大的原因，王胖子掌握他們的手法，是先施以輪暴，極度的損壞她們自尊心，然後，以他們家門之羞爲脅迫，再加以種種暴烈的手段爲輔，於是，她們就永淪地獄苦海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長嘆一聲，道：「夫人說得是，老夫慚愧。」

呂母微微一笑道：「前輩，你可以放棄緊盯我們母子了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請夫人先回答老朽一問。」

呂母悃然道：「請說。」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近來江湖上凶殺之案，日有所聞……」

呂母道：「最令人震驚的事故已有三十六起之多。」

捕風捉影徐天來雙目一楞道：「夫人倒知道得很清楚。」

呂母道：「是我們做的事，怎會不清楚。」

捕風捉影徐天來只心中懷疑他們，却想不到他們一口就承認了，這倒反而使他不敢相信他們的話了，楞了一下，搖頭道：「老夫不敢相信。」

呂母道：「你可是認爲我們沒是這個能耐？」

捕風捉影徐天來訕訕的道：「這……這……」他實在是不相信他們，見他們這樣兩個人，殺王胖子可以，但前述的三十五人中，那多半是名震江湖的第一流高手，他眞不敢相信，他們會有這份能耐。

呂母微微一笑道：「你既然不相信我們有這份能耐，那就該點頭放棄緊盯我們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搖頭，道：「不。」這倒答得又乾脆又有力。

呂母一皺眉頭，自言自語道了一聲：「討厭。」隨接又一揚首道：「前輩眞要緊盯我們？」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不錯，老夫豈能放鬆你們。」

呂母道：「這樣太叫人頭痛了，前輩，我們想個辦法如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老夫看沒有什麼辦法可想，除了你們把老夫也殺了。」

呂母道：「前輩在我們眼中並無取死之道。」

捕風捉影徐天來微微一笑，道：「非不爲也，是不能也。」

忽然，坐在一旁的呂正川目光一盛，輕喝了一聲，道：「看劍！」

捕風捉影徐天來聽到「看劍」兩字的喝聲，還來不及有任何反應之前，只覺咽喉之處一涼，呂正川手中的筷子，已點在他咽喉之處。

筷子本是竹木之物，尖端却有一股凌厲的力道，直透體內。

捕風捉影徐天來可是見多識廣之人，呂正川出手之快，已爲他平生所僅見，再見他憑着一隻筷子，竟然發了一股凌厲的劍氣，更非常人能够達到的境界，他口中驚叫了一聲，可是聲音却吐不出來。

呂母輕喝一聲道：「正兒，不得對徐老前輩無禮。」

呂正川把筷子一收，應了一聲道，「是。」

捕風捉影徐天來倒抽了一口冷氣，望着呂氏母子，心裏滿是疑訝與迷惑。

呂母喝止呂正川之後，歉然道：「孩子年輕不懂事，尚請前輩海涵。」

捕風捉影徐天來笑了一聲：「老夫走眼，老夫走眼，老夫現在相信另外三十五條人命是令郎的傑作了。」

呂母一笑道：「前輩，你又錯了，小兒的劍至今還是清清白白，一切作爲都是在下動的手。」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說「不相信」，繼之一想，呂正川都這樣了得，他的母親當然更是了得，於是，只有點頭道：「是，是，老朽相信。」

呂母含笑道：「前輩還要不要緊盯着我們母子？」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揚頭，說道：「還要。」

呂母一笑道：「在下就知道前輩不會輕易放棄的，而前輩追踪之術，天下無雙，我們母子也甩不掉前輩，這樣吧，前輩也用不着多費心思，我們就一道走吧。」

這想法眞怪，呂正川不以爲然的叫了一聲：「娘……」

捕風捉影徐天來也楞住了，一時想不到這位夫人到底在玩什麼花樣？

呂母道：「前輩意下如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暗忖道：「老夫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老夫就不相信，你們在老夫眼皮子底下能要出什麼手段來。」當下一點頭說道：「好，我們一言爲定，不過，老夫却有句醜話要說在前面，老夫該說的，還是要說，應該做的，還是要做。」

呂母道：「這個當然，不過前輩要說要做之前，請先分明是非。」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這個，老夫可以答應你。」

呂母道：「好，那麼小兒就交給前輩了。」

這是甚麼話？捕風捉影徐天來不由一怔，道：「你……」

呂母道：「王胖子死了，那三十六個女孩子，並未脫離苦海，前輩請與小兒先赴趙李橋，在下安置好那些可憐的女孩子後，隨後便來與前輩相會。」

這話不但有理由，而且充份表現了她的所爲所行，可不是隨與之作，而是有一定的準則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說不出半個「不」字，而呂母已就站起身來，只向呂正川點一

點頭，便走下岳陽樓去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眼望着呂正川，只見他神情甚是平穩，別無異樣，於是道：「令堂走了。」

呂正川點頭道：「是。」

捕風捉影徐天來說道：「我們住在那裏？」

呂正川道：「但憑老前輩吩咐。」

捕風捉影徐天來站起來道：「我們走吧。」

呂正川伸手懷中取出一小塊銀子付了帳，捕風捉影徐天來本待自己付帳，但不便與呂正川爭執，帶着呂正川下了岳陽樓，進了城外一座道觀。

次日，他們啓程向着趙李橋進發。

捕風捉影徐天來仔細觀察呂正川，發現他實在是個純潔得像一張白紙似的少年，但又有着一股非常强烈的憤懣之氣。

捕風捉影徐天來試探着向他心底進攻，他却機警的一笑道：「老前輩，君子勿探人隱私。」

捕風捉影徐天來就是以探人隱私成名，當下老臉一紅，訕訕的笑道：「小兄弟，出口成文，念了不少書吧？」

呂正川道：「十年。」

捕風捉影徐天來又說道：「那你練武呢？」

呂正川道：「也是十年。」

「都是令堂敎你的？」

「嗯。」

捕風捉影徐天來見呂正川這幾句話有問必答，順口又問道：「令堂眞是了不起的女中英豪，但不知你們學的是那一門的功夫？」江山易改，本性難移，要捕風捉影不追根究底，實在太難了。

呂正川望了捕風捉影徐天來一眼，他倒沒有生氣，只笑着道：「天風門。」

捕風捉影徐天來眞還沒有聽說江湖上有「天風門」這一門，楞了一楞，好不自愧。

呂正川問道：「老前輩不知道『天風門』？」

捕風捉影徐天來長嘆一聲，道：「慚愧！慚愧！老夫向以多聞多見，見稱於江湖同道……。」

呂正川微微一笑，截住他的話道：「其實老前輩也不用慚愧，『天風門』始自此時此地！」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一怔，臉上掀起一片苦笑，暗忖道：「我剛才還以爲他是一個非常純潔的孩子，敢情他一點也不老實。」接着，只哈哈一笑道：「小兄弟，好會說笑。」

呂正川面色一正，道：「晚輩不是說笑話，從現在起，晚輩就是『天風門』的門主，晚輩要在江湖中括起一陣『天風』爲無辜者吐一口不平之氣。」

他眞不是說笑話，但見他劍眉高挑，目帶寒芒，一臉肅然，就知道他不是在說笑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一連打了好幾個寒噤，倒抽了一口冷氣，忖道：「這孩子語氣肯定，看來他眞有這份决心的，別看他年紀小小，可也眞不可忽視。」

呂正川見捕風捉影半天不說話，神情和緩下來，道：「老前輩，可是看不起晚輩？」

捕風捉影徐天來雖然在岳陽樓見呂正川露了一手，如果就憑那一手，就想開宗立派，在江湖上掀起一陣「天風」，捕風捉影徐天來眞還無法點頭，只有笑笑地道：「小兄弟，可知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一句話？」

呂正川點頭道：「晚輩知道，天下武功沒有第一，但晚輩只是行其所當行，又有何難哉？」

捕風捉影徐天來點頭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恒心，自有成功之日。」

呂正川笑了一笑，道：「老前輩好像還不相信晚輩的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老夫不是不相信，小兄弟，你不要以爲你們一出道就扯足了順風帆，因之就把行走江湖闖萬立號看得太容易了。」

呂正川點頭道：「老前輩的話說得對，也許死在家母劍下的那三十六人，都是不堪一擊之輩，不過，晚輩對自己的苦功，還是充滿了信心。」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笑道：「每一個初出道的年輕人，那一個沒有十足信心，只是年紀越大越沒有信心了。」

呂正川左右一張望，輕聲道：「老前輩名動江湖，請老前輩指敎二招如何？」

好小子，居然叫起陣來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暗道：「也好，我就從你的手法上，把你的根挖出來吧。」不過想起昨天岳陽樓上的那一招，他却絕不敢輕視這個年輕人，笑着道：「過手是可以，但不可糾纏不休。」

呂正川道：「老前輩說得好，晚輩也最不喜歡糾纏不休，老前輩請出手罷。」

捕風捉影徐天來失了一次手，可不願意再來一次失手，當下一點頭道：「小兄弟禮讓，老夫就不客氣了，看招！」伸手一探，還只伸出一半，他却楞住了。

敢情他一出招，呂正川已是後發先至，不知來自何處的，右手中指巳點在他「曲池」穴上，「曲池」穴受制，整條手臂勁力盡失，那還伸得出去。

呂正川點到爲止，一收手道：「老前輩再試試。」

捕風捉影徐天來豈是浪得虛名之人，他有一套「幻形掌」，不知打敗過多少江湖好手，心中一狠，苦笑道：「小心了。」一掌幻七形，罩向呂正川。

呂正川口中道了一聲：「來得好！」一出手從幻影中又點在他「曲池」穴上。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愣道：「又是『曲池』穴！」

呂正川道：「老前輩那套掌法有多少招？」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三十六招。」

呂正川退了一步，道：「來吧，晚輩要點你三十六次曲池穴。」

捕風捉影徐天來哈哈一笑道：「眞的麼？」他可一萬個不相信。

呂正川道：「晚輩不會說大話。」這還不是大話，甚麼話才算大話。

捕風捉影徐天來怒笑一聲道：「好！好！好！老夫就看看你能否點我三十六次『曲池』穴。」

話聲未完，他已展開身形步法，向呂正川攻去，他是打定主意，出手就是連環六式……

可惜，他第一式還沒有使完，「曲池」穴一麻，又完了。

連環六式，只有一式一式使了出來，而「曲池」穴上也一連麻了「六」次。

捕風捉影徐天來雖然不是當今江湖上頂尖高手，可也是一流高手之一，打從闖道至今，還沒有碰到一出手就能制住他的人，但，眼前這個年輕人，却做到了這一點。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一寒，他不能這樣不識趣，搖頭一嘆，收招道：「少俠天人，老夫佩服。」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老前輩看出晚輩武功淵源沒有？」

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心事又被他說出了，訕訕的笑道：「這……這……」他實在不知怎樣說了。

呂正川忽然長嘆一聲，道：「老前輩，你看我們母子是不是很可怕？」

捕風捉影徐天來望着呂正川，不知他這句話的用意何在，正因如此，也就不敢隨便答話了。

呂正川搖了一搖頭，自己否定自己道：「不，其實我們母子一點也不可怕，家母所殺的人，都是該殺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鼓起勇氣道：「他們都有取死之道？」

呂正川道：「有，這話別人也許很難證實，但老前輩取證應該不困難。」

捕風捉影徐天來默然不語，過了半天，一嘆道：「老夫知道，其中至少有二十個人，犯過奸淫之罪。」

呂正川道：「三十六人無一例外，都犯過奸淫之罪。」

捕風捉影徐天來搖頭嘆息道：「往者已矣，令堂又何必大肆誅戮？」

呂正川道：「從另一方面看，被害者含寃難白，終身之辱，終身之恨，又有誰想到她們的處境，天理寧論，晚輩母子只有仗劍爲她們執言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了想，實在無言以對，因爲他明白，那巳死的三十六人之中，可說沒有一個人不是名成利就之人，惡人不得惡報，他也無法昧着良心替他們辯護了，可是，他還是發出了一聲無可奈何的長嘆。

呂正川皺了一皺眉頭，也跟着輕輕的歎了一聲。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不到他也會嘆氣，疑訝的望了他一眼，呂正川回之一聲苦笑：「老前輩，願不願帮晚輩一個忙？」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驚，搖手說道：「對不起，老夫帮不上忙。請不要拉老夫下水。」

呂正川道：「老前輩如果不帮忙，接着便有七十二人將死於家母劍下。」

捕風捉影徐天來大驚道：「甚麼？你們還要殺七十二人？」

呂正川道：「家母掌中巳另有七十二人的惡行，這一路下去，就要向他們開刀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然道：「要老夫帮甚麼忙，難道是替你們把那七十二人找出來？」

呂正川一笑道：「老前輩，你可想左了，這七十二人有名有姓，又有住址，何須老前輩帮忙？」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那要老夫帮甚麼忙？」

呂正川道：「家母心中另有七個深惡痛絕之人，可是那七人都巳改名換姓，一時難以尋覓，如果，老前輩能帮忙找到那七人，便可移轉家母目標，而爲那七十二人保住一命。」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此話當眞？」

呂正川道：「當然是眞話，因爲晚輩也不同意家母過份殺戮，但，母命難違，晚輩雖不同意，亦無可奈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沉思有頃，點頭道：「這個老夫可以考慮，不過老夫有三個條件，你們必需答應。」

呂正川道：「請說。」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一、三個月期限；二、期限未滿之前，你們不得向任何人下手；三、老夫找出那七人之後，你們能否得手，都應到此爲止，不准再妄動殺機。你們能答應這三條件，老夫就帮你們這個忙，否則，老夫有死而已。」

呂正川道：「晚輩同意老前輩的條件，不過晚輩不能馬上答應，晚輩尚待請示家母。」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令堂會答應老夫的條件？」

呂正川道：「晚輩有幾分把握，但不能確定，是以不能先作承諾。」

捕風捉影徐天來點頭道：「小兄弟，你很誠實。」

呂正川輕嘆一聲，道：「家母是以不忍之心，行大不忍之事，用心至爲良苦，但願不虛此行。」

捕風捉影徐天來本來也是一個古道熱腸之人，正困於無法阻止呂氏母子的殺戮而苦惱之際，呂正川的提議，正中他的下懷，因此，他對呂氏母子的看法，立時發生了很大的不同，語氣也和緩了起來道：「老夫也看得出，賢母子並非窮凶極惡之人，否則，你們的行踪早巳經是天下皆知了……。」

一語未了，只見遠處掀起一股塵頭，數騎快馬，從他們身邊飛馳而過，那幾匹快馬跑出去三四丈之後，馬上的人忽然一收韁，拉得馬一陣嘶叫，人立而起，轉身回到呂正川面前。

那是五人五騎，三男二女，爲首一人約三十多歲，另外四人都在三十歲以下。

爲首漢子坐在馬上一指呂正川喝道：「小子，可是姓呂？」

出口就能叫出呂正川的姓氏，來人對呂正川可說摸得相當淸楚了，呂正川一挺胸道：「不錯，小生正是姓呂。」

那人一揮手道：「圍住他，不能讓他逃去了。」

五人飛身下馬，各自拔出兵刄，晃身就把呂正川圍在當中。

捕風捉影徐天來移步向前，向那爲首漢子打着笑臉道：「五位請勿怒，有話好說。」

那人冷笑一聲，道：「殺人償命，欠債還錢，有甚麼好說的？老頭子，識相的

快讓開，別碍了大爺們的手脚。」

捕風捉影徐天來目光何等厲害，微一打量，便暗暗一皺眉頭，暗罵一聲道：「好一個自尋死路的小子，憑你們這些武功，也如此飛揚跋扈，眞是壽星公吊頸，嫌命長了。」

罵儘管罵，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却實在不忍眼看着他們遭到不幸，於是有心維護他們的哈哈一笑，道：「不知天高地厚的無知狂徒，好，老夫就教訓你們……」

他的主意打得好，可是呂正川攔住了他的話，冷笑一聲道：「前輩請退後一步，晚輩不會過份爲難他們的。」

人家把他的心意都說中了，捕風捉影徐天來可就裝腔作不下去了，搖頭一嘆，道：「小兄弟，請手下多多留情。」

呂正川道：「手下可以留情，但不能不教訓他們的狂妄。」

右手拉開捕風捉影徐天來，雙手向身後一背，向着那五人掠目而過，點點頭道：「不錯，欠債應該還錢，但不知五位誰是討債之人，請報上名來。」

那爲首漢子嘿嘿一笑道：「你家大爺程萬里，另外四位都是我程萬里的弟妹，大爺問你小子，程乘風程大老爺可是死在你的劍下？」

呂正川點頭道：「不錯，是。」

程萬里大說一聲道：「納命來！」

五條人影向中間一擠，五件兵刃同時到了呂正川頭頂之上……

接着，只見一道白光閃了一閃，那五人的勢力一僵，五件兵刃也同時脫手落向地上……

呂正川輕笑一聲，身形一晃，從五人中走了出來，雙手還是背在身後，好像沒有出過手似的。

其實眞沒有看見他出手，就全神注意他的捕風捉影徐天來也沒有看見他出手。

尤其如此，捕風捉影徐天來臉色更是大變道：「你把他們怎樣了？」

呂正川淡淡的道：「不怎麼，只削去他們每人一隻大拇指，以儆來茲。」

天呀！五人方向不同，手法不一，大拇指所在的角度更是不同，一劍之下，把五個人的大拇指都削下來了，這是什麼劍法呀！

捕風捉影徐天來可就張着嘴巴說不出話來了。他已試過呂正川的劍法高絕，這種手法簡直出乎他想像之外，他能不驚爲奇談。

程萬里五人兵刃出手之際，只覺拇指一痲，就失落了兵刃，還不知道已經沒有了大拇指，當呂正川道及削去他們大拇指時，他們才覺到拇指處一陣劇痛，眼前一片血紅，五人大叫一聲，兵刃也不要了，跳上馬背急馳而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忽然大叫一聲，道：「不好，你們的痲煩可大了。」

呂正川不爲所動的平平靜靜的道：「什麼痲煩？」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你們所殺三十六人之中，不少是各大門派與各大豪門的弟子，只怕你們以後了無寧日。」

呂正川淡淡的一笑，道：「這是意料中事……嘿！嘿！他們身爲正大門派，總不能不講理吧，至於不講理的人，晚輩就要他一隻大拇指。」說得好輕鬆。

捕風捉影徐天來暗笑忖道：「殺了人還有理，這倒是……不，他如果能提出被殺人的罪證，各大門派倒也很難處理哩！老大要不要帮他們這個忙呢？」

像這種一陣下來連殺武林中三十六個有名人物的凶手，誰見了他們，誰不想把他們除去，以靖武林，捕風捉影徐天來追踪呂正川母子，就是存了這種心，可是與呂正川交談之後，他那種存心忽然發生了動搖，先是好奇，現在却又更進一步，有了自動帮忙他們的念頭。

此念一出，捕風捉影徐天來自己都覺得奇怪起來，連連的搖頭，想拒絕那種想法，可是那種想法叫他揮之不去，掙之不脫，穩穩的抓住了他。

呂正川望着捕風捉影徐天來時而搖頭，時而點首，一副深沉的樣子，不由得大聲道：「老前輩，你怎樣呢？」

捕風捉影徐天來智慮一清，笑笑地道：「老夫想帮一帮你們的忙，不知小兄弟你相信不相信老夫？」

呂正川當然不知道捕風捉影徐天來想法上有了改變，茫然地道：「老前輩不是已經答應帮晚輩母子的忙麼？」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老夫是說另外的事。」

呂正川臉上未現喜色，只皺了皺劍眉，說道：「老前輩的意思是……」他心中雖然不以爲然，却並未立刻拒人於千里之外。

捕風捉影徐天來終於下定決心道：「但不知小兄弟已否收齊了那三十餘人的罪證？」

呂正川道：「有的有，有的沒有，但，對於那些背景特殊的人，却都已有了相當齊全的證據。」

捕風捉影徐天來腦筋轉動，大叫一聲道：「這樣說來，你們是謀定而動了？」

呂正川點頭道：「不瞞老前輩說，家母自晚輩出生之後就着手進行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悚然一驚，想得更遠地道：「那……那……老夫……」

呂正川躬身道：「老前輩是家母心目中的第一位朋友。」

捕風捉影徐天來跳起來道：「好呀，原來你們在計算老夫。」

「一失足成千古恨，前輩，你和我們母子走在一道，已是盡人皆知的事了。」

呂母飛身而到，接着又抱拳爲禮，道：「請老前輩接受誠摯的歉意。」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笑一聲，道：「你倒來得眞快。」

呂母道：「有錢能使鬼推磨，略事安排，自有出力之人。」目光一轉，問呂正川道：「你和徐前輩談過沒有？」事先的安排更是明顯了。

呂正川道：「徐老前輩已經答應了，只是他有三個條件。」

呂母問也不問那三個條件的內容，向捕風捉影徐天來肅容一禮，道：「多謝前輩慨伸援手，所有三個條件，我們母子完全接受。」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中衝起一股被愚弄的怨氣，大叫出聲，道：「你們存心不良，老夫不管了。」

呂正川道：「老前輩，答應過的話，怎可言而無信？」

捕風捉影徐天來「哼」聲道：「老夫就是這種人，隨時可以不作數。」

呂正川道：「老前輩……。」

呂母截口道：「正兒，不要說了，徐前輩反正不在乎別人的死活，走，咱們上趙李橋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是怎樣一個人，呂母好像清楚得比捕風捉影徐天來自己還要清楚，他那一套眞還翻不出呂母的手掌心。

果然，捕風捉影徐天來大喝一聲，道：「站住。」

呂母一笑道：「正兒，徐前輩回心轉意了，咱們不用去趙李橋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搖頭長嘆道：「老夫認了，但老夫還有一個條件，你們要不答應，老夫就自己死在你們面前，叫你們絕了指望。」

呂母一伸大拇指道：「高！高！高！薑到底是老的辣，我們也只有認了，請說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訕訕道：「你們到底是什麼山神鬼怪？還我老夫一個明白。」

呂母一笑道：「前輩問這種話，不覺難爲情麼？」

捕風捉影徐天來老臉一紅，吼聲道：「你們說不說？」

呂母笑容一收，凄然道：「徐大叔，你眞的連小萍都忘記了麼？」

捕風捉影徐天來猛然一震，愕然道：「小萍！小萍！你就是小萍……」

呂母一拉呂正川雙雙拜倒道：「正川，叫徐叔公！」

呂正川叫了一聲：「叔公！」

捕風捉影徐天來拉起他們母子，顫聲道：「小萍，你從小就是這樣促狹，這十幾年來妳到那裏去了？害得你娘眼睛都哭瞎了。」

呂母拭淚說道：「侄女暗中去看過她老人家，不孝之罪，只有俟之於來世補過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頓脚道：「走，現在就回去，這大年紀了，還發小孩子脾氣，成什麼話？」

呂母搖頭道：「徐大叔，小萍要能回家去，早就回去了，還會等到今天，大叔，你要是還像往日一樣愛護小萍，那就請你老人家帮助小萍完成此生心願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頓脚道：「殺人！殺人！這是什麼心願？帶着孩子回家去。」

呂母幽怨的一嘆，伸手拉着呂正川，說道：「正兒，我們走。」轉身就走了出去。

捕風捉影徐天來大喝道：「你們到那裏去？」

呂母不會眞的走，只因她知道捕風捉影徐天來太清楚了，他要不叫住自己，也就不是捕風捉影徐天來。

呂母停下了身子，但並沒有走回來，一肚子氣，悻悻的道：「徐大叔，不敢有勞動問，我呂小萍母子二人奮鬥了十五六年，我相信沒有你徐大叔的帮助，我們母子一樣可以完成我們的心願，只是時間快慢而已。」一扭頭，又邁開了步子。

捕風捉影徐天來對她可毫無辦法，搖頭一嘆，身形一晃，攔住了呂氏母子，打起笑臉道：「別走，別走，我帮你的忙就是。」

呂母一笑道：「徐大叔，就是徐大叔，和從前一樣愛護小萍，一點沒改。」

捕風捉影徐天來苦笑道：「老夫平生最怕的二個人，姑奶奶你就是其中之一，你算是吃定我了。」

呂母道：「徐大叔，您是知道小萍一向的性子，應承之事，請你不要再提。」

捕風捉影徐天來答應道：「好，大叔不提就是。」

呂母又道：「侄女還有一個請求。」

捕風捉影徐天來笑道：「說吧，老夫不答應也不行。」

呂母道：「您看正川這孩子如何？」

捕風捉影徐天來打從心底讚道：「很好，比你多一份忠實，劍術尤爲出奇。」

呂母抿嘴一笑道：「可惜他其他的武功太差，輕功尤其差勁。」

捕風捉影徐天來哈哈一笑道：「大丫頭，你是爲兒子看上了老夫的輕功。」

呂母道：「小兒正川的劍上成就，雖不敢大言妄稱天下第一，但當今武林之中，有此造詣之人，只怕也不會太多，憑他絕高的劍術，學您絕頂的輕功，你難道不願有這份光榮？」

看來是大言不慚，自誇自唱，其實却是最有力的言語，捧了捕風捉影，也勾起了他愛才之念。

捕風捉影徐天來其他的武功，只能免強算爲一流高手，至於他的輕功，可眞是當今武林一絕，直到今天，還沒有人能蓋得過他，他也以此自許。

捕風捉影徐天來正色肅然道：「老夫的輕功，不能教給他，老夫也不願有這份光榮。」

呂母見他神態凝重，甚是認眞，不敢重施故技了，怔了一怔道：「爲什麼？」恃寵撒嬌，原該有其分寸，否則便不可愛而令人生厭了，呂母可謂深得其中三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正川劍術已是如此高明，老夫不願作爲虎作倀之人。」

呂母點點頭道：「大叔說得是，侄女不敢勉強，正兒，你帶徐叔公到前面紫雲觀去吧，爲娘走了。」接着向捕風捉影徐天來抱拳一禮，頭也不回的走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想想有點過意不去，叫了一聲：「小萍，你聽大叔說……」

呂正川道：「徐叔公，家母不會回來的，請到紫雲觀去吧，正兒有話禀告。」

淬礪輕功　驟登堂奧

紫雲觀是一個道觀，但是觀中早已沒有了道士，因爲地處偏僻，平常人也少有來到。

觀中早已打掃清潔，並準備得飲食各物，捕風捉影徐天來不悅地道：「你們來過？」

呂正川點頭道：「是，娘請叔公留此三日，將絕世輕功相授侄孫。」

捕風捉影徐天來冷笑一聲道：「你娘倒眞會計算，只是這次你娘却算錯了。」

呂正川像他娘一樣的充滿了信心，微微一笑道：「徐叔公且莫言之過早，待正

兒把話說完之後，你老人家就不會再堅持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看他的神態和說話的語氣，充滿了自信之心，忍不住幾乎要笑了出來，心想：老夫打定主意，就是不把輕功傳授給你，助你荼毒武林。接着，面孔一扳，「哼」的一聲，說道：「你在作夢！」

呂正川含笑道：「叔公，你道我們母子爲什麼做這些事？」

捕風捉影徐天來正想知道其中原委，臉色一動道：「你願意告訴老夫？」

呂正川說道：「此事雖然暫時不能公諸天下，但叔公不是外人，自當向叔公稟告。」

捕風捉影徐天來心急的道：「快說吧，快說吧。」

呂正川於是將母親的不幸，簡要的告訴了捕風捉影徐天來。

只聽得捕風捉影徐天來怒髮冲天，大叫一聲：「該死的東西，該殺，該殺，你娘的意圖可敬可佩！」

呂正川叫了一聲：「徐叔公……」

捕風捉影徐天來大聲道：「不要說了，老夫的輕功不傳給你，難道眞要帶到棺材裏去不成，靜下心來，老夫馬上傳你心法口訣。」

呂正川不敢笑他改變得眞快，正容應了一聲：「是！」立時收攝心神，謹領教益。

捕風捉影徐天來的輕功心法口訣，只有一百零八個字，只說一遍，呂正川就記住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的輕功確實神妙無比，巧奪天地之造化，但，呂正川劍術上的成就，已達心到意到，化招式於無形的最高境界，所謂一藝通，百藝通，一經捕風捉影徐天來指點，便豁然而通。

捕風捉影徐天來解說之際，只見呂正川連連點頭，一臉大澈大悟的樣子，忍不住連連問道：「你眞的完全明白了麼？」

呂正川回答道：「正兒眞的完全明白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讚嘆道：「老夫學這身功時，足足吃了七年的苦頭，才慢慢領悟於心，想不到你一說就明白了，老夫眞是難以相信！」

呂正川是年輕人，自有一份好勝之心，笑道：「叔公，您不信，那就當面試一試。」

捕風捉影徐天來興冲冲的道：「好，咱們就試一試。」

走出觀外，觀前有一株枯枒樹，高約四丈，捕風捉影徐天來指着那棵枯樹道：「咱們就利用這棵枯枒樹，我跑你追，只要你能碰上老夫衣角，老夫就服了你。」說着，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飄飄盪盪的就上了那枯樹。

呂正川這幾年來，什麼武功都沒有練，練的只是練劍的坐功和出劍的手法，所謂業貴專精，加上他自己的聰明才智和悟性，雖說沒有半生的時光，但得來却非倖致。

坐功發揮劍勢，劍勢助長內功，相輔相成，他的內功深度，又豈可等閒視之。

輕身功夫，除了身法、步法、手法之外，首要還是如何運氣輕身，而運氣的方法與一般上乘內功，實有殊途同歸之理。

呂正川練劍的坐功，就是奇絕天下的內功心法，不但可速成，而且沒有揠苗助長之弊，當然，要達到至高境界，也不是人人憑此就可以達到。天份、資質、悟性和練功時的心境都是上述的首要條件，呂正川這些條件都有，所以他成功了。

呂正川照捕風捉影徐天來指導的心法竅門，試一提功，自己就覺得身子輕了許多，再照着捕風捉影徐天來的步法身法施展開來，居然似模似樣的上了枯枒樹。

他只是初學乍練，就這初學乍練也看得捕風捉影徐天來雙眼發直，大爲驚震。

追逐的結果，呂正川沒有碰到捕風捉影徐天來的衣角，可是逼出了捕風捉影徐天來一身大汗，最後，不得不跳下地去，樂得哈哈大笑，道：「成！成！成！再有一個月下去，老夫天下第一輕功的頭銜就要讓給你了。」

呂正川練得興起，又獨自利用那枯枒樹，自出心裁的練了起來。

他雖然練得還不能出神入化，但有許多新的身法手法，却把捕風捉影徐天來看得自嘆不如。

原來，準備了三天食用之物，這種情形，自然沒有多留的必要，呂正川要等母親會合，現在不能走，捕風捉影徐天來却因明瞭內情之故，片刻也不願等待，心急得就要去替呂氏母子找尋那七個萬惡之徒，他約好連絡暗號之後，帶着一肚子怒氣走了。

呂正川獨自留在紫雲觀，加緊勤練輕功身法，他就是這樣一個人，最易專心一志，又會運用他的巧思，不用一個月，就這一天下來，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天下第一輕功」頭銜，已非他莫屬了。

他專心用功之際，却沒注意紫雲觀門外來了不速之客，只聽一聲清脆的喝聲道：「好！好高明的輕身功夫！」

呂正川的身形一斂，落回地上，見是一個油汚滿面的小花子，在那裏毫無寒傖之態的猛叫好。

寒傖與叫化子應是連帶相關的一體兩面，如果兩者不盡相襯，其中必有原因，最大的原因，他根本不是眞叫化子，另外一種原因，那他就是丐帮中頗有身份的弟子，但，丐帮中頗有身份的弟子，那身份可是要時間和本事努力爭來，這小化子年紀太輕了，不大可能，那他準是假化子。

呂正川的母親是有心人，有心人對自己的兒子，絕不會疏忽，因此，呂正川早就接受了母親的薰陶，而對江湖鬼蜮伎倆早有戒心。

吳正川人本聰明，反應奇快，心中有數，他却不言不語的繞着那小化子走了一圈。

那小化子一翻眼，道：「你這人好沒道理，看人那有這樣看的？」

呂正川冷笑了一聲，道：「你這小化子是假貨。」

什麼假貨？那小化子羞得連脖子都紅了，原來她是個女孩子，却把呂正川看出她是假化子的意思，當做他看出了她的女兒身。

冷叱一聲，那小化子道：「胡說。」

呂正川看出了假化子，却沒看出她是女孩子，據理侃侃而言，道：「你臉下油汚是新弄上去的，你耳根後面更細皮白肉，沒有絲毫積垢，憑這二點，就足够證明你是假花子了。」

小化子暗暗吃了一驚，可已被人說中了，心中一慌亂，便說不出話來了。

呂正川玉面生寒，暴喝一聲，道：「說！你是什麼人？來此意欲何爲？」

小化子心中先是一陣大亂，被呂正川一頓吼喝之後，反而激發了她倔强的脾氣，心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哼！沒有什麼了不起，誰還怕了你不成。

猛然一挺胸，也向呂正川逼進一步，小化子叫道：「本姑娘楊蓉蓉，是假化子又怎樣？你又敢把我怎樣？」

呂正川張大着眼睛，退了一步，愕然道：「你是女的？」

楊蓉蓉挑眉道：「本姑娘當然是女的，難道還會像你一樣是個臭小子。」

呂正川又退了一步，抱拳道：「對不起，小生男不與女鬥，姑娘你請吧。」

楊蓉蓉暗暗得意，忖道：「這小子嫩得很，幾乎被他唬住了，哼！你嚇了我一跳，我也非向你身上出回這口氣不可。」她可得寸進尺，道：「請？笑話，你佔住了我家道觀，該請的只怕是你。」

「是她家道觀！」呂正川果眞還是嫩了一點，也不細想，便有了理虧的感覺，理虧的感覺一生，他也就弱了三分氣，反過來訕訕的笑了一笑，道：「對不起，小生不知，得罪之處尙請姑娘多多海涵。」

楊蓉蓉冷「哼」了一聲，道：「大人不記小人之過，你以後對人注意禮貌就是了，」裝模作樣，很有幾分老氣橫秋的樣子。

呂正川心中一動，暗叫一聲，忖道：「這道觀既然是她家的，她來這裏看望，又何用裝成小化子，對，這小丫頭，一定是唬人，不過這丫頭的胆子也够大了。」此一發現之後，不由得先自笑了起來。

楊蓉蓉不知道呂正川心想，還在一鼓作氣的作威作福道：「笑什麼？一點禮貌都沒有！」

呂正川哈哈大笑了起來，笑聲久久不絕，只笑得楊蓉蓉也忍俊不住，笑喝道：「笑什麼？有什麼好笑的？」

呂正川在笑聲中道：「我笑你臉皮好厚，寃人不紅臉，眞是個小騙子。」

楊蓉蓉反唇回罵道：「你才是小騙子。」這只是罵罵，沒有任何報復。

呂正川抓住這個弱點，反問道：「我騙你那裏？」

她當然答不出，但總不能就此認輸，不講理的反問道：「我又騙了你什麼？」

要說她騙了他什麼，可眞還扣她不上，因爲他根本就還沒上當，搖了一搖頭，呂正川笑道：「好了，我們誰都沒上當，誰也沒騙誰，誰也不是小騙子可好？」

楊蓉蓉一笑道：「這還差不多，喂，弄盆水來，讓我洗洗臉，難過死了。」

呂正川道：「你這臉太髒了，一盆水洗不乾淨，到井邊去，我替你打一桶水上來。」

楊蓉蓉洗了三盆水才把臉洗乾淨，呂正川見了，嘖嘖稱讚道：「呀！你長得好美啊！」

楊蓉蓉聽了，心中好不高興，嫣然笑道：「我眞的很美麼？」

呂正川道：「眞的美極了，我就沒有見過比你更美的小姑娘了。」

楊蓉蓉沒來由的面色一冷，道：「誰是小姑娘，你又有多大一點？」

呂正川道：「我可以叫十八歲了。」

楊蓉蓉道：「叫十八歲還算不了十八歲，我可是足足十八歲了。」她當然沒有十八歲，就是好强總不能比這臭小子小。

呂正川搖着頭，說道：「不像……不像……」

楊蓉蓉搶口道：「有什麼不像？女孩子總比臭小子要小巧些。」

呂正川個子不矮，比娘都高出半個頭，他雖然不相信楊蓉蓉有十八歲，却沒有理由支持自己，只有笑笑而已。

楊蓉蓉洗好了臉，三二下把身上的化子衣也脫了，裏面現出一身全紅的緞子衣裳，白面孔在紅緞子一襯之下，美得更是叫人眩目了。

呂正川不覺看得失了魂。

楊蓉蓉嬌嗔道：「看什麼，有吃的沒有？肚子好餓了。」

呂正川不忍再與這樣美的女孩子鬥氣，其實有氣也發作不出來，連連道：「有，有，有。」回到觀內，把好吃的東西都搬出來了。

有鹵鷄、鹵鴨、燒魚、燒肉、包子、饅頭等，就是沒有小菜，呂母原是準備了够他們三天吃用的，你說該有多少。

楊蓉蓉抿嘴笑道：「你簡直把我看成了大肚漢，那能吃得了這麼多。」

呂正川笑道：「我也還沒吃哩。」

二個也只吃了一小部份，楊蓉蓉拍了拍胸口，驚叫一聲，道：「啊！糟了，天黑了。」

呂正川道：「別怕，我準備有燈火。」忙手忙脚的點起了一盞油燈，這時，他也好像不大聰明了。

男孩子在女孩子面前，尤其在美麗的女孩子面前，總是笨口笨舌笨手笨脚的。

楊蓉蓉橫了呂正川一眼，道：「天黑了，我怎樣回去呀？」

呂正川道：「不要怕，我可以送你回去。」

楊蓉蓉望了呂正川一眼道：「我一個人在路上，只是可能遇見壞人，你……」

呂正川道：「姑娘放心，小生决不是壞人。」

楊蓉蓉一掀小鼻子道：「什麼姑娘姑娘的，我比你大，該叫我小姐姐。」

呂正川面皮薄，那能一下子就改口稱她小姐姐，口齒雖動，却叫不出聲來。

楊蓉蓉望着他笑了笑，道：「你既然不是壞人，那小姐姐就不一定非回去不可了。」說來說去，都是她的說法。

呂正川道：「不回去也好，房間讓你睡，小弟在外面坐坐就可以了。」他雖不好意思馬上改口叫她小姐姐，自己却改口稱小弟了。

楊蓉蓉一笑道：「小弟，你爲人不錯，爲什麼一個人住在這裏？」

呂正川在正事上的警覺性可是一點不含糊，一眨眼皮，半眞半假的道：「在這

裏練功夫呀！」

楊蓉蓉道：「跟誰練？」

呂正川道：「武林之中，有位輕功第一的捕風捉影徐老前輩，你知不知道？」

楊蓉蓉笑道：「你說的是徐爺爺呀，他在教你輕功呀？你不會是他的徒弟吧？」她最希望他不是捕風捉影的徒弟，否則，自己豈不小了一輩。

呂正川回答道：「小弟倒不是他的徒弟。」

楊蓉蓉暗暗吁了一口氣，道：「你不是他的徒弟。他怎會輕易將絕世輕功傳給你？」

呂正川道：「他輸了東道，只有將輕功傳給小弟了。」他不敢實話實說，爲的是怕給捕風捉影徐天來惹來一身麻煩，不得已只有胡謅了。

楊蓉蓉追根問底地道：「你們爲什麼賭東道？」

呂正川道：「他瞧不起小弟，我們較量了幾招，他敗在小弟劍下，於是他只好將輕功傳給小弟。」

楊蓉蓉一皺着眉道：「你要是輸了呢？你有什麼東西給他。」

呂正川道：「我有一個秘密，他想我這個秘密，想得要死，所以，我才願意以他的輕功作賭注。」

捕風捉影顧名思義，他就是這樣一個人，這是他的嗜好，呂正川雖然胡說一遍，聽在楊蓉蓉耳中却是合理極了。

楊蓉蓉秀眉一挑，連連的看了呂正川一陣，搖頭笑道：「你能打勝他，難信，難信？……」

呂正川道：「徐老兒輕功雖好，劍上功夫却是稀鬆得很。」

楊蓉蓉道：「他又不慣於用劍。」

呂正川道：「我們賭的是劍上功夫呀，誰叫他自大自傲，輸了活該。」

楊蓉蓉笑道：「算你運氣好，他要使出他的拿手功夫『靈蛇出雲手』，你就慘了。」

呂正川一笑道：「我不會讓他有機會使用他的拿手功夫，一上來我就把話扣住他了。」

楊蓉蓉格格一陣嬌笑道：「眞瞧不出，你還蠻機靈的。」

呂正川道：「我們是各有所圖，他看上了我的一項秘密，我也看上了他的輕身功夫，不用點心機怎成？」

楊蓉蓉忽然脫口問道：「你那秘密是什麼？」

這種突然而出的話，最容易引導對方失口隨進，可是呂正川沒有上當，只笑笑的道：「一個人的出處，你知道了沒有用處。」

不說之中，還是透露了一點點口風。

楊蓉蓉沒有緊迫追問下去，却忽然站起來，道：「走，我們也到外面去賭個東道。」

呂正川一怔道：「我們之間有什麼可賭的？」

楊蓉蓉道：「賭你的那個秘密！」

呂正川道：「你要知道那個秘密做什麼？」

楊蓉蓉道：「去找捕風捉影，與他交換『靈蛇出雲手』。」

呂正川道：「你把什麼做東道？」

楊蓉蓉道：「我輸了時，給你一本武功秘笈。」

呂正川搖頭道：「藝多不終身，我只愛劍道，其他的武功秘笈沒有興趣。」

楊蓉蓉道：「說得好，我這本正是劍法。」

呂正川一笑道：「那可巧極了。」

楊蓉蓉一挑秀眉道：「你不相信？」

呂正川道：「有那麼一點點。」

楊蓉蓉伸手懷中取出一個本子道：「小姐姐可不是騙人的人，你看，這是不是劍術秘笈？」她還大方得很，伸手就送到了呂正川手中。

呂正川目光一落，他可眞的楞住了。

天地間那有這樣巧的事，這個本子，呂正川可熟得不能再熟，那不正是朱大授的本子，也就是自己這身劍術的源頭水。

呂正川腦中一連轉動了七八個想法，也沒再翻開那本子，便還給楊蓉蓉道：「好，小弟接受小姐姐的東道，不過，小弟可有話說在前頭。」

楊蓉蓉道：「有話先說明白最好。」

呂正川說道：「第一，小弟只用劍，不管小姐姐你使用什麼武功，第二，小弟弟如果僥倖獲勝，這本秘笈小弟不但實領實受，還請小姐姐見告這本秘笈的來龍去脈。」

楊蓉蓉道：「成，都依你，至於你的秘密可不能胡言搪塞。」

呂正川道：「爲求取信，小弟先寫出來，放在一旁如何？」

楊蓉蓉道：「好，我的劍術秘笈也放在一起，誰勝了就是誰的。」

呂正川有什麼秘密，原是胡謅的說詞，事到如今，他只得把他自己當作秘密寫在紙上：「我就是連殺三十六個江湖大豪的人。」

二個人走出觀外，呂正川把他的紙片交給楊蓉蓉夾在劍術秘笈之內，壓在一塊大石頭下面。

呂正川說用劍，但沒有用眞劍，只折了一枝樹枝當劍，楊蓉蓉眞不簡單，腰中居然帶了一把狹狹長長的軟刀，而且一抖之下，竟把那軟刀抖得筆直，顯見她的武功成就遠在她年齡之上。

快要動手了，呂正川忽然一抱拳又說話了：「小姐姐，小弟的劍法，簡單直率，出手就是殺着，小姐姐可要小心了。」

楊蓉蓉柳眉一挑，道：「小弟放心，小姐姐也不是省油的燈呢！」

呂正川神色一凝，道：「請！」

楊蓉蓉本來眞沒把呂正川放在眼裏，這時見他神態一凝之下，竟是大有用劍趣旨，當下心中一動，不敢大意了，而且連先都不敢讓了，一聲：「看刀！」蓮步一錯，刀光如電，攻向呂正川。

呂正川出手一劍（其實不是劍，只是一根樹枝），就擊在楊蓉蓉握刀的玉腕之上，楊蓉蓉玉腕被一擊而正，力道一洩，心中大驚，晃身急退。

呂正川臉帶微笑，橫劍而立。

楊蓉蓉臉上神色數易，最後一咬銀牙，刀光泛成一片流霞，捲向呂正川。

呂正川出手又是一劍，透過楊蓉蓉綿密的刀網，仍然擊在楊蓉蓉玉腕之上。

楊蓉蓉刀光一斂，人也傻了，眼中是一片迷惘，接着長嘆一聲，收回軟刀，訕訕一笑道：「我輸了，劍譜是你的了。」

呂正川方道得一聲「多謝小姐姐。…」瞥眼間，只見一條人影從道觀之上臨空而下，左手一拂，推開那壓劍譜的大石頭，右手一探，便將劍譜取到手中……

這時，呂正川大喝一聲道：「鼠輩，大胆！」右手手中樹枝一震，射了出去。

那大石離開他們約有二三丈遠，呂正川劍法再是高妙，也是遠水難救近火，無法阻止那人的得手，情急之下，呂正川只有投了枯枝。

這也是呂正川情急心亂之故。

他只記得原來自己的輕功水準，却忘了今天學會了捕風捉影徐天來輕功後的成就。

他要眞的施展新學來的輕身功夫，那人照樣逃不出手去。

也是那人活該倒楣，呂正川如果用輕功追來，絕不會殺他，但投這一劍，可就要了他的命，樹枝對胸而過，把他的身子釘在地上。

呂正川一劍得手，自己却全身一震，呆住了。

楊蓉蓉見他出手一劍，驚神泣鬼，也是一震，嚇倒了。

呂正川從來沒有殺過人，這第一次殺人的感覺，對他來說，實在難受極了，因此錯愕得失了態。

楊蓉蓉的心理，是說不出的震駭，她年紀雖然沒有七老八十，見識可是廣得很，別看呂正川那隨手一擲，在劍道中可是「出神入化」的御劍術。

兩個的外表反應一致，內心中的感受完全不同，但先回復平常的還是楊蓉蓉，她飄身而上，從死者手中收回劍譜交給呂正川，呂正川接過劍譜，心中惻然，也不願多看那死者一眼，回身向觀內走去。

楊蓉蓉大叫一聲，道：「小弟，你殺了人，也該把人埋一埋呀！」

呂正川看了親手殺死的人，眞是噁心極了，可是沒有辦法，只有硬着頭皮，挖了一個坑，把死者埋了。

埋過死者，楊蓉蓉震於呂正川的劍術高明，心頭上產生了一道無形的壓力，臉上的笑容，可就自然不起來了。

這時，呂正川的心裏倒是好得多了，他見楊蓉蓉那副心胸難開的神情，只道她捨不得那劍譜，於是歉然道：「小姐姐，照說小弟實在不該要你的劍譜，只是這劍譜與小弟很有關係，請小姐姐原諒小弟的無禮。」

楊蓉蓉原也是小孩子心性，天大的事，難過了此刻，也就淡然了，嫣然一笑道：「小弟，你把小姐姐看成了什麼人？這劍譜我又不喜歡，你留着正好，其實，我本來就想送給你的。」順水人情加上一句，她倒是伶牙俐齒，討人高興。

人性各別，愛好不同，這些話很教呂正川受聽，暗暗吁了一口氣，笑道：「小姐姐，請恕小弟無禮，小弟很想聽聽這劍譜的來歷哩。」

楊蓉蓉一笑道：「你先說，這劍譜與與你有什麼關係？」

呂正川老實的一嘆道：「不瞞你小姐姐說，小弟練的劍法，就是這劍譜上的劍法，小弟之有今天，也就是這劍譜所賜，小姐姐，你說小弟能不關心麼？」

楊蓉蓉「啊」了一聲，道：「原來如此，那小姐姐我這劍譜倒是深慶得人了，只是這劍譜的來歷，小姐姐也一時說不上來：…」

呂正川眉頭微微一皺，楊蓉蓉不讓他打岔，一口氣說道：「這是我爹得來的，問我爹就知道了。」

呂正川試探着道：「令尊是……」

楊蓉蓉吞吞吐吐的道：「他……他……他……」

呂正川靈機一動，笑道：「是不是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楊大捕頭。」

楊蓉蓉一震道：「你知道？」

呂正川母子出道殺了三十六個大人物，豈有不驚動官方之理，而呂正川母子又豈有不注意官方之理，呂正川又不是大笨牛，望着楊蓉蓉神神秘秘的神態，豈有不能觸動靈機之理？

呂正川笑了一笑，道：「小弟想，小姐姐你大約也是私訪而來？」

楊蓉蓉無可否認，點頭道：「兄弟，你要帮小姐姐這個忙。」

呂正川道：「小弟能帮你什麼忙？」

楊蓉蓉道：「捕風捉影徐天來追逐的秘密，小姐姐知道那是什麼秘密，兄弟，你把那秘密告訴小姐姐，就是帮小姐姐的忙了。」

呂正川苦笑着道：「小姐姐，你爲什麼也要捲進來呢？」

楊蓉蓉雙目陡然一亮道：「你眞的知道？」

呂正川點點頭道：「你們要找的人，就是小弟我。」

世界上居然有這種莫名其妙的人，一點不知道掩飾，兩三句話就承認了。

楊蓉蓉格格笑道：「是你？你別開玩笑了，看你剛才殺人的樣子，就知道你是頭一遭殺人，哼！別說你殺人，只怕你鷄都沒有殺過三十六隻。」眞是一眼把他看到了底，捕快世家的女兒，果然是與衆不同。

呂正川正色道：「說眞話你不相信，難道你要聽假話不成？」

楊蓉蓉道：「我看得出來，你不是那種殺人不眨眼的人。」

呂正川氣惱的道：「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小弟說的可是眞話，同時，小弟還要奉勸小姐姐一句話，請小姐歸告令尊，像這種武林中事，令尊最好不要插進來攪我。」

聽他這番話，又實在是凶手的口吻，楊蓉蓉眞有點迷惑了，望了望呂正川，又搖了搖頭道：「小姐姐總是不相信小弟你會是兇手。」

呂正川一笑道：「是也好，不是也好，小弟的話，小姐姐能否向令尊帶到？」

楊蓉蓉道：「話一定替你帶到，只是不會有多大的作用，因爲職責所在，家父不能不管。」

呂正川輕嘆一聲道：「公門中人就是這樣……」話說一畢，忽然反問道：令尊在不在附近？」

楊蓉蓉道：「在這附近又怎樣？」

呂正川道：「小弟想去見見他。」

楊蓉蓉大是震駭道：「不，你不能去見他。」

呂正川道：「小姐姐，別緊張，小弟只是問問他這劍譜的事。」

楊蓉蓉道：「不，劍譜的事，小姐姐替你去問好了。」

呂正川一笑道：「令尊很可怕麼？」

楊蓉蓉道：「家父人稱鐵腕金鷹，豈是隨便叫的。」

呂正川道：「你不是認為小弟不是殺人兇手麼？那又怕令尊何來？走，我現在就去。」

楊蓉蓉與呂正川兩人一站起來，走到門口，只見外面正有三個人向道觀走來。

楊蓉蓉怔了一下，迎上去叫了一聲：爹，我們正要回去呢。」

「我們」？這種稱謂，從那裏說起，楊蓉蓉却是不自覺的這樣說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瞪眼，見她身後跟着一個小後生，欲笑未笑地道：「你們？他是誰？」

楊蓉蓉發現了自己的語病，當時一張秀臉脹得緋紅，但却硬着頭皮招呼呂正川道：「喂，快！來見過我爹，還有趙大叔和胡大叔。」

在爹面前，再也不好意思的小姐姐自居，當然也不好叫他小兄弟了，只有學着娘的口吻，用了一聲「喂」。

呂正川倒是一點也不慌亂的向他們躬身行禮，道：「晚輩呂正川，見過三位前輩。」

三個人都沒答話，三人六隻眼睛，注視呂正川身上，像是要把他看透似的。

呂正川被看得也有點不好意思，閃身一讓，道：「三位請，觀內奉茶。」

鐵腕金鷹楊家卓大步走進道觀，一雙眼睛，神光四射，把整個道觀的形形色色看了個仔仔細細。」

也許他是公門中人，也許他的名氣太大，為了保持自己的身份，臉上總是透着一股淡淡的冷氣，捧場的說法，那叫不怒而威。

總捕頭加上這張不怒而威的面孔，呂正川心裏還眞有點在嘀咕，而有點不自覺緊張。

呂正川還眞的有茶，但只是冷茶，而且也沒有茶杯，只有三個飯碗，三飯碗茶，奉了三位客人，只少了楊蓉蓉和自己。

鐵腕金鷹楊家卓端了一碗在手中，軒了一下眉頭道：「三隻碗，那是表示有三個人了。」

他沒有直接問呂正川，呂正川也沒有答他的話。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轉頭，向着呂正川道：「呂公子，你說是不是？」

「是呀，小姐姐和晚輩之外，還有一個捕風捉影徐老前輩。」現在呂正川不得不回答了，故意把楊蓉蓉說過去，倒要看看楊蓉蓉會不會帮助自己。

鐵腕金鷹楊家卓先望了楊蓉蓉一眼：他人呢？」

「走了。」楊蓉蓉果眞沒叫呂正川失望了。

趙奎忽然插嘴道：「還有那小姐姐呢？」會帮襯的人，就會問這種明知故問的話，這種話有很大的好處，可以和緩緊張的空氣，也可以替自己留下一步路。

鐵腕金鷹楊家卓轉向楊蓉蓉輕喝一聲，道：「蓉蓉，不可以如此無禮，呂少俠分明比你大，怎可以姐姐自居。」

楊蓉蓉秀臉一紅道：「年紀大一點點有什麼用，除此之外，我當他大姊姊都够格。」

呂正川暗暗一嘆，忖道：「她眞的處處在維護着我哩！」

鐵腕金鷹楊家卓顯然對這個女兒極之寶貝嬌縱，只說了一聲：「胡鬧……」

接着，站起身來，先向呂正川點點頭：「打擾。」隨之又向楊蓉蓉說道：「蓉兒，找到了你，為父也放心了，我們回去吧。」

呂正川不待他們舉步，便橫身擋住了他們，欠身一禮道：「前輩請留步，晚輩有事請教。」

鐵腕金鷹楊家卓望了望楊蓉蓉，然後向呂正川點了一點頭。

呂正川伸手懷中取出來朱大授的劍譜托在掌中道：「這本劍譜，與晚輩頗有淵源，有請前輩指教一二。」

鐵腕金鷹楊家卓沒有問呂正川如何得到這劍譜的，因為他敢當着楊蓉蓉的面取出來，那又何必多問。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這本劍譜是從一個小偷兒身上搜出來的，敢情與少俠大有關係，如今珠還合浦，那眞是太好了，可惜本人能告訴你的也就是這句話。」

這一句話，沒有追問的價值了，呂正川很有禮貌，又行了一禮：「多謝前輩指教。」

鐵腕金鷹楊家卓大步出了道觀，楊蓉蓉沒有依依不捨的表示，但走出道觀時，却暗中扯了一下他的衣襟。

呂正川懂得她的意思，她的意思與他的本意不謀而合，待他走過之後，先給母親留下暗號，便一路追躡了下去。

鐵腕金鷹楊家卓眞是個厲害不過的人物，楊蓉蓉用盡了心機想引他說話，他就一句話不說。

最後，他們進了一家農家，呂正川正要跟進去時，只見趙奎與胡全正從屋後摸了出來。

幸好，呂正川練就了絕頂輕功，身形一幌躲過了他們的眼睛。

呂正川看着他們走出去，隱身在農家四周，心中暗暗好笑，自己却掩身到了鐵腕金鷹楊家卓窗子外面。

屋子內有燈，也有談話之聲，那正是鐵腕金鷹楊家卓與他女兒楊蓉蓉的談話之聲。

這時只聽楊蓉蓉撒嬌地道：「爹，你就是疑心太重，見了什麼人都疑心，不知女兒在你眼中可不可疑。」

只聽鐵腕金鷹楊家卓呵呵一笑道：「不錯，你也可疑。」

楊蓉蓉嬌笑道：「爹，你這話就太沒道理了，難道女兒也是殺人兇手不成。」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笑道：「你雖然不是殺人凶手，却不大可靠。」

楊蓉蓉道：「女兒那裏不可靠？」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你要可靠，那本劍譜不該隨便送人。」

楊蓉蓉道：「誰說我是送給他的，我是打賭輸給他的。」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大賭注呀！什麼事？」

楊蓉蓉道：「還不是為了你老人家的事。」

鐵腕金鷹楊家卓笑道：「我沒說錯吧，你可不是也懷疑他？」

楊蓉蓉道：「女兒才不是懷疑他哩，女兒只是想從他口中知道他知道的秘密，」她沒有說假話，只是在眞話之中，儘量替呂正川撤清嫌疑。

鐵腕金鷹楊家卓問道：「他有什麼秘密？」

楊蓉蓉說道：「爹可知道他是什麼人嗎？」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你不說，爹怎知道？」

楊蓉蓉道：「爹可知，他就是捕風捉影徐天來的徒兒，聽他口氣，捕風捉影徐天來也在追查那些凶殺案，而且已經掌握了那些殺人兇手的動態。女兒是想進一步瞭解內情，這才製造了一個機會，和他賭了起來，却不料把劍譜反而輸給他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皺雙眉道：「你的武功會不如他？」

楊蓉蓉道：「我們賭的不是武功。」

「那賭什麼？」

楊蓉蓉笑聲洋溢地道：「女兒和他賭詩詞歌賦。」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一個在江湖上混的孩子，就是讀書，只怕也高不到那裏去。」

楊蓉蓉道：「女兒看走了眼，爹也看走了眼，他在詩書上下的功夫可深哩！女兒可差得太遠！」

她倒會騙人，騙得她父親一楞一楞，喉中只打結。

想來這位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在文墨上的功夫一定稀鬆平常，否則，不會這樣認帳。

兩個人沉默了一陣，鐵腕金鷹楊家卓語氣不再堅定的道：「話雖這樣說，但還是要特別注意他。」

楊蓉蓉欣然道：「那女兒可以和他再見面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笑道：「爹說『不成』，你聽嗎？」

楊蓉蓉笑了幾聲，忽然問道：「爹，那劍譜眞是從小偷身上得來的麼？」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這話一點不假，不過爹也沒有親眼見到那小偷，這是他們下面人辦的，爹看這劍譜很高妙，於是才留下了它，如今你又把它送給了那小子，確實有點可惜。」

楊蓉蓉一笑道：「你我又不練劍，有什麼可惜的，也許這本劍譜還能帮我們個大忙呢！」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笑道：「但願如此……今晚你也很累了，快去睡吧。」

呂正川不便這時再去找楊蓉蓉，更不便現身與鐵腕金鷹楊家卓見面，但此行多少算是有點收穫可以心安理得的回去了。

呂正川身形一晃，就出了農莊，離開農莊不遠處，呂正川的身形不由得一收，停了下來。

敢情他發現鐵腕金鷹楊家卓左右手之一的胡全臥倒在一堆草叢之中。

這是一件非常不尋常的事情，也是一件非看個究竟不可的事情。

因為，楊蓉蓉暗示過要他跟來，而自己也眞的跟來了，如今胡全出了事，自己這個黑鍋可就揹得太巧太寃了。

胡全死了，咽喉一個洞，那是一道劍傷，一道割斷咽喉的劍傷。

看他死像，似乎很平靜，臉上沒有驚容，所在地也沒有動過手的跡象，顯然是下手之人不但功力高，而且快如閃電，叫胡全來不及恐懼就被殺死了。

自己可以做到這一點，那可能的兇手不正是自己，呂正川想到這些問題，不由嚇得臉都白了。

本來，鐵腕金鷹楊家卓的出現，就是一件叫人頭痛的事情，如今自己又揹上這口殺害胡全的黑鍋，那不僅是頭痛，簡直要命，準將娘的計劃破壞無餘。

呂正川心中好不難過，就在這時候，農舍之內，忽然揚起了一聲尖叫之聲……

那是楊蓉蓉的叫聲，準沒錯。

這叫聲一起，證明有人已經侵入了農舍，有人出了面，呂正川先是吁了一口氣，接着想起楊蓉蓉的處處維護自己，自己當然不能抽身而退，念動身回，他已不顧一切的掠回農舍。

事情的變化，眞是大出人意料之外，憑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父女的身手，居然沒有經過什麼拚鬥，就落到了別人手中，簡直叫呂正川見了都不敢相信！

來人共有三個人，一個五十歲左右的青衫老者，二個二十七八歲的青年，三個人三把劍，劍都斜揹在背後。

那五十多歲的老人，大馬金刀的坐在正中椅子上，那兩個年輕人，一個照顧着鐵腕金鷹楊家卓，一個照顧着楊蓉蓉，他們兩個人軟軟的靠在椅子上，分明已被制住了穴道。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張臉已是腫得老高，不知挨過多少耳光了，楊蓉蓉只穿着一身褻衣，狼狽到了極點。

呂正川年紀雖輕，可不是一個冒失鬼，沒有想好應付之策前，他沒敢馬上衝進去。

當他剛一隱好身形時，只見鐵腕金鷹楊家卓的另一位得力助手趙奎隨後奔來，一聲大吼，衝進屋內。

他在外面逃過一死，也是聽到楊蓉蓉的叫聲，趕了回來，這次他可倒楣了，眼前白光一閃，他口中吼聲未了，人已倒在地上，死了。

是左旁那年輕人出的手，好快的手法，拔劍，收劍，在趙奎尚未倒在地上之前，就完成了，如非眼快，眞還看不出是他下的手。

當中那老人陰森森的一笑道：「楊家卓，你的兩個助手全完了，你也毫無指望了，還是乖乖的把朱大俠的『七步天』劍譜交出來吧。」

敢情那劍譜叫「七步天」，呂正川算是知道了那劍譜的名稱。

鐵腕金鷹楊家卓咬緊咀唇，就是不答話。

那老人「哼！哼！」二聲，向着一個

年輕人道：「井茂，這小妞給你了，你就當着她父親的面成親吧。」

說這話的人已沒有多少人味了，那被叫井茂的年輕人可就完全是個畜生，只見咧嘴一笑，應聲道：「遵命！」右手一揮便向楊蓉蓉身上抓去，嘶！胸衣被撕開了，接着手力一帶，把楊蓉蓉掀翻倒地。

楊蓉蓉嚇得面如死灰，張口結舌，喉中咯！咯！咯！却是叫不出聲來了，接着，頭一偏，她已嚇得昏死過去。

井茂笑道：「乖乖，別怕……。」

這時，鐵腕金鷹楊家卓大喝一聲，道：「住手，我說就是。」

那老者哈哈大笑道：「鐵腕金鷹楊家卓，你要眞能忍心看下去，我狂風劍神卓天雄就不要你的『七步天』劍譜了。說！在那裏？」

他只揮了揮手，命井茂停止進行，但還是弦上之箭，隨時可發。

鐵腕金鷹楊家卓長嘆一聲道：「那劍譜已經送入了。」

狂風劍神卓天雄冷然說道：「送給了誰？」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一個名叫呂正川的年輕人。」

「他在那裏？」

鐵腕金鷹楊家卓已是認了，有問必答的說道：「他就落身在不遠處的『紫雲觀』內。」

狂風劍神卓天雄向另一年輕人喝道：「井發，你去把那小子抓來。」

井發一聳肩頭，剛走得一步，呂正川突然現身道：「不敢有勞大駕，小生自己來了。」

他身法奇快，一現身就落在廳中，眞還沒人看清他是怎樣進來的。

那井發怔了一怔，喝道：「小子，來得好，躺下！」伸手便向呂正川肩頭上抓落。

呂正川見他們如此沒有人性的侮辱楊蓉蓉，想起自己母親的遭遇，心中那股怒火已是一觸即發，鼻中冷「哼」了一聲，一道劍光繞身而起。

只聽，井發慘叫一聲，抓向呂正川的手臂，已被呂正川一劍齊肩斬落。

剛才，那井茂殺人的手法已是够快的了，這時呂正川的手法，又不知快了多少倍！

井茂覩狀大驚，心一狠，出手叉住楊蓉蓉脖子，大喝一聲，道：「小子，你還要她的命不要：……。」

呂正川沒有答話，但他的劍也消除了井茂的威脅，劍光一閃，井茂的頭已經離開脖子，飛去老遠，可是他的身子却撲倒在楊蓉蓉身上，噴了楊蓉蓉一身的鮮血。

這種聲勢，誰能不震駭無比，就是狂風劍神卓天雄也不例外，身形一挺而起，凝目注視看呂正川，口中喃喃地道：「不可信！不可信！小小年紀，就已達到意到劍到的通神化境。」

呂正川暗暗一凜，忖道：「他的眼力倒是不錯，看來他劍上造詣一定過人，我倒不可小視了他。」

說不上惺惺相惜，但却不敢輕視對方了！

呂正川這時還不知道狂風劍神是何許人，他要知道狂風劍神在江湖上的威風，他就想輕鬆也輕鬆不起來了。

兩人目光相接，對望了一陣，狂風劍神卓天雄一點頭道：「走，屋外一戰。」

呂正川冷然轉身向屋外走去，鐵腕金鷹楊家卓急急叫道：「呂少俠，請先替老夫解開穴道，以便助你一臂之力。」

呂正川怔了一下道：「楊前輩，晚輩不會解穴道。」

鐵腕金鷹楊家卓愕然道：「你怎會不知道解穴道？」

呂正川就這一句話間，那狂風劍神卓天雄已經走出屋外去了，鐵腕金鷹楊家卓接着又急口道：「快，追出去，把那惡賊留下來！」

呂正川追出屋外，屋外那裏還有狂風劍神卓天雄的影子，早已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要知，狂風劍神卓天雄這劍神之稱雖然是自大自傲自己加上去的封號，但他在劍上造詣却也有過人的火候，算得上是當今江湖上有數的劍道高手。

由於他本身的成就，也就更瞭解呂正川出手一劍的厲害，心裏有數，根本不是呂正川的敵手，硬着頭皮叫陣，也不過是想先到屋外去伺機逃命。

因爲，在屋內動起手來，其結果他不會比他兩個徒弟有更好的下場。

這時，呂正川被鐵腕金鷹楊家卓叫得一慢，那狂風劍神可抓到了機會，豈有不脚板底抹油，溜之乎也？

呂正川一頓脚，回到屋內，原在屋內那斷臂的井發，也抽空逃跑了。

呂正川回來得太快了，鐵腕金鷹楊家卓搖頭一嘆道：「他逃跑了？」

呂正川道：「是，晚輩不放心，不敢遠離追下去。還有一個人呢？」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也逃了！」

呂正川說道：「晚輩平日專心練劍，制穴解穴的功夫，却是少學。這却如何是好？」

鐵腕金鷹楊家卓腦筋一轉，道：「普通穴道的部份，你知不知道？」

呂正川道：「晚輩練劍之時，對人身正面二十四主穴，背面十二主穴，倒是略有所知。」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你知道三十六大穴，那就好了，老夫被制的穴道是『氣門』，『精促』二穴，請你運轉內力，在老夫『玄機』穴上拍一掌就好了。」

呂正川依言在鐵腕金鷹楊家卓「玄機」穴上拍了一掌，那知鐵腕金鷹楊家卓痛得滿頭大汗，却一點功效也沒有。

呂正川被嚇得手足無措，羞愧懊惱之極。

一陣劇痛過後，鐵腕金鷹楊家卓緩過一口氣來，無精打彩的道：「那惡賊用的是獨門手法，普通手法解他不開，這不是少俠之過，是老夫一時大意。」

呂正川聽說不是自己之過，心中稍爲寬慰，訕訕道：「前輩可有解穴方法？」

鐵腕金鷹楊家卓沉思了一陣，搖頭道：「老夫想不出解穴方法。」

呂正川緊鎖雙眉，說道：「這却如何是好？」

鐵腕金鷹楊家卓無以自處中，目光忽

然落在楊蓉蓉身上，只見那井茂的屍身還倒在楊蓉蓉身上，心中一陣發惡，叫了一聲：「呂少俠，咱們先別談解穴之事了，請你快把蓉兒身上的死屍弄開，用水淨洗蓉兒身上汚血，免得蓉兒醒來後噁心。」

呂正川點頭道：「是，前輩說得是，晚輩疏忽了。」伸手提開了井茂屍體，到廚房裏提來一桶水，慢慢向楊蓉蓉身上冲去，楊蓉蓉身上的血汚冲去了，楊蓉蓉也同時被冲得清醒過來。

楊蓉蓉一眼見到呂正川，雙眼一紅，淚水泉湧般道：「兄弟，你爲什麼不早點來？……」

其實事情的發生，不是呂正川來得不早，而是呂正川走得早了一步，如果遲走一步，他可正好碰上來襲的狂風劍神他們了。

呂正川當然不能向楊蓉蓉解釋，只有一面扶起楊蓉蓉，一面應以他語，道：「小姐姐，眞對不起，小弟無能，解不開你們被制的穴道哩！」

楊蓉蓉一低頭，見了自己半敞開的酥胸，不由得一張秀臉脹得緋紅，張口結舌的叫道：「兄弟，兄弟，你……你……」

鐵腕金鷹楊家卓暗中一嘆，馬上作主決定：「呂少俠，請你把蓉兒移到房中去，替她換身衣服。」

楊蓉蓉驚叫一聲，道：「不，兄弟，你到我房中去取件衣服，披在我外面就好了。」

呂正川眞還不敢和楊蓉蓉換衣服，把蓉蓉自椅子上一放，取了一件衣服替她穿好。

替楊蓉蓉穿好衣服之後，呂正川心中已是想好了一個主意，道：「家母武功淵博，這二天就會回到晚輩住處，她老人家也許能够替二位將穴道解開，不知兩位可否願先到晚輩住處，以候家母？」

楊蓉蓉道：「我們怎樣能去呢？」

呂正川道：「這倒不難，好在現在天色夜暗，小弟揹負前輩，手抱小姐姐就行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點點頭道：「好，就這樣辦，不過走前，你先把屍體和這褻衣燒了。」

說到屍體，呂正川想起了胡全，又到外面去把胡全的屍體提進來與趙奎屍體併放在一起，然後，在農舍中放起一把，背上揹着鐵腕金鷹楊家卓，手中抱着楊蓉蓉回到自己住的紫雲觀。

第二天，呂母呂萍回來了，一見觀中多了二個人，柳眉一皺，不悅地道：「正兒，你好沒道理，怎可隨便將人帶到觀中來？」

呂正川將呂母請過一邊，將經過情形說了，呂母一聽楊家卓就是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當時臉色大變，道：「這可麻煩了……。」

這實在是個麻煩透頂的問題，鐵腕金鷹楊家卓可是出了名的鐵心捕快，向來鐵面無私，六親不認，這時如果救了他們，豈不等於自找麻煩，自己給自己過不去。

呂正川也明白其中利害，可是他雖沒有說話，眼中却是一片希冀之色。

呂母呂萍想了很久，猛然一咬銀牙，道：「我們去看看他們。」

先聲奪人 群雄喪胆

呂母與呂正川回到鐵腕金鷹楊家卓楊蓉蓉父女面前，呂正川替雙方作了介紹。

鐵腕金鷹楊家卓與呂母眼對眼的望了一陣，心中各有感觸，尤其鐵腕金鷹楊家卓更不知如何開口才好。

有頃，呂母輕輕嘆息一聲，玉掌一揮，先解開了鐵腕金鷹楊家卓的穴道，接着又解開了楊蓉蓉穴道。

眞是會者不難，難者不會，呂母這輕輕一舉手，顯然比鐵腕金鷹楊家卓又高明多了。

這是很尷尬的場面。

呂母沒教鐵腕金鷹楊家卓作難，只輕喚呂正川一聲道：「正兒，我們走了！」

當呂母已經轉身走到門口時，鐵腕金鷹楊家卓終於急叫了一聲，道：「呂夫人，請留步。」

呂母轉身道：「楊爺，有何吩咐？」

鐵腕金鷹楊家卓長嘆一聲道：「賢母子是我楊某人父女的救命恩人，照說，在下實在不應該……」應該什麼？實在很難出口，一張臉先自紅了。

呂母也是一嘆道：「楊爺，有話儘管說，小婦人知道您是公門中人，有着身不由己之苦。」

鐵腕金鷹楊家卓訕訕的道：「多謝夫人深明事理。」

呂母無話可說的笑了一笑，楊家卓接着道：「請問夫人，最近凶案連起，不知夫人可知其情？」

呂母只要一搖頭，便可以拍拍手走了，可是呂母不是那種張着眼睛說瞎話的人，居然一點頭，而且不打自招的道：「知道，其實兒手就是小婦人一人。」

鐵腕金鷹楊家卓訝然道：「都是夫人一人？」

呂母道：「請不要自以爲是的把我兒子也算上，他不但清清白白，而且，小婦人殺人時，他都不在現場。」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在下相信夫人的話，只是夫人……夫人……。」

呂母道：「你以爲小婦人沒有這個能力？」

鐵腕金鷹楊家卓道：「夫人功力深厚，在下從夫人解穴手法上已經有所領會，只是，夫人乃是明理識事的人，何以如此作爲？」

呂母切齒道：「因爲他們都該死！」

鐵腕金鷹楊家卓一震道：「他們都該死！但不知他們犯了什麼該死之罪？」

呂母道：「强暴之罪！」

鐵腕金鷹楊家卓順口道：「强暴之罪，罪不至死呀！」

呂母哈哈一笑道：「就因爲强暴罪罪不至死，犯者食髓知味，可以累犯不改，可是被害者身受之痛，生不如死的慘況，有誰顧念，所謂『罪不至死』之說，那眞是不公不平之至！」

鐵腕金鷹楊家卓又叫了一聲道：「夫人……。」

呂母沒讓他開口，一揮手又道：「就以令嬡來說吧，她要不是幸逃一刦，其後果的嚴重，你一定能想像得到。執法者以

『罪不至死』論之，這算是公平嗎？」

一語未了，楊蓉蓉已是尖聲大叫道：「不公平，不公平，一千個不公平，一萬個不公平！」她是又哭又叫，叫到最後，激動得形同瘋狂。

鐵腕金鷹楊家卓心痛欲裂，一把抱住楊蓉蓉，輕聲喝道：「孩子，孩子，你要冷靜下來，你要冷靜下來啊！」

呂母便不再多說，只向呂正川招了一招手，兩人悄悄的離開了楊氏父女。

楊蓉蓉漸漸冷靜了下來，一抬頭不見了呂氏母子心中大急叫道：「他們呢？」

鐵腕金鷹楊家卓輕嘆一聲，道：「走了。」

楊蓉蓉掙脫父親懷抱，道：「我追他們去。」

鐵腕金鷹楊家卓叫道：「蓉兒，你這樣服裝不全，怎能出去？」

這一叫，把楊蓉蓉向外衝去的身子叫住了，可不是，這樣子怎能見人，楊蓉蓉只有一嘆退回，可是她却叫了一聲：「爹，這個案子，我們不能辦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沉吟着道：「這個……這個……爲父職責所在……只怕……只怕……」

楊蓉蓉道：「那麼我們就不幹這份差事吧，咱們回家吃老米飯去，也求個心安理得。」

鐵腕金鷹楊家卓搖了一搖頭，道：「蓉兒，我們現在不談這問題，你在這裏等着，爹替你去找一套衣服來……」這問題實在不好談，最好的對策，就是先避開再說，他可在說話中走得無影無踪。

楊蓉蓉獨自一人守在道觀之內想起剛才是驚人的場面，不由汗毛直豎，兀自心驚肉跳不止……

忽然，一陣陰笑之聲，起自他身前，猛然一抬頭，這才發現自己因想得失神，殿中來了人都不知道。

又是那狂風劍神卓天雄，不但是他，他還另外帶來了二個雄糾糾的漢子。

楊蓉蓉一見是他，她可成了見到了貓的老鼠，說不出的恐懼，打從心底直冒冷氣，但覺四股發軟，身子直向後縮，顫聲叫道：「你……你……要幹什麼？」

狂風劍神卓天雄錯步向前，出手一指點了楊蓉蓉穴道，楊蓉蓉居然忘了避讓，被他一指得手，她已經被嚇破了胆，往日的功夫一分也使不出來了。

狂風劍神卓天雄一指得手，這才拍了一拍手道：「老話，要那本劍譜。」

也許另外有二個人的關係，狂風劍神卓天雄沒有露出下作的面孔。

凶並不可怕，大不了一死，女孩子家怕的就是下作的手段，楊蓉蓉暗自吁了一了一口氣，定了一定心道：「那劍譜實在是已經送人了。」

狂風劍神卓天雄笑道：「又故技重施了，老實告訴你，那姓呂的小子，早已走得遠了，不會再來攪局了，你還是乖乖的將劍譜交出吧。」

他是認定劍譜在他們手中，這種情形，任是說破了嘴皮，只怕他也不會相信，楊蓉蓉搖頭苦笑道：「說了你既然不相信，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

狂風劍神卓天雄道：「當然不相信，等你老子回來，老夫不怕他不將劍譜交來……兩位先找個地方隱起來，別讓她老子有反抗的機會，」對那二個大漢的語氣相當客氣，可見那二人也有相當身份。

外面傳來一陣脚步之聲，那二個人迅快的藏起身來。

楊蓉蓉聽那脚步聲不像是父親的，心中不由一陣納悶，會是誰呢？來人一現身，大家都楞住了，怎麼又是呂正川。

呂正川也奇怪，怎麼又來得這樣巧？

狂風劍神卓天雄拔劍出鞘，，架在楊蓉蓉脖子上，大喝一聲道：「小子，止步，你要再向前，老夫就要這丫頭的命。」

呂正川一楞之時，早巳停住了身形，他手裏還提着一包衣服，敢情他是替楊蓉蓉送衣服來的。

狂風劍神卓天雄穩住情勢，心中一動，暗忖道：「劍譜在不在他身上，何不問一問他。」

這個主意不錯，狂風劍神卓天雄接着又喝道：「朱大授的『七步天』劍譜可是在你身上？」

想不到呂正川居然點頭承認了：「不錯，劍譜正在小生身上。」

狂風劍神卓天雄哈哈一笑道：「好，你把劍譜交出來，老夫饒這丫頭一命。」

「不！劍譜絕不能交給這惡人，」呂正川還沒有答應，楊蓉蓉先自急了。

可是她急沒用，呂正川也眞氣人，居然點頭一笑道：「劍譜身外之物，你要我就給你好了。」

他眞嫩得教人又好氣又好笑，「啪」的一聲，就把劍譜拋向地上。

狂風劍神卓天雄想阻止他把劍譜拋向地上都來不及，他當然希望呂正川把劍譜直接交到他手中，才是最妥當可靠，可是，這個如意算盤落空了。

呂正川拋落劍譜的位置也不大好，離開狂風劍神卓天雄身前說遠不遠，說近不近，他最少要跨出一大步，才能拾到那劍譜。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中好不惱怒，大喝一聲，道：「把劍譜撿過來。」

他當然叫的是呂正川，可是呂正川沒有動，而藏在暗中準備暗算的那兩個大漢却一掠而到，伸劍挑起劍譜飛向門口，另一漢子却在半空之中將劍譜攫去，身形不停的一閃而逝。

好快的動作，快得教呂正川沒有出手攔阻。

狂風劍神卓天雄情急之下，也忘了大敵當前，架在楊蓉蓉脖子上的寶劍一收，大喝一聲，道：「你們太不够朋友了……」隨身向後追了出去。

可惡的呂正川，這時忽然晃身擋去了他的去路：「且慢走，我們還有一個約會沒有履行。」

狂風劍神卓天雄可是一個識貨的老狐狸，他雖然沒有和呂正川動過手，他可看過呂正川的出手，就憑他那出手一擊，狂風劍神卓天雄就心裏有數，憑他這劍神，眞還差了一籌。

他就是生了一雙厲害的眼睛和具備了見風轉舵的本事，他這劍神之稱，也就是靠了這本事得來，專檢軟的吃，那有不百戰百勝之理，先有了虛名，虛名又可唬人

・於是他就成了劍神。

成了劍神之後，那些眞有本事的人也就對他有了顧忌，再加他一表風度，凡是他認爲吃不住，不想動力的敵手，也多能大事化小事小事化無事，哈哈一笑而罷。

呂正川擋住了他，他只有故技重施，苦笑一聲，道：「你擋住老夫做什麼？追回劍譜要緊呀……。」

呂正川道：「小生不是這樣想。」

狂風劍神卓天雄說道：「你可認識他們？」

呂正川搖了一搖頭，道：「不管他們是什麼人，他們跑不了的。」

狂風劍神卓天雄道：「賀氏兄弟可是南海門中雙傑，你的劍譜如果被他們帶回南海門，即使天大的本事也追不回來了，走，老夫帶你去找他們去。」他好像忘了自己的立場而把自己當成了對方的朋友。

呂正川年紀雖然還不够稱作老江湖，可是他不笨，絕不會在這個時候把狂風劍神當成朋友，面色一正道：「前輩，小生是死心眼人，今天非履行約言不可。」「鏘」的一聲，先自拔出了寶劍。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神直發痲，不惜老臉的撒起賴皮來，雙手一攤道：「你的劍譜因老夫而失，老夫有追回的職責，老夫現在絕不與你動手，你要動手，你就動手吧！」

一個劍客那能向空手不作抵抗的人下手，看你小子怎能出手？

呂正川劍眉一軒，道：「你不動手，小生可不理會那麼多，你走吧！」

狂風劍神卓天雄心方一喜，暗罵了一聲：「好小子，你還不是……。」

一念未了，眼前白光一閃，狂風劍神卓天雄只覺一陣劇痛從右手指頭傳來，隨着他白光的轉動，只見手上少去了食指和大拇指，眼前是一片血光。

食指大拇指沒有了，右手那還能用劍，狂風劍神卓天雄一時神情激憤，什麼也不顧的，厲號一聲，道：「好小子，你不講江湖規矩，老夫和你拚了。」縱身便向呂正川撲去。

呂正川先晃身避過他一撲，然後劍勢一回，指在他咽喉上，冷笑一聲，道：「你眞要找死？」

狂風劍神卓天雄可不是眞不怕死的人，這時劍鋒正指在喉頭，他那股衝動，早被嚇得一洩無踪，一個哆嗦，抱起右手，蹲在地上，大聲呼起痛來。

什麼劍神？眞丟人。

呂正川收劍冷笑道：「滾，希望你不要再碰到小生。」

呂正川不再理會狂風劍神卓天雄，走向楊蓉蓉替她把穴解開了。

楊蓉蓉驚訝的道：「你原來是會解穴的。」

呂正川道：「才學會的，小姐姐，我娘叫我送一套衣服來，你快穿了吧，我要追我娘去了。」轉身就想離開。

楊蓉蓉叫了一聲道：「大哥，你等我穿好衣服再走吧。」

狂風劍神卓天雄已經逃之夭夭了，呂正川不能拒絕她這個小小的請求，轉身向着外面，讓她換衣服。

衣服大了一點，繫上腰帶，也就過得去了。

楊蓉蓉穿好衣服，叫了一聲道：「大哥……」

呂正川回過身來：「小姐姐……。」

楊蓉蓉搖手笑道：「你明明比我大，不能叫我小姐姐，還是我叫你大哥吧！」

呂正川一笑道：「叫你小姐姐，我也實在不服氣，令尊呢？」

楊蓉蓉瞟了呂正川一眼，道：「他替小妹找衣服去了。」

呂正川道：「是不是快回來了？」

楊蓉蓉道：「算算也快回來了。」

呂正川道：「我走了，你不怕吧？」

楊蓉蓉一笑道：「卓老鬼已傷，小妹還怕誰來？」

呂正川道：「好，我走了。」

楊蓉蓉道：「我跟你一道去。」

呂正川劍眉一結道：「小姐姐，你……」叫慣了「小姐姐」，要改口還眞難。

楊蓉蓉截口道：「大哥，請放心，小妹不會妨碍你們，也不會替我爹出賣你們，我是贊成你們的做法的。」

呂正川搖了一搖頭道：「你的好意，我們心領了，可是你想過沒有，你要和我們走在一起，對我們母子要增加多少困擾和麻煩？」

楊蓉蓉低頭沉思了一陣，點點頭道：「大哥，你不要忘了我啊！」

呂正川也是戚然道：「我不會忘記你的。」

楊蓉蓉大胆的向前握着呂正川的手，道：「大哥，你們放心去做你們認爲該做的事，小妹會盡心盡力的相助你們。」

呂正川緊了一緊反握住手中玉手，感激地道：「謝謝你，我走了……」

硬着心腸，離開了楊蓉蓉。

楊蓉蓉淚眼婆娑的望着呂正川的身形消失，同時，也望見另一條人影走進來，那是他父親八省總捕頭鐵腕金鷹楊家卓。

楊蓉蓉一眼見到父親，心中那股委曲不由得一洩而出，一聲：「爹呀！」便撲向父親，大哭了起來。

鐵腕金鷹楊家卓看見了呂正川，却不知道楊蓉蓉又幾乎落到狂風劍神卓天雄手中之事，女兒這種情形，實在使他有點摸不清頭腦，愕然道：「蓉兒，怎樣啦？那小子……。」

楊蓉蓉一聽語氣不對，急得忙止住哭聲，道：「不，爹，不要對他生心，他是替我送衣服來的，要不是他，女兒可見不到您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可是當今公門中有名的名捕，金鷹兩字可不是被人白叫的，他一進門，就看到了地上的血跡和二隻斷落了的手指，聞言之下，便一震道：「可是那狂風劍神卓天雄又掩來了？」

楊蓉蓉點頭道：「他又來制住了女兒，碰巧呂大哥也來了，他又威脅呂大哥把劍譜也交出來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氣得暴喝一聲，道：「該死的東西！」

楊蓉蓉一陣話下來，心情也漸漸平息下來，想起狂風劍神剛才那副醜態，不由得又破涕爲笑道：「可是那老鬼劍譜沒有得到，反而失去了二枚手指頭，今生今世也不能用右手使劍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聽得一頭霧水，搖頭道：「蓉兒，爲父聽不懂你的話。」

楊蓉蓉笑着將經過說了，鐵腕金鷹楊家卓一嘆道：「唉，也難爲呂正川那孩子了。」

楊蓉蓉見父親對呂正川印象不壞，馬上接口道：「爹，那你就想辦法開脫開脫他們母子吧。」

鐵腕金鷹楊家卓面色一肅道：「公家的事豈可徇私，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蓉兒，你隨着爲父在公門中歷練了不少日子，難道連這個守則都不懂。」

楊蓉蓉道：「守則是守則，但女兒總覺得受人點水之恩就當湧泉以報，何況我們那受的是活命之恩，豈可不報，爹，你是公門中人，可以扳起面孔來不講情義，女兒可不是公門中人，女兒可不能做一個忘恩負義的人，爹，無論如何女兒是要報答他們的。」

鐵腕金鷹楊家卓長嘆一聲道：「蓉兒，爹不是寡情絕義之人，爹是執法之人，自當以法紀爲重，如果一個執法的人，本身不重視法紀，那就不配做執法的人，孩子，你不是公門中人，你要怎樣幫助他們，爹都不阻止你，如果你犯了國法，爹却一樣要依法辦你。」

楊蓉蓉又道：「爹，你不能不幹這總捕頭麼？如果爹不再幹這總捕頭，我們就放開手來做事了。」

鐵腕金鷹楊家卓搖頭道：「孩子，你想得太簡單了，爹要不幹這八省總捕頭，就早該不幹，現在要想抽身，於公於私都脫不了身。」

楊蓉蓉聽得心中好不以爲然，秀眉連蹙，說道：「爹，女兒却很想幫他們的忙啦！」

鐵腕金鷹楊家卓嘆息一聲，道：「你想幫他們的忙，那你就去吧，也代爲父盡一份心意。不過，你最好暗中行事，以免幫上倒忙。」

楊蓉蓉明白乃父的用心，以乃父的爲人，能答應他這個請求，實在是難得之至，楊蓉蓉寸心稍安，於是拜別了父親，一路去追尋呂氏母子。

女孩單隻獨行，處處都不方便，楊蓉蓉於是又恢復了小化子的打扮。

呂氏母子似是料到她會追來，有意躲避她似的，突然之間失去了踪跡，楊蓉蓉這一下可慘了，成了大海中撈針，這枚針叫她到那裏去撈啊？身上雖然帶得有銀子，够吃够喝，但精神上的徬徨却是無法排遣。

常言有道：「運氣來了，門板都擋不住。」又道：「倒楣的時候，喝涼水都會塞牙縫。」

楊蓉蓉雖然裝成了小花子，可是她沒有眞的向人伸手乞討過，這種乞討的事情，她又那能眞的去做，她雖不敢上大館子去大吃大喝，蹲在小攤子旁，也一樣可以享受到美味。

這時，她正蹲在一個小攤子旁叫了一碗豬血湯，正要吃用的時候，忽然背後伸來一隻手把她的豬血湯端去了。

楊蓉蓉回頭一看，見也是一個小化子，她這時心情正不好，秀眉一挑，怒火便發了出來，冷笑一聲，玉手一抬，便扣住了那小化子腕脈。

那小化子顯然也是會家子，手腕雖然被扣住了，右腿一掃而到，直取楊蓉蓉下三路。

小化子這一招實在有點不雅，楊蓉蓉要是男孩子倒也無所謂，偏偏楊蓉蓉是一個黃花大姑娘，如何見得這種招式，當下只羞得靦臉一紅，口中嬌叱一聲：「你下流，找死！」腳下蓮步如花，避開了小化子的攻勢，同時扣住小化子腕脈的三指，內力猛然一吐，接着一壓一震，只聽「咔察」一聲，小化子的右腕便立被震斷，同時，小化子全身勁力盡洩，人就哀號着爬在楊蓉蓉腳前。

楊蓉蓉實在氣極了，接着又一聲嬌叱道：「去你的！」又一抬腿，把那小化子掃得滾了出去。

光棍打九九，不打加一，楊蓉蓉最後那一腿，顯然過火了一點，當時便有好幾道冷笑之聲發了出來。

楊蓉蓉火頭上，那管旁觀的不憤不平，照樣把一碗豬血湯喝完了。

但，那些不平之人，也沒眞的出頭找她的麻煩，因爲她是小化子，打的又是小化子，這是化子幫自己的事，外人却隨便伸手不得。

楊蓉蓉剛放下碗，背後便有人發出一聲冷笑，道：「小兄弟，身手不錯，是那位門下，報上字號來。」

那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化子，年紀不大，語氣却是老氣橫秋之至。

其實照他的身份來說，他這種語氣不算爲過，因爲他是丐幫中後起之秀的三傑之一的流星雨成康。

憑他的身份，莫說對方只是一個小化子，就是一個分舵的舵主，他也有資格這樣說話。

可惜，楊蓉蓉不是眞的化子，自然更不理他那一套，當下秀眉一挑，道：「憑你也配問我的字號？」說着轉身就走。

流星雨成康氣得兩眼一直，喉中「骨碌、骨碌」直响，眞不愧他是丐幫三傑之一，居然沒有馬上發作，訕訕的乾笑了二聲，目送着楊蓉蓉揚長而去。

這是大庭廣衆之中，丐幫弟子不比普通江湖人物，不是特殊情形之下，他們總是避免在這種場合找碴。

楊蓉蓉總有走到人烟稀少的地方的時候，那時，她就有得瞧了。

其實，楊蓉蓉馬上就離城走到了人烟稀少的城外，她要找呂氏母子，就得四處去找，總不能老留在城裏。

流星雨在路上等着楊蓉蓉了，這時，他却冷然喝道：「小子，快說明來歷，否則，以幫規議處。」

楊蓉蓉暗暗吃了一驚，忖道：「惹上丐幫了，想不到當叫化子也有麻煩……」

心中想着，腦子一轉，反問道：「你是甚麼人？居然胆敢阻撓官差！」否認了自己小化子的身份，丐幫中人可沒權禁人穿着化子裝束，而且也亮出了官差身份。

凡是江湖人物，多半不願與官差結怨，流星雨成康打着丐幫旗號，顧忌更多，當下一楞，道：「尊駕不是丐幫弟子？」

楊蓉蓉雖然不是補實的捕快，却因幫助父親辦案，身上帶得有捕快的腰牌，這



次出來，忘了交回，倒眞派上了用場，當下取出腰牌一照，道：「朋友，也請亮亮你的字號吧。」

流星雨成康訕訕的一笑道：「朋友，這是誤會。」

楊蓉蓉跟着父親在公門中進進出出，公門中那一套也學了不少，這時索性唬人到底，面孔一扳道：「我知道，這是誤會，要不是誤會，也不會這樣好說話了，你有姓名沒有？你要連姓名都不敢提，那就恐怕不是誤會了。」

楊蓉蓉舌尖口利，一朝佔到上風，可眞難應付，流星雨成康被激得哈哈一笑道：「尊駕言重了，在下丐幫成康……」

楊蓉蓉抱拳截口道：「丐幫三傑之一，久仰了。」接着態度也就和緩了下來。

流星雨成康也是一抱拳道：「有敢請問尊駕貴姓。」

楊蓉蓉報出了自己的實姓：「在下姓楊。」

流星雨成康又一抱拳道：「原來是楊爺，失敬，失敬。」丐幫三傑不但功夫厲害，高人一等，爲人處事亦甚爲周詳，他雖不怕當前這位公門中人，可也不願因小不忍而與公門中結下樑子，是以處處不失分寸。

楊蓉蓉心中一動，暗忖道：「丐幫勢力遍及天下，眼綫之廣，無人可及，何不利用他們把呂大哥找出來……」此念一生，她又有計較了。

眉梢一動，楊蓉蓉道：「成大俠，就在下所知，天下所有化子，並非全是丐幫弟子，貴幫弟子何以獨對在下生疑？」

流星雨成康道：「楊爺有所不知，敝幫最近在找一個人，是以誤認了楊爺。」

楊蓉蓉道：「在下也正在找一個人……」故意話聲一頓，希望流星雨成康自行接話，然後用言語扣住他，請他合作。

那知，流星雨成康的江湖經驗可老練得很，連話都不答，便一抱拳道：「楊爺既然公幹在身，在下不敢耽誤楊爺寶貴的時光，就此告辭。」

話聲未了，人已轉了身，話聲一了，他已遠出數丈之外，根本不讓楊蓉蓉再有開口的機會，只氣得楊蓉蓉柳眉倒豎，恨恨不已。

「姑娘，要找甚麼人？也許在下可以幫忙一二。」話聲就在身後响起。

楊蓉蓉猛得一回頭，可不是，身後果然多了一個人，一個斜眼咧嘴，臉色蠟黃的病容漢子，望着他直笑。

楊蓉蓉對於他能一口叫破自己女兒身之事，心中大是驚駭，身子一抖，一連退了四五步，喝道：「你是什麼人？如此鬼鬼祟祟。」

那人道：「姑娘別怕，在下是誠心誠意想幫你的忙。」

楊蓉蓉說道：「見你的鬼，誰是姑娘家？」

那人發出一陣破鍋似的笑聲，道：「你這次化裝得不錯，只是聲音還有點不像男孩子。」

這人的語氣好像對她熟得很，楊蓉蓉心中一動，冒然叫道：「你……你是呂大哥？」

心有靈犀一點通，楊蓉蓉果然沒有叫錯，他眞是呂正川。

呂正川點頭笑道：「你又是怎樣看出來的？」

楊蓉蓉也不覺得他難看了，更不知道害羞了，伸手拉住呂正川的手，笑盈盈的道：「還不是你第一句話說錯了。」

呂正川哈哈大笑道：「走，娘等着你哩！」

「娘！」誰的娘？這又是語病，楊蓉蓉可沒挑這句話的眼，心中反而一陣高興，緊緊的握了一握呂正川的手，歡聲道：「那就快走吧。」

呂正川領着楊蓉蓉在一戶菜農之家見到了呂母，呂母也化了裝，現在是一個花白鬍子的老頭子，呂正川的身份却由侄子變成了孫子。

這農家就是他們的家，能把別人的家當成自己的家，這可不是一件容易辦得到

的事，而他們居然辦到了，怪不得誰也找不到他們了。楊蓉蓉獨自一人在外面流浪了不少日子，這時見到了呂母，女孩子脆弱的心靈，再也忍受不住，一頭衝到呂母懷裏，便大放悲聲的哭了起來。

呂母含着眼淚摟住楊蓉蓉，搖着她的頭道：「孩子，孩子，眞難爲你了，也苦了你了，好了！現在一切都好了，只要你不嫌棄伯母，你就隨着伯母吧！」

呂母也眞喜歡楊蓉蓉，一口氣把楊蓉蓉想聽的話，都說出來了。

楊蓉蓉感激得無話可說，只緊緊的抱住呂母，心裏叫道：「娘，娘，您就是蓉兒的娘啊！」

呂母讓楊蓉蓉抱了一陣，然後輕輕放開她，道：「蓉兒，伯母這樣叫你，不知可不可以？」

楊蓉蓉連連點頭道：「可以，可以，蓉兒眞是您的女兒就好了。」

呂母望了呂正川一眼，笑道：「你可以叫我娘，可是你不能做我女兒。」

楊蓉蓉幽怨的道：「娘，您！……」

呂母含笑道：「你要做了娘的女兒，可有人不甘願了。」

楊蓉蓉恍然而悟，又一頭衝到呂母懷中，叫道：「娘，瑩兒不來了！」她可高興得要死。

呂母實在是非常通情達理的人，她知道呂正川與楊蓉蓉之間已經靈犀互通，心中有了愛苗，又鑑於楊蓉蓉歷遭折辱，最需要滋潤慰藉，否則，她一旦心情變異，可就糟蹋了一個好女兒，因此索性成全他們，把話說開，也好叫楊蓉蓉除去心中鬱結，拾回她的人生樂趣。

她這一透露心意，固然樂死了楊蓉蓉，却也羞死了呂正川。

呂母溫慰了楊蓉蓉片刻，輕輕推開楊蓉蓉，正色向呂正川道：「正兒，你有什麼話說？」

呂正川曲膝跪下道：「孩兒感激娘的玉成。」

楊蓉蓉也跟着拜伏在地道：「娘的大恩大德，蓉兒永世不忘。」

呂母伸手拉起一雙兒女，笑道：「話是這樣說了，眞要成禮，還要蓉兒你爹「句話。」

楊蓉蓉想起父親的固執，不由秀眉一蹙，道：「家父……」

呂母截口道：「你父親的事，娘都知道，他不是不通情達理，那是他的職責，你放心，船到橋頭自然直，娘我想令尊不會不點頭的。」

楊蓉蓉還想把自己的經過說出來，方一開口叫了一聲：「娘……。」

呂母便含笑止住她道：「你的事不必說了，娘都知道，娘要不知道，娘也就不會這樣喜歡你了。」

呂母微微一笑，又道：「正川，帶蓉兒到後面去，換了化子裝，改成個惹人喜愛的小姑娘吧。」

楊蓉蓉已是十六七歲了，由於她的身材纖小，呂正川把她打扮成十二三歲的樣子，面貌並不太美，但却很甜，尤其腦後甩着二根小辮子，更是逗人喜愛。

楊蓉蓉鑑賞着呂正川的傑作，笑道：「大哥，眞看不出，你還有這套本事。」

呂正川笑道：「士別三日，我已不是吳下阿蒙了，現在知道的絕活可多呢！」

楊蓉蓉一挑秀眉道：「啊，我明白了，這是徐天來教你的。」

呂正川道：「我叫他徐爺爺。」

楊蓉蓉一笑道：「是，他也是小妹的徐爺爺。」

呂正川欣喜的道：「蓉妹，徐爺爺一定也非常喜歡你。」

楊蓉蓉笑道：「那可好，我也可以磨着請他把他的絕世輕功傳給我了。」

呂正川道：「不用麻煩他老人家，我就可以傳你。」

楊蓉蓉驚喜的說道：「眞的，徐爺爺他……」

呂正川笑着道：「徐爺爺當然點過頭了。」

楊蓉蓉雀躍地道：「你們都對我太好了……」話聲中忽然在臉上升起一道陰霾，黯然而嘆，道：「只是……」

呂正川關切地道：「什麼？」

楊蓉蓉又重重的一嘆道：「只是……我爹……。」

呂正川截口道：「蓉妹，娘不是已經說過，令尊有令尊的處境，他老人家沒有什麼不對，你就不要再放在心上，徒自苦惱了。」

楊蓉蓉憂懷難釋的道：「他老人家要是能放手不管那多好。」

呂正川道：「他老人家就是不放手，也沒有什麼不好呀！」

這話大有文章，楊蓉蓉怔了一怔，方待追問時，只聽呂母在外面叫道：「你們好了沒有？」

呂正川一拉楊蓉蓉齊聲道：「好了！」兩人快步走到外廳，只見呂母已由一個老翁變成了一個老婆婆，手裏提着布包，向他們道：「我們快離開這裏吧。」

呂母走在前面，呂正川與楊蓉蓉跟在後面，像絕了逃荒的祖孫三人。

他們又向城中走去。

楊蓉蓉悄悄的問道：「大哥，娘帶我們進城去做什麼事呀？」

呂正川道：「去找丐帮帮主。」

楊蓉蓉「啊」了一聲道：「你們要找丐帮帮主呀！那麼丐帮流星雨成康要找的就是娘和大哥了。」提起丐帮帮主史也敬忠，可是教人頭痛的人物，楊蓉蓉的話聲可就顯得輕鬆不起來了。

呂正川望着楊蓉蓉一笑，說道：「你怕了？」

楊蓉蓉口頭上絕不承認，一揚蠑首道：「誰怕他來着？」

楊蓉蓉嘴巴說不怕，心裏可眞提心吊胆，走了幾步，忍不住又問道：「大哥，丐帮帮主也是淫棍？」

呂正川道：「這倒不是。」

楊蓉蓉道：「那爲什麼要去招惹他，豈不是自找麻煩？」

呂正川道：「我們當然不想招惹他們，可是他們找上門來，再不作一個了斷，以後我們的行動就更困難了。」

長嘆了一口氣，呂正川橫眉又道：「丐帮找我們找得很緊，使我們的行動受了很大的限制，現在丐帮帮主史敬忠也來了，這樣也好，我們就找他作個了斷。」

楊蓉蓉一蹙雙眉，說道：「就我們三個人？」

呂正川道：「就只我們母子二人。」不待楊蓉蓉插嘴，馬上又解釋道：「你現在只能算是證人，蓉妹，你可不要介意，不是我們不把你當作自己人，而是丐帮那種場合，你不能够插手，你是知道娘的爲人的，她很重視理性行爲的。」

楊蓉蓉的江湖經驗原比呂正川多得多，呂正川的話，她很能瞭解，只是照孩子脾氣來說，她實在不甘願，秀眉一揚，方待有所表示的時候，呂正川輕輕的撫着她香肩道：「蓉妹，娘這次把你帶來，是非常的看重你的，請你不要教娘失望，而亂了我們自己的步調。」

楊蓉蓉很是識得輕重，長長的吐了一口氣，道：「大哥，小妹明白你們的意思了。」

呂正川點頭一笑道：「娘一點沒有看錯你。」這是最好的鼓勵，聽得楊蓉蓉心中那一絲絲不盡甘願的心意，一齊化作清風，消逝於無形。

走到城門口，呂母忽然停下脚步，微微一凝目，便繞城牆走了下去——他們不進城了。

楊蓉蓉口中不說，心中却自忖思道：「看來捕風捉影徐爺爺一定在暗中相助，一定又留下什麼暗號了。」

他們沿着城牆外面的護城河走了一陣，然後轉向一條小路，遠離了城牆。

眼前忽然人影一閃，現身出來一人，楊蓉蓉猜得一點不錯，果眞是捕風捉影徐天來暗中相助，因爲他就是捕風捉影徐天來。

捕風捉影徐天來望了楊蓉蓉一眼，搖了一搖頭道：「萍兒，你還是把她帶來了。」聽他的語氣，好像他們討論過楊蓉蓉的事，而徐天來是反對楊蓉蓉的人來的。

楊蓉蓉聽得眉頭一結，忍不住道：「徐爺爺，你可是不喜歡蓉兒？」

捕風捉影徐天來連忙否認道：「不，不，徐爺爺怎會不喜歡你，徐爺爺是怕你父親，你父親我們可惹不起。」

楊蓉蓉早就想把她與她父親之間的事情說個明白，一直都沒有機會說，這時正好表白幾句：「徐爺爺，你請放心，家父雖然是一副公事公辦的腦子，但私地裏，他對娘也有一份瞭解，蓉兒離開家父，並不是偷偷逃跑，而是把話說明了才走的，所以蓉兒敢說，家父要做的事還是會做，但絕不會因爲蓉兒的關係，而遷怒娘，也不會因蓉兒的關係，而利用蓉兒，帮助他的公事。」

捕風捉影徐天來將信將疑的「啊」了一聲。

呂母接口道：「蓉兒說的都是實話，大叔不要太多心了。」

有了呂母的話，捕風捉影徐天來才一點頭道：「好，蓉兒，你可要原諒徐爺爺的多心。」

楊蓉蓉嫣然一笑道：「蓉兒知道徐爺爺是爲了娘和大哥好，蓉兒怎會多心？」

呂母望着楊蓉蓉頷首一笑，然後轉問捕風捉影徐天來道：「大叔，丐帮有了什麼變化？」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事情有點奇怪，史老化子忽然離開搬到三義莊去了，只怕其中有鬼。依老夫之見，你找丐帮帮主的事，還是暫時作罷。」

呂母面色一正道：「三義莊就是有鬼，侄女的初衷絕不改變，但不知三義莊的情形，大叔清不清楚？」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笑道：「老夫要不清楚，豈不要砸招牌了？」

呂母說道：「請您見告有關三義莊的機宜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非常瞭解呂母的爲人，只搖了一搖頭，沒有再說多餘的話，伸手懷中取出一張紙片交給了呂母。

呂母展開紙片看了一陣，又將那張紙片交給呂正川與楊蓉蓉同看。

原來，那紙片已把三義莊的情形畫得清清楚楚，而且他們想知道的一些問題，都預先有了說明，有了捕風捉影徐天來這樣的帮手，怪不得丐帮找不到他們的行踪了。

呂正川與楊蓉蓉看完那紙片之後，不待吩咐，呂正川便一合掌，把那紙片震得粉碎。

呂母道：「我們走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且慢，你們兩個人去好了，蓉兒交給老夫吧。」

楊蓉蓉方一搖頭，只聽呂母道：「說得也是，蓉兒，你和徐爺爺替我們暗中打接應。」

楊蓉蓉當然不大願意，這時捕風捉影徐天來伸手扯了她一下衣襟，楊蓉蓉只有眼望着呂氏母子掠身而去。

一回頭，楊蓉蓉方叫得一聲：「徐爺爺……」

捕風捉影徐天來向着她一笑道：「我們當然也要到三義莊去，不過我們是堂堂正正的進去，現在，徐爺爺先教你幾手急用的輕功身法。」

徐爺爺要教她輕功身法，一路只顧得學輕功身法，她的嘴巴也就沒有時間問東問西了。

三義莊顧名思義是由三位結義兄弟所掌理·而且與丐帮帮主史敬忠也有相當交情。

大莊主華大剛，二莊主連陽春，三莊主陳希謀都是江湖上的名人，年紀也在四五十歲之間。

呂氏母子在大白天裏，居然直趨三義莊莊門之前，他們也準備堂堂正正的進入三義莊。

莊門有看門的，但不是橫眉瞪目的彪形大漢，而是一位少了條右臂的老漢。

呂母和呂正川比那斷臂老人更不打眼，但他們的脚步聲却驚動了那獨臂老人，而激起了那獨臂老人目中的精芒，因爲他們的脚步聲告訴了那獨臂老人，他們是武林人物。

那獨臂老人的精芒，也告訴了呂氏母子，他的內功有相當的火候。

只是呂氏母子的外貌，給那獨臂老人的是說不出的迷惘，這樣兩個其貌不揚的人，能是武林高手？

呂正川沒有讓他多想，向前一步，抱拳道：「在下呂正川，有事求見丐帮帮主，有煩大叔傳言通報一聲。」

那獨臂老人暗暗一震，翻着眼睛道：

「小朋友，你沒找錯地方吧，這裏可是三義莊，而不是丐帮呀。」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在下母子專誠來訪，老丈如有碍難之處，在下母子告辭就是。」

明眼人眼睛裏不揉沙子，呂正川雖然行走江湖的日子不長，但學得快，悟得快，反應更快，裝傻可唬不了他。

果然，那獨臂老人一楞之後，叫道：「小朋友，請留步，敝莊人來人往，把老漢頭都弄昏了，有沒有丐帮帮主，老漢也弄不清楚，二位稍候，老漢替你們進去問一問。」

呂正川便沒多說別的話，只抱拳道：「有勞了。」

獨臂老人進去之後，不過片刻時光，便帶來一位年輕人，呂正川認識他就是流星雨成康。

流星雨成康一打量呂氏母子，臉上神色雖然有點異狀，人却保持着相當的禮貌，抱拳道：「請教二位是……」

呂正川道：「貴帮不是找我們麼？我們正是貴帮要找的人。」

流星雨成康微一猶豫，呂正川又道：「在下就只祖孫二人，尊駕怕什麼？」

流星雨成康稱是丐帮三傑，怕過誰來？呂正川這句話實在有點刺激人，不由得哈哈一笑道：「在下不是怕別的，是怕兩位名不副實。」

呂正川道：「這個容易，看劍！」

他原沒帶劍，自然無劍可看，可是他中食指一併，語聲中一點而出。

流星雨成康一震之下，別說還手，連避讓都來不及，呂正川的手指已是在他胸前衣襟之上。

接着，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得罪了！」手指一收，在他衣襟之上破了一個指洞，但沒有傷他一分一毫。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流星雨成康也是江湖上大大的有名人物，居然沒法避開呂正川這一招，當下面色一慘，打了一個哈哈道：「高明！高明！聞名不如見面，見面更勝聞名，兩位，請！」忍住一口氣，保持了應有的禮貌，却也有令人不敢看輕的氣度。

流星雨成康領着呂氏母子轉過一座庭院，到了一座敞廳之前。

這是三義莊練武的地方，有兵器架子排列在兩旁，上面架有各種兵器。

敞廳上首擺着一張桌子，桌子上放了些茶點，空了下首座位，其他三方一共坐了六個人。

此外，兩旁站立着十個人，顯然，他們正在這裏演練武功，聽說呂氏母子來到而臨時收了塲。

呂氏母子在廳前一露面，只見所有的目光都一齊投向他們兩人，只是他們兩人的長像實在有點叫人失望，叫那些目光與奮不起來。

座上六個人都站起來了，他們雖然沒有出迎，能站起來接待二位名不見經傳的人物，憑他們的身份，也算難能可貴了。

呂母欠了一欠身，呂正川却是抱拳一禮，朗朗的道：「末學後進呂正川見過各位前輩。」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跨步而出，還了一禮，道：「兩位有何見教？」

呂正川道：「晚輩聽說丐帮史帮主作客貴莊，故來求見史帮主，請商一事。但不知那位是史帮主史老前輩？」

座上緩緩站起一位五十多歲六十不到的半百老人，穿了一身青布長衫，不像化子，也不像讀書人，倒像米糧店的管帳先生。

丐帮帮主史敬忠目中放出二道懾人的精光向呂正川臉上一照道：「老夫史敬忠，不知呂少俠有何見教？」

同時，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笑口道：「兩位請坐。」桌子空了一方，有現成的座位。」

呂正川欠身道：「多謝，晚輩還是站了說話的好。」

大莊主華大剛哈哈一笑道：「少俠客氣，老夫等也不能無禮。」隨之轉頭輕喝一聲：「把桌子搬開。」

搬開了桌子後，大家便面對面的站着了。

他們都是老江湖，又從丐帮帮主史敬忠口中知道了呂正川他若干傳言。雖然，看來呂正川他們並不起眼，他們却不敢絲毫大意的輕視呂正川他們。

這份禮貌是表示三義莊的氣度，同時，也不給呂正川找到佔便宜的口實。

當然，他是估計錯了呂正川，呂正川微微一笑，再向丐帮帮主史敬忠一抱掌道：「明人眼裏不揉沙子，史帮主想必已經知道晚輩祖孫近來在江湖上的作爲了。」

這個是不打自招，像這種胆大直言的人，殊不多見，唯其如此，也就令丐帮帮主史敬忠大大的起了戒心，因爲，不是猛龍不過江，他們敢挺身而來，必有所恃。

丐帮帮主史敬忠眉頭連跳，「啊」了一聲，道：「女俠是坦承近來江湖上所發生的三十六起命案了。」

呂母一旁冷冷的接口道：「下手的是老身一人。」

丐帮帮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現在可是要殺我老化子了。」

呂母道：「這倒不是，老身寶劍雖利，却不殺不該殺的人。」

丐帮帮主史敬忠道：「老夫人可是說那三十六人都是該殺之人？」

呂母道：「萬惡淫徒，人人該死。」

丐帮帮主史敬忠怒道：「難道本帮萬長老也是萬惡淫徒？」

呂母冷然道：「如假包換。」

丐帮帮主史敬忠臉色一變，口中道了一個「你」字，却被呂正川跨步向前，遞出一張紙片道：「有事實爲證，請帮主過目。」

丐帮帮主史敬忠接過那紙片一看，登時便訥訥地道：「有這等事？……」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帮主不信，一查便知。」

丐帮帮主史敬忠道：「老夫當然要查。」一招手把流星雨成康叫了過來，將那紙片遞給了成康。成康轉身飛掠而去。

呂正川接着道：「晚輩祖孫之來，一則爲貴帮萬長老之事，向帮主致歉，再則，另有一事請帮主賜諾。」

丐帮帮主史敬忠耿耿不釋，冷冷的道：「什麼事？」

殺了人家的人，還要人家好言相向，當然是不大可能的事，呂正川很能體諒史帮主此時心情，微微含笑道：「這……不……。」目光向四周一掠，表示了「不便」的意思。

丐帮帮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三義莊全莊上下都是我老化子的朋友，少俠無需爲老化子顧慮，有話但請直說。」

呂正川望了呂母一眼，呂母點了一點頭，呂正川然後道：「貴帮近來追查晚輩祖孫至急，晚輩祖孫今特來與帮主一見，有請帮主高抬貴手，放過晚輩祖孫，勿再干預晚輩祖孫行動。」

此話一出，全廳皆驚，因爲話雖說得委婉，實則語意之中，充滿了來者不善的味道。

這話對別人來說，倒也罷了，而現在當面之人却是丐帮帮主史敬忠，那就更顯得大大的震撼了。

丐帮帮主史敬忠先是一愕，接着臉上佈起一道怒容，震聲大笑道：「哈！哈！哈哈！少俠可是在威脅我老花子？」

呂正川欠身道：「晚輩不敢，只是請求。」

丐帮帮主史敬忠道：「如此請求，眼睛裏可有我老化子。」

呂母冷笑一聲，道：「要如何請求，才算是看得起你大帮主？」

呂正川接着又道：「如蒙賜准，晚輩另有下情奉告。」

「哼！什麼下情奉告不奉告，這明明是打着鴨子上架，眼睛那有我丐帮在，帮主，請准屬下會會這老少二位不出世的奇人。」這位是化子裝束的老人，他叫古義，是丐帮長老之一。

另一位在座的丐帮長老名叫尙通，他也有意挺身而出，却被古義搶了先，一臉怒惱之色。

丐帮帮主史敬忠輕聲道：「古長老小心，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不可小視了他們。」

古義點了一點頭，大步走了出來，怒目道：「兩位之中那位指教一二？」開門見山的就叫陣了。

呂母一抬眼，呂正川搶在前面道：「奶奶，就由正兒見識見識丐帮古長老的雷霆八式吧。」

古義望着呂正川一驚，只差沒有叫出聲來：「咦！這小子可把老夫摸得清清楚楚了。」

呂正川身形飄動，如烟似霧，在兵器架上取了一把寶劍，回身面對着古義抱劍爲禮道：「晚輩拳脚稀鬆，只有幾招劍式尙堪入目，老前輩也請取用兵器吧。」

古義哈哈一笑道：「老化子走南闖北，從來沒有用過兵刄，你既然知道老化子的『雷霆八式』，當知老夫雙掌之能，你就用劍吧。」

呂正川微微一笑，點頭道：「晚輩叨在後進，那就有僭了。」話聲一落，人便抱劍一肅，雙目凝光，平視劍身，整個的氣勢，便如泰山般，矗立不動。

別看他年紀不大，人也不像是什麼天才之士，但這抱劍一立，幾就叫大家喘不過氣來了。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呂正川不用出手，已叫大家的頭都大了。

尤其三義莊三莊主陳希謀可是用劍的高手，當下臉色一變，悄悄向大莊主華大剛道：「大哥，這少年人不簡單，我們可要準備準備？」

大莊主華大剛猶豫着道：「古老兒的雷霆八式非比等閑，看看再說吧。」

古老化子之能，大家都知道，大家雖然心驚於呂正川的氣勢，可也對古老化子還有相當的信心。

呂正川抱劍一立，便不再走動，等了半天，才緩緩道：「老前輩看劍！」劍式緩緩伸出……

古義對着呂正川迫來劍勢，但覺一道無形勁氣，直向胸口透入……古義倒吸了一口氣，斜身讓過正面，右掌一抖，「風雲乍起」，使出了這一招。

古義招式遞出，只見呂正川長劍一抖，指向古義掌心，古義掌心勁力一蟄，有式無力，「風雲乍起」施展不出來，招式一變「雷聲大壯」，單掌變成了雙掌，同時一翻，正要吐勁之際，呂正川的劍式也是連發，又逼住了他雙掌勁力，無法吐放出來。

古義連使二招平日威力無匹的「雷霆八式」，居然兩式都被呂正川制住了先機，一式都發揮不出來，古義心中大是震駭，同時却也有點不信邪，口中大喝一聲：「好劍法，老化子就放手和你一搏了。」

話聲中招式一變，「開山裂石」，「雷火殛妖」，「霹靂分天」，「雷厲風行」，「雷電交加」一口氣就是五式殺着。

古義使完了這五式威猛無倫的殺着，招招被制招招無功，一口氣可洩到了底。

這簡直是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的奇事，他就想不出江湖之上會有這種完全尅制他的人。

古義在震駭之下又惱又怒，又羞又恨，當下道了一聲：「罷了，老夫要孤注一擲了。」說着身形不進反退，向後退了三步，做了一個單足立地，單手擎天的怪異式子，同時面上由黃轉白，接着又由白轉紅……。

丐帮帮主史敬忠踏狀一震，喝道：「古長老，萬萬不可妄用『天雷自殛』！」

古義聽到了史帮主的呼喚，也望了史帮主一眼，可是他沒有收功的意圖，繼續運力行勁……。

呂母冷冷一笑道：「正兒，先下手爲强，廢了他的『氣海』穴……。」

快意懲淫　儻非弱者

突然，半空之中暴起一聲大喝道：「呂少俠，手下留情。」聲到人到，一個壯實漢子飛身落在呂正川與丐帮長老古義之間。

呂正川驚叫聲道：「你是朱大叔！」

來人正是呂正川日日思念的朱大授，可是這時朱大授已經不認識他了，因爲他不但長大了，而且又變易了容貌。

朱大授望了呂正川一眼，點了一點頭，轉身面向古義，正色道：「古兄，這値得麼？快快收功一談。」

朱大授擋在中間，古義就是不想收手也不行，長長的嘆一了口氣，收之待開的神功。

朱大授這才暗暗吁了一口氣回身問呂正川道：「呂少俠，如何識得在下？」

呂正川興冲冲的說道：「朱大叔，你不記得了我，我是你將劍法相傳的呂正川呀！」

名字很難叫人記憶，可是過去的事實，就不容易教人忘懷了，朱大授一楞一喜叫道：「啊！你就是在那河邊上玩水車的小子。」

呂正川連連點頭道：「是是……是……大叔，你記起來了，我的名字就叫呂正川。」

朱大授皺了一皺雙眉道：「聽說江湖上近來出現了二個殺星，可是呂少俠你？」語氣有點冷冷的了。

呂正川有點作難了，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呂母接口道：「不是二個，只是一個，那一個就是老身。」

朱大授見呂母長得又老又醜，不免疑訝地道：「老夫人你是……。」

呂正川接口答道：「他老人家就是家母。」

朱大授一怔道：「你們不是祖孫？」

呂正川面色一紅，說道：「這是權宜之稱。」

呂母欠身萬福，道：「老身謝過朱大俠當年賜錄劍譜之情。」

朱大授當年將「七步天」劍譜給呂正川抄錄，原是一種突發興的緣份，那曉得那一念之差，却給武林之中製造了二個殺星，心中眞是又悔又恨，呂母這一相謝，他眞有啼笑皆非之感，長長的嘆了一口氣，道：「那二位的福緣，與在下無關，夫人不必言謝，倒是在下今日有幸得遇賢母子，不知夫人可願聽在下一言。」

呂母尚未開言之前，呂正川已是搶着道：「大叔，有話請說，我們一定聽您的話。」

照說，呂正川這樣搶着說話，是大大的不禮貌，只因這時呂正川太高興了，高興得忘了形。

呂正川把話說完了後，心中一動，自己也有了所覺，轉眼向母親望去，母親倒無責怪之意，而且還微微點了一點頭。

這時，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一聲哈哈大笑，大步走了過來：「朱大俠，神龍見首不見尾，今日敝莊有幸，得迎俠駕，蓬蓽爲之生輝，三位請坐，請坐，有話請坐好說。」

這次呂氏母子沒有眞拒絕入座，三義莊爲了避免剛才不快所引起的尷尬，特意另外設了一桌，由華大剛親自相陪。

大家坐定之後，分別奉上香茗。

呂母單刀直入地道：「朱大俠可是有什麼指教麼？請！」

朱大授正感無法數說呂正川，聽了呂母的話，哈哈一笑道：「指教不敢，在下只想問呂少俠兩句話。」

呂正川俊面一紅，欠身道：「大叔，你這樣稱呼，好叫晚輩不安。」

呂母道：「正兒，不要有不安的感覺，這聲少俠你當得起。」呂母教導兒子，向以謙抑爲美德，怎會忽然說出這種自大自狂之話來。

朱大授聽得眉頭一皺，對這位呂夫人頗有失望之感。

呂正川也是大感不解，不由得一怔，向母親望去，只見母親的臉色恨意中似乎有着一種從未見過的神色，那神色很奇怪，他沒有這種經驗，說不出什麼地方不對頭，反正就是一種教人見了不安的神色。

朱大授叫了一聲：「呂少俠，」先把呂正川從迷惘中叫醒過來，道：「少俠可還記得大叔傳你劍譜時的話？」

呂正川道：「記得。」

朱大授道：「你做到了沒有？」

呂正川道：「做到了。」

朱大授一凝目，說道：「你眞的做到了嗎？」

呂母道：「老身的兒子，仰不愧於天，俯不怍於人，不勞你朱大俠教訓。」呂母的話，簡直越說越頂撞人了。

朱大授臉色一變，冷笑了一聲，道：「你這話就錯了……。」

呂母道：「老身不錯，錯的是你朱大授。」

朱大授一怔道：「老夫傳了令郎劍譜，難道也是錯？」

呂母道：「傳劍譜不錯，但你教訓得錯了。」

朱大授道：「在下倒要請教夫人，在下錯在何處？」

呂母道：「小兒如果不足以傳大俠劍譜，大俠傳人不當，難道不是大俠的錯，小兒如果立身行事並無不是之處，大俠隨意責問，豈不又錯了。」

朱大授竟然被說得答不上話，愕然道：「夫人，你……你……你……」

呂母又冷笑一聲，道：「其實你傳小兒劍譜之時，不過是一時隨興之作，也算不得什麼大恩大德，大俠的恩人嘴臉最好不好擺出來，徒然令人冷齒。」

呂母簡直在發瘋了，呂正川忍不住叫了一聲：「娘！……」

呂母揮手道：「你住口。」

朱大授羞惱成怒的喝聲道：「夫人，你太過份了。」

呂母冷笑一聲，道：「你懂得什麼叫過份，老身還要叫小兒用你的劍法教訓教訓你啦！」

朱大授俠名滿天下，受盡了武林同道的尊敬，想不到被呂母看得一文不值，氣得哈哈大笑道：「夫人說得是，在下受益不淺，咱們不談過去，現在就事論事，令郎恃仗『七步天』劍式，目中無人橫行一時，老夫要過問過問可成？」

呂母道：「成！只要你有這本事。」

朱大授便不再多言，走向場中，道：「呂少俠，老夫替丐帮史帮主與三義莊接下你了。」

呂正川訕訕地叫了一聲道：「大叔……你……」

呂母截口說道：「正川，朱大俠看得起你，下場去替爲娘向他討一枚手指頭回來。」

母親今天怎麼樣了？好像變得不是她本人了，呂正川手足無措的叫了一聲：「娘……孩兒，不能這樣做啊！」

呂母沉聲道：「正川，你現在不相信爲娘了。」

呂正川猛然一震，忖道：「母親不是無情無義之人，更不是無理取鬧之人，莫非其中另有用意？……」念動之下，向着母親望去，母親的目光沒有迴避，正自對望過來，像往常一樣充滿了堅毅沉着的神彩。

呂正川深知母親的個性爲人，母子目光一觸之下，呂正川對母親的信心又恢復了，知道母親此舉必有深意，於是點頭走向場中，向朱大授一抱拳道：「正川母命難違，請大叔海涵。」

朱大授也沒有帶劍，但三莊主已把一把寶劍送了過來，朱大授一領長劍道：「你出劍吧！」

呂母忽然又喝聲，道：「正川，劍不過三，三劍之內爲娘要見到朱大俠的手指落地。」

朱大緩是當今武林中的第一劍道高手，可說劍下沒有十招以上的對手，呂母的話，眞狂得叫人笑掉大牙。

可是，當塲沒有任何一人發笑，大家的心情都是一沉，背心上都冒出了一股冷意。

大家不是對朱大授沒有信心，而是被呂母的語氣，動搖了對朱大授的信心。

同時，剛才呂正川對付丐帮長老古義的幾招，也實在叫人頭皮發痲。

呂正川心中目中意念中只有母親，這種意念一經肯定，他的神態也是一肅，神色湛然，抱劍道：「大叔，晚輩要你一隻小指，請小心了。」

朱大緩可是用劍的行家中的行家，見了呂正川的神態，駭然大驚，忖道：「這是不可能的，難道他已從『七步天』中達到了「無恨天」之境？……」

一念未了，呂正川又道：「大叔，晚輩出手了。」他見朱大授神思不屬，犯了武家大忌，因此又叫了一聲。

朱大授暗嘆一聲：「老夫已經輸了。」隨之一凝神，道：「請！」單劍一立，使出了「頂天立地」的架式。

呂正川便不再說話，揮手間，劍光繞體而起，人也圈着朱大授而轉。看來像是在自轉養勢。

朱大授凝神注目以待。

沒有人看見呂正川出手攻擊朱大授，朱大授也沒有看清呂正川是如何出手的，但覺一道冷風掠身而過，左手小指一凉，呂正川繞身劍光一斂，人已欠身道：「晚輩請罪！」

朱大授的一節小指居然掉到了地上，大家一怔，朱大授却是長長嘆了一口氣，把手中寶劍擲向地上，悽然向丐帮帮主與三義莊三位莊主一抱拳道：「朱某慚愧，不能爲各位分憂，請各位今後忘了朱某這個人吧。」話聲一落，猛然一頓脚，轉身向外走去。

呂母身形一晃，後發先至，橫身阻去朱大授去路，冷笑一聲道：「你想就此一走了之麼？沒有那麼容易！」

朱大授雙目猛然一瞪，道：「夫人，殺人不過頭點地，你待怎的？」

呂母理直氣壯地道：「要你一隻小指，只是薄懲你的不信不義。」

朱大授怒極而狂笑道：「哈！哈！哈哈！哈！老夫別無所長，但自信不是不信之人……。」

呂母喝聲道：「住口，你是有信之人，爲什麼還有一個約會你始終未赴？」

朱大授一楞道：「什麼約會？」他眞的整個的忘了。

呂母掩面而號道：「你忘了，你眞的忘了，你眞的忘了，好一個漫長的十八年啊！……」

「十八年」三個字，像是一條紅熱的鐵鍊，猛然抽落在朱大授心坎上，朱大授全身一震之下，神色大變，顫聲指着呂母道：「你……你……你……」

呂母忽然堅强的止住悲傷之情，一抹臉恢復本來面目，道：「你想不到，我還能活到十八年後的今天吧！」

朱大授如驚似喜的大叫一聲道：「萍妹，萍妹，你想得我好苦啊！」

呂母冷笑一聲，道：「你是想得好苦，但你却連影子都記不起來了。」

朱大授面對呂母冷漠的態度，奔放的情懷爲之一蟄，凄然低頭道：「是！我對不起你。」

呂母悻悻的道：「好輕鬆的一聲對不起……」接着聲音一揚，高聲地道：「你可知道，今日的一切殺孽都因你的不信不義而起！」

朱大授悚然一驚，說道：「什麼都是我……。」

呂母恨恨的道：「都是你！」忽然身形一轉，拔地而起，飛掠而去。

呂正川大叫一聲：「娘！……」就待追身而去……

朱大授急口叫住呂正川道：「正川，老夫有話問你，請留步。」

呂正川雖然不放心母親，却深知母親這多年來的修爲，對於自己的情緒控制，已到爐火純青之境，事實上稍一冷靜，便會恢復正常，倒是朱大授這傳劍之恩，令他不能拂袖而去，長長的嘆了一口氣，停下身形道：「大叔，有何吩咐？」

朱大授搖頭嘆了一口氣，轉向華大莊主道：「華兄，貴莊可有密室？」

大莊主華大剛迎向朱大授道：「有，朱大俠請。」

呂正川一揮手道：「朗朗乾坤，昭昭日月，不用密室了。」

小小年紀，好磅礴的氣勢，好廣闊的胸襟。

朱大授神目猛睜，望了呂正川一陣，神情是一片穆肅。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也是一震，肅然道：「少俠所言甚是，請復座，愚兄弟等失陪片刻。」一揮手，斥退了所有三義莊之人，接着他們三人一抱拳，也就要退了出去……。

他們對正川有了改觀的敬意，但是人家行爲坦蕩，自己兄弟更不能沒有氣度，他們之退下去，是自尊自重的必然措施。

呂正川微微一笑道：「三位莊主與丐帮史帮主和二位長老請莫廻避，晚輩正有事陳明請教。」

丐帮帮主史敬忠一揮手，他帶來的其他六人也退出去了。

敝敝的大廳，現在就只剩他們八個人了。

丐帮帮主史敬忠也帶着含笑的敬意，向呂正川抱拳道：「敝帮失敬。」

呂正川欠身道：「晚輩不敢當，失禮之處尙請帮主海涵。」

大家一客氣，戾氣盡除，現場是一片祥和之色。

大家隨意而坐，呂正川坐在朱大授一旁，呂正川先輕聲向朱大授道：「大叔，您的話容後再談如何？」

朱大授道：「正川，你剛才說得好，事無不可對人言，老夫的話，二三句就可交待清楚了，剛才聽令堂之言，老夫頗有失德之處，還是由老夫先交代清楚，也許對你以後的談話頗有帮助。」

呂正川點點頭道：「大叔所見甚是，請。」

朱大授目光一轉，瞧過座中所有的人，然後一嘆，緩緩的道：「正川，十八年前，老夫與令堂原是知交摯友，曾相約於是年八月十五日相會於湘妃祠，然後前往晉見家師，不料赴約途中，老夫中人暗算，受了毒傷，臥病三年，始得痊癒，重現江湖，可是這時，令堂已經在江湖上完全消失，老夫苦訪數年，杳無音訊，而老夫自己也精神委靡，瀕臨崩潰，後來，幸得遇到一位高僧指點『忘我消愁』之術，老夫是以初見令堂之際，一時想不起來了，老夫……老夫，實在是對不起令堂。」

呂正川微微一嘆道：「家母要了大叔您一隻小指，其恨已消，大叔，就不要再放在心上了。」

朱大授話題一轉，訕訕的道：「令堂……令堂，她這些年來……。」他有很多話想問，可是話到口邊，他又訥訥難以出口了。

呂正川望着朱大授一臉愧疚之色，長聲一嘆，道：「大叔，您的失約，給家母帶來了奇慘的命運。」

話聲一頓，目中精光陡射，又向座上其他六人臉上一定，然後肅然道：「家母遭到七人輪姦的奇恥大辱！」一字一頓，也一字一滴血，由於他音節鏘然，一股昂揚高拔之氣，照着大家肅然相對，沒有一個人對他稍有冷齒輕視之意。

朱大授雙目猛睜，大吼一聲，道：「有這種事，我的天呀！」

丐帮帮主史敬忠，丐帮二老，三義莊三位莊主莫不愕然相對，悚然動容。

呂正川再一昂頭，道：「家母忍辱含恨至今，目的只有一個，她要製造一個時機，將此人神共憤的慘事，公諸大家之前，爲天下身受其辱而不敢口發一言的被害者，一洩心中怨氣，並向天下大衆要一個公道。」

當前天下大衆心態固然是恨極了淫惡之徒，但對被害者的女性却沒有合理的慰藉，常以一種奇怪的態度對待被害者，因此，被害者的創傷，永遠得不到平復的一天，也永遠陷入了痛苦深淵，因此，造成了被害者永遠的不幸，這也就是對被害者的不公道。

呂正川的話，聽得大家都低下了頭，顯然，大家過去都沒有注意到被害者永遠洗刷不去的恥辱，永遠跳不出的深淵。

呂正川的話說完了，但是大廳之中却沒有半點聲音，大家的呼吸好像都被凝住了……。

很久，很久……三義莊華大剛先吁了一口氣，大聲凜然道：「呂夫人志行高潔，令人敬佩，老二，老三，我們誓爲呂夫人呂少俠後盾。」

丐帮帮主史敬忠一睜雙目道：「令堂的要求，本帮主爲本帮答應了。」話不多，但正是重點。

呂正川欠身道：「多謝帮主高義。」

丐帮帮主史敬忠忽然雙眉一結道：「請問少俠，敝帮那萬長老可是其中七人之一？」

呂正川道：「貴帮萬長老身犯萬惡淫行，但不是其中七人之一。」

丐帮帮主史敬忠長吁了一口氣道：「萬長老罪該萬死，幸好沒侵犯令堂，否則敝帮在江湖上將無地自容了。」

朱大授道：「正川，那七人是些什麼人？」

呂正川爲難的一頓道：「這……。」

朱大授道：「令堂即將以最大的勇氣，最大的自我犧牲，將此事明告天下，爲被害婦女爭取公道，正川，你就先說出來，又有何妨？」

接着三義莊三莊主陳希謀也道：「此事出君子之口，入我等七人之耳，我等七人如走洩片語……」看來他是要表明態度立誓取信了。

呂正川搖手截口道：「陳前輩言重了，晚輩直言就是……」

目光轉到朱大授面上，低沉的道：「說起那七人，都是大叔你的朋友。」

朱大授怒目一翻激動地道：「說，那七人是誰？老夫非親手將他們置於死地不可！」

呂正川正色道：「不，這是我們母子的事，誰也不能動他們。」

朱大授一怔，歉然道：「是，誰也不能動他們，老夫一時憤激失言了。」

朱大授號稱天下第一劍，可不是只知打打殺殺，任性行事的人，馬上又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緒。

呂正川緩緩的道：「那七人當年的姓名是：「趙振宇，洪蒼龍，廖九洲，郭永威，尤志遠，吳一村，邱世榮。」

朱大授「啊」了一聲，道：「原來是他們呀！怪不得他們起初是疏遠老夫，後來就再不與老夫見面了。」

丐帮帮主史敬忠道：「少俠可找到他們的踪跡？」

呂正川道：「晚輩之有請貴帮莫追踪晚輩母子，便是爲要找尋他們之故。」

丐帮帮主史敬忠轉頭向古義，嚴詞道：「古長老，傳本座之命，盡全帮之力，替呂少俠搜覓那七位淫徒下落具報，此事並由你完全負責。」

古長老欠身道：「屬下領命。」

「你這就去辦吧。」丐帮帮主史敬忠可是一個義薄雲天之人，說做就做，他却不甘後人。

古長老接着向大家一抱拳：「老化子告退了。」轉身欲行之際。

半空之中忽然飛落一人，叫道：「有我徐某在，老化子你就省省心吧。」捕風捉影徐天來終於現身出來。

在場之人誰不認識捕風捉影徐天來，齊皆抱拳，說道：「徐大俠來得正好，正可……。」

捕風捉影徐天來笑着接口道：「我捕風捉影徐某人要現在才插手進來，也就不是捕風捉影徐天來。」

丐帮帮主史敬忠哈哈一笑，道：「原來是你從中攪鬼呀？怪道本帮弟子就是找不到呂少俠母子。」

呂正川上前一步道：「蓉妹呢？」

「她隨令堂走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回頭又笑向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道：「華大莊主，你向來好客，素有桌上酒不空之美譽，怎麼，現在小氣了啦？還是家道中落，窮得只能以茶代酒？」

華大剛哈哈大笑道：「敝莊美酒是留待前輩享用的，現在前輩現身了，自當竭誠奉獻，老三，備酒去，免得徐前輩說出叫人更紅臉的話來。」

這個時候，就該有人笑一笑，不然太過嚴肅的空氣，會把人鼈死的。

酒菜擺好，捕風捉影端起酒杯，正要送入口中時，朱大授忽然伸手按住捕風捉影徐天來手中酒杯道：「前輩，你這就不是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怔道：「朱大俠，你這是……」

朱大授正色道：「前輩，您既然知道呂夫人的下落，爲什麼連晚輩也不賜告一聲，前輩您說該也不該？」

捕風捉影徐天來莞爾笑道：「你可把老夫嚇了一跳，誰說老夫早就知道呂夫人的下落？」

朱大授道：「你難道不知道？照說，您也不會找不到她的下落呀！」

捕風捉影徐天來一嘆道：「老夫要找別人容易，要找這丫頭可不容易啊！就因爲老夫與她太熟了，她也知道老夫太清楚了，因此她也有了一套防範老夫追踪之法，是以老夫找昏了頭也沒找到她。」

朱大授一嘆道：「那是晚輩錯怪老前輩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同情的拍拍朱大授肩膀道：「往者已已，來者可追，咱們好好協助他們吧。」說着，徐天來的眼睛也紅起來了。

倒是呂正川不願因爲自己母子之故，使大家心中耿耿，打起笑臉道：「徐爺爺，您可是找到那七人的下落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點點頭，呂正川道：「你爲什麼沒告訴我們？」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你娘的脾氣，你還不知道。」

呂正川道：「我娘的脾氣已不是當年的脾氣了。」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十幾年來的積恨，只怕你娘會按捺不住。」

呂正川道：「徐爺爺，娘的心意不是已經說得很明白了麼？她怎會控制不住自己呢？」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因爲你娘的那辦法可能無法收效。」

朱大授道：「呂夫人準備用什麼辦法對付他們？」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小萍的原定計劃是準備在他們全家大小身上暗下奇毒，然後，設下鴻門之宴，强迫他們到會，當衆宣佈他們惡行，使他們身敗名裂，無地自容。」

朱大授微微一皺雙眉道：「一家人子女何辜，在他們身上下毒……」

呂正川截口道：「關於這一點，家母另有補救之策，就是一當元凶赴約，立即解去他家中人之毒，不罪妻孥，對其家中之人，不過是一場虛驚而已。」

朱大緩點頭道：「能有此週詳顧慮，倒也說得過去，徐前輩，此策不算難行的呀。」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本來此策應是可行，但其中却有二人搖身一變，成了朝廷命官，一位當上了道台，一位當上了府台，對這兩位朝廷命官，就很難照計劃對付了。」

呂正川說道：「家母不惜抛頭露面，揭發他們的罪行，主要目的就是替天下受辱婦女請命，以正視聽，並爲後世惡徒示懲，如果不能公鳴於世，家母的苦心就白費了。」

朱大授說道：「這個難題終需解決，且請前輩見告，這兩人是誰，現在任官何處？」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這兩人都是湖北府道，尤志遠現在改名叫尤錦堂，吳一村現在改名叫吳世昌。」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一笑道：「原來是他們這兩個貪官呀！在下知道他們。」

朱大授道：「其他五人想必也是改了姓名？」

捕風捉影徐天來點頭道：「不錯，他們都改了姓名，而且連容貌都找人改了，不過老夫還是把他們找到了。」

話聲頓了一頓，望了望呂正川，又吞吞吐吐的道：「不過老夫有點懷疑正川你娘的話……。」

呂正川微現不悅之色道：「我娘不是說謊的人，有什麼可懷疑的？」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老夫知道你娘不會說謊，可是你娘當時的情形，很可能昏死過去，一個意志昏迷的人，他的回憶可能就有出入。」

朱大授道：「前輩，你的調查，天下無雙，既有所見，必有所本，請先說結果吧。」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他們七人之中，其中有二人，目前都是人人樂道的大善人。」

呂正川冷笑一聲，道：「掩人耳目，欺世盜名。」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不，他們是眞的在悔過贖罪。」

朱大授道：「那二人是誰？」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一個就是郭永威，現在改名叫郭儀：另一個就是邱世榮，如今他改名叫丘過，郭儀住在岳陽，丘過住在江陵，他們暗中互相還有來往。」

呂正川說道：「悔過贖罪，並不能免罪。」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據老夫查證，他們兩人只是在場並未採取實際行動。」

呂正川一皺雙眉道：「有這種事？」

捕風捉影徐天來道：「而事實上令堂當時確然昏死過去了，對當時情形只是追憶，並不是清清楚楚的瞭解整個經過，所以與實實在在的事實有了出入。」

呂正川低吟着道：「既有此事，我們一定要查個明白。」

朱大授道：「好，郭儀與丘過兩人的事，就由你們母子自己去調查明白……」

呂正川點了點頭道：「大叔，你的意思是……？」

朱大授道：「我們分工合作，相互帮令堂達成心願，老夫負責對付鐵腕金鷹楊家卓和尤吳三位官家中人。」

呂正川忍不住問道：「你怎樣對付他們呢？」

朱大授道：「老夫有老夫的辦法，這個你就不要過問了，包你六個月之內，老夫要叫尤、吳二人削職還鄉，以遂令堂之願就是。」

丐帮帮主史敬忠接口道：「那麼約請公證人，監視他們的行動，我化子帮承包了。」

三義莊大莊主華大剛嚷道：「你們總得留點事情給我三義莊盡盡心意吧。」

朱大授道：「佈置場地，招待賓客，要花銀子的事，就留給貴莊好了。」

華大剛笑道：「敝莊得附驥尾，榮幸之至，少俠，將來的會場可有腹案？」

呂正川道：「地點決定在洞庭君山，其他細節得臨時再議了。」

華大剛道：「好，敝莊隨時待命，聽候知會。」

呂正川想不到三言兩語，把一件極難進行的事情，分派得妥妥當當，心中大是感動，肅然向大家一禮，道：「多謝各位前輩高義，晚輩敬向多位致謝！」

憑呂正川今日劍道上的成就，簡直就是江湖上呼風喚雨的人物，小小年紀，一點不驕傲，這份謙虛有禮，就叫人拋頭顱、洒熱血也是心甘情願。

丐帮帮主史敬忠哈哈一笑，說道：「略表寸心，何謝之有？尚長老，咱們告辭了。」

朱大授也起身道：「正川，切記，不可性急，一定要等老夫的信息而後行動，你們也快回去吧。」說完一抱拳也走了。

呂正川與捕風捉影徐天來也別了三義莊，找到了呂夫人。

呂夫人倒不是只知執着而不通事情的人，一經呂正川分說，便採納了呂正川的意見，先去調查郭儀的眞僞。

岳陽郭大善人遠近知名，平日修橋補路，濟窮救急。從不後人，更在岳陽大街上設了一處粥站，派有專人經管，長年施粥不息，因此岳陽附近，絕對沒有餓死的人，最最沒有辦法的時候，到粥站去喝兩碗粥，也可把生命延續下來。

這天粥站前面來了一個老太婆，帶着一男一女兩個面無血色的半大孩子，滿身泥灰，顯得又餓又累的樣子，每人一口氣喝了三碗粥，那老太婆才招招手，叫過一位工作人員，問道：「喂，你們施粥的主人叫什麼名字？」說話的語氣，也沒有多少禮貌。

好在這裏的工作人員都經過特別吩咐，知道窮人的脾氣，反正是做好事，又何必與他計較這些，所以那工作人員，和顏悅色的道：「我家員外姓郭，單名一個『儀』字。」

那老太婆點了一點頭道：「這就是了，他住在那裏？」

那工作人員道：「不遠，就順着這條大街走，出城門半里路，靠着湖邊，有一座大莊子，那就是我們主人的郭莊了。」

那老太婆搖了搖頭道：「老身累了，走不動了，你們替老身叫輛車吧。」

這副架子，那裏像是逃荒的人，那工作人員可皺起了眉頭，方一搖頭，乾笑得半聲，便有一位年約四十多歲的人走過來，向那工作人員一揮手道：「小狗子，你去忙別的事，這位老夫人由我來接待。」

那人向那老太婆含笑道：「老夫人要到敝莊去見我們員外？」

那老太婆冷冷的道：「你既然知道，何必多此一問？」

那人好脾性，一笑道：「是，在下替夫人備車了。」

碰了這種人，想找麻煩也找不起來，那老太婆帶着二個大孩子在車聲隆隆中到了郭莊。

郭莊當然早就得到了消息，知道來了一個要找麻煩的老太婆，都用奇怪的目光迎着他們。

車子穿莊而入，直到達屋前面，才停了下來。一抬頭，只見走過了一位身穿粗布衣服的半百老人走了過來相攙那老太婆下車，然後欠身請老太婆進入大廳就坐。

老太婆落坐之後，一揚頭，不客氣的道：「還不把你們員外叫出來？」

不料那人含笑道：「不才就是郭儀，不知老夫人有何見教？」

老太婆一怔之下，擧着老花眼上上下下的打量了郭儀一陣，點頭道：「不錯，你就是郭儀。」聽他的語氣，像是早就認識他了。

郭儀一皺眉頭，想破了頭也想不起這老太婆是何許人，也不知該怎樣問她下一句話了。

那老太婆打了一個呵欠道：「老身累了，有話明天再說吧。」

郭儀連聲應「是」，送老太婆等三人住進了一間獨院，然後，又叫人送了些飲食進來。

郭莊沒有什麼夜生活，初更時分，全莊的燈火就熄了，全莊靜靜的，倒眞是安份良民的樣子。

那老太婆當然就是呂母，另外一男一女，也就是呂正川和楊蓉蓉了。

初更時分，呂母帶着呂正川和楊蓉蓉飛身出了獨院，向全莊搜了一遍，發現莊中並沒有護莊的武師，只有幾條普通家犬示警防小偷，所以，任由他們長驅直入，毫無阻碍。

全莊沒有陳設特別好的房子，郭儀的日常生活倒是樸實得很，在這種無可選擇的情形之下，去找尋郭儀的住處，倒是很費思量的事。

找遍了每一間上房，也沒找出郭儀的臥室，找到後院却發現院子裏有一條孤零零的人影，仰首望着暗茫茫的天空。

其實，這時天上沒有星，也沒有月，雖然不到伸手不見五指的程度，也絕對看不出什麼名堂來。

可是那條人影仰着頭，就像釘在地上一樣，一動也不動一下。

三人輕身到了他身後不遠之後，楊蓉還故意弄出些聲音，那人却是一無所覺，動也不動。

那人痴痴的站了很久，接着發出一聲長嘆，拖着重濁的步子向樹蔭中走去。

呂正川輕聲道：「他是郭儀！」

呂母一揮手，緊步跟了上去。

穿過樹叢，後面又有一座小院子，郭儀推開院門走了進去。敢情他是住在這座小院子裏。

老少三人越牆而入。

這座院落不大，小小的三開間，中間是一間廳堂，左邊是一間睡房，右邊一間門上上了鎖。——這間房子有點古怪。

郭儀不進自己臥房，却開鎖進了那間古怪的房間。

不久，房內亮起了燈光，呂母從虛掩着的門縫中向裏望去。

只見房內空空的只有一張香案，油燈就在香案上，閃爍的火苗照在香案上的一塊牌子上。那塊牌子也很古怪，像是神位牌子，但上面又沒有半個字，不知供的是什麼神聖，牌子前面有一只香爐，香爐中香烟繚裊，把那塊牌子都薰得焦黃了。

但見郭儀朝着香案跪了下去，叩了三個响頭，然後，口中喃喃地道：「呂姑娘，我實在是個儒夫，眼看着你被人糟蹋，而不能一伸援手，實在該打！」說着，牢牢在自己臉上打了三個耳光。

然後，站起身來，一回頭，他看到了呂母，不由得雙目一瞪，驚叫了一聲：「你是什麼人？」

呂母已經恢復了本來面目，只因郭儀自己的身子擋住了光綫，一時之間，沒看出呂夫人來。

呂夫人冷冷的道：「呂萍。」

郭儀震驚了一下，忽然冷靜了下來，訕訕的道：「你沒死？」

呂夫人道：「我一向就是一個很堅强的人，怎會隨便死去？」

接着又輕喝一聲道：「進來，仔細查查他的眞僞。」兩條人影一閃而入，仔細檢視起來。

舍房內的陳設沒有一件新東西，連天花板上都結了一層黃黃的烟垢。

呂正川向呂母使了一個眼色，呂母轉身走出外廳坐下，郭儀隨身而出，忽然向呂夫人身前一跪道：「呂姑娘，郭儀認罪領死！」

呂夫人冷冷的道：「你有什麼罪？」

郭儀說道：「郭某眼見姑娘身受大辱，當時却不能挺身相救，無義無勇，慚愧爲人……。」

呂夫人道：「你是說，你當年沒有侮辱老身？」

郭儀道：「當年姑娘昏死過去，也許有所不知，其實侮辱姑娘的只有五人，另有邱世榮一人與在下一樣，當時都是敢怒不敢言，做了天下第一儒夫，至今引爲終身之恨，在下爲求心安贖罪，早就自己把自己一身武功廢了，可是此心耿耿，永世難安，今天能死在姑娘手中，郭某了無遺憾，請姑娘下手吧。」

呂夫人長嘆一聲，道：「郭兄，你當日不能救我，情有可原，老身豈能怪你？正兒，扶你郭大叔起來。」

郭儀大感意外的愕然道：「姑娘，您……您……。」

呂正川已伸手扶起郭儀，接口道：「家母不是胸心狹小的婦人，郭大叔請坐下，好說話。」

郭儀雙目之中淚如泉湧，嗚咽着叫了一聲：「呂姑娘……」就再也說不出半個字了。

時光過得眞快，一眨眼就過去了五六個月！

果然，道台吳世昌，府台尤錦堂各因案削職還籍，永不錄用。

他們兩人這些年來官場得意，早把當年那件傷天害理的事忘得乾乾淨淨，他們兩人早年是同惡相濟，當官之後，又互通聲氣，現在倒好，兩人同時下了台，正好一路衣錦還鄉。

江湖人物向來就不與官府中人打交道，是以誰也想不到江湖人物會搖身一變，成了官府人物。

他們自己也忘了是江湖人物，回鄉途中，向大通鏢局請了總鏢頭蔡百勝領着十八位鏢師保護南下，回衡山老家。

那知剛踏入三湘境內，便遇見了一批蒙面大盜，把他們一生搜括而來的金銀珠寶，刦得一乾二淨。

哥兒倆當然不甘心就此認命，何況在未當官之前，他們兩人在江湖道上就是响噹噹的脚色，這時處境喚起了他們對自己的認識。

哥兒倆一瞪眼，一拍桌子道：「瞎了眼的東西，咱們回到道上去，非把他們揪出來不可。」

命人把家小送走，哥兒倆可就恢復了江湖人的本色，用江湖方法追查起來。

這天，他們追查到姑姑橋，正在打尖用飯的時候，只見隨後進來三個漢子，那是二少一老，老者年約五十多歲，少者三十左右，那三人叫了酒菜，就在他們隣桌吃用。

無意中只聽其中一位少者叫了一聲，道：「丘爺，咱們這次……。」

一語未了，只聽那老者一擺手，輕聲喝道：「廢話少說，快用飯！」

那聲音，那神態，在尤錦堂吳世昌腦中似乎喚醒了些什麼，兩人不約而同的一震，四目相交，同時一點頭，表示兩人的想法都一樣。

再一點頭，尤錦堂便起身走到那老者桌前，抱拳一禮道：「在下尤志遠……」

那老者果然大吃一驚，愕然道：「你是老五？」

尤錦堂笑道：「算小兄沒看錯，你果然是老七了，你看，那位是誰？」

順着望去，吳世昌已走了過來，接口道：「我是老六。」

丘過大喜讓座，請他們坐下之後，接着替他們介紹那三個年輕人道：「快快見過五爺六爺，和令師都有過命的交情。」

後來那二個年輕人的師父就是趙震天，他們是同胞親兄弟，老大叫胡應龍，老二叫胡一虎！

丘過接着問道：「五哥六哥，這些年來，你們的消息全無，到底到那裏發財去了？」

尤錦堂微微一笑道：「當官。」

丘過一怔道：「當官？」

吳世昌道：「可是現在垮了！」

丘過指着他們怪聲怪調的道：「難道你們就是剛下任的兩位大官？」

尤錦堂點頭一笑道：「你說對了。」

丘過一拍大腿道：「糟了！」

吳世昌接口道：「什麼糟了？」

丘過先沒答話，却向胡應龍胡一虎兩人一揮手道：「快回去告訴你們師父，就說事情有變，等老夫陪你們五叔六叔回來再說。」

胡應龍胡一虎兩人應聲急行而去。

丘過這才搖頭一嘆道：「咱們大水冲倒了龍王廟啦。」

吳世昌一喜道：「你是說，那是你們幹的？」

尤錦堂道：「老七，你們怎麼落得向道上開扒了？」

丘過輕嘆一聲道：「日子不好過呀，反正已經改名換姓，也就不必再計較過去的虛名了，五哥，六哥，你們也太不對了，兄弟們平時都有個聯繫，就只你們兩位，當了官就把兄弟們忘了，否則，也就不會鬧出這次笑話來了。」

埋是埋怨，但口氣中給了尤吳二人無比的希望，尤錦堂大喜道：「趙老大在那裏？請帶我們去見他去。」

丘過道：「趙老大的地方請恕小弟不能說，同時也不能馬上帶你前去見他。」

吳世昌不悅地道：「爲什麼？」

丘過道：「等老大的回話。」

吳世昌氣惱地道：「老七，咱們可不是外人。」

尤錦堂笑道：「不要爲難老七，我們等就等吧，老七，大約要等多少時候？」

丘過道：「不會太久，天黑時分，也就差不多了，咱們兄弟好久不見，小弟敬你們兩位一杯。」

丘過笑臉相迎，尤吳兩位心急也是沒用，只有喝酒吧：

好不容易天色漸漸暗了下來，果然來了一人，直趨丘過面前，遞給丘過一張條子，條子上簡單的寫着「鐵樹莊」三字。

尤錦堂一怔道：「鐵樹莊？沒聽說過呀。」

丘過道：「兩位敢不敢去？」

吳世昌一笑道：「伸頭一刀，縮頭也是一刀，去就去。」

丘過領着他們去到河邊，上了一艘快艇，快艇是準備好了的，三人一上艇，不待吩咐，操舟手長槳一落，快艇便飛也似的沒入夜暗之中了。

快艇速度奇快，但也足足急駛了一整夜，曙光初現時，他們靠岸到了地頭。

尤錦堂一望四周情景，驚叫一聲，道：「這裏不是洞庭君山麼？」

丘過笑道：「不錯，這裏就是君山，請吧。」

吳世昌心中一動道：「洞庭一君不就是往在君山麼？」

丘過點頭道：「我們這就是去洞庭一君的『水天山莊』。」

尤錦堂停下脚步道：「老七，你得把話說個明白。」

丘過一笑道：「五哥，別緊張，你可知道趙老大現在就是『水天山莊』的大總管。洞庭一君對我們趙老大可信任得很，所以趙老大把兄弟們都招來了，就只少了五哥六哥你們兩位，哥們到齊了，以後的事情就更好做了。」

吳世昌恍然而悟地道：「老大別有宏圖？」

丘過點點頭道：「放心了吧。」

丘過沒有把他們一直帶進「水天山莊」，先把他們放置在莊外一家農戶之內，告訴他們道：「你們二人初來，進莊不便，先在這裏住一二天，待趙老大替你們補上名字之後，就可住到莊內去了。」

尤錦堂道：「我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趙老大？」

丘過道：「這個，小弟不能回答，小弟這就去找趙老大，馬上就回來……」很快的離開了他們。

丘過這一離開他們，可就沒有了下文，等到天黑，還不見丘過的影子。

這家農戶之中有一個老農夫和一個老農婦在家，聽說他們有二個兒子，因爲這幾天莊中忙，那二個兒子到莊中帮忙去了，只留下兩老口子在家，對尤錦堂與吳世昌的吃喝倒是招待得很周到。

第二天中午過後，丘過才匆匆趕來：「老大公私交迫，實在忙不開，不能來見你們，但他已替你們補了二名護院，這是腰牌，你們先帶上，隨小弟進莊去吧。」

尤錦堂與吳世昌二人雖然心神不定的等了一晚，現在可以安然進莊了，也就寬心大放，隨着丘過向莊內走去。

莊內好熱鬧啊，莊前廣場上還搭了一個彩台，據丘過的說明，今天正是洞庭一君的七十大壽，所以莊中不但熱鬧，而且各大門派各方英豪，都有祝壽之人來到。

尤錦堂與吳世昌進入「水天山莊」之後，丘過帶着他們來到後院一座院莊之內，道：「趙老大就在院內，五哥六哥你們請自己過去吧，小弟要辨別的事去了。」

尤錦堂與吳世跨昌步走入院內，便有一位少年人迎上問道：「兩位可是尤大叔與吳大叔？」

尤錦堂一點頭，那少年人便領着他們向屋內走去。

當他們一脚跨入屋，身後的大門就被關上了，兩人微覺納悶，但目光所及之處，只見廳中已有三個愁眉苦臉之人在座。

他們一看，那三人却正是當年的老大現在改了名的趙震天和改了名的老二洪波，老三廖五湖。

尤錦堂與吳世昌見了他們那樣子，實在不像什麼總管，心中有了異樣的感覺，但還是向前抱拳道：「大哥，小弟和老六來了。」

趙老大道：「我想你們也該來了。」

吳世昌道：「老大，你眞是這裏的總管麼？」他却忍不住，把心裏的話，都問出來了。

趙老大道：「誰說我是這裏總管？」

尤錦堂道：「老七說的呀。」

趙老大冷笑一聲道：「見你們的鬼，你老大再落魄倒霉也不是人下之人。」

吳世昌道：「那你們是怎樣來的？」

趙老大道：「還不是上了老七的當，被他騙來的。」

尤錦堂一震道：「糟了，那我們也定是上了老七的當。」

吳世昌雙手一攤道：「完了，完了，這樣說來，我們一生積蓄也不是老大你刦去了。」

趙老大也是一驚道：「什麼？老七說我刦了你們的財物，放他的狗屁，我趙老大是這種人麼？」

尤錦堂問道：「老大，你來了有多久了？」

趙老大道：「大約有七八天了。」

吳世昌道：「我們的財物是三天前被刦去的，那更證明不是你老大了，好小子，饒不得他，老五，我們找他算帳去。」

尤錦堂也是想起來就生氣，應聲道：「好，我們這就去找他……。」

趙老大揮了一揮手道：「算了，省省力氣吧，你們來了，就別想走出大門一步了。」

吳世昌道：「大哥，你是說我們走不出去了？」

趙老大道：「要去得了，你趙老大會待在這裏七八天麼？」

尤錦堂道：「小弟有點不相信。」他口中說着不相信，人也去到門前，伸手一拉大門，大門是被拉開了，而他也被門外發來的一股無形勁力撞得倒飛了回來，同時，一個立脚不穩，跌了個四脚朝天。

大門又緩緩的被帶上了。

尤錦堂從地上站起來，道：「老大，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趙老大道：「天知道。」

吳世昌道：「洞庭一君名動武林，不會無的放矢，只怕有點不妙。」

趙老大道：「咱們從來沒有和他結過樑子。」

洪一波道：「而且這十幾年來，暗中也絕少幹壞事，他就算要管閒事，也管不到我們頭上來。」

廖五湖輕輕啊了一聲道：「莫非是十八年前那檔子事發了？」

趙老大哈哈一笑道：「別神經了，這種事情，就是呂萍沒有死，也說不出口來，何況事隔十八年，還會有誰知道？」

廖五湖道：「那你想想，會有什麼原因，叫他把我們騙來。」

趙老大說：「何必多想，船到橋頭自然直，咱們喝酒吧。」洞庭一君雖然把他們留在這裏，酒肉供應倒是絲毫不缺，能吃喝多少，就有多少。

趙老大剛拿起酒杯乾得一杯酒，大門被一推而開，走進來一人，抱了一抱拳道：「家主人有請五位大俠。」

莊前廣場上擺滿了酒席，他五人佔了一席，而且還是絕好的席位，正對彩台下面第一排第五席，彩台上如果有戲的話，他們的位子可是妙極了。

酒過三巡，彩台上忽然出現了九個人，一字排開的坐在彩台之上，只聽有人一個一個的指認道：「武當掌門人大方眞人，少林掌門人一指禪師，衡山掌門人鐵釗先生，華山掌門人乾坤一決衞子青，丐帮帮主史敬忠，洞庭一君袁秋嵐，萬山一鶴司馬長青，龍光劍客朱大援……另外那婦道人家是什麼人呀？怎麼也和各大掌門人及當今極有聲望的大豪坐在一起呀。」

那婦道人家，年約五十歲左右，看似四十許人，容貌姣好，臉上却是罩着一層寒霜，殺氣直上雙眉。

趙老大看到那婦人時，驚叫一聲，道：「你們看，那不是呂萍？」

「不錯，那正是呂萍，趙老大，呂姑娘有請你們五位。」忽然有人接上話了，而接話的人居然就是丘過。

趙老大怒喝一聲，道：「好呀！果然是你這小子從中攪鬼，老子先宰了你。」

火頭上，他可毫不攷慮當時環境，出手一掌，便向丘過當胸擊到……。

只是他的出手慢了一點，一把冷凉如水的寶劍落在他的手腕上，出劍的人，就是那少年人，他沒有望趙老大，也沒多說一個字，甚至壓在他手腕上的寶劍也沒有一點勁力。

趙老大不敢再吐掌力，目光一轉，只見身後至少站了有八個帶刀武士，顯然，任何腦筋都動不上了。

趙老大暗暗吸了一口氣，一挺胸道：「去就去，有什麼了不起，哼！」

他們五個人走到彩台之上，可就沒有了他們的坐位，只有站着的份兒。

呂萍忽然站來，走到他們面前，抱拳道：「請教五位尊姓大名。」

她明明知道我們的眞名實姓，爲什麼不一口叫出來？嘿！趙老大愣了一下，道：「老夫趙震天，他們是洪一波，廖五湖，尤錦堂，吳世昌，請教夫人如何稱呼？」要裝糊塗，那就大家裝吧。

呂夫人冷冷的道：「各位不認識老身了，我姓呂單名一個萍字，哼！各位過去的名字，只怕不是這個名字吧。」

吳世昌一笑道：「那夫人以爲我們是什麼名字？」

呂夫人冷笑一聲道：「你是吳一村，其他四人分別爲趙振宇，洪滄龍，廖九洲，尤志遠，你說是也不是？」

趙老大趙振宇哈哈一笑，說道：「夫人好强的記性，不錯，我們過去是用那個名字。」

呂夫人道：「各位還記得十八年前重九之日所做的一件傷天害理的壞事？」

趙振宇頭道：「老夫記不起了，夫人你提個醒吧。」這倒最好的反擊，絕沒有一個女孩子，能在這種場會上，說出自己丟人現眼的醜事。

可是，他看錯了，完全看錯了，呂夫人點頭道：「你們五人共同强暴了一個女孩子，是也不是？」

趙振宇道：「絕無此事，夫人不要胡說八道。」

呂夫人道：「男子漢，大丈夫，敢做敢當，怎麼，現在怕了？呸！沒種！」

趙振宇道：「玩個把女人，也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誰怕了？拿證據來。」

呂夫人冷然說道：「我就是證據，我就是當年的被害人，惡賊，你們承認不承認？」

趙振宇哈哈大笑道：「你眞是一個不要臉的女人，這種事情你還能說得出口，老夫五人承認了又何妨？這又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

呂夫人便不再答理趙振宇他們，身形移動，步向彩會之前，向台下抱拳爲禮，道：「末學呂萍請天下武林各路英雄共鑒，呂萍以一被害女子之身，今日不惜厚顏

無恥的將昔日一件醜事陳述於各位之前，雪恥除辱之事小，最大的目的，乃是以被害之身，替天下受辱的苦命女子向天下英雄之前投訴呼屈，並代表受辱的弱質女子一伸正義之劍，向淫惡之徒索債追魂。

他們五人就是淫惡者之代表，末學今日向他們討過公道，也不是末學個人之事，乃是天下受辱者的代表，有請各路英雄作證。」

話聲一落，接着回到趙振宇等五人面前肅然道：「呂萍當年個人學藝不精，為各位所乘，今日我呂萍當着天下英雄之前，給各位一個公平的決鬥，五位可以一齊出手，這次呂萍如果再為各位所敗，各位盡可揚長而去，再不會有任何人出手阻擋你們。各位請！」鏘的一聲，一道秋水般的銀光，脫鞘而去，當胸一抱，便靜立如山般了。

一股令人悚然心寒的壓力，逼得趙振宇再也笑不出來了，他惶恐的向其他四人望去，只見其他四人的臉色都是一片蒼白，了無血色。

接着只聽朱大援一旁發話道：「各位的慣用兵器，都已準備好在兵器架上了，請取用吧。」

趙振宇不發一言，默默的取了兵器。

其他四人也分別取了兵器。

全場一片穆肅，所有的目光都凝聚在他們身上。

趙振宇忽然覺得所有的目光，都成了一枝一枝的利箭，望得自己心底直發冷，他剛才那股強悍之勢，再也提聚不起來了，手中的兵器，也忽然重得像泰山般，極盡平生之力，也遞不出去了。

一聲長嘆，趙振宇大喝一聲道：「兄弟們，後悔莫及，咱們自己了斷了吧！」

「卜」的一聲，手中兵器一回，自己插進了自己的胸膛，趙振宇第一個仰身倒在彩台之上。

呂萍愕然一愣，只見他們一個個的把自己的兵器插進了自己的胸膛之內，倒在她腳前。

往事如烟，恨事如夢，呂萍虛脫地身子一軟……

忽然，伸過來一隻手，扶住她，道：「萍妹！如果你不自卑的話，請你答應小兄的請求。」

呂萍精神一振，正眼望着朱大援道：「小妹為什麼要自卑？」

眼睛對着眼睛，心意通着心意。

光明正大的行為，有什麼可自卑的？

（全文完）

離身飛打佔上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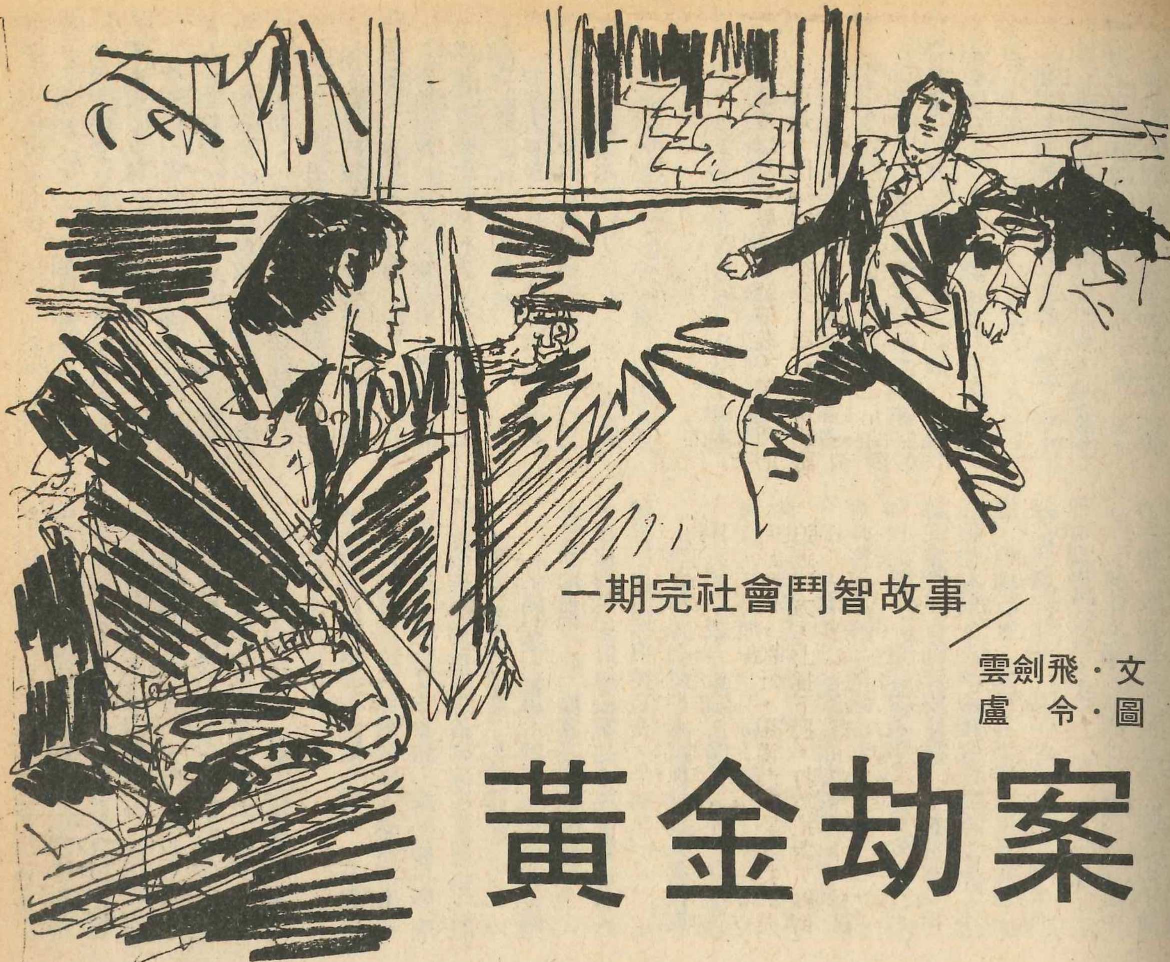
麥海雲

世事很奇，羅漢拳似乎到了孫玉峯手上，就無法開枝散葉，變成更大的門派，反而萎縮下來，現時本港仍有邵漢生師傅以及劉鳳屏女師傅教授羅漢門的，可是，門徒並非很多，跟蔡李佛或詠春派之類相較，相差很遠，是否這一個門派的功夫比較差呢？絕非如此，問題在這裏，羅漢門的招式似乎特別適應於北方搏鬥之用，南方很少人是如此打鬥的，故此，它就比較少人練習。

北方搏鬥跟南方有很大差別，南方的搏鬥往往在一兩招便即決定勝負，北方的拳師却非如此，往往打了十多個回合，仍是不分勝負的，就因為當地氣溫太冷，穿的衣裳太多，互相打鬥時，除非兩人的武藝相差太遠，否則多數打個平手，於是就會出現這種形狀，變成有力的然後能够打贏，並非靠一兩招取巧可以獲勝，故此，羅漢門有許多招式是迫近對方，上推下撥，打算把對方絆倒，甚至用掃堂腿出擊，突然伏低，橫腳一掃，先行使對方絆跌然後補加一腳。

南派當中任何一派拳腳搏鬥，決不會使用掃堂腿，因為伏地一掃之際，自己已經走了下風，先行蹲下來，萬一掃不倒對方，反而吃一腳，另一方面，既然可以俯下一掃，根本就不必俯伏下來，用腳好像掃堂腿似的掃射對方前鋒馬，已經够了，在南派有這麼一句，可以講係離地的掃堂腿，稱做拐腳，相傳係鐵拐李這個酒仙創造的，他只係一拐一拐的走動，但却犀利無比，跟別人交手，只係向對方一掃，就此獲勝，因為他的掃腳跟住踢腳，並且可以轉身把它變成虎尾腳，換言之，一出就是三腳，故此，不容易招架，這一類的腳法，不能够在北方施展出來，因為北方必有很厚的禦寒衣罩住一雙腳，除了長袍，還有套褲，所謂套褲，即係有棉花的長褲，而且紮腳，這樣子的裝扮，才可以在零下十度過活，如果有人穿了套褲，還用長袍罩住一雙腳，甚至上面再加羊裘或狐裘，如何可以使用拐腳把他踢傷呢？想用掃腰腿或撩陰腿之類的腳法，更加是妄想了，因此，在北方靠一雙腳取勝的只有用穿心腿或掃堂腿，這兩種腳法就是羅漢門的重要招式。

羅漢門最有威力的就是羅漢掌，雙掌齊出，繞着對方前胸後心，有空位就殺上，沒有空位便把對方手腳抓住，改為擒拿手，這種拳腳叫做貼身拳，剛剛跟南方一個大門派蔡李佛的拳腳相反，蔡李佛認為愈係貼身，就愈加吃虧，故此，每出一拳，拳到即收，每踢一腳，落空即跳，絕不跟對方糾纏，白鶴拳就不但甩手離身，而且側重離身飛打，愈跳愈開，羅漢門既然用貼身拳腳出擊，在這個地方當然很少人學習，反之，到了北方，天寒地凍之際，羅漢門就揚威耀武。上述那種情況可以反映出中國許多派的功夫係由於特殊的氣候以及特殊地區而創立的，不能說那種功夫係正宗的門派，別的門派門不過它。李小龍這一派的拳腳也是特別重視離身飛打的，他把它稱做截拳道，含有截擊之意，顯然不是貼身纏在一起打鬥。



一期完社會鬥智故事

雲劍飛・文
盧令・圖

黃金劫案

黃金有價

泰迪在片廠剛拍罷一組戲，拖着疲乏的身體，剛走出片廠大門，立刻就被兩名大漢擋截住。

迪泰起初不以為意，只道兩人或許是來片廠找人，截住他詢問，誰知兩人從外衣上袋中掏出一張證件，表露身份：「我們是便衣探員，你是否泰迪？」

泰迪一連拍了二日一夜戲，身疲神倦，聞言不由一怔，愕然看了兩名大漢手中的證件一眼，愕然道：「我就是泰迪，兩位有何貴幹？」

其中一位穿一套獵裝的探員盯着泰迪冷漠地說：「請你跟我們到警局一趟。」

泰迪莫明其妙地瞪着兩名探員。「我好端端的為甚麼要跟你們去警局？我只想回家好好睡一覺！」

穿獵裝的探員不耐煩地說：「請你合作，我們是奉命帶你到警局！」

泰迪雖然身疲力倦，此刻也精神起來，皺眉不滿地抗議：「我犯了甚麼事？」

另一位穿夏恤的探員道：「至於你有沒有犯事，我們不知道，我們只是奉命行事，如果你再不合作，現在立刻可以告你一條罪！」

泰迪憤然道：「你們是否告我阻差辦公？」

穿獵裝的探員冷然道：「你既然知道，那就乖乖地跟我們走吧！」

泰迪不想無端端惹官非，只好悶着一肚氣，無可奈何地跟着兩名探員登上一部停在路邊的房車，糊裏糊塗被帶到一間警局。

刦案頻生

× × ×

穿過一條兩邊都是房間的走道，泰迪被兩名探員帶到走道盡頭，在左手面的一間房間門前停下來，穿獵裝的探員舉手在門上輕叩了幾下。

房間內有人短促地叫：「進來！」

穿獵裝探員應聲推門進去，隨手將門關上，剩下那名穿夏恤的探員守着泰迪。

泰迪在來警局的途中，心內一直思索着他到底曾經犯了甚麼事，竟然被「請」到警局，可是，他想得腦袋也漲了，仍然想不起他究竟犯了甚麼事，他這段日子過得正常，自從經過愛麗那件事後（請閱本刋1120期「美人禍水」）心內警惕，很少到酒吧舞廳流連，接到拍片的通告就返片場拍戲，空閑時間大多數在家裏看書睡覺，或與卡凡到情調好的咖啡店喝杯咖啡，聊聊天，如此而巳。

想不到，却無端端被「請」進警局，他此刻站在這房間門前，一面大嘆倒霉，一面在猜測着房間內的主人到底是何許人物。

房門很快打開了，穿獵裝的探員探身朝那穿夏恤的探員招手：「老許，帶他進來。」

被稱做老許的探員用手輕輕推一下泰迪的手臂：「進去吧！」

泰迪才進入房間，跟隨在後面的探員

老許已掩上了房門。

「請坐。」坐在房間正中，靠近窗口一張寫字枱後，吸着一枝香烟的中年人盯着泰迪說：「嗯，你就是泰迪。」

泰迪自一進入警局，就感覺到自己彷彿是一個罪犯，進入房間後，這種感覺更强烈，他點點頭，一屁股坐在椅子上，急不及待地問：「我到底犯了甚麼罪？」

中年人彈去烟灰，目光銳利地打量着泰迪，嚴肅的臉上露出一絲笑意，不疾不徐地說：「誰說你犯了罪？」

泰迪差點從椅子上跳起來，憤怒地脫口嚷道：「那你們的伙計爲何强將我帶到這裏？」

中年人長吸了口烟，徐徐噴出，轉對兩名站在一旁的探員揮揮手說：「你們出去做你們的事吧。」

兩名探員應了聲，立刻推門走出了房間。

待那房門掩上後，中年人才面對泰迪，慢條斯理地說：「你大概不認識我吧？你一定很想知道我是誰！」

接自說道：「我是負責刑事案的華探長，劉文正！」

泰迪雖然有幾位在警界服務的朋友，但都是普通的軍裝警員或便衣探員，對眼前這位大探長，毫無認識，遂只好敷衍地說：「劉探長。」

劉探長捺熄了烟頭，微微一笑，說：「你一定很想知道爲何那兩名探員將你帶返警局的原因吧？」

泰迪當然想知道，簡直有點急不及待，點點頭，等着劉探長說出原因。

「你知道昨日發生的一宗刦案嗎？」劉探長邊說邊點了一枝烟，雙眼盯着泰迪，加重了語氣：「昨日下午六時許發生的一宗械刦金舖案！」

泰迪連拍了二日一夜戲，寸步未離開過片塲一步，對於外間所發生的一切，怎會知道，但他知道探長這樣問，必有含意，遂搖搖頭，反問：「難道你懷疑我與那宗刦案有關？」

劉探長深深吸了口烟，吐出一長串烟圈，一挺腰道：「別太敏感，我們調查過，你這兩日來一直在拍戲，沒有離片塲一步，絕無可能參與那件刦案，不過……」

泰迪急接口道：「不過甚麼？」

「不過我們查出，四個刦匪中的一個，是你的朋友！」劉探長突然俯在案子上，探前身子，盯視着泰迪：「李森這個人，聽說一度與你過從甚密，是嗎？」

李森有一個時期確實與泰迪過從甚密，兩人可以說是死黨，李森也是一個特技演員，不過却在一年前已轉了行，自此，泰迪也很少見到他，最近一次見面，還是年前，撈得似乎不錯，問他轉行做甚麼，他却笑而不答，泰迪也就沒有問下去，自那次之後，一直未有見過李森，如今乍然聽見劉探長提起李森這個人，推測那刦案必與他有關。「李森確實是我的朋友，不過，他轉行後，我已有半年沒有見過他，探長這樣提起他，莫不是昨日那宗刦案與他有關吧？」

「何止有關，李森就是那四名刦匪中的一個，當時他手上還執着一柄類似手槍的物體！」劉探長神色嚴肅地說：「你知道那間金舖在刦案中損失了多少？」

泰迪聽說李森是四個刦匪中的一個，心不由往下一沉，他簡直發夢也想不到一度是好朋友的李森，淪落爲刦匪。

「據金舖東主事後點算估計，金舖被刦去三盤金飾，以時值計算，大約值一百二三十萬元左右！」探長自顧說下去，吐了口氣，說：「幸好沒有傷了人！」

泰迪這時心中有點渾噩，盡在想着一些以前與李森交往的事情，在他的印象中，李森是個很踏實的青年，對人熱心有禮，樂於助人，也因此，泰迪才會與他成了比較要好的朋友，想不到，却轉行去做了刦匪！

「李森曾在半年前被警方拘捕一次，涉嫌與一宗入屋行刦案有關，後來因爲警方搜集到足够的證據，才沒有起訴他。」劉探長又繼續說下去，「這一次，他却被一個金舖的職員在警方的罪犯檔案中將他認出，那職員由於與他面對面，所以將他的容貌看得一清二楚，絕對沒認錯人！」

「然則，你們這樣大陣仗將我『請』返警局，是否懷疑我知情或有嫌疑？」泰迪這時一點倦意疲態也沒有。

「別緊張。」劉探長擺擺手道：「我們亦曾經調查過你，從你過去曾經爲警方破過幾件案件的紀錄來看，了解到你是一個見義勇爲，富有正義感的年青好市民，所以我們絕對沒有對你懷疑，這次冒昧請你來，是想你提供一點李森的資料，希望你能够坦誠與警方合作。」

泰廸這才噓了口氣，一直緊張着的情緒這才放鬆下來，笑笑道：「但你們這樣做法，很難叫人與你們合作。」

——他指的是兩名探員在片塲門口將他截住，也不說清楚爲什麼就將他帶返警局的事。

劉探長抱歉地笑笑。「對不起，我們的做法可能有點不妥，但那也是爲了迅速破案，希望你體諒一下。」

泰廸見這位探長還算客氣，也就不計較那樣多，問：「探長，你到底想知道些什麼？」

劉探長問：「你可知道他住在什麼地方，在本市有些什麼親人？」

泰廸略一思索，說：「以前他未轉行前的住址就知道，至於他現在是否還住在那裏，就不得而知了，他在本市的親人，可以說一個也沒有。」

「你先將他以往的住址說出來吧。」

劉探長一手執着筆，望着泰廸。

泰廸將李森以前的地址說出來，劉探長在一本記事簿上寫下來。邊寫邊問：「李森的父母呢？」

「早就死了，他只有一個姊姊，五年前也舉家移民到美國，此外，我未聽說過他還有何親人。」泰廸盡量回憶着，將他知道的向警方說出。

「李森除了你之外，可還有要好的朋友？」

「有，」泰廸邊想邊說：「兩個都是我的同事，亦都是李森的同事，一個叫黃龍，另一個叫曾錦，不過我聽他兩人說，自從李森轉行後，亦很少與他來往了。」

劉探長快速地在記事簿上寫着，抬頭問：「李森爲何轉行，不做特技演員？」

泰廸嘆了口氣，他現在還記得很清楚，那次李森從三樓高的一個天台跳下來時，不知什麼緣故，竟然會認位不準，原本應該跳落準備好的用紙箱叠起，上放軟墊的箱墊上，却失足跌落箱墊的旁邊，幸虧他身手敏捷，經驗够，沒有摔死，但從三樓高的地方跳下，可不是好玩的，結果摔斷了一只脚，入院住了足有一個月，才傷愈出院，出院後，認爲幹我們這一行實在太危險了，他就不再幹特技演員這一危險的行業。泰廸接將李森出事的經過說了一遍。

劉探長聽得很仔細，不時在記事簿上寫着。「他不幹特技演員這一行後，做些什麼？」

泰廸道：「他曾對我說過，合股與人攪些小生意，至於攪些什麼生意，那就不得而知了。」

「他可有對你說，與什麼人合股做生意？」劉探長停筆望着泰廸。

泰廸搖搖頭。「他沒有對我說過，就算有，隔了一年有多，也記不起。」泰廸笑笑道：「探長，我可否抽烟？」

劉探長連聲道：「可以，怎麼不可以！」一面抽出一根烟探身遞給泰廸，一面爲泰廸點火。「他平時有些什麼嗜好？」

「不外乎是年青人的那些嗜好，游水，跳舞，喝喝酒。」泰廸吸口烟提提神。

劉探長接又問了很多一般性的問題，泰廸就所知的，盡量答覆了。

劉探長似乎很滿意，放下筆，倚在椅背上，吐了口氣。「泰廸，很感謝你向警方提供了這樣多資料，阻你這樣多時間，很對不起，如果你有李森的消息，希望你能盡快通知警方，這是我的電話號碼。」將一張卡片遞給泰廸。

泰廸接過，看了一眼，放入口袋。「探長，我現在可以走了吧？」

「可以，可以。」劉探長站起來，伸出手，與泰廸握了握，走到門前，親自將門打開。「請與警方衷誠合作。」

泰廸一邊走出房間，一邊說：「一定，一定，再見，探長！」

「再見。」劉探長說着關上了房門。

泰廸離開了警局。

× × ×

回到家中，雖然很睏，泰廸却沒有睡，坐在客廳沙發上，看着從報攤上買回來的當日報紙。

日報以頭條新聞，刋登發生在昨晚六時許．中區一間金舖的械刦案新聞。

從新聞中，泰廸得知，四名刦匪身懷一枝類似手槍的物件，兩柄牛肉刀，一柄利斧，以閃電般的手法，衝進金舖內，用刀槍指嚇六名職員，其中一名刦匪以利斧砍破飾櫃，以熟練的手法掠去三盤金飾，然後跳上早已停在對面馬路的一部藍色房車，向西絕塵而去。

金舖職員由於在刀槍的指嚇下，不敢反抗，直到刦匪衝出金舖，上車逃走，才有一個職員按着了警鐘，一時警鐘大鳴，同時致電報警。

待到警方大隊人馬趕到時，刦匪早已逃之夭夭，警方急忙通過總部電召，通知在那一區巡邏的警車及警員，留意一部藍色的房車，同時在一切主要路口，迅速架設路障，截查一切可疑的車輛，結果，擾攘了一輪，追查之下，終於在一條橫街上，發現了一部懷疑是賊車的藍色房車。

經過搜查，發現車內遺有一件外衣，及兩枚細小的金飾，遂確定，那是刦匪用來逃走的賊車，於是乎，大批警探趕到現塲，展開了地毡式的搜索，可惜，刦匪已鴻飛冥冥。

另一些警方人員，則忙着在車內車外，套取指紋。

經過金舖職員在警局內的查認，終於認出一個刦匪的身份，那疑匪就是泰廸的朋友李森。

泰廸將日報上有關刦案的所有新聞，逐一看完，倚在沙發上，閉目瞑思。

× × ×

由於勢局動盪，加上盛產石油的兩個國家兵戎相見，油價漲升，影响到世界黃金市場的金價一路扳升，其間雖有起跌，但漲幅大於跌幅，金價已衝破六百美元大關，而本市的金價，直逼四千元大關。

這時眞是黃金有價。

於是乎，平時刦案最多的銀行，現在變了金舖，金舖被刦的案件，接二連三發生，高據榜首，成了日常新聞，看來，那些刦匪對黃金的興趣，大過鈔票。

——因爲鈔票不斷貶值，而黃金不斷升值，一般的市民，大都購黃金以保值，所以，刦匪也追上潮流，專門打刦黃金。

近這一年來，本市金舖頻頻遇刦，市民已見慣不怪，而刦匪的手法大多數都是大同小異，手法乾凈俐落，就像昨天中區那間金舖遇刦的手法差不多，甚少失手。

當然也發生過在刦案發生時恰巧遇上巡邏警員，雙方發生槍戰的事件，最哄動的一次，在鬧市中警匪互相駁火，一時槍聲「卜卜」流彈曳空，行人走避不迭，驚惶失措，結果，還不是讓刦匪逃去無踪。

黃金，不但有保值的價值，也成了刦匪搶刦的主要對象。

× × ×

泰廸在瞑想中不覺昏然入睡，突然一陣有規律的電話鈴聲將他嚇得差點從沙發上蹦跳起，忙一步搶到几旁，伸手執起聽筒：「喂……」

「泰廸，是你嗎？」話筒中傳來了語聲。

泰迪一聽就知是卡凡打來的電話。「卡凡，你怎麼了，不是我泰迪還有誰，你連我的聲音也聽不出？」

——泰迪的語聲由於疲累，顯得有一點沙啞。

「泰迪，我上午到片塲找你，你不在，打電話到你家，沒人接聽，你到底去了哪裏？」卡凡的語氣似乎有點急促。

「別提了，」泰迪一想起在片塲門口被兩名便衣探員截住請返警局，心裏滿不是滋味，「告訴你，我被兩位阿ＳＩＲ帶返警局問話。」

「發生了什麼事？」卡凡在話筒中急切地問：「別是昨天的那宗金舖刦案將你牽連進去吧。」

「你怎麼猜到？」泰迪不由脫口朝話筒說。

「因爲那宗刦案中的四個疑匪中的一個，被認出是你的朋友李森！」卡凡急急

說：「所以我猜想，警方在查出你是李森的朋友後，不找你調查才怪。」

「你現在在哪裏？」泰迪問。

「我在你樓下對面街角的一間快餐店裏。」

「卡凡，我肚子很餓，勞煩你買杯咖啡，兩個漢堡包上來。」泰迪說完嚥了口口水。

「好吧，等會見。」卡凡收了綫。

卡凡很快就捧着咖啡漢堡包上來。

拿起一個漢堡包，泰迪大嚼起來，眨眼間，吞了個漢堡包，跟着拿起那杯咖啡，大口大口喝起來。

卡凡坐在沙發上，含笑望着泰迪那狠吞虎咽相。「別燙了咀。」

喝下最後一口咖啡，泰迪吐口氣。「要不是你打電話來，我差點忘了吃飯。」

接將第二個漢堡包塞入口中，大大咬了一口，咀嚼起來，含糊地說：「今天怎麼有空來找我？」

卡凡笑笑說：「我現在不是有空了嗎？泰迪，想不到李森竟然幹起械刧金舖的勾當，眞想不到！」

卡凡由於泰迪的關係，所以認識李森，亦可算作見面的朋友。

吞下最後一口漢堡包，泰迪抹抹咀說：「我也想不到，並還惹來了痲煩，唉，本以爲修心養性，不再風流，就不會有痲煩，現在你看，痲煩又來了。」

「到底他們請你到警局，有何事幹？」卡凡關切地問：「他們不是懷疑你有份參與這件刧案吧？」

「那倒不是，」泰迪將雙脚擱在矮几上，「他們不知怎的查出我以前曾與李森是好朋友，於是乎『請』我返警局，由一個姓劉的探長，向我問了很多關於李森的事，我爲了表示合作，只好將有關李森的一切說了。」

吞咽下一口口水，泰迪接說：「那位姓劉的探長好像知道我很多，臨走，還叫我與警方衷誠合作。」將在警局的一切經過，說給卡凡聽。

卡凡凝神聽完，思忖一下，說：「看來，警方仍想從你身上取得李森的綫索，從今日起，你的行動要小心點。」

泰迪猛一挺腰，嚷道：「你是說他們懷疑我仍有與李森來往。」

「在他們來說，認爲有可能！」卡凡正聲說：「換了是我，也會這樣懷疑，這是辦案的基本手法，他們不會放過每一條可供破案的綫索，可能會被人暗中監視你！看看有無可能從你這方面追查出李森的下落。」

「那我豈不是變了疑匪！」泰迪怪叫起來，「變相失去了人身自由？」

「話不是這樣說，你冷靜點。」卡凡伸手拍拍泰迪，「到底你還有沒有與李森來往。」

泰迪仰靠在沙發背上，搖搖頭：「半年未有見過他。」

「照我的印象來看，李森不似是敢於犯罪的人，莫非他這次鋌而走險，打刧金舖，是迫不得已，另有苦衷。」卡凡雖然只與李森見過幾面，但從交談中，以及他當記者的銳利眼光觀察所得的印象，覺得李森是個很純良樸實的青年。

「唉，人是會變的，尤其是處身在這個像大染缸一樣的都市，正所謂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說不定他自轉行後，交上了一羣專以打刧爲業的匪徒，不淪爲盜匪才怪，」泰迪深知在這個社會，任你是一個如何規行矩步，老實善良的人，只要你踏錯一步，識錯人，那就會進入岐途。

「泰迪，你準備怎樣辦？」卡凡問。

「有什麼怎樣辦的，我又不是萬能勇士，神奇女俠，這事自有警方辦理，何勞你我這樣的小市民操心。」

「話可不是這樣說，起碼，李森是你的朋友，難道你忍心他繼續沉淪下去？爲公爲私，我們都要理一理。」卡凡正色望着泰迪。

泰迪哈的一聲笑起來。「我差點忘了你是個記者，若找到李森，這可是一宗大新聞，好吧，爲公爲私，我決定插手這宗案件。」

打了個呵欠，站起身道：「我要好好睡一覺，你也要回報社了吧。」

卡凡站起來，伸手拍拍泰迪肩頭，走向門口。「睡够了就打個電話給我。」

× × ×

連日來，報紙皆有提及中區那宗金舖刧案，警方並呼籲市民提供綫索，有知道疑匪李森下落的，請立刻通知警方。報上，並刋出了李森的照片，保險公司也出花紅，追尋被刧去的金飾。

卡凡連日來也將注意力集中在這宗刧案上，希望搜集到更多資料，他曾四出奔跑，找過不少人——其中有黑道中的綫人，可惜，毫無收獲。

泰迪原來也想找尋李森的下落，可惜，他在第二日就又接到拍戲的通告，匆匆趕回片場，一拍多日，根本無時間去理會這件事。

像以往很多宗金鋪刧案一樣，警方除非當塲堵截住刧匪，並加以擒獲，否則，大多數是不了了之，中區那間金鋪的刧案，隨着時日的消逝，由於沒有突破性的進展，由頭條新聞，哄動一時，逐漸被人淡忘，不復談論。

——市民已對無日無之的刧案，變得痲木，只在事發的當時，有興趣注意一下，過後，就當沒有發生過。

× × ×

就在市民對那宗哄動一時的金鋪刧案淡忘，距今已有一月餘的時候，另一宗金鋪刧案又發生了！

那是一間位於西區一條比較熱鬧馬路中段，一間頗具規模，裝飾得富麗堂皇的金飾珠寶店，店內有職員八人。

時間是正午十二時許，由於是午膳時間，街道上行人疏落，擁塞的馬路也顯著暢通，不像上下班時間那樣，車龍擁塞在馬路上，像蝸牛一樣爬爬停停。

金飾珠寶店內，只有兩三個人客在交易，大部份職員皆很悠閒地坐着。

突然，有兩名西裝筆挺的年青人走入店內，站在一個飾櫃前欣賞指點着內裏的珠寶首飾，似在挑選一兩件合意的首飾。

店內的職員，見有顧客上門，當然不會放過，不管買賣做不做得成，忙趨向前招呼。

豈料，那店員展露的職業笑容才在臉

上泛現，還未開口招呼，其中一個外表斯文，身材瘦削的年青人，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勢，像變魔術般，手上赫然拿着一枝手槍，指住那店員剛張開的口腔，低沉地猛一聲喝：「通通不准動，我們是來打刧的！」

店內的職員及顧乍在一聞喝，如焦雷在頭頂炸開，震得衆人呆了一呆，還未意會到是什麼一回事，反應停頓的一剎那，店外嗖的衝進兩人，自手提袋中迅疾地取出一把斧頭，兩把尺長的利刀，分別指嚇住店內的所有人，這時店內的人才意會到刧匪光顧上門。

立時，店內的職員及顧客胆顫心驚，噤若寒蟬，每一個人皆是臉色青白，有兩個女客發起抖來，每個人皆不敢妄動，唯恐招致殺身之禍。

每一個店員和顧客皆看見那瘦削刧匪手上的手槍。特別是那個被刧匪用手槍指着口腔的店員，張開的咀巴像下巴脫了臼般，合不攏。

那個手拿利斧的刧匪，在衝入金飾珠寶店內後，二話不說，立刻以閃電般的速度，用利斧砸爛內有金飾的飾櫃，另一名與瘦削青年一起進來的青年，立刻以熟練俐落的手法，將飾櫃內的金飾，裝在帶來的手提袋內。

前後不超過三分鐘，掠去四盤金飾後，四名刧匪配合着，齊退到門外，轉身搶登上一輛剛巧停在路邊的汽車。

店鋪內，有一個女顧客已抵受不住刺激，呻吟一聲，暈倒在地。

那八名店員，在四名刧匪轉身搶登上汽車的剎那，立刻有了反應，有人按着了警鐘，立時警鐘大鳴，有人高呼打刧，有兩個胆大的店員竟然不顧一切，衝出店鋪，企圖追截刧匪。

警鐘一響，立時驚動了附近的途人及左右的店鋪，途人見金飾珠寶店內有人衝出，忙不迭走避紛紛，剎那鷄飛狗走，情景就像美國電視片集上一些持械行刧的場面無異，既緊張，又刺激！

那名持槍的刧匪恰是最後上車，一見有兩名店員衝出來，臉色一變，不管三七二十一轟的就開了一槍，也不管槍彈射向何方，一頭鑽入車廂內，門還未關上，車子猛向前一衝，吼一聲，超速飛馳而去。

槍聲震響，震撼着附近走避的人羣，兩名衝出店鋪的店員，聞聲一震，其中一個店員慘叫一聲，「噗」地摔跌在地上，嚇得另一名店員慌不迭往地上仆倒下來。

剛巧，有兩名巡邏警員在刧匪逃逸的反方向巡至，在十多丈外聽到警鐘鳴聲及一响槍聲，知道發生了刧案，兩名警員立刻拔步飛奔上前，奔跑中，拔出了佩槍，其中一名警員用隨身携帶的無綫電通訊器通知總部電台刧案發生的地點。

兩名警員趕到，只來得及瞥見那輛飛馳而去的賊車的影子在幾十公尺遠的一個路口一個急轉彎，轉入右邊一個路口，一閃不見，連車牌號碼也看不清楚。

那名携帶通訊器的警員，立刻在對講機中，通知總部電台那輛灰色賊車的逃走方向。

另一名警員則衝入了那間警鐘大鳴的金飾珠寶店。

嗚嗚聲中，一輛巡邏警車風馳電掣般馳到，才停下來，那名携帶通訊器的警員已箭步衝前，二話不話，登上那輛巡邏車，指示着沿賊車逃走的方向，巡邏車重又開動，急追下去。

不大一會，又有兩輛巡邏車馳到，跳下十多名警員，散開來，將刧案現場封鎖了，戒備着，不准途人越過。

× × ×

由於刧匪開了一槍，傷了一名店員，救護車，軍火專家紛紛應召趕到，救護人員將傷者抬上救傷車開走，軍火專家則在現場附近搜尋彈頭，而探長劉文正也乘車匆匆趕到，指揮手下，展開調查。

跟着，各報社的記者，及電視台的採訪記者也紛紛趕到現場，進行拍攝採訪，剎時間，人頭湧湧，現場一片熱鬧。

卡凡也躲在採訪的記者羣中，不過全部記者都被警員在現場攔截住，不准進入現場，免至破壞了現場的綫索及打擾進行調查的警方人員。

由於發生了刧案，現場附近的一段路面，擠滿了好奇及瞧熱鬧的市民，在議論紛紛，路爲之塞，所有車輛暫時是通不過了。

這間金飾珠寶店本來是顧有一名巴籍守衛的，但刧案發生時，他却不在現場，至令到刧匪能順利行刧。

現在，那名巴籍守衛却又出現了，劉探長正在盤問他爲何刧案發生時不在。

那巴籍守衛手上捧着一個飯盒，向探長解釋，他剛才是去了買飯盒，因爲他每天都是那個時間去街角的一間快餐店買飯盒，然後在店鋪前進餐的，怪不得在刧案發生時，他不見踪影。

經過店員的證實，確實證明那巴籍守衛沒有說謊，劉探長才相信那巴籍守衛的解釋。

如此看來，那幾名刧匪是有計劃進行行刧的，可能花了不少功夫，觀察並掌握了那巴籍守衛在每天中午一定的時間去買午餐，乘這空檔下手行刧，劉探長皺着眉頭，暗暗佩服這批刧匪的精明。

上一次的金鋪刧案發生才一個月，還未有頭緒，如今又發生了這宗刧案，劉探長感到頭有點大，想到頂頭上司的臉色。

據初步調查所得，刧匪只掠去四盤金飾，珠寶一件也沒有動，照計，珠寶的價值應該高過金飾，但刧匪却不屑一顧，看來，刧匪似乎對於黃金才有興趣。

——或許，黃金比珠寶易於脫手。

經過調查，劉探長獲悉，刧匪有五個人，四個人衝入店鋪內打刧，持有斧頭利刀手槍，一個駕車接應，聯想到一月前中區那間金鋪被刧的情形，劉探長心頭一動，暗自忖測，莫非兩宗刧案均是同一批人所爲，不然，手法及人數爲何這樣脗合。

劉探長暗自有了計較，吩咐一名手下將所有證人帶返警局，進一步進行查詢。

其實，他是想讓所有現場證人認一認李森的照片，看四名刧匪中，是否有李森在內。

× × ×

卡凡像所有趕到現場採訪的記者一樣，只能從警方人員的口中，得悉刧案發生的大略經過，及刧匪的人數，刧掠的手法

，想進一步追問下去，警方一句正在調查中，無可奉告，記者先生只好紛紛散去。

只有卡凡仍不死心，留在現場，希望能找到一些目擊刦案發生的人詳細了解一下。

問了不少人，總算沒有白費時間，終於讓他找到一個目擊四名刦匪逃走情形的少年。

據那少年講，他就在金舖珠寶店隔隣的一間士多店做後生，刦案發生時，他剛巧送完貨回店，剛行到店舖前，一眼看見金飾珠寶店內衝出四名青年人，搶登上一部剛停下的灰色小房車，起先，他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愕然站住，繼之聽到警鐘大鳴，猛然一驚，才知發生了刦案，跟着看到一名刦匪朝追出來的兩名珠寶店職員開了一槍，轟一下槍响聲，他才驚覺到危險，慌不迭一步竄入士多店內，驚得渾身打顫。

那少年說的一切，卡凡早已知悉，但他還是滿有興趣地聽下去，當他聽到那少年說看見四名刦匪衝出珠寶店，不由心中一動，問：「你可有看清楚四名刦匪的面貌？」

少年搖搖頭。「當時他們衝得很快，又是側面，加上在驟然之下，很難看清楚他們的面貌。」

卡凡不由失望地摸摸下巴，正想說什麼，那少年忽然興奮地說：「不過，那名開槍的刦匪，由於他在車門前停了一下，斜對着我，所以我看清楚了他的容貌。」

卡凡心跳了一下，緊張地問：「你能否將那刦匪的容貌……」

還未說完，那少年眼光一亮，急聲道：「那人好像很面善，一時記不起在那裏見過他！」

卡凡一手執着那少年的手臂，緊張地問：「仔細想想，你是否認識他！」

那少年凝眸想了一下，眨眨眼道：「我肯定不認識這人，不過……不過，我好像在那裏見過他……」

卡凡心中一動，衝口道：「是不是在報紙或電視上見過這人？」

那少年猛的舒眉睜眼，興奮地說：「現在記起了，確是在報紙及電視新聞中見過這個人！對，想起來了，他就是不久前中區那宗金舖刦案中，唯一被人認出來，照片刋登在報紙上，在電視播影過，警方通緝的那個人！」

「李森！」卡凡在心裏暗叫一聲，想不到又是他，看來，他已泥足深陷，卡凡雖然從少年的口中探悉到這樣重要的綫索，雖然興奮，但却有點沉重，當下，他也沒有興趣再問下去，謝過那少年，匆匆離開。

——任何人，在他知悉了一個朋友或認識的人，竟然走上了犯罪之途，心情肯定不會好過，除非那人是個壞人。

×　×　×

在警局內，那些現場證人在仔細看過了李森的照片後，其中有五個人肯定那個持槍的刦匪，就是照片中人，亦即是說，是上月發生在中區那宗金舖刦案中的其中一個刦匪——李森！

特別是那個被槍指着口腔的職員，印象最深刻，因爲他在被槍指着時，緊張驚慌得眼也不敢眨一眨，瞪望着那持槍刦匪，恐防他隨時會扣槍殺他。

確定了兩宗刦案皆是同一批人做的後，總算有了點收獲，劉探長鬆了口氣，現在，只要集中人手，偵查這批人的下落，就可以兩件案一起破了，不用大費周章，分散人手，逐件案偵查。

由於發現了這一重要的綫索，劉探長繃緊的臉上，有了一絲笑容。

他坐在辦公室內，一個人暗自思忖，這件案的關鍵人物是已知的李森，只要追查到李森的下落，就不難將所有刦匪逮捕歸案，這兩件案件一破，又立了一個大功，那時候，升職的機會就很大了。

想到這裏，他臉上的笑容更濃，但隨即又凝結，消失了，眉頭重又皺起。

他想到至今費了不少手脚，仍然追查不到李森的下落，甚至查遍了那些「綫人」，也個個搖頭，沒有人知道李森的下落，警方雖然知道有個李森，但李森却像從地球上消失了，無處追查！

倏的他眉頭一展，他想到了一個人，或許可以帮他找到李森這個人，他就是曾被他請返警局協助提供李森資料的泰迪！

泰迪先後尋獲一個失踪少女，破獲兩宗殺人案的事跡，劉探長也在警方記錄中看到，所以他沒有懷疑泰迪與中區那宗刦案有關，現在，他重又想起了泰迪，他決定借助泰迪的力量追查出李森的下落。

不知是有第六感還是怎的，他忽然對泰迪充滿了信心，他霍地站起來，決定親自去找泰迪談一談，以表示他的誠意。

匆匆駕車趕到片場，却找不到泰迪，找人一問，才知泰迪拍完戲，離開了。

再趕到泰迪的住處，泰迪不在，不得其門而入，又不知泰迪去了什麼地方，劉探長只好快快駕車返回警局。

×　×　×

泰迪這時却與卡凡在一個茶座的角落相對而坐，喝着咖啡。

「泰迪，估不到李森越陷越深，在這次刦案中，竟然開槍射傷了一個金飾珠寶店的職員！」卡凡嘆息着說：「這一次，他們刦走了價值近二百萬的金飾！」

泰迪表情沉重，慢慢啜着咖啡。「卡凡，他已陷得這樣深，我們無可能帮得了他，況且，又不知他的下落！」

「難道你忍心看着他陷下去，終有一日被警方人員射殺？」卡凡直視着泰迪，「最少，若找到他，他若肯回頭，向警方自首，說不定能重新做人。」

泰迪放下杯子，放眼望着遠處。「但是，到什麼地方去找他呢？如今他不藏匿起來才怪。」

卡凡滿懷信心地望着泰迪。「只要肯去找，終會找到他的，相信他躲不到哪裏去，在這豆腐乾般大小的地方。」

「連警方也找不到他，憑我們兩人，能够找得到他？」泰迪懷疑地望了卡凡一眼。

「朋友一場，總要盡點人事的。」卡凡語氣堅定，「你不去找他，我去！」說完，站起來就走。

泰迪忙伸手一把拉着卡凡。「瞧你，急什麼，我正在想着，到什麼地方可能找到他。」

卡凡目光一亮，重新坐下來。「你這像伙，還不快想！」

啜着咖啡，泰迪凝眸想了一會，倏的放下杯子，霍的站起來，隨手放下一張鈔票，拉着卡凡，說一聲：「走！」

卡凡沒有問他走到什麼地方，跟着他就走。

×　×　×

在路上，泰迪才告訴卡凡，試試到李森的一位「死黨」處，看看可否打聽到李森的下落。

李森的「死黨」朋友在郊區一間修車廠內作修理汽車的工作，泰迪卡凡找到去，在一輛修理的大貨車底下找到了那人。

李森的「死黨」是個二十七八歲的年青人，名叫阿炳，泰迪由於李森的關係，也認識他，並且很談得來。

阿炳從車底爬出來，一眼就看到泰迪，驚喜地上前，搓着一雙滿是油污的手，笑着對泰迪說：「泰迪，原來是你！眞想不到！」

泰廸笑說：「阿炳，近來好吧？」

阿炳望了一眼卡凡，笑說：「爬車底，一身油污，好從何來？不過混兩餐飯吃吃。」接又道：「難得你老遠來找我，走，咱們去喝一杯！」

泰廸說：「不阻你工作嗎？」接將卡凡介紹給阿炳。

阿炳本來想伸手握握卡凡的手，但雙手油污，只好望着卡凡笑笑，點頭爲禮。「泰廸，卡凡，請等等，我去洗洗手。」

在一間士多門外的桌子旁坐下來，阿炳要了兩枝啤酒，一包花生，一包蝦片，邊喝邊談起來。

「阿炳，近來有見到阿森嗎？」泰廸喝了口冰凍的啤酒。

「阿森？」阿炳神色微動，瞬又恢復原先的樣子，淡淡道：「不見他很久了，你找他有事？」

泰廸神色一正，壓低聲音說：「相信你也知道阿森的事吧？」

阿炳目光一閃，很不自然地說：「報紙，電視都有報導，當然知道哪！」

「我找他確是有些話要和他說，朋友一場，怎能够眼睜睜看着他自毁下去，阿炳，你是他的死黨，相信你也不想他有朝一日在駁火時被警方亂槍轟死吧？你知道他躲在哪裏，就告訴我。」泰廸直視着阿炳。

阿炳勉强笑笑道：「我與阿森是死黨，當然不想他落得這樣的下場，其實，我心裏很爲他担心，也想勸勸他。可惜我不知他的下落，他起碼有四五個月沒有來找過我。」

「那麼，你知不知道他多數在什麼地方出入呢？」卡凡插口問：「你與他來往這樣久，總該知道吧？」

阿炳望着玻璃杯出了會神，才說：「他經常到一間健身室玩器械操，那是以前的事了，相信現在他不敢去了。」

「阿炳，你知道阿森因何會冒險犯法，幹這打刦的勾當嗎？」

阿炳目光黯然，點點頭，黯沉地說：「說起來，他也是被環境所迫，你也知道，他自從那次意外跌傷了一條腿後，心裏產生了一種恐懼，沒有信心再幹那危險的特技演員工作，加上腿傷痊癒後，行動及身手已沒有以前那樣靈活敏捷，這是他不做特技演員的原因。」

喝了口啤酒，繼續說下去：「泰廸，你也知道他的爲人，對於錢，他是看得不太重的，有朋友求借，他可說有求必應，加上他平日手疏，使錢如水，雖然入息不錯，但到他不做特技演員，手頭只得四五千塊錢，不到二個月，已花清光……」

泰廸插口道：「他不是與人合股做生意嗎？」

阿炳嘆口氣。「他哪來的錢與人合股做生意？他不過是騙騙你，找個藉口。你也知道，他除了一個在美國的姊姊，什麼親人也沒有，而且，他也不知幹甚麼好，沒奈何之下，他只好求朋友，唉，有錢就有朋友，無錢，哪個睬你，他受不了那些人的臉色，只好咬牙去一間工廠做雜工，那知做了不到三個月，工廠由於訂單不够，維持不下去，關門大吉，他亦失業，無奈何，他找上我，在我處住了個月，終日喝酒解愁，頹喪消沉，我多方勸解他，他只是苦笑，忽一日，他不告而別，我曾經找過他，打電話到幾位朋友處詢問，都說沒見過他，急死了，不過他情形怎樣，直到四五個月前，他忽然打電話來找我，約我到一間酒樓相聚，見面之下，見他神彩飛揚，衣着光鮮，問他近來情況如何，他只笑笑說與幾位朋友合伙做生意，生意不錯，我當然爲他高興，問他做什麼生意，他却支吾以對，也就沒有問下去，自見過他那次，至今沒有見過他，上個月在報紙電視上看見他的相片，才知道他打刦金舖，知道後，眞爲他難過着很。」

阿炳說完後，連連嘆息。

「那次見面時，難道他沒有將住址及電話號碼告訴你？」卡凡突然問。

「沒有，我曾經問過他，他說寄居在一個朋友處，由於不方便，又說他可能會搬到另一處地方住，沒有告訴我住址及電話號碼，只說他有空自會打電話給我！」阿炳說。

「自從那次之後，他就沒有再打電話給你？」泰廸問。

「沒有。」阿炳接口說，「我倒想他打電話來。」

泰廸看看腕錶，說：「阿炳，阻你工作，不好意思，若果阿森打電話給你，一定要通知我，你有我電話號碼嗎？」

「有，」阿炳說道：「你們這就要走了嗎？」

泰廸站起來。「有一點事要辦，要趕回去，再見，阿炳，有空找我坐坐。」

卡凡也站起來，含笑與阿炳握握手，說了聲：「再見。」與泰廸離去，趕回市區。

走投無路　法網難逃

「泰廸先生，這一次無論如何請你大力協助一下，打探李森的下落。」劉探長坐在泰廸家中客廳的沙發上，誠懇地望着泰廸。

「劉探長，你不是說笑吧，以警方的人力物力，也探查不到李森的下落，我這個小市民更加探查不到。」泰廸對劉探長

頗有好感。

「泰廸先生，你也不想再有金舖被刦，無辜的人被打傷或打死，更不忍心你的朋友泥足深陷吧？你與李森是好朋友，只要你肯去找，相信以你的紀錄，一定可以找到李森的！」劉探長搓着雙手，狀甚焦急。

「找到他又怎樣？」泰廸試探着問。

「只要他肯與警方合作，並供出他的同黨，我保證會向法官爲他求情，從輕發落。」劉探長色然而喜，「你答應協助警方找尋李森的下落？」

泰廸點點頭。「不錯，事實上我已着手去找他。」

「好極了！」劉探長高興得一挺腰，「可有綫索？」

泰廸雙手一攤。「目前還未有！」

說實在的，警方至今簡直束手無策，一點進展也沒有，李森與他的同黨，像從地上消失了般，一任警方派出大批人手四出偵查，連一點綫索也找不到，劉探長巳被他的頂頭上司召見了兩次，訓責他從速破案，他急起上來，想起了泰廸，所謂士急馬行田，一面訓令手下加緊偵查，他自已不惜找上門，求泰廸幫忙。

「要不要我派手下協助你。」

「不用，我自己一個人行動起來比較方便，況且，我還有一個朋友帮我。」泰廸拿起杯子，喝了口冰水。

「你的朋友是什麼人？」劉探長以他的職業習慣脫口問。

「他是一名記者，是我一個要好的朋友。」泰廸笑笑。

劉探長腦際靈光一閃，他記起曾經在泰廸的紀錄中，看到有一個記者與泰廸合力破案的，那記者的名字他還記得，脫口道：「你那位記者朋友是否叫卡凡？」

「你怎會知道的？」這次輪到泰廸驚奇地脫口問。

「從警方紀錄你們破失踪少女案及情婦被殺案的紀錄中看到的。」劉探長興奮地說：「有卡凡先生帮助你，相信一定會找到李森！」

「探長，不是我潑冷水，我們不是萬能勇士，那三次能够破案，全憑運氣，你別高興得太早。」

劉探長却對他與卡凡充滿了信心。「我對你們有信心，相信你與卡凡先生一定能找到李森！」

× × ×

劉探長不知憑什麼對泰廸與卡凡具有如此大的信心，不過，他這次相信得百分之百對。

因爲，泰廸與卡凡在二日後，找到了李森！

不，正確點說，是李森找到泰廸！

事情是這樣的。

卡凡與泰廸利用空閑的時間，接連幾日到一些泰廸以前曾經與李森經常到的地方去探尋，包括阿炳說的那間健身院，却一點頭緒也沒有，別說是李森的人，連他的影子也找不到，問一些與李森相熟的人，也搖頭說不見李森巳有很久，有一個開玩笑地說，見是見過李森，不過是在報紙上及電視新聞上，令到兩人啼笑皆非。

這一日，巳是晚上十時許，兩人腿也跑軟了，依然一點消息也探聽不到，沒精打彩地回去泰廸的住處。

兩人步出電梯，走向住處，泰廸隨手掏出了一串鑰匙，準備開啓鐵閘大門，突然，從走火梯的門邊暗影處，悄沒聲地竄出一條人影，掩到他們背後。

卡凡首先驚覺，一閃，側轉身喝問：「誰？」

泰廸由於面對鐵閘，正擬將門匙插入鎖孔，故此察覺不到，不過他反應很快，聽聞卡凡一聲沉喝，知道有異，他由於經歷過一次被人脅持入屋的教訓，以爲又有歹徒故技重施，不理三七二十一，以第一時間一矮身，旋身一脚橫掃出！

「泰廸，是我！」背後掩到的人影低聲地叫出，料不到泰廸來這一着，閃退不迭。

這時卡凡也看清了背後掩到的人，大出意料地驚喜叫道：「你是阿森！」

泰廸巳收脚不住，那人也閃避不及，被泰廸一脚掃跌在地。

那人痛苦地呻吟起來。

泰廸從聲音，及轉身一瞥間，也認出了倒地呻吟的人是他的好友，刦匪李森！

「阿森，怎會是你？」泰廸驚喜得怔愕了一下。

——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苦尋不獲的李森，竟然自動找上了他！

卡凡於認出李森後，立刻上前扶起跌在地上的李森。

李森却依然呻吟着。

泰廸二話不說，在門外也不是說話的地方，萬一有隣居走過，撞見了，那就不妙，趕緊開啓了鐵閘大門，帮同卡凡扶李森入屋。

李森似乎受了傷。

關上鐵閘，鎖上大門，泰廸入到客廳，一眼就看見李森臉色慘白，一件西裝披在身上，左手掩在右手臂上，呻吟出聲，

卡凡倒了杯熱水，端給李森。

泰廸一見，吃了一驚，搶步上前道：「阿森，你怎麼了，是否受了傷？」

李森接過卡凡遞過來的水杯，骨碌骨碌一口氣喝乾，放下杯子——拿杯的左手，赫然有血！

舒了口氣，李森無力地說：「手臂中了一槍！」

泰廸卡凡同時吃了一驚，兩人將李森的西裝除去，果然左手臂上血漬殷然，直透出裹扎在手臂上的紗布，泰廸一皺眉，扶李森躺下來。「阿森，你怎會這樣？」

李森慘淡一笑。「黑吃黑，還算我命大，只傷了手臂，他們都死了。」隨之臉上一片悲憤之色。

「他們是誰？」卡凡忍不住問。

「就是與我一齊的弟兄！」李森目中滿是哀痛之色，瘦削的身軀微微發抖。

「手臂上的傷嚴重嗎？」泰廸關切地問。

「穿了個窿，還好彈頭沒有留在手臂內，不過流了很多血，阿炳巳爲我消過毒，並敷了藥。」李森有點虛弱地說。

「你曾經找過阿炳？」泰廸脫口說：「阿炳爲何不打電話通知我？」

「是我要他不要打電話通知你的，」

李森喘了口氣，「我本來打算躲在阿炳處，養好傷再說，但那班人不放過我，追查到阿炳處，沒奈何，我巳走投無路，只好來找你。」

泰廸急聲問：「阿炳沒事吧？」

「可能沒有事，那班人只是懷疑我躲在阿炳處，曾經盤問過阿炳，阿炳一口咬定說是沒見過我，他們就放過了阿炳，不過，我知道他們一定會查出的，所以我叫阿炳將他們引開，我則偷偷走來找你。」

李森不時喘氣。

「這事幾時發生的？」卡凡問。

「二日前，」李森咳了一聲，說道：「幸好我機警，走得快，他們眞是心狠手辣！」

「先不談這些，讓我看看你的傷口情形怎樣再說。」泰廸說着動手輕輕解開李森手臂上的紗布。「卡凡，去救急箱拿些消毒藥水及繃帶來。」

「痛不痛？」泰廸邊解邊問。

「很痛！」李森身子一抖。

「卡凡，順便拿些鎭痛消炎片來。」

解開繃帶一看，手臂上確是穿了個窿，却幸沒有傷及臂骨，也沒有發炎，不過有血水沁出。

卡凡將消毒水，繃帶，鎭痛藥放在矮几上。

兩人立刻爲李森臂上的傷口消毒，敷上一些消炎藥，重新爲他包紮好，李森巳痛得一頭是汗。

吃下鎭痛藥，才沒有那樣痛。

「你餓嗎？」泰廸爲李森抹去頭上的汗水。

李森長長噓了口氣，感激地說：「暫時不餓，泰廸，卡凡，好多謝你們。」

泰廸卡凡齊聲說：「我們是朋友，應該互相帮助。」

李森目中含淚，咀唇蠕動着，却說不出話。

「來，我扶你入去休息，你巳很疲累，不宜多說，有什麼明天再說吧！」泰廸與卡凡扶李森入臥室，服侍他睡下。

這一夜，兩人就睡在客廳沙發上。

× × ×

翌日，李森還沉睡未醒，泰廸卡凡巳起了身。

泰廸下去買了三份早餐，留下一份給李森，與卡凡先吃。

「泰廸，要不要通知劉探長？」卡凡邊吃邊問，聲音放得很低。

「別急，待他醒了後，先問問他的意思，再決定！」

泰廸不時瞟着房門。

「萬一他不同意怎辦？」卡凡有點就心地問：「別忘了，他是通緝犯，再說，他的處境也很危險，不但有人要追殺他，他的傷口也會起變化，現在唯一最安全的地方，就是警方的地方。」

「這點我也知道。」泰廸挺挺腰說：「他是我們的朋友，無論他犯了什麼罪，爲了尊重他，必須徵求他的同意，我相信他也知道他的處境危惡，只要咱們將利害向他說明，他一定會答應自首。」

卡凡咽下最後一口鮮奶：「那就照你的說話去做吧。」

李森直睡到中午時份才醒。可能是睡得好，加上手臂上的傷沒有那樣痛，精神好了很多，吃完早餐後，不待泰廸與卡凡動問。他自動將他淪爲刦匪及受傷的經過，一一向二人說出來。

× × ×

却原來他離開了阿炳後，一時間但覺天地茫茫，他巳無路可走，他曾經想過自殺，但立即打消了這個念頭，一個人茫無目的地在繁忙熱鬧街道上走着，突然，他看見前面不遠處途人狼奔豕突，倉惶走避不迭，繼之聽見一响槍聲，跟着看見一間金舖內，閃電般衝出三個手執刀槍斧頭，手提袋的年青人衝過馬路，搶登上一輛停在路邊的房車，絕塵而去，一切的過程，就像電影手法般快速刺激，前後不到一分鐘，乾淨快速俐落，當時他怔怔地站着沒有動，目注那賊車逃去的方向，腦中盡是廻响着打刦兩個字，直到呼嘯鳴號的警車傳來，他才驚覺，連忙拔步離開那是非之地。

但那一天，無論他走到那裏，腦海裏一直重現那刦匪衝出金舖，搶登上車，飛馳逸去的情景，揮之不去。

翌日，他買了一份日報，坐在茶樓一角，翻開報紙一看，頭版新聞全部報導昨日他遇見的那宗金舖刦案，其中最引起他興趣的是，刦匪一共刦去了價值接近一百萬的金飾。

望着報紙標題上一百萬元四個大黑字，怔怔出了一會神，倐的心中一動，暗忖，橫豎如今巳是走投無路，何不冒險一試？別人能够在前後不到五分鐘時間刦到近一百萬元，自已爲何不能？把心一橫，他決定幹他一幹。

他下了決定後，立刻着手進行，先是找到在健身室認識，比較談得來，幹不正當勾當的幾個朋友一談，一談之下，他們個個讚成——都受到近日頻頻發生的金舖刦案損失的數字所誘惑，加上十宗有九宗警方破不了的案，他們都是出身於社會的下層，平時好勇鬥狠，富於冒險，既能發財，又够刺激，當然一說即合。

他們一共有五個人。

五個人都是無案底的。

後來由於他們需要錢購買一些道具——手槍，利刀，斧頭等，於是入屋行刦，可惜事敗，在逃走時，李森被捉住，由於警方搜索不到證據，不能控訴李森，而李森又一口咬定是無辜的，見到有人跑他也跑，而事主又認不出他，警方只好放了他，但他的記錄，巳被警方存入檔案，這就是爲什麼在中區那宗金舖刦案中，金舖職員在認看過一系列有案底的刦匪圖片後，指認出他的緣故。

後來，他們終於成功地行刦一間餐廳，利用刦來的錢，通過關係，買到一支手槍，及其他必須的道具，有了必須的工具後，他們觀察了中區那間金舖有好長一段時間，終於選擇了每日行人最少，最易下手的時間，六點到七點，行刦那間金舖。

第一次出馬，就成功地刦掠去百多萬元的金飾，令到他們呼歡雀躍，興奮不巳，可惜李森却被人認出，大照片被刋登在報紙上，出現在電視新聞上，成了新聞人物，換句話說，也成了危險人物，什麼地方也不敢去，恐防一露臉，就被人認出，

被警探擒捉。

他們五個人原本就住在一間郊區荒僻的石屋內，於是乎，五個人只好在那石屋中，沒有必要，一步不出石屋，這一來，却悶得發慌。

而刦掠到手的金飾，通過黑社會關係，賣給一個專收購贓的買家，只得四十萬元，每個人不到十萬元。

本地既然不能露臉，這樣躲下去不是辦法，李森思量考慮之下，決定「着草鞋」到泰國去，但近來風聲緊，負責偷運的組織索價很高，起碼要十萬元，本來，另外四個人也同意李森分多一點，分十萬元給他，使他有足够的錢支付偷渡到泰國的費用。

偷渡費是解決了，但到了泰國，身上一個錢也沒有，仍是死路一條，經過一番商量，五人同意再幹一次，使李森偷渡到泰國後，有一筆錢在手，解決生活。

而另外四個人，也認爲每人只分得七八萬，太少了，再幹一次，起碼有十多二十萬，才合理想。

——上一次行動輕易得手，也鼓舞了他們。

於是，在一個月後，他們再行刦了那間金飾珠寶店。果然又再得手，不過傷了一個人。

照估計，這一次刦得價值近二百萬元的金飾，大約可得八十萬元，那麼，每人可分到十六萬元，兩次合計，可分到二十多萬元。

那知道，那個買家是個黑社會很有勢力的頭子，他已派人查清了李森他們的底，知道五人是初出道，無人照，於是，決定來個黑吃黑，吞了那批贓物，並一個不留，殺死他們五人。

李森五人也知道自己這方面勢單力薄，所以決定一齊做這單交易，並決定就在他們匿居的石屋內進行，打算交易完成，錢到手後，立刻轉換匿躲的地點。

交易的那一天，五個人分出兩個人到石屋外面觀察監視，其餘李森與另二個同伙留在屋內，與買家進行交易，中午時分，買家帶着一個手下，提着一個公文箱，出現在石屋前。

確定了那叫做七哥的買家只有兩個人來後，李森他們才示意七哥與他的手下進入石屋。

——他們也防到了七哥會來一個黑吃黑。

交易順利進行，李森他們點算過七哥帶來的那箱鈔票，七哥的手下驗看那批金飾，雙方認爲無訛，一手交錢，一手交貨，於是交易完成。

雙方握握手，七哥與他的手下提着那袋價值二百萬的金飾離開了石屋，駕車離去。

在外面負責監視的兩個同伙，直看到七哥的車子絕塵而去，看不到影子，才撤回入石屋，五個人準備立刻分錢，離開石屋，分散各地躲藏。

而李森早已搭通綫，只要平安渡過今日，明天晚上就可以上船，偷渡到泰國。

正當他們五個人快手快脚，全神貫注分錢的時候，石屋外面，已悄然圍上了十二條漢子，每個人的手上，都拿着鐵尺利刀之類的兇器，有三個手上拿着槍。

這十二條漢子掩進到石屋前，立刻貼牆而立，所有的窗口及門口皆有兩人把守，沒有立刻動手，靜待時機。

而屋內李森五人，却懵然不知，仍在分着錢。

——他們畢竟是初出道，江湖經驗不够，以爲只要在交易時提高警惕，交易完立刻分錢離開就安全，殊不知人家有心謀你，在交易時，七哥已派了他的手下，埋伏在遠離石屋的隱蔽處，窺見負責監視放哨的李森兩個同伙一入屋，立刻快速地掩進，逼近石屋。若他們稍有經驗，留一人在屋外監視瞭望，七哥的手下，斷不會如此順利掩近石屋。

可憐，他們仍不知殺身之禍，已迫在眉睫。

他們長了這樣大，從未見過這樣多的鈔票，望着一叠叠可愛的鈔票，個個歡喜若狂，完全忘記了外間的一切，眼中心中就只有鈔票，待鈔票分成五份後，五個人各自快手快脚，裝入自己的提包，準備離開。

最先離開的是一個叫大隻華的弟兄，也是第一個進入鬼門關的糊塗鬼。

他興冲冲地開門一脚踏出門外，還來不及看清楚門外的情形，倏的喉頭一緊，脖子被人箍勒緊，張口想叫，被一只手掌掩實，跟着心臟處被人用刀刺入，連掙扎的機會也沒有，就斷了氣。

自然，他的手提袋也被埋伏在屋門兩邊的七哥手下一把奪去！

本來，李森等四人是等大隻華走後，逐個離開石屋的，大隻華雖被無聲無息被殺死，四人根本不知，可巧，另一個名叫生鷄雄的弟兄恰在這時將門掩開，探頭望外看看大隻華走遠未，一眼就看到大隻華像條死狗一樣，被人輕輕放置在屋角牆下，大驚，知道不妙，發出一聲驚呼，縮頭掩門不迭。

嗖的一聲，刀光一閃，伏在屋角另一邊的一名七哥手下，見事敗，揚手一刀疾劈生鷄雄頭頸！

這一刀若給劈中，不死也必重傷！

幸巧生鷄雄縮得快，饒是如此，刀光過處，驟覺額前一涼一痛，額前一縷頭髮連帶一塊皮被一刀削落！

那一聲驚叫，早已驚動了屋內其餘三人，李森一手執起手提袋，一手將手槍執在手中，一個箭步竄向屋角。

另兩名弟兄一個叫輝仔，一個叫羅拔的弟兄，也聞聲知警，執起桌上的兩把利刀，左右撲向門邊。

生鷄雄忍着痛（這時根本不覺痛），急忙將門大力關上，還未及上閂，嘭一聲大响，屋門已被外面的殺手一脚踢開，踹開的門撞得生鷄雄不由踉退幾步！

人影一閃，一人已閃電般撲入，一刀劈向生鷄雄胸口！

生鷄雄根本閃避不了，發出一聲慘叫，胸前挨了重重的一刀，血光迸現中，往後就倒！

同一時間，輝仔與羅拔自左右揮刀劈向那首先衝入來的殺手，那殺手只顧傷人，冷不防左右雙刀已到，身上中了兩刀，亦慘叫着倒在地上。

這時，屋外七哥的馬仔除了留下四個人守着窗口後門外，其餘蜂擁而入，刹時間，與輝仔羅拔廝殺起來。

掩在屋角的李森一見，朝着混戰的人羣一扣板機，「砰」一聲大响，立時有一個殺手應聲倒地，槍聲一响，震得廝殺中的各人俱皆怔呆住，停了手。

「滾出去！」李森臉上一片鐵青之色，緊張得語聲有點發抖，緊扣着槍機的右手一擺，那七名殺手雖然兇狠，但在手槍指嚇下，不得不一步步退向門口。

「快拿錢跟着我！」李森向已負了傷的輝仔羅拔叫。

輝仔羅拔立刻搶到桌子前，各自將一個手提袋拿在手中，隨在李森身後。

本來，對方也有三枝手槍，但爲了不驚動附近的人，所以非到萬不得已，決不開槍，希望用鐵尺利刀解決李森五人，三把槍都在守在屋外窗口後門的殺手手上。

七個殺手已退出屋外，李森舉手朝天放了一槍，嚇得那些殺手臉上變色，慌不迭四散走開，這就讓開了一條路，讓李森他們衝出去。

開了一槍，李森當先一馬衝出，像一頭猛虎！

輝仔羅拔緊隨其後！

李森是衝出了，因他手上有槍，衆殺手有所顧忌，不敢攔截他，但隨後的輝仔羅拔，却被兩邊擁上的殺手截圍住，鐵尺亂刀揮劈！

李森這時已衝出了有兩三丈，回頭見輝仔羅拔被七條大漢圍住，作殊死之戰，一咬牙，朝人羣開了一槍，立刻又有一人應聲倒在地上。嚇得幾名殺手窒了一窒。

輝仔與羅拔乘機衝出！

繼李森一槍之後，同時响起三下槍聲，拚命衝出的輝仔羅拔同時中槍倒在地上，立刻被幾名殺手一擁而上，亂刀劈下，發出幾聲悽厲的慘叫，眼看是活不成了！

三下槍聲一响，李森右手臂劇痛，跟着鮮血湧出，痛得他差點槍也握不住，他知道這是生死關頭，咬着牙，忍痛開了一槍，將一名站在屋牆下，握槍朝他開槍發射的槍手開了一槍，那槍手身子幌了幌，跌倒在地。

這時候，另兩名槍手集中向他開槍，所幸皆沒有射中他。

而李森這時已像瘋了般，一面狂奔，一面回身胡亂開槍，一口氣將子彈發射完，這時他再也握槍不牢，手槍脫手墜地。

解決了輝仔羅拔的殺手，迅速衝入屋內，搜索一遍，見屋內已沒有活人，立刻將裝了鈔票的手提袋拿走，挾起受傷的同伴，死了的一個則用刀在他臉上劃花，以使警方聞訊趕到，認不出是誰，於是匆匆撤走。

這一輪槍聲，不驚動了附近的人才怪，再不走，待警方聞訊趕到那就逃不了。

追殺李森的任務，就讓那兩個槍手負責！兩個槍手一邊追，一邊向李森開槍，奇跡般，亡命飛奔的李森竟然沒有被射中，也許是由於樹木多的緣故，將兩名槍手的視綫阻擋了。

兩名槍手開了幾槍，見射不中李森，不敢再開槍，因爲槍聲可以傳出很遠，會驚動人，將自己暴露。

李森這時已如一條喪家之狗，沒命奪逃，渾忘了臂上的槍傷，心中只有一個意念：逃！逃！拚命逃！由於附近有個林子，他喘着氣，終於讓他逃了進去。

一入樹林子，傾耳聽一聽，聽不到脚步聲，他靠在一棵樹上喘着氣，同時迅速地從身上的恤衫撕下一幅布條，將臂上傷口扎住，朝來路窺探了一下，不再停留，竄入左面林子深處。

不知是那兩個槍手追錯了方向或是放棄了追殺，總之李森逃過了一刦，躲在山脚下的一個草洞中，虛脫般動也不動。

他不敢現身亂走，因爲無論遇到追殺他的槍手或任何不相干的人，他都會有麻煩！

——他衣衫破爛，一身是血，走出去遇到殺手固然無命，遇到任何不相干的人，也肯定對他思疑，說不定會報警，那就糟了！

想到五個人死了四個，如今只剩他孑然一身，又受了傷，他不由痛悔交加，發誓就算死了，也要爲死去的大隻華等人報仇。

流血、受驚、疲累，令到他身心交瘁，躺在草洞中，迷迷糊糊昏睡過去。

一覺醒來，四下裏黑忽忽一片，眨眨眼，仰望天上，星光閃亮，才知道已是夜晚，看看腕錶，九時四十一分已很夜了。

挺起身，牽動了右手臂上的槍傷，痛得眼前一黑，差點痛昏過去。

吸了口氣，慢慢站起來，右臂軟垂着，像不屬於自己的一樣。不能動，只好用左手將手提袋拿着，爬出草峒，小心地走下山脚。

每走一步，右手臂就如刀割般痛，走下山脚，痛得滿頭是汗，不得不停下來喘氣。

所幸這時夜已深，加上地方荒僻，公路上一個行人也沒有，車輛也不見一輛，不過他仍然提高警覺，盡量貼着路邊暗影走，豎着兩耳，察聽附近可有响動，若有脚步聲或汽車聲傳來，他就立刻伏在路邊草叢中。

他一路走一路留意，也不知走了多久，終於讓他找到一個電話亭，大喜之下，立刻搖了個電話給阿炳，幸好阿炳沒有出外，接聽之下，又驚又喜，忙問他在什麼地方，李森將地點說出，叫阿炳立刻開部車子來，順便帶套衣服，接他回去。收了綫後，他就躲在這電話亭後面不遠處的一叢樹草後，等阿炳開車來接他。

幸虧阿炳是修車的，而他就在車塲不遠的一間木屋居住，他接到電話後，匆匆跑到修車工塲，取了一部已修好的車子，駛向約定的地方——那座路邊電話亭。

× × ×

車燈雪亮，一輛汽車在電話亭旁邊，立刻關掉了車頭燈，然後輕輕按响喇叭，三聲响過，——這是李森與阿炳約好的暗號，躲在樹草叢後的李森立刻提着手提袋，彎着腰，快步奔到汽車前，阿炳早已將車廂打開，李森一頭鑽了進去。

阿炳關了車廂門，立刻坐到前面，將車子掉頭，飛馳而去。

終於回到阿炳的住處，李森披着阿炳帶去的一件衣服，臉色慘白地斜倚在阿炳

的床上，不住喘氣。

阿炳一看他的樣子，及身上的血漬，大吃了一驚，衝口說：「阿森，你受了傷？怎麼回事？」

李森無力地點點頭，虛弱地說：「一言難盡，你這裏有沒有消毒水及綳帶之類的藥品？」

「這裏沒有，修車塲就有，我立刻去拿來。」阿炳說着立刻去拿。

看見李森臂上那血肉模糊的傷口，阿炳不禁打了個顫抖，驚呼出聲：「你中了槍？」

李森咬着牙，抵受着劇痛，壓低聲音道：「小聲點，不要慌，快爲我消毒！」

阿炳何曾見過如此血淋淋的傷口，抖着手，爲李森手臂上的傷口抹去血漬，再用消毒藥水洗淨傷口，爲他敷上消炎藥粉，用綳帶扎好。

李森已痛得差點暈了過去。

「快去看看那部車子有無沾上血漬。」李森這時才省起，叫阿炳去看看。

一言提醒了阿炳，阿炳立刻去察看那部車子。

「還好，只是坐椅靠背有一點，我巳經擦乾淨。」阿炳拿着一塊布回來。

經過了敷扎之後，李森好過了一點，吩咐阿炳將沾有血漬的衣物收拾藏好，不等阿炳發問，嘆了口氣，將經過說了一遍，末了，拍拍身邊的手提袋。「幸好這袋裏還有二十多萬元，待我傷勢痊癒，立刻搭船偷渡去泰國！」

拉開拉鍊，拿出一疊鈔票，遞給阿炳：「你拿去用吧，我起碼要在你這裏住一頭半個月，明天，到市區去買些藥品回來，千萬不要在附近買，免至引起別人的懷疑！」

阿炳早巳被李森所說的驚險經歷嚇得呆怔怔的，心頭狂跳，不知說什麼好，見李森遞給他一疊鈔票，忙推拒道：「我還有點錢，這是你用命摶回來的血汗錢，我怎能收你的，留着你到泰國用吧。」

李森強要他收下，阿炳拗不過他，只好勉強收下。

「我好肚餓，你這裏有什麼吃的？」李森肚子餓得咕咕直叫。

「還有幾個即食麵，要不要我出去買？」阿炳望着李森。

「不要出去買了，就食即食麵吧。」

這一夜，兩個人就睡在一張床上。

李森原來想躲在阿炳的木屋中待手臂傷勢好得七七八八，沒什麼大碍，才再搭路偷渡到泰國，那知，才住了兩日，就有一個形跡可疑的人在修車塲附近出現，四處溜躂，阿炳警覺，立刻通知李森。

李森知道待不下去，決定離開。

那形跡可疑的人甚至還借機與阿炳搭訕，阿炳心內更驚，表面上却神色不露，從容應付過去。

——他知道若稍露破綻，李森不但會死，連他自己亦有生命之憂！

情況越來越不對，阿炳與李森商量過後，決定由阿炳先打電話召來一部的士，在的士未到前，假作匆忙，駕一部車離開，引開那人。

那人果然上當，見阿炳匆匆駕車離去，他立刻緊跑幾步，登上一輛停在路邊的車子，跟蹤阿炳。

阿炳離去不久，那部電召的士來到，早巳在門邊等着的李森，立刻低頭走出，登上的士，說了一條街道的名字，着司機駛去。

× × ×

聽完了李森的述說，泰迪卡凡也不禁爲李森的險死還生揑了一把汗，兩人雖然也經歷過兇險，自覺遠遠比不上李森這次的經歷，最主要的一點是，他倆人從沒有經驗過槍彈下逃生的塲面。

長長吁了口氣，泰迪問：「你現在仍想偷渡到泰國？」

李森點點頭：「除了這條路，我巳沒有路可走，他們要追殺我，警方通緝我，加上大隻華他們死了，我只有走這條路才可以逃生。」

「你有無想過，他們既然追殺你，自然廣佈綫眼，探聽你的行踪，只怕你一搭路，他們就知道，你未上船，巳橫死街頭！」卡凡一臉凝重地望着李森，「難道你就這樣放過了他們？眼睜睜看着大隻華他們被殺死，不爲他們報仇？」

李森先是一呆，喃喃道：「怎麼我想不到這點，那我怎辦？我一個人勢單力孤，我雖有報仇之心，我也不想放過他們，但動得了他們嗎？」

泰迪正容道：「阿森，其實你一早就錯了，你不能再錯下去，我與你是好朋友，我不忍心你就這樣毀了，你現在回頭，還來得及！」

李森睜目道：「你叫我自首？」

泰迪嚴肅地點點頭：「你其實只有這條路可走，與警方合作，不但可保一命，也可藉警方的力量，將七哥他們一網成擒，爲社會除害，爲你死去的弟兄報仇！」

李森痛苦地抱着頭叫：「我不想坐監，也怕坐監！我寧願死！」

「冷靜點，」卡凡輕輕拍着李森的肩頭，「你一死，正中七哥他們的下懷，你吞得下這口氣嗎？你還年輕，只要你與警方合作，相信一定會輕判的，坐三五年監，瞬眼就過，那時，你可以重新來過，又是一條漢子！」

「一個人坐過監，還會有希望嗎？何况，我一無所有！」李森頹喪地用手掩着臉。

「不要灰心，記着我與卡凡都是你的朋友，我們一定會帮你的！」泰迪誠摯地望着李森。「你一定要這樣做，才有生路，也可以報仇！」

「我怕！」李森呻吟出聲。

「別怕，拿出你打刧金舖的勇氣，面對一切！」泰迪用力握着李森的左手。

沉默了一會，李森似乎想清楚，也下定了决心，抬起頭，望着泰迪卡凡：「好吧，我照你們的話做，你們帮我通知警方吧！」

說完，全身乏力地倒靠在沙發背上。

泰迪卡凡同時目光一亮，高興地說：「那我們立刻通知警方！」

經過一番商量後，三人一致認爲，由於李森被追殺，若趕去警局親自自首，說不定會遭到殺手的狙殺，還是留在屋裏，打電話通知劉探長，請劉探長帶着手下趕來，在警方的保護下，一同到警局比較安

全。

於是，由泰迪照着劉探長給他的名片上的電話號碼，撥電話給劉探長。

電話接通了，但接電話的人不是劉探長本人，而是他的一名助手，說劉探長剛巧在二十分鐘前一個人獨自離開了，並問找劉探長有什麼事。

泰迪想了一下，認爲既然劉探長不在，他的助手也是一樣，因爲事不宜遲，就將李森要自首，但又恐防在街上被人狙殺，最好警方立刻派人來保護李森，一齊到警局等情說了一遍，那助手一聽通緝多時的金舖刧匪李森肯自首，當然又興奮又緊張，立刻滿口答應，並問了泰迪住所的地址，囑咐泰迪小心門戶，等他帶隊到來，匆匆收了綫。

李森在泰廸與劉探長的助手通話時，一直緊張地望着泰廸，待泰廸放下話筒，立刻問：「警方有何反應？」

泰廸安慰地撫着李森的肩背，說道：「放心吧，他們很高興，要你放心，只要你合作，他們一定會代你求情輕判！現在只要等他們趕來，保護你到警局，那就安全了。」

× × ×

三個人坐在客廳中，靜等警方人員趕來，一時間，三個人都閉着咀，誰也不說話。

——他們都很緊張！

就在三人等了大約十分鐘左右的時候，門鈴却驟然間响起！

三個人齊皆一震，目光集中在緊閉的大門上，怔怔地坐着。

門鈴聲繼續响着，三個人你望我，我望你，猜不透是誰在這緊張的時候來找他們，照計，警方人員起碼要二十分鐘才趕到，這肯定不是警方人員，然則，會是誰呢，不會是那些殺手吧？殺手怎會這樣大胆，明目張胆地找上門！

鈴聲吵耳地繼續响着，似乎不開門就决不罷休，泰廸卡凡打了個眼色，爲着小心起見，卡凡與李森先進入房中，掩上門，然後泰廸才走向大門，緊張地從門眼中向外窺望。

從門眼中清晳地見到劉探長站在門前，左右站着像是他手下的人，泰廸吐了口氣，提着的一顆心放下，既然是劉探長親自趕來，那就更好，立刻打開大門鐵閘。

在鐵閘剛打開的刹那，劉探長對着泰廸眨了眨眼。

泰廸是何等機警的人，一見劉探長臉上目無表情，並對他眨眼，知道情形有異，心中一懍，就要用力關上鐵閘！

那知站在劉探長左邊的一個人，突然踏前一步，跟着閃電般將一把鐵尺插入門縫中，這一來，鐵閘被鐵尺阻隔着，無法鎖上！

那人身手可謂敏捷，一手持鐵尺插入門縫間，另一只手巳將一把手槍，伸入鐵閘間隙，指着泰廸，手指扣在扳機上，只要手指一扣，泰廸就立刻中彈身亡！

泰廸當然不敢妄動，僵立着。

那人慢慢拉開鐵閘，用槍指着泰廸，直到鐵閘完全打開，他才平端着槍，跨入屋內！

另一個人也用槍頂着劉探長的腰眼，進入屋內，然後迅速關上鐵閘、大門。

× × ×

泰廸與劉探長被那兩個槍手押入客廳，泰廸一直暗暗爲李森担心，他想不到這兩名槍手竟然先一步追查到這裏，並脅持了劉探長，這一意外的變化，任是誰，也被瞞過。

「快說！李森是否來了你這裏？」一個槍手用槍管指着泰廸的太陽穴，惡狠狠地瞪着泰廸。

劉探長一聽，不由脫口說：「泰廸先生，李森在你這裏？」

別一個留了一撇鬍髭的槍手用槍一頂劉探長腰眼，痛得劉探長猛一挺腰，痛呼出聲。

泰廸盡量不去望着卡凡李森躲着的那間房間門，暗自祈禱李森與卡凡千萬別衝動，不要衝出來，表面上却裝作平淡地說：「李森？我巳不見他巳是半年，他怎會來找我？」

「別裝蒜！我們查到你是他的好朋友，他如今走投無路，不找你，還有誰好找？」那槍手一槍抵在泰廸的額頭上，痛得泰廸皺眉痛叫出聲。

「朋友，不信，你可以搜一下！」泰廸這時巳暗中計較好，故作大方地要那槍手搜搜，其實，他是暗中通知躲在房中的卡凡李森，準備隨時發難。

那槍手打量着屋內，然後退一步，槍仍然指着泰迪，然後示意那鬍子槍手將劉探長推到泰迪身邊，用槍指着泰迪劉探長，對那鬍子槍手說：「你到各處搜搜！」

那槍手持着手槍，小心戒備着，先搜查了浴厠，跟着是厨房，對用槍指着泰廸和劉探長的槍手搖搖頭，然後走向那兩間房的其中一間。

那鬍子槍手很小心，先貼在房壁上，然後伸手輕輕打開門，慢慢推開，直到門完全打開，才一步標到房門口，雙手持槍指向房內，槍管迅速移動，找尋目標！

可惜，房內空無一人。

鬍子槍手退出那房間，走向卡凡李森躲着的房間。

這時，泰迪乘着那槍手分神瞥看那鬍子槍手的刹那，飛快地向劉探長打了個眼色。

劉探長也是醒目之人，立刻會意地迅速連點了一下頭。

那槍手仍是身貼房壁，伸手緩緩推開房門，直到房門大開，才跨步旋身，舉槍對着房內！

也就在這時，大開的房門驀然間猛力撞回，嘭一聲大震聲中，反撞關上的房門恰好撞在那鬍子槍手伸持的手槍上，但聽呼的一聲槍响，那鬍子槍手那股反撞的大力撞得握槍的手一緊，扣動扳機，放了一槍，同時再也握槍不牢，被房門撞得脫手飛出！

與此同時，泰迪與劉探長也同時發難，乘那名用槍指嚇着他倆的殺手驚愕的那一霎間，泰迪矮身伸腿橫掃，劉探長一拳疾擊向那槍手握槍的手腕！

那槍手由於被同伴的猝然受襲，神情自然受到震動，注意力也不免在那霎間受到驚擾，加上泰迪與劉探長早有心理準備及默契，把握時機一齊發難，那槍手雖然

反應不慢，退身閃避，但依然被泰迪一腿掃在脚上，劉探長一拳擊在握槍的手腕上，悶叫一聲，手槍脫手斜飛，人亦向地上摔跌！

劉探長把握時機，絕不給對方以喘息還手的機會，一步衝前，拚着全身氣力，一拳橫擊向槍手的臉頰！

泰迪的動作也是一氣呵成，一腿掃出，一眼瞥見揚手的手槍被劉探長一拳擊飛，疾忙彈足斜竄起，抓起那柄飛跌向廚房門口的手槍。

那槍手接連挨了重重的二拳，手脚劇痛，人也立身不牢，向地上倒去，在將倒未倒的瞬間，劉探長一拳又到，如何避閃得了，「噗」地一聲响，夾着骨裂之聲，臉頰上挨了重重的一下，痛楚欲死，眼前金星亂冒，一陣暈眩，「噗」的旋跌在地上。

劉探長先前被這兩名槍手埋伏在門外暗處，猝然自後撲出，用槍指嚇着他，連佩槍也被兩名槍手搜掠去，心裏窩囊極了，但又不敢反抗，這時見到那槍手被擊得旋跌在地上，一肚子的悶氣立時向那槍手身上發洩，飛起一脚，尖硬的鞋頭猛力踢在那槍中的左肋上，「卜勒」一响，那槍手左肋最少斷了二根肋骨，大張着咀，發出一聲痛嚎，腰身猛一抽搐，痛得滿地打滾。

劉探長那肯放過他，追着他打滾的身體，雙腿連連踢出！踢得那槍手嚎叫連連，越滾越快！

另一方面，泰迪的手已摸拿到飛跌在廚房門角的手槍，剛剛抓握起，但就在這時，一聲兇狠的吼喝倏的响起：「通通不准動！誰動誰死！」

這一聲喝，猶如半天响了一聲霹靂，屋內所有的人，所有的動作刹那僵住，誰也不敢亂動。

——發出那聲吼喝的，是那名翳子槍手，不知怎的，他的手上像變戲法般，突然又握着一柄手槍，手指緊扣在槍機上，指嚇着從房內撲出的卡凡與李森！

在此情形下，泰迪與劉探長自然也停止一切動作，不敢妄動！

因為若一動，槍手手指一扣，肯定有人被射殺！

這一來，形勢頓時改觀，先一刻佔到的優勢，刹那消解於無形，重又陷於極劣之勢，更糟糕的是，李森為了協助卡凡制服那翳子槍手，從房內衝出來，露了相！而槍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殺死他，以達到滅口的目的！

看來，李森這一次難逃一死！

最令卡凡與泰迪李森不解的是，翳子槍手的手槍明明被卡凡李森兩人出其不意，猝然將房門踹踢，撞飛了翳子槍手的手槍，那柄手槍如今仍然在靠牆的矮几脚下，為何又有一槍在手！

只有劉探長最明白，翳子槍手握着的那柄手槍，正是他被繳去的佩槍，當時，兩名槍手在門外自左右掩到他背後，兩柄手槍自左右頂在他腰眼上，令到他不敢反抗，被其奪去佩槍，插在其中一個槍手——翳子槍手的褲頭上，這就是翳子槍手為何在一柄手槍被撞飛後，仍有一柄手槍在手的原因。

劉探長看看翳子槍手握着的那柄屬於自己的佩槍，心裏懊悔不已，暗暗責怪自己怎會如此疏忽，在擊倒了另一名槍手後，怎不趕緊去對付他！

但，這時候懊悔已遲了。

那翳子槍手先不理會仍躺在地上，呻吟起了身的同伴，全神貫注監視着泰迪劉探長四人的動靜，當他看清了李森的樣貌後，認出了就是要殺之滅口的人，立刻用槍對準了李森，兇狠狠地說：「李森，你終於也被我們找到了，上次被你走脫，今次，你再也走不了，去陪你四個死鬼兄弟吧！」說着，就想扣扳機！

李森這一刻面對着死亡，表現得出其地鎮定，不但毫無懼色，而且還挺着胸，迫前一步。「你只管開槍，我死，你們也逃不了，你自信能在一霎間殺死我們四人嗎？」

那翳子槍手聽了李森的話，不由一呆，遲疑着不敢開槍，因為他不是笨人，以他一人一槍對付四人，很難在同一時間殺死四人，只要他一開槍，其餘三人肯定會捨命撲攻他，試想想，他一柄槍再快，也應付不了在三個不同角度向他同時撲攻的人，何況，泰迪的手已摸拿到一柄手槍，只要給他一刹那的時間，他就可以開槍將翳子槍手轟斃！

「殺死他們！快開槍將他們統統殺死！」倒在地上，起不了身，一身是傷的槍手忍着劇痛，嘶聲向翳子槍手嚎叫。

翳子槍手聽了神色一獰，就要扳動槍機。

卡凡却在這時，驀然一閃身，擋在李森面前，由於距離很近，槍管差不多抵在他胸膛上。

翳子槍手一怔，獰聲道：「難道你不怕死？好，待我殺了你，再殺他。」

「你就算殺得了我們，你也逃不了！」卡凡沉着聲地說：「在你們未來之前，我們已通知了警方，相信警方已趕來了，若果你不想被判死刑或終身監禁，只管開槍。」

翳子槍手被卡凡這一說，不禁又猶豫起來：「你想嚇唬我？」

「別聽他胡說！」又是那躺在地上的槍手在嘶叫：「他只是嚇唬我們，快下手殺了他們。」

「他說的話是真的！」劉探長忽然說，他雖然不知道卡凡泰迪是否真的通知了警方，為了拖延時間，俟機反抗，不得不表露身份，以便證實卡凡所說的是真。「我是劉探長，我是在車上接到總部電台的通知，先一步趕來保護李森的，相信我的手下這時已趕到。」

翳子槍手在搜出劉探長身上帶着槍時，已猜想到劉探長是警方人員，這時聽劉探長表露了身份，不由他們不信，何況，劉探長補充說：「若你們不信，可以從我上衣的口袋中取出我的證件看看。」

兩名槍手這時面面相覷，連那躺在地上的槍手也就猶豫了，一時之間，不知怎辦才好，拿不定主意。

泰迪其實是有很多機會將地上的手槍抓起來，指向翳子槍手，但一來由於自己不大懂得開槍，拿不準是否打得中翳子槍手，二來，李森與卡凡先後被翳子槍手以

手槍指住，萬一出了差錯，或者是慢了一點點，那就會導致李森或卡凡被對方槍殺，有了這兩層顧慮，令到泰迪一直不敢妄動！

翳子槍手用眼角瞥了一下劉探長，臉上陰晴不定，似在考慮着該如何作，但地上的那名槍手在一驚之後，像豁出去般大聲嘶叫道：「殺了他們，或許還來得及逃走，他們可能是虛言恫嚇！」

像為了證實那槍手的話般，那槍手的話還未說完，倏然响起一陣急驟的鈴聲，翳子槍手不由臉色大變，兇巴巴地低聲道：「不准動，誰動打死誰！」

躺在地上，遍體劇痛的槍手也是臉色連變，兇惡的臉上變得一片慘白。

「你們還是投降吧，我的手下已趕到，你們怎樣也逃不了。」劉探長抓緊時機勸說翳子槍手投降。「你們沒有傷人也沒有殺人，只要你們棄械投降，我保證不難為你們。」

這時鈴聲繼續刺耳地响着，夾着砰砰的拍門聲，門外有人聲傳入來，看來，來了不少人。

「你們快投降吧，趁他們還未曾破門而入。」卡凡冷靜地直視着翳子刦匪，「只要你現在棄械投降，相信劉探長將來在法庭上，會為你們說話的，對你們會有好處。」

「只要你現在棄械投降，肯與警方合作，我保證將來在法庭上，會為你們向法官求情，或者將你們轉做控方證人，說不定會不判你們的罪！」劉探長向翳子槍手游說。

翳子槍手頭上冒汗，臉色蒼白，緊張地握着手槍，瞥一眼躺在地上，痛楚得呻吟出聲的同伴一眼，輕聲微抖地問：「喂，你認為怎樣？」

那槍手却不回答，躺在地上呻吟得更大聲。

泰迪一直半蹲着的身形突然站起，毫無所懼地走向門口。

翳子槍手一眼見到，澀聲喝道：「站住！否則我開槍！」

泰迪朝翳子槍手一笑。「你若是胆敢開槍殺我們，也不會等到大隊警方人員趕到的此刻開槍殺我們，還是乖乖地放下槍吧。」

邊說，邊繼續向門口走去。

鈴聲大鳴，門外人聲嘈雜，看來，門外趕到的警方人員見屋內這樣久沒有反應，知道出了事，正在忙着調配人手，破門而入。

那翳子聽了泰迪的說話，神情震動，握槍的手也抖動起來，似乎在內心作着劇烈的交戰，像洩了氣的皮球般，頭一垂，握槍的手一鬆，「啪」一响，指着卡凡胸前的那柄手槍鬆脫墜落在地上，表示他放棄了抵抗。

卡凡不由長長吐了口氣，掏出一方手帕，擦抹去兩手滿掌汗水。

此刻，劉探長最鎮靜，上前拾起翳子槍手鬆脫落在地上的手槍——他的佩槍，再分別檢起廚房門角以及矮几脚下的兩管手槍。

這時泰迪已經將大門鐵閘開啓，警方人員個個如臨大敵般，持槍在手，一湧而入。

帶頭的是劉探長的助手，一眼見到劉探長，想不到自己的上司赫然在此，不由怔了一怔，問道：「探長，你怎麼會在此的？」

劉探長苦笑笑，將他一個人趕來找泰迪，想問問泰迪可有消息，不意在泰迪門前被兩名槍手出其不意用槍脅持入屋的經過，略略說了一遍。

而那兩名槍手，經過泰迪卡凡向警方人員說明身份後，立刻被警員扣上手鐐，監管着。

而李森，終於在劉探長等警方人員的保護下，護送到警局。

當然．泰迪卡凡也跟了去。

×　　×　　×

李森充分與警方合作，警方憑着李森的口供及兩名槍手的口供，拘捕了黑社會頭子七哥，並起了兩間金鋪被刦去的金飾及很多其他贓物。

而李森由於與警方充分合作，並充作警方證人，指證黑社會頭子七哥的罪行，給以輕判，法官念在他是初犯，只判他入獄一年。

至於劉探長，由於破了這哄動一時的金鋪刦案，連帶抓到了一個黑社會頭子，並且由他的口供中，破獲了不少偷搶刦案，受到了上司的嘉許，當然滿心歡喜，精神爽利，為了答謝泰迪卡凡的合作，請他卡凡泰迪大吃了一餐，並由此而成為好朋友。

至於泰迪卡凡，一方面為李森坐監而難過，另一方面，却為李森回頭是岸，重新做人而感到高興！

（完）

三期完翟天星傳奇故事

南宮宇・文　盧令・圖

劍星飛月絕妖魑（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翟天星因好奇心重，向前面塵頭大起之處馳奔，只見現場上屍橫遍地，原來是天下鏢局的保鏢被人刦鏢，翟天星沿着蹄印前行，走到一處谷口，那裏正是寂滅谷，傳說來到此谷之人却是有去無回，翟天星生性好奇，決定探個究竟，一陣簫聲把他引到一位老人面前，雙方打鬥一番後，翟天星中了迷魂藥昏睡過去，醒來時，發現仍在谷口，但老人不見了，他決定從谷外着手探查寂滅谷眞相……走至一小鎭，遇上一帮鏢師，他們以爲天下鏢局被刦與翟天星有關，遂在酒中下毒，翟天星不察，中毒倒地……

身爲飄萍客　愧受美人恩

在坐衆人，也都同意應震天的話，雖然他們心中都覺得下藥迷倒翟天星的手法，並不是大丈夫所爲，但他們早已見識過翟天星的身手，知道就算十多人聯手，也未必留得下翟天星，應震天下藥于酒中，總算是個權宜之法。

店小二重新收拾杯筷，衆人再度入席暢飲。

原來中原一帶，鏢局雖多，但以這南六北七，十三間鏢局聲勢最大，北方以天下鏢局爲首，南方却以江南的淮北鏢局爲首，他們爲了保鏢方便，南北互相照應，早已結盟，時相往還，而魏苔青與應震天最爲投契，因此應震天把女兒交給魏苔青照顧，好讓她學些拳脚，也有機會好好賞玩一下江南風景。

酒過三巡，魏苔青道：「白大哥與其他人何時可到？」

應震天道：「大約在天亮之前可到，因爲白大哥要收拾一些草藥，來救天朗賢侄——對了，天朗賢侄，而今在何處？」

魏苔青道：「在小弟鏢局之內，他傷勢沒有惡化，但也沒有起色！」

應震天道：「他受傷十分嚴重？」

魏瀚道：「他身中八斧，但那只是皮肉之傷，但他似乎中了暗器，可惜我們却看不出那是什麼暗器！」

應震天道：「既是如此，白大哥一到，他便可以親自爲他診斷！」

魏苔青問道：「大哥這藥，有多久効力？」

應震天道：「我只下了半錢，大約兩個時辰之後他便可以甦醒！」

魏瀚道：「不知白伯伯途中有沒有阻滯，如果翟天星醒來，白伯伯又未到，我們……爲了安全計，倒不如讓我們先把他縛起！」

應震天道：「賢侄主意不錯！」

魏瀚立即與四位鏢師，往找繩索。

應絳仙道：「我相信翟大俠也不是像你們這般不講理的，讓他甦醒之後，與他細說，一定有些眉目。」

那魏瀚已吃過翟天星苦頭，那敢再讓他醒來，不再理會師妹之言，已找了一根粗繩。

四個鏢師，已把翟天星抬往一張長椅之上，魏瀚提了繩索，便要綁着翟天星。

翟天星身材雖不十分高大，但像玉山頹倒，合四人之功，左右圍攏，再把翟天星綑上。

應絳仙在旁頓足，但前面一個是老父，一個是師傅，也無法阻止他們。

忽然，魏瀚「呀！」的一聲，竟呆立不動。

應絳仙正在奇怪，其他四個鏢師也同時「呀」的一聲，就像四尊石像的挺在那裏。

臥在長椅上的翟天星，忽然全身一挺，那根燭兒一般粗的繩索，已完全斷開。

應絳仙看了，一時口呆目瞪。

應震天與魏苔青也發覺情形不大對勁，連忙游身而上，翟天星已是一躍而起。

翟天星道：「瓔珞瓊漿雖是烈酒，却醉不倒在下！」

應震天猛然一驚，道：「翟天星，刦鏢之事一日沒有弄清楚，你休想逃去！」

翟天星笑道：「我並不想逃去，如果我想逃走，我也不會上這鄭州第一樓！」

應震天道：「那麼，鏢車在那裏？」

翟天星道：「我也想知道！」

應震天怒道：「翟天星，老夫縱橫江湖卅載，你休想瞞騙我！」

應絳仙插口道：「爹，你何必一口咬定……」

應震天道：「不用你插口，爹自有主意！」

翟天星道：「你有主意？如果你有主意，堂堂一位威震黃河的英雄人物，也不會用下三濫手法！」

魏苔青道：「翟大俠，那是不得已之事！」

翟天星道：「如果我是刦鏢之人，我怎會來此？」

應震天道：「這欲蓋彌彰的手法，瞞得住他們，瞞不得我！」

翟天星道：「既然你是那麼頑固，我也無話可說！你要我怎樣才相信！」

應震天道：「說出鏢車所在，尚有生路一條！」

這話實在太不客氣，翟天星仍然按着怒火，道：「我翟天星一生行事，光明磊落！」

應震天說道：「表面正是如此，不過，除了你之外，還有誰可以刦得天下第一鏢？」

翟天星見他蠻不講理，本想一走了之，但回心一想，如果不與他說個明白，這寃枉更是難以洗脫。

應震天見他不言語，更厲聲地道：「翟天星，一般江湖之人，都是孑然一身，而你竟有一間美侖美奐的天星小築，你何來此巨資？」

翟天星道：「我先人是大商賈，只是我不好營營役役，喜歡到處飄泊！」

應震天道：「就算你先人遺下，你又如何維持？」

翟天星道：「我不想與你作無謂的爭辯，我還有什麼可疑之處？」

應震天道：「記得十年之前嗎？」

翟天星道：「這事與十年前之事又有什麼因緣？」

應震天道：「十年之前，你剛出江湖，便發生了一件巨案！」

翟天星沉思一會，道：「你說的是大內失竊之事？」

應震天道：「這豈不是不打自招，大內失竊十件奇珍，看來你所售得的錢，足可以維持十年生活！」

翟天星聽了，正是怒不可遏。

應震天却接口道：「而今你又需要另外十年的生活用度，刦了天下第一鏢，也可以足够了！」

翟天星道：「你簡直是含血噴人！」

應震天道：「你不用狡辯，我再問你，拾屍和尚這十年來，以拾屍爲業，他又豈會打誑語？」

翟天星道：「我入寂滅谷之前，的確見過拾屍和尚，可是，他並沒有見到我刦鏢！」

應震天道：「入寂滅谷，這更是一個大破綻，江湖之內，又有幾人入過寂滅谷，這地方只是個空中樓閣之地，你竟說入過寂滅谷，那豈不是一派胡言！」

翟天星道：「在未入寂滅谷之前，我也不相信有此地存在，但事實上，我入了寂滅谷，而且見過一個吹簫的老人，更見到兩種失傳的武功！」

應震天道：「就算你入過寂滅谷，你怎會破例可以出來？各位，你們都是江湖之人，有沒有聽過從寂滅谷出來之人！」

衆人當然說沒有，那的確是事實。

應震天道：「綜合各點，你是唯一刦鏢的人！」

在這情况之外，翟天星又如何分辯。

魏苔青插口道：「翟大俠，你又有什麼解釋？」

翟天星說道：「我是個不懂得解釋的人！」

應震天道：「那麼，你是默認了！」

翟天星苦笑着站了起來。

應震天也同時站起，喝道：「你想走嗎？」

翟天星道：「你根本是一派胡言，我怎能再跟你瞎纏下去！」

翟天星知道，應震天對整件事，一切都是先入爲主，心中早已認爲翟天星是刦鏢之人，因此，把所有的罪行都歸到翟天星的身上，而翟天星根本沒有想到這事已到了如此田地，更加上他想也沒有想過十年前之大內失竊之事，一時更無從分辯。

一直沒有發言的淮南鏢局主人，荊棘螯手秦臻，突然插口道：「翟天星，你還是留下，等天下鏢局的白成龍大哥來到，再作一個明白！」

翟天星道：「如果我要走呢？」

秦臻的兩個兒子，不約而同道：「那麼讓你先試試我們的『銅琶鐵板』！」

兩人已一躍而出。

秦漢使的是一隻銅琶，是用一種精銅所鑄；他的弟弟秦堂，用的是一塊鐵板，是用寒鐵所鑄。

看來翟天星是無法順利離開這鄭州第一樓。

秦漢道：「亮兵器吧！」

翟天星道：「我一向不使兵器的！」

秦漢與秦堂，立時十分憤怒，以爲翟天星不使兵器，是小窺他們這一雙銅琶鐵板，那知道翟天星的確是沒有使用兵器，本來這事江湖人都知，可是，他們究竟年輕，只知道翟天星武功好，但沒有注意他沒有使兵器的習慣。

兩人已亮出一個守勢的招式。

翟天星並沒有動，看着他們。

秦漢銅琶一揮，秦漢也是鐵板橫砍。

翟天星看着來勢，使出一招「斬狐擊兔」，化解了銅琶鐵板的來勢。

秦漢銅琶一揚，使出的是一招「十面埋伏」；秦堂也不落後，一招「劈山鑿石」，秦漢攻的是左路，秦堂攻的是右路，兩人合作有年，心意相通，因此招式既是沉猛而又湊合，眼看翟天星是避無可避。

翟天星欺身一轉，避去了銅琶，使出一招「流星過渡」，再使一招「過雁排雲」，掌風虎虎，有如狂風捲浪，使他們不得不暴退十步。

初生之犢不畏虎，兩人又再一躍，銅琶攔腰一揮，鐵板從上直砍而下。

翟天星雙掌一挺，一招「金燈萬盞」，雙腿一夾，一招「王旨綸音」，秦漢秦堂兩人，脚未站穩，已感到勁風撲面，不得不改攻爲守，兩人雙手突感一陣痲木，竟握不着銅琶鐵板，雙雙倒在十丈之外。

荊棘螯手秦臻看到兩個兒子敗下陣來，也不再顧其他，提了他慣使的荊棘棒，一躍而前。

這荊棘棒是仿似狼牙棒的兵器，但這荊棘棒却是原支荊棘木，上面的倒刺荊棘，十分銳利，如果被擊個正着，連皮帶肉，扯出一大塊。

秦臻運棒如風，一招「烏龍探地」，向着翟天星腦門而下，翟天星見他來勢兇兇，不敢硬碰，翻身一仰，避了來勢，見他招式已老，連忙使出「施鹿解角」，眼見便要奪去他手中的荊棘棒。

秦臻在江湖已有廿多載，上陣迎戰的經驗相當豐富，見翟天星要奪他兵器，乘着來勢，一招「穿花渡柳」，反過來要使翟天星握着荊棘棒上的突出棘荊。

翟天星秦臻外號爲「荊棘螯手」，以武器爲號，那口他的荊棘棒當然不比尋常兵器，那敢硬奪，立時，改爪爲指，要點他手上右腕「外關穴」。

秦臻早已見過翟天星點穴的手法，知道他的天星指厲害，防範之心既起，變招也快。

可是，天星指實在太快，他略一改招，時間的差距雖是十分微小，但這已給翟星天足够時間。

本來，天星指指力可以直透他的外關穴，使他身不由己的放下荊棘棒，但翟天星到底是個宅心仁厚之人，不想他在兒子及衆鏢師面前出醜，只用了三分力量，只使他手部痲軟。

秦臻是個大行家，又豈不知他是手下容情，連忙暴退五步，改攻爲守，荊棘棒護着全身三路。

應震天見秦家父子俱敗下陣來，正想排衆而出。

那知道鎭遠鏢局的劉天遠，威寧鏢局的馬立威，震宇鏢局的高奔，安邦鏢局的施叱已同時躍出。

翟天星見他們來勢兇猛，但觀他們出刀出劍，知道並不是什麼勁敵，傷他們容易，但他却不想如此做，如果這場合之下，傷了他們任何一人，更加難以收拾。

劉天遠與馬立威使的是闊背金刀，高奔與施叱使的是長劍，一對刀劍同揮，分四路而來。

闊背金刀攻的是上盤，雙長劍攻的是腰間，翟天星使出一招兩式，先是「攔江先秋」，後是「沉腰睛減」，力度用了五成，四人已感虎口震痛。

應震天大聲道：「你們先下去，讓我們來見識見識！」

他沒有說我，而是說我們，那當然是示意魏苔青聯手而上，魏苔青本來巳不大相信翟天星是刦鏢之人，但碍於盟兄，只好勉力而上。

這兩人的功力當然在其他鏢師之上。魏苔青使的是一柄黑劍，應震天使的是一雙短槍。

黑劍一招「燕子銜泥」，直刺翟天星前胸之位，雙槍一出，一招七式，左三右四，向翟天星腰脇而來。

翟天星抖擻精神，使出天星掌中的「金星護體」「星流雲散」，刀劍全都落了空。

兩人又上，魏苔青黑劍一抖，使出一招「飛螢散影」，翟天星看得清楚，側身一閃，應震天早巳看準了這機會，雙槍又奮力而來，「青鸞起舞」「彩鳳柔鳴」，左抄右撩，眼看翟天星是避無可避。

翟天星雙掌一挺，突然改掌爲爪，順着雙槍來勢，竟把雙槍搭着。

應震天使出了七成功力，勁從槍發，等閒之輩定然會被雙槍挑個正着，但他又怎會想到翟天星藝高人胆大，硬接了這兩招。

這一硬碰，翟天星定然吃虧，因爲雙槍同是精鐵打成，有無堅不摧的威力。

可是翟天星搭着雙槍，應震天雙槍勁力十足，翟天星騰身一按，借勁發力，身如疾矢離弓，直飛冲天。

其他圍觀的鏢師，不約而同的一擁而上，要趁翟天星飛身下來之際合而攻之。

翟天星在半空之上，早巳看着他們齊步而來，想不到這羣名重江湖的鏢師，竟然會趁此機會，乘人之危，翟天星身如巨鷹，向下墮去，身未着地，巳感到勁風從四面八方而來！

好個翟天星，竟能在下墜之際，半空發力，身如風車轉動，使出他天星掌之絕招「斗轉星移」，衆人只覺勁風撲體，招式未老，巳無法再施！

在半空旋身，轉一個圈巳是極爲困難，而翟天星却一連轉了三個！

這三個旋身，有如狂風掃落葉，衆鏢師功力稍弱的，都被震退十步之外，而只有秦臻一人，功力勝於其他各人，也要退後五步。

應震天與魏苔青二人，看見翟天星這凌空三旋身，心底都不禁暗暗喝采，他們行走江湖，大江南北，什麼家數的武功都見過，幾曾見過如此身手？

臨陣殺敵，最重氣勢，翟天星這一招「斗轉星移」，巳奪先機，氣勢如虹，衆

人都不敢再貿然攻來。

翟天星拱手道：「各位都是明理之人，何必……」

話猶未止，應震天雙槍齊上。

應絳仙一直都沒有加入戰圍，至此也忍不住高聲道：「爹，翟大俠……」

應震天怒吼一聲，道：「你憑什麼替他辯護，各位，千萬別讓翟天星走出這鄭州第一樓！」

應震天口出此言，已不顧自己的武林身份地位，只有寧爲玉碎，不爲瓦全的氣概！

衆人聽了，又是一擁而上。

這可苦了翟天星！

本來，他可以立下重手，先擊倒幾個武功較弱的鏢師，然後再凝神再鬥，可是，他又不敢傷及他們，一招一式，只使出五成功力，因爲只要一人受傷，這個難以解釋的局面，會更加惡化，使自己不白之冤更添陰影！

常言道，雙拳難敵四手，何況他要對付的不是四手，而是十雙手！

翟天星心中暗自盤算，這樣瞎纏下去，終不了局，倒不如先走出這樓頭，以後再算！水落自然是石出，而今的解釋只會加深他們的誤會。

主意既定，翟天星長嘯一聲，衆人以爲他要下殺手，不禁有些胆怯！

就在這猶豫之際，翟天星已縱身一躍，直竄下那下樓梯階之處，衆人並不放過，齊步擁上。

可是，翟天星這一縱身，只是虛幌，突然一個撲身，已奔至樓邊欄杆之處。

翟天星回身拱手道：「後會有期！」

話剛說完，便一躍而下樓！

衆人被他左閃右竄，弄得眼花撩亂，奔到梯階之前，才如夢初醒的改步，奔到欄杆前，翟天星已站在這鄭州第一樓的大門前面。

翟天星穩身手地，便向前奔。

此時已是夜深，本來是熙來攘往的大道，已是燈火闌珊，渺無人影。

走了十步，突見燈火大明。

幾十個手持燈籠火把的大漢，攔着去路。

「翟天星，你可以逃出鄭州第一樓，却逃不過老夫。」

翟天星站着，細看這攔路的大漢，也是一色鏢師裝扮，可是，說話的人却沒有露面。

「前輩高人，晚輩——」

「眞是聞名不如見面，」話剛說完，一陣車聲轔轔，火光之處，一輛木頭手推車正緩緩在人羣中出來。

「前輩是——」

「翟天星，金錢是身外之物，又何必爲此而煩惱自己？」說話的人，正是坐在木頭車上的老者。

翟天星拱手道：「難道你也是說刦鏢之事？」

老者道：「翟天星，如果你有不便之處，只要你來到天下鏢局，任憑你要，老夫也不會拒絕。」

翟天星聽了，心中怒火不期然的上升，可是，他爲人一向忠厚，忍着氣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天下鏢局，前輩定是『萬無一失』白成龍白老前輩。」

老者笑道：「而今我這個招牌要拆下來了。」

翟天星道：「前輩何以如此說？」

白成龍回答道：「因爲你破了我的招牌。」

翟天星道：「老前輩仍然以爲在下刦去那些鏢車？」

白成龍道：「除了你可以之外，環顧江湖之中，有誰有這個胆量？」

翟天星有點發急，道：「承蒙老前輩青睞有加，可是，這一次你也許猜錯了，天下之大，比翟天星本領高强得多的人，有如恆河沙數。」

白成龍道：「我可以不相信自己的猜測，但我不可以不相信拾屍客黃衣僧。」

翟天星說道：「我不否認我見過拾屍僧。」

白成龍道：「拾屍僧與你有仇？」

翟天星道：「沒有。」

白成龍道：「拾屍僧這麼多年來，有沒有誣諂過人？」

翟天星說道：「他以拾屍爲業，打救那些孤鬼亡魂，他對喜對憂，似是無動於衷。」

白成龍道：「那麼，他沒有理由亂打誑語的。」

翟天星道：「我也想知其中原委。」

說到此時，鄭州第一樓上的衆鏢師都已追來，見到天下鏢局的白成龍來到，攔着翟天星的去路，心中也十分振奮，因爲「萬無一失」是從來沒有失過手的。

白成龍見各人已到，朗聲說：「各位，這件事與敝鏢局關係重大，暫時由在下應付。」

各人依言，站在翟天星背後觀看。

翟天星道：「白前輩，在下也並非那種不顧廉恥的小人，這事既與我有關，我定會徹查。」

白成龍笑道：「正是長江後浪推前浪，翟大俠名聲震江湖，有誰不知道？不過，這件事關重大，我不能只憑你片面之言，而相信了你。」

翟天星道：「白前輩深明大義，那麼，你要怎樣才可以相信？」

白成龍道：「以翟大俠的身手，能够從鄭州第一樓走出來，武功自然是一等好手。」

翟天星說道：「這是各位前輩手下容情。」

白成龍道：「翟大俠，太過謙遜會成爲謊言，不過，我老了，人稱我『萬無一失』，可是，如今我却一連失去兩件最寶貴的東西。」

翟天星詫異道：「你失去了……」

白成龍嘆了口氣道：「去年我失去這雙腿，今年又失去這些鏢車。」

翟天星道：「白前輩，你的雙腿……」

白成龍突然厲聲說道：「翟天星，你不要以爲我沒有這雙腿，你便可以爲所欲爲。」

翟天星忙說道：「在下並沒有這個意思。」

白成龍道：「你說過不會置身事外，以你的江湖名頭，我可以暫時相信。」

翟天星道：「那好極了。」

白成龍道：「不過，我不能讓你白白的離去。」

翟天星道：「白前輩的意思是——」

白成龍道：「你是後輩，如果是動手腳，我恐怕別人說我以老欺少。倒不如來個不傷脾胃的比試。」

翟天星知道今夜如果不顯一些顏色，定然不能離開這羣南北鏢師，既然他提出比試，正合心意，既可讓他們心服，自己也可以從容而退。

白成龍回首時那些擎着火把的漢子說：「你們奮力把火把扔向天空之上。」

十個手持着火把的漢子齊聲應道：「是！」

白成龍道：「拋吧！」

立時，十支火把齊向天空而上。

只見白成龍，腰板一挺，雙掌同時揮出，勁力有如狂風驟起，十支火把，在半空之中，同時熄滅。

只見一陣白烟，十支火把，又同時墮下，插在白成龍那木頭車之前，排成齊整一字而開。

白成龍又再雙掌一揚，那十支火把，立時又光亮起來，衆人看了都轟然喝采。

半空滅火，已是難能可貴，火炬墮下，排列齊整，已是難上加難，而以掌力重燃火把，這份功夫，眞可說是前無來者。

翟天星見他露出這一手，心中也着實佩服。

十支火把，照亮了坐在木車上的白成龍，只見他皓首白髮，一派怡然自得的神采。

白成龍道：「老夫老矣，翟大俠，只要你能模仿老夫七成，你便可以離去。」

翟天星道：「前輩功力深厚，在下那敢獻醜，不過，既遇前輩指點，在下只好一試。」

白成龍見翟天星如此說，回首對那些漢子道：「你們把火把拾起。」

翟天星道：「不，白前輩，我想試試一個小小花樣，各位挑着燈籠的大哥，請把燈籠扔向半空。」

白成龍聽了，滿腔詫異，想不到翟天星竟然會提出這個花樣。

衆漢子沒有白成龍的吩咐，並沒有拋起燈籠。

白成龍回身道：「拋吧！」

十五個燈籠一齊向上拋去。

這些燈籠，中間燃有蠟燭，向上拋去之時，沒有火把那麼齊整，一上一下，十分混亂。

翟天星雙手一出，並不是向着半空的燈籠，而是向着前十支光亮的火把。

十支火把，被掌風一掃，立時熄滅。

那時燈籠已在半空，燭光不及火把光亮，本來沒有什麼光輝，但而今十支火把已熄，半空的燈籠內的燭光，便顯得光亮萬分，燈籠中空，受空氣冲動，一些在上一些在下，有如金燈迎風舞，十分好看。

此時，翟天星雙掌一揮，十五個燈籠，立時熄滅，接着雙掌一收，那些燈籠同時墮下，落在火把之前。

衆人看不清楚那些燈籠下墜之後，如何排列，因爲火把熄滅，燭光也沒有，一片漆黑。

只見翟天星雙手一揚，十五個燈籠之內的蠟燭同時亮起，而且圍成了一個大圓圈。

衆人呆了一會，才嘩然一聲！

這實在是太奇妙了，白成龍剛才顯露一手，已是嘆爲觀止，而今翟天星先熄地上火把，再滅空中燈籠，又再把燈籠列成一圓圈，又再把燈籠燃亮，這份功力，顯然是比白成龍高了一層。

白成龍倒也是個漢子，拍了幾下手掌之後，才道：「翟大俠果是不同凡响。」

翟天星道：「獻醜獻醜，其實我這功夫，實在及不上老前輩，因爲我是站着，而你是坐着。」

這一番話，倒是給足了白成龍面子，因爲他的確是坐着，而翟天聲是站着，雖然自己心知，但在衆鏢師面前，總算得回了一份尊嚴，心中實在感激翟天星。

翟天星又道：「如果要與前輩比較，在下仍然欠缺，只望老前輩相信在下，讓我去澈查這刧鏢之事。」

白成龍道：「老夫言出必行。」

翟天星拱手道：「多謝老前輩，在下告退。」

此時，衆人仍在讚嘆之際，沒有一個人想到攔阻之事，忽然，一個黑影從後面一閃。

翟天星雖無後眼，但早已感到那陣勁風，他不想再多枝節，也不回頭，只踏着天星步，向前竄去。

只聽到應絳仙道：「爹，你……」

接着，便是白成龍的聲音：「老弟，算了……」

可是，後面的腳步聲並沒有停下來，應震天並沒有聽女兒和白成龍的話，仍追趕而來。

追趕而來的步聲，不是一個，而是兩個。

是應絳仙的聲音：「爹，白老前輩也讓他走，爲何你仍要……」

應震天怒道：「我們不能放過他，你與他萍水相逢，何必爲他辯護難道……」

翟天星也不再理會他們，提氣疾奔，走了半個時辰，才安歇下來，那時天已微亮，前面有一棵大樹，他便坐在樹下，看清楚路徑，才作打算。

一會，一陣腳步聲傳來，翟天星以爲應震天窮追不捨，爲免他的瞎纏，翟天星立刻起來。

可是，前面的身影，却不似應震天。微露的曙光，也略略看到那是一身紅衣。

追來的不是應震天，而是應絳仙。

翟天星覺得奇怪，站在樹下，等着她來。

應絳仙氣喘如牛，一見了翟天星，上氣不接下氣地道：「翟大俠……」

翟天星走上前來，道：「應姑娘！」

應絳仙道：「翟大俠，你等我一等，我要跟你一起澈查這事。」

翟天星道：「爲什麼？你應跟着你父親。」

應絳仙聽了，耳根一紅，淚水便奪眶而出。

翟天星只好安慰道：「你先歇歇，再說。」

應絳仙坐下說道：「爹爹已趕了我出來。」

翟天星道：「爲什麼？」

應絳仙道：「因爲我不相信你是刧鏢的人。」

翟天星道：「你我萍水相逢，對我有這大的信心？」

應絳仙點了點頭。

翟天星說道：「人心如面，各有不同呢。」

應絳仙道：「可是，我對你有絕對信心。」

翟天星道：「你還是回去吧！我一向獨來獨往，恐怕我不能……」

應絳仙道：「你害怕我負累你，不會的，我的武功不及你，但我的鴛鴦金釵也許對你有用。」

翟天星道：「我恐怕……」

應絳仙搶着道：「沒有什麼不方便，只要我換上了男裝，沒人認得出我的。」

翟天星一時無言以對。

過了半晌，應絳仙說道：「那我們走吧！」

翟天星道：「去那裏？」

應絳仙道：「去查刧鏢之事。」

翟天星道：「去那裏查？」

應絳仙聽了，啞口無言，想了一會，才道：「這些地方，我十分熟悉，只要你說出地方，我也可以帶你去。」

翟天星出了鄭州，向着北方而去，本來，北上之路，他也熟稔，不過，他一向走的路，都是官道，而今在這荒野，根本不知道附近情形如何，有一個熟悉附近的响導，總比自己盲目亂走好。

翟天星道：「我想先找間旅店。」

應絳仙道：「你又說去查？」

翟天星道：「如果現在就去，你怎會改換男裝？」

應絳仙笑了一笑，緩緩地向前走，一會才道：「附近有個小鎭平川，到了那裏，便可投店。」

平川離開鄭州有三十餘里，晌午時份，他們已到，投了一間名爲「平川小舍」的小旅館。

這平川鎭雖非大市，但很多人爲了赴鄭州，也要先經這地方，因此旅人也十分衆多。

應絳仙買了一套男裝，改扮起來，倒也是一個佳公子，翟天星安歇了一會，使與她到飯館用膳。

那已是下午申牌時份，本來吃午飯巳過了時，但飯店中仍有很多人。

一個滿臉風塵的漢子，進入店來，便大叫道：「小二！小二，快拿飯菜來！」

小二笑道：「來了，來了！」

那漢子道：「我三天巳沒有東西吃過了！」

那小二一面倒茶，一面笑道：「官客定是錯過了打尖的地方，才——」

那漢子道：「不，我有乾糧在身，可是，一路之上，荒民有如盜賊，把我身上的食物搶去了！」

小二道：「這幾天我也聽過，想不到北方的饑民也開始湧下來了！」

那漢子道：「湧下來的並不多！」

小二道：「爲什麼？」

漢子道：「因爲大部份都在半途餓死了！」

小二嘆道：「天公不作美，唉，都是窮人受害！」

漢子說道：「不要說了，快拿飯來再說！」

翟天星聽了二人的對話，便對應絳仙道：「快吃，我們要起程了！」

應絳仙道：「去那裏？」

翟天星道：「向北去！」

應絳仙道：「你也聽到那漢子說北方正有很多飢民南下，難道他們會刧鏢！」

翟天星說道：「不——你記得嗎？南北鏢局的人，都說我是刧鏢的人，是誰說的？」

應絳仙道：「據說是那拾屍客黃衣僧人！」

翟天星道：「對了，因此我們一定要先找黃衣僧！」

應絳仙道：「那黃衣僧的行蹤無定，那裏找到他！」

翟天星道：「那很容易！」

應絳仙道：「容易？」

翟天星道：「黃衣僧又叫什麼？」

應絳仙道：「收屍和尚！」

翟天星道：「對了！」

應絳仙道：「我明白了，北去飢民南下，那麼路上一定有很多飢民屍體，我們便可以找到他！」

兩人食過東西，離平川北上。

後了兩天，飢民漸多，屍體也越來越多，全部都是瘦骨嶙峋，活像一堆骷髏！

可是，他們一路走，却沒有見到那收屍和尚。

再走兩天，仍無收屍和尚的蹤影，應絳仙開始有點不耐煩道：「也許他去了別處！」

翟天星滿懷信心地道：「附近屍體這麼多，他一定是在這道上的！」

兩人默然，又走了一段路。

前面是一個小叢林，傳來幾聲吟誦之聲。

翟天星立即走上兩步，傾聽之下，那吟誦聲音更响，應絳仙也聽到了，那是念經的聲音。

翟天星道：「一定是他了！」

兩人循着聲音奔去，過了那片樹叢，果然見有一黃衣僧人，對着十多過墳塚，跪下念經。

應絳仙道：「我上去問他！」

翟天星道：「不，讓他先念，念完才去！」

應絳仙道：「那是什麼經？」

翟天星回答道：「是引領亡魂的倒頭經！」

忽然，小樹叢中閃起一個身影，那身影十分矮小，看來像個小孩子。

翟天星正要躍上前去，但那黑影極快，一轉瞬便不見了，翟天星也不以爲意。

那黃衣僧人，仍是虔誠地誦着經文，金色的夕陽，映在他的黃衣上，使人肅然起敬，在這亂世時候，竟然有一個這麼偉大的僧人，爲了這些暴屍荒山的人，作最後一次的崇敬。

來者千千，去者千千，人又爲什麼活着？

爲名？爲利？爲食物？也爲虛榮？

一陣無以言之的蒼凉感覺，從翟天星的心底冒起。

誦經之聲終於停了下來。

翟天星與應絳仙躡步走近黃衣僧。

「大師！」

沒有應聲。

「大師！」

應絳仙走上一步，輕輕拍了黃衣僧的肩膊，那黃衣僧人竟然立刻倒下！

「咦？」翟天星詫異地看着那倒在地上的僧人。

應絳仙急道：「他剛才念經仍是中氣充盈，為什麼我輕輕一推，他便倒下！」

翟天星看看那僧人，按一下他的心臟，嘆了口氣道：「他已死了！」

「死了？」

「是的，我實在太大意了！」

應絳仙道：「那關我們什麼事？」

翟天星道：「那黑影——一個小孩？不，那一定是那些小鬼！」

應絳仙道：「小鬼？」

翟天星沒有答她，再看看躺在地上的屍體。

「那不是我在刧鏢現場上見過的黃衣僧！」

「世上還有另外一個拾屍客？」

「不——我見的那一個，身材高大，武功十分了得，而這個身材瘦削，看他雙手，並不像個練過深湛武功的人！換句話說，我所見的黃衣僧是假的，而告訴你們我在刧鏢現場的黃衣僧，自然是那個假的黃衣僧！」

「有人假扮黃衣僧陷害你？」

「是的！」

「目的是什麼？」

「轉移目標，使天下鏢局對付我，而忽略了他們才是眞正的刧鏢人！」

「那個小孩身影的人，才是眞正的刧鏢者！」

翟天星道：「那並不是個人！」

一陣寒風吹來，應絳仙有點不寒而慄，四周荒塚，更令她驚恐，她偎倚着翟天星，柔聲道：「難道眞有鬼？」

翟天星道：「那並不是鬼，是一隻猴子！」

「怎麼又會有猴子出現？」

於是，翟天星把在寂滅谷遇到吹簫老者與他手下一羣猿猴，約略告訴了她。

應絳仙聽了，道：「那麼，刧鏢之事，一定是寂滅谷中的人做的！我們立即去寂滅谷！」

翟天星道：「不——」

應絳仙道：「你怕？」

翟天星嘆了口氣道：「黃衣僧生前葬人無數，而今自己竟要暴屍荒山？」

應絳仙點首道：「讓我們先埋葬了他吧！」

剛才這拾屍客才埋葬了十幾具屍體，而今自己又已成了屍體，被人埋葬。

翟天星道：「今日我埋拾屍客，他朝誰人來葬我？」

寒意漸濃，翟天星突然感到一陣空虛，人生苦短，何必在這短短的時間內，在江湖中奔波？

應絳仙見翟天星呆着，道：「翟大俠，天色已晚，我們還是離開這裏吧！」

× × ×

却說白成龍看到翟天星的一手功夫，滅火把，掌熄半空燈籠，再揮掌撥成圓圈，然後又再把燈籠內小燭一一燃着，心中好生佩服，更令他心存感激的是，翟天星的天星掌已入爐火純青的階段，比起自己，雖不至相距太遠，但事實上是高出自己一層，但他並沒有令自己失去面子，反而說自己是坐着！

自古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如果把這句說話，引申在武功上，也是至理名言！

因此，白成龍對翟天星已生了一份好感，對翟天星的離去，反而覺得是對翟天星相助一臂之力，水落石出的機會，更大大增加。

但他却千萬也想不到應震天竟會如此魯莽，突然發難，要追回翟天星，跟着應絳仙也覺得老父的不該，也縱身追去，衆人議論半晌，才見應震天垂頭喪氣而返。

魏瀚一見應天震，便搶着道：「絳仙呢？」

應震天冷然答道：「哼！她不是我的女兒！」

可是，魏瀚却不以為意，追問道：「絳仙師妹的功夫不及那姓翟的，我也要追上去！」

魏苔青立刻道：「瀚兒，絳仙自有主意，你又何必强人之難，自討沒趣！」

魏瀚頹然若失的站着。

魏苔青道：「翟天星不會加害絳仙的，秦兄你認為如何？」

秦臻也點點頭，因為他也知道翟天星與應絳仙交手之時，明明壓倒了她，反而用閃電手法為她掩飾。

可是，在魏瀚的心內却並不是如此想法。

少女情懷總是詩，少男又何能例外？

白成龍見應震天如此惱怒，安慰道：「女兒長大了，她有自己一套的看法，你又何必為她而煩惱！我們還是好好安頓一下，再想找尋刧鏢之事！」

白成龍在這南北十三家鏢局內的地位超越，他的說話也似成命令，衆人也沒有異議，同回鄭州第一樓，吃完那一席酒菜，各自安寢。

魏苔青是江南衆鏢局之首，為了盡地主之誼，盡了一切能力招待兩位南下的老朋友，白成龍與應震天都是北方人，對江南一帶不大熟悉，因此，很多事情都由魏苔青作主，為了方便大家出入，翌日便與各鏢師一同搬回自己的淮北鏢局之內。

魏苔青的居處便在鏢局之後，他是江南鏢局之首，在江湖上也過了二十多個年頭，總算略有錢財，住宅地方闊大，使兩位南下的鏢師也住得十分舒服。

白成龍的兒子白天朗正在淮北鏢局之內養傷，他的傷勢十分嚴重，幸好魏苔青家傳的金創藥，功效神奇，已沒有了生命危險的威脅。

一切偵查之事，魏苔青早已派了手下去，可是，這幾天天氣突變，還飄下鵝毛白雪，因此偵查的事毫無頭緒。

那日，雪又下得異常濃密，皚皚白雪，蓋滿了整個庭院，衆人都在大廳之內，把酒談天，圍爐取暖。

白成龍與魏苔青多年未見，自然是侃侃而談，談及近廿年來鏢局之事，也談着江湖之變幻，說到這十年來崛起的「擷天星」翟天星，口中雖沒有什麼稱讚之詞，但內心對這位仁義俠客，也忍不住的說了些好話。

應震天却獨持異議，道：「江湖風雲險惡，有多少人以君子之臉見於世，私底下却是個無恥之人！」

白成龍笑道：「應兄，這幾年來，你的脾氣似乎變了很多！」

應震天道：「我沒有變，變的只是江湖人心！」

魏苔青道：「應兄，你的女兒在我處多年，我知道她是個與衆不同的女子！」

應震天聽他提到女兒，心中一酸，幾乎淚落，他立刻捧起酒杯，一飲而盡，掩飾過去。

應震天嘆了口氣道：「不要再提我的女兒！白兄，你有沒有問過天朗侄兒！」

白成龍捋鬚說道：「我也曾問過一兩句！」

應震天道：「昨日下午，他的精神十分好，我又再去問他刧鏢現場的情形！」

魏苔青道：「他怎麼說？」

應震天道：「他說他的確見過那黃衣僧，而且那黃衣僧還說過什麼天星……什麼何其忍也！」

魏苔青道：「接天朗世侄回來是我，那時他已是遍體鱗傷！」

一直默默無言的魏瀚道：「天朗世兄已好得多了，剛才他已可以下床走動！」

白成龍道：「既是如此，叫他出來一談也好！」

魏瀚立即起來，往扶白天朗出來。

白成龍見了自己的兒子慢慢行來，心中既悲又喜。

白天朗坐下，拱手道：「為了刧鏢這事，連累各位，心中實在慚愧！」

魏苔青道：「天朗侄，我們是在刀口舐血中找飯吃的人，又有幾個未曾見過這事？」

白天朗望着父親道：「爹，孩兒學藝不精，實有負你老人家一番期望！」

白成龍道：「知恥近乎勇，朗兒，爹自信對你沒走眼，只不過是天意如此！」

應震天也接口道：「也許是你時運不濟！」

魏苔青道：「天朗侄兒，這次的對手實在太强，就算我幾個老頭子聯手一起，也沒有把握！」

白天朗沉思了一會道：「那天來刧鏢的人，的確數目不少，可是，動手的只有一個人！」

白成龍道：「那人身手如何？」

白天朗道：「在那人出手之前，我們都同時嗅到一陣香氣，香氣過後，我們已有點頭昏腦脹，只見那人閃身一縱，便有八個鏢師應聲倒地！」

魏苔青忙問道：「那人使的是什麼兵器？」

魏瀚道：「我看過天朗兄身上的傷痕，一定是一雙十分鋒利的大斧！」

白天朗道：「不，那人手中似乎沒有拿着什麼兵器，不過，他來殺我們的時候，剛巧陽光一閃，他的雙手，手指甲的位置上，似乎有兩片利刄！」

應震天道：「指甲之上又豈能鑲上利刄？」

白天朗道：「我看得不算清楚，可是，他使用的招式却是十分奇怪，動作之快，我的視力根本不能追及！」

應震天道：「那人容貌如何？」

白天朗想了一會，說道：「是中年男子，面貌也十分俊秀，肩膀寬大，運掌如風！」

應震天說道：「運掌如風，身高又如何？」

白天朗道：「比我高少許！」

應震天道：「各位不要以為我太固執，我仍然認為那一定是翟天星！」

衆人沒有言語。

白天朗道：「那黃衣僧人，喃喃低語，我也聽到他說過天星兩字！」

應震天聽到這話，心意更為堅定，道：「我早說過，那一定是翟天星！」

白天朗道：「你說是那位名重江湖的翟天星？」

魏瀚道：「我已見過他，可惜不能把他留下！」

白天朗道：「翟天星俠義為懷，我雖然沒有見過他，可是，這幾年來，我在江湖上走動，也聽過他的盛名，看來他並不是個强盜！」

應震天道：「人心難測！」

此時，一個家丁從外面入來，輕聲道：「老爺！」

魏苔青道：「什麼事？」

家丁道：「外面有……」

魏苔青道：「什麼事那麼吞吞吐吐，這裏都是自己人，有什麼話便說！」

家丁道：「外面來了一個僧人！」

魏苔青道：「他要什麼？」

家丁道：「如果他只要一些化緣齋飯，我們也給他，可是他却要一席齋筵，還要上好的素酒！」

魏苔青見事情有點不對勁，立刻站起身來，道：「這僧人是什麼模樣？」

家丁道：「是穿一襲黃色袈裟的！」

衆人異口同聲道：「黃衣僧！」

魏苔青道：「立刻請他進來！」

「我已不請自來了！」一陣陣清朗的聲音從外面傳入，接着便是一個黃衣僧人，站在大廳之外。

白天朗道：「黃衣僧！」

那黃衣僧合什道：「阿彌陀佛，施主死裏逃生，眞是可喜可賀！」

魏苔青立即上前道：「大師，夤夜而來，失迎！」

黃衣僧道：「小僧滿手屍氣，只求一席素筵，一罎上好的素酒！」

魏苔青道：「大師蒞臨，蓬蓽生輝，你們快去預備一席上好的齋筵，往地窖找一罎上好的素酒！」

家丁領命而去。

魏苔青道：「大師上坐！」

黃衣僧道：「告坐！」

可是，他並沒有走到太師椅前，却是席地而坐。

白成龍說道：「大師，多謝你救了小兒！」

黃衣僧道：「呀，你便是『萬無一失

』白成龍！」

白成龍道：「慚愧慚愧！」

應震天道：「大師，請恕在下開門見山，你在現場見過翟天星？」

黃衣僧人並沒有答，說道：「天寒地凍，小僧的肚皮已到了背脊！」

魏苔青道：「快上齋筵！」

魏府之中，家丁也十分多，不用半個時辰，一席豐盛的齋筵已開在大廳之上。

魏苔青道：「大師，請！」

那黃衣僧人也不客氣，走到大廳。

黃衣僧人說道：「各位也來陪小僧一醉！」

各人就座，略爲起筷，但那黃衣僧却是狼吞虎嚥，轉眼已吃去席上大半。

衆人看見他吃得滋味，也沒有出言打擾。

可是，應震天却着實忍耐不住，道：「大師，翟天星是否……」

黃衣僧接口道：「出家人不打誑語，也不嘮叨！」

他這句話說得含糊，但總算是承認見過翟天星。

應震天本想再追問下去，可是，聽見他說出嘮叨兩字，也不好意思再問。

黃衣僧把酒罎一舉，大口喝下罎中之酒。

黃衣僧道：「好酒，好酒！很久也沒有喝過這麼好的酒了！」

魏苔青說道：「大師喜歡，地窖裏還有！」

黃衣僧道：「出家人六根清淨，可惜我還是破了這酒戒！施主，我還有一個要求！」

魏苔青道：「大師即管開聲！」

黃衣僧說道：「小僧一向喜歡吃些水果！」

魏苔青道：「水果？這臘月天時，家中並沒有什麼水果！」

黃衣僧合什道：「那打擾了！」說完便要起行。

魏苔青說道：「大師，乾果倒還有一些！」

黃衣僧道：「乾果也好！」

魏苔青立刻吩咐家丁，捧出一大盤乾果，黃衣僧胃口奇好，竟然也吃光了，看來，他吃乾果比吃那席齋筵更爲滋味。

黃衣僧用袖袍揩咀道：「今夜已破了酒戒，我何況多破一誡！」

衆人知他有話說，凝神傾聽。

黃衣僧道：「天星閃耀，何曾在天！寂滅谷內，難持寂寂！」

話未說完，他左手按着那個水晶果盤起來，水晶雖是十分硬，但也經不起他的手心力度，頓時裂開。

黃衣僧道：「小僧醉眼昏花，告罪，告罪！」

說完之後，便揚長而去。

魏苔青身爲主人，立刻送行，可是，出了大堂，轉入庭院，却已不見那黃衣僧人踪影，只好立刻回到內堂，衆人已是議論紛紛。

白成龍道：「魏兄，那黃衣僧留下四句偈語，你道是什麼意思？」

魏苔青唸道：「天星閃耀，何曾在天，寂滅谷內，難持寂寂，指的當然是翟天星。」

白成龍道：「翟天星也說過他曾入寂滅谷，難道他又再入了寂滅谷！」

魏瀚心中記掛了應絳仙，對翟天星早已有一份惡感，接口道：「我相信翟天星入寂滅谷內拿回贓物！」

應震天說道：「黃衣僧的說話十分明顯！」

魏苔青道：「這寂滅谷，究竟位在何處？」

白成龍道：「我也聽人說過，可是，那究竟是個謠傳還是確有此地！」

白天朗道：「既是如此，我們知道翟天星入了寂滅谷，也莫奈他何！」

應震天道：「那黃衣僧既然留下偈語，他一定另有指示，只不過我們無法猜出來！」

衆人默然，腦海中不停的猜度着。

忽然，應震天道：「對了！」

衆人忙道：「你知道了嗎？」

應震天道：「你們看看，」他指着枱上破碎的水晶果盤，道：「這果盤碎得很有條理！」

衆人一看，那碎片果然碎得十分整齊，並不像一般破碎的碎片。

魏瀚年輕，目光最好，一眼看去，道：「那好像是一幅簡單的地圖！」

衆人再看，碎片果然是排列有序。

應震天道：「這像條河道！」

白成龍道：「這也像個山嶺！」

魏苔青對附近地形最熟，一眼看去，已認得圖中所示大略，說道：「那眞是地圖！」

魏瀚道：「這裏有一塊碎片，十分完整，不知是表示什麼！」

白成龍道：「那一定是寂滅谷的所在地！」

魏苔青道：「各位，讓我先用紙筆描繪，然後一同仔細研究！」

家丁立即取來紙筆，魏苔青雖是武人出身，也粗通文墨，一會便把那些碎片排列描繪在紙上。

白天朗也在一旁看着，道：「這地方正是我們被刦之地，我還記得附近有個小叢林！」

應震天說道：「這圓點在刦鏢之處，來去大約有三十餘里，那一定是寂滅谷所在！」

衆人研究一番，越說越似。

應震天最爲心急，看了一會，道：「既然我們已知道寂滅谷所在，我們立即就去！」

魏苔青道：「應兄，我知你爲了這事，十分心煩，但而今夜深雪厚，還是明天才起程！」

應震天道：「我怕的只是讓翟天星逃去！」

白成龍道：「應老弟，心急也不在幾個時辰，讓我們好好休息一番！」

應震天道：「不知我們的猜測是否正確，如果沒有錯誤的話，相信翟天星已入谷！」

魏苔青道：「寂滅谷是個神秘的地方，聽說進去的人，從來沒有人回來，我們也一定要好好準備一番！」

衆人聽到他如此說法，也都同意。

翌日清晨，天氣似乎轉好了很多，再沒有雪花飄下，而且有一兩陣陽光透下，風却大得可怕。

風大雪又厚，但却不會阻碍他們的行程！

× × ×

翟天星與應絳仙葬了黃衣僧人之後，就在附近找了個小旅館投宿。

天氣轉寒，雪花盈天而洒。

這麼旅館雖小，但設備倒也週全。

躺在一個大木桶內，灼熱的水，驅走了一切寒氣，使人感到說不出的舒服。

翟天星躺在熱水桶內，一直在閉目養神，腦海中不斷的盤算着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黃衣僧是這刦鏢的關鍵人物，只要找着他，自然會有些眉目，可是，他竟在翟天星面前，口中念着倒頭經死去，殺他的人又會是誰？

那個黑影？

翟天星的天星步，雖不能說是獨步天下，也可以算得是輕身功夫的表表者！然而，看來那黑影一個閃身便不見了，跟着便聽見黃衣僧念完了倒頭經。

翟天星可以肯定，一定是那猴子的傑作。

那猴子並不是貿然出現的，一定是跟那吹簫老人有關，可是，翟天星早已再探那寂滅谷，爲何又找不到那吹簫老人，更不見那羣猴子的踪影！

而今唯一可以找到眞相的地方仍是寂滅谷。

翌日醒來，床前木几之上，已放了一盤水和面巾。

翟天星心想：「這簡陋的旅店，竟有如此優良的侍候，當是難得！」

翟天星披衣起床，門外傳來一陣步履聲。

「翟大俠，我可以進來嗎？」那是應絳仙的聲音。

「應姑娘，那麼早便起來？」

「那盆水有沒有涼了？」應絳仙從外面進來，一身青袍，打扮得像一個俗世佳公子。

翟天星恍然而悟，那盆水是她早先預備好的！

「應姑娘，何必爲在下操勞？」

應絳仙雖是男裝打扮，但嬌美的笑靨仍掩不住那女兒態，像苞含待放的春花一樣。

應絳仙道：「今天已是天氣放晴，不過寒意仍重！」

翟天星道：「我們立刻便要起程！」

應絳仙道：「多留一刻可以嗎？」

翟天星沒有答話。

門外傳一陣語聲：「姑娘你的小點蒸好了！」

店小二已從門外進來，手捧着一個木盤，上面有幾個小點，十分精緻。

應絳仙帮着小二把點心放在桌上，一面道：「寒氣迫人，還是多吃些早點才上路！」

小二笑着道：「姑娘的巧手，連我們的厨房師傅也大讚特讚，客官你的口福眞不淺！」

翟天星道：「是姑娘的巧手？」

應絳仙微笑着，「你試試吧，我並不十分懂得下厨！」

翟天星吃了一口小包子，包皮是軟滑而不黏齒，包內的餡肉又是鮮美可口。

翟天星道：「姑娘不單玩得一手好好的金釵，竟然會做出這美妙的點心。」

應絳仙低着頭，滿臉羞赧之色。

早點過後，兩人換了匹馬。

應絳仙道：「你有頭緒沒有？」

翟天星道：「我打算再往寂滅谷！」

應絳仙道：「眞有寂滅谷這地方。」

翟天星點點頭，一勒馬肚飛奔而去。

從鄭州出來，一路北上找黃衣僧，翟天星心中計算，這地離寂滅谷也有百里左右。

本來，百里之遙，大約要五六個時辰便到，可是，應絳仙似乎不想跑得太快，一路向翟天星問長問短。

起初，翟天星不以爲意，可是，這少女的一舉手一投足，一語一字，竟似是含有萬般情意。

翟天星心底一驚，更是挾馬狂奔。

應絳仙勒馬追來，並沒有蘊意，六個時辰，他們只走了五十多里，那時，已是暮色四合，他們只好在一間小小旅店投宿，應絳仙仍是纏着翟天星，有時談論一下江湖逸事，也談一下武功，直至深夜，兩人才分別回房。

第二天早晨，熱水與點心也是一應俱全。

翟天星實在不願意接受這小姑娘的服侍，自己身如飄萍，到處爲家，又何必累己累人！

他心中十分焦急，希望這事早日結束，因此，第二天的脚程比第一天快得多，大約在午時已到了寂滅谷附近。那處地方十分荒凉，更滿地雪花，一時之間，也找不到寂滅谷的進口。

應絳仙道：「翟大俠，不用心急，我們還有很多時間，你一定可以找到的！」

應絳仙情深欵欵的樣子，使翟天星更爲吃驚，在這附近奔來奔去，越是心焦，越是無法找着。

轉眼已是入暮時份，附近又無棲身之所，正在無法之際，應絳仙道：「你是從刦鏢現場往寂滅谷，我們何不再往刦鏢之地，也許可以找到路徑。」

翟天星覺得她的主意也不錯，兩人立即馳馬，往刦鏢現場而去。

到了刦鏢之處，却使他們大吃一驚。是日天朗氣淸，積雪早已融化，過了那小小叢林，那地方却是泥濘一片。

泥濘之上，留下了無數雜亂的足印。

應絳仙一看，道：「這地方似乎有很多人來過！」

翟天星看了一會，道：「不只有人來過，而且似有搏鬥的痕跡。」

他們下了馬，在四面細看，看看有沒有什麼物件留下，可是，看了半天，除了泥濘，並沒有什麼蛛絲馬跡！

忽然，那兩匹馬狂嘶虎躍，似乎受到了什麼干擾，他們細看馬匹，又沒有什麼發現，只好上馬。

那兒，他們身還未穩，兩匹馬兒便開始發足狂奔，向着東方奔去。

——下期續完——

中篇俠義傳奇故事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一條街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金糊塗因爲賈彎刀的請求帮忙，而離開及人善堂到南方去，言明三個月後便回來，但爲期已過三個月了，也不見金糊塗回來，大家正在焦急等待時，忽見有一個中年人送來金糊塗的金劍和金葫蘆，凌波仙子一見丈夫的兩件從不離身的信物，感到不妙，突然昏倒在地……林歌決定出門去尋找金糊塗下落，適時朱五絕來到，兩人便一起馳馬離開及人善堂，行至半途，林歌忽然感覺到這可能是一個陰謀，或許他們中了調虎離山之計，因此林歌和朱五絕立即撥轉馬頭，往原路飛馳……

武林第一刀　欷歔說夢境

朱五絕嘿嘿乾笑道：「我們是有些杯弓蛇影疑神疑鬼，不過也不能怪我們，因爲……因爲這裏有幾十個小孩，萬一出了事，妳們二人如何照顧得來？」

水蜜桃微微一笑道：「這顧慮是對的，只可惜遲了一個時辰。」

林歌一怔，忙問道：「何事遲了一個時辰？」

水蜜桃道：「你們走後半個時辰左右，來了七八個蒙面客。」

林歌大驚道：「眞的？」

凌波仙子苦笑道：「等到我們發覺仗劍出房時，孩子們睡覺的五間廂房已全被蒙面客所控制，他們威脅要殺孩子……」

林歌聽得胆戰心驚道：「後來呢？」

水蜜桃道：「他們的目的不是要殺孩子，而是要我們化錢買回孩子的命，一條命一萬兩銀子。」

林歌目中幾乎要冒出火來，急問道：「孩子們怎麼樣了？」

水蜜桃道：「沒事，我和嫂子把家中所有的財物取出，一個不剩的交給他們，終於換回幾十個孩子的性命！」

她本來冷冷靜靜在說話，可是說到此處，突然脾氣爆發了，破口大罵道：「天打雷劈的狗賊，他們一定不得好死，老天爺若是有眼睛，就一個個將他們劈成稀爛，想想看，滿滿的五大箱財寶，價值五十多萬兩的東西，就這麼統統被他們搶刦去了。」

罵過，掩臉失聲痛哭。

林歌和朱五絕心火熊熊，却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凌波仙子反而較爲冷靜，她一手搭上水蜜桃的肩膀，安慰道：「不要傷心了，錢財是身外之物，他們沒有傷害孩子已是不幸中之大幸。」

水蜜桃哭道：「可是我捨不得啊！我只道那些孩子從此可過好日子了，我原打算過些日子再替他們每人添製兩件衣服，中秋節那天僱幾輛馬車帶他們出去玩個痛快，現在甚麼都完了。」

林歌憤怒的問道：「知不知道他們是誰？」

水蜜桃道：「他們都蒙着臉，他們是一批藏頭露尾的東西，我們哪裏知道他們是誰。」

林歌道：「走了多久了？」

水蜜桃道：「一個多時辰了。」

林歌道：「往哪方向走的？」

水蜜桃罵道：「那些不要臉的東西，他們臨走的時候還威脅我們不可跟踪，說我們若敢跟踪就要轉回來殺害那些孩子，所以我和嫂子都不敢走出大門一步，我哪裏知道他們往哪一方向跑的！」

林歌道：「他們有沒有騎馬？」

水蜜桃道：「不知道。」

凌波仙子道：「我沒聽到馬蹄聲，大槪沒有騎馬吧。」

朱五絕叫道：「林歌，咱們快出去看看！」

於是，兩人開門走出及人善堂，仔細的在牆外四周搜索匪徒的足跡，這時天色已明，視界清晰，可是他們看過四面牆外及附近各處之後，竟然找不到一個匪徒的足印。

朱五絕不禁苦笑道：「他們一定不是普通的刦賊，試想肩上抗着這大箱子走路，而地上竟不留一些痕跡，這絕不是一般匪徒所能辦到的。」

林歌同意他的看法，冷笑一聲道：「當然不是普通匪徒，他們一定知道及人善堂是我林歌開辦的，而且後來又加入了一個凌波仙子和一個金糊塗，一般匪徒打死他也不敢來的。」

這不是一句狂話，因爲金糊塗是當今武林的十大高手之一，凌波仙子也身懷絕技，而他林歌更是高手中的高手，他曾經制服過天下最狡猾凶暴的人物，如今黑白二道一聽「林歌」二字就如聽到「神」一樣的敬畏，哪裏有人敢來太歲頭上動土？

所以，他們斷定這是某一位「武林高手」所策劃而成的，但這位「武林高手」是誰呢？

朱五絕道：「看來金糊塗的失踪，金劍和金葫蘆的神秘出現，確是對方耍的調虎離山之計，但是……你認爲會是賈彎刀麼？」

林歌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脫不了干係。」

朱五絕問道：「現在，你打算怎麼辦呢？」

林歌道：「對方的目的既在財寶，如今他們已得手，大槪不會再來及人善堂騷擾，所以咱們仍然照決定行事，去找賈彎刀。」

× × ×

雲夢，本屬二澤合稱之名，後來成爲一個縣。

這個縣相當富裕，城中有不少知名的富豪，但是這個縣最著名的人却不是富豪，而是一個姓賈的人家。

江湖上的人一聽到「雲夢」這個地方，立刻就連想到賈彎刀。

因爲賈彎刀中過武狀元。

因爲賈彎刀的刀法武林第一。

此外，賈彎刀的那柄「眉月寶刀」也爲武林人所津津樂道，因爲它是唐朝名匠蒲三公的精心傑作，它吹毛立斷，削鐵如泥。

他家在湖畔，雙親尚在，下面還有一個弟弟，已娶妻生子，只有賈彎刀由於異於常人，至今尚未成家，也經常不在家。

朱五絕多年前曾到過賈彎刀的家，知道他家的地址，他向林歌問道：「白天去還是夜裏去？」

林歌回答道：「夜裏去，今夜三更動身。」

爲甚麼要半夜三更去呢？

理由是：賈彎刀去及人善堂是重病之身，一位身手高强的人是不大容易生病的，一旦生了重病也就不會很快痊癒，那麼他們今夜以「夜行人」的姿態去賈家，如果賈彎刀以矯健的身手出現，就可肯定生病是假，一切都是賈彎刀攪的鬼了。

是夜三更，兩人喬裝成「蒙面賊」的模樣，悄然來到了賈彎刀的住宅。

這是一座很普通的農舍，其建築方式是正面堂屋，兩旁耳房，左右又各有一排廂房，中間是平坦的晒穀場，再前面有一道短矮的土牆，靠牆門的地方有一棵梧桐樹。

此外，農舍右前方有個小山坡，上面種植着不少果樹，所以環境相當幽美。

一眼望去，農舍的幾間房中有昏黃的燈光透出，一看可知一家大小都正在睡夢中。

林歌和朱五絕輕捷的翻牆進入，矮身蛇行到堂屋門口。

堂屋的門緊閉，從門縫望入，可以看見堂上點着一盞油燈，此刻堂上無人。

他們提輕腳步趨至右耳房的窗外，朱五絕用口水塗上紙窗，然後用手指戳破一個小眼洞，湊臉過去向房中窺視。

林歌等他看過，也湊過去窺視，但見房中一燈如豆，一張古舊的雕花木床上睡着一對老夫婦，心知必是賈彎刀的父母，於是向朱五絕指了指左邊的耳房，表示賈彎刀可能睡在左邊的耳房。

他們重施故技點破紙窗，窺視房中情景，結果發現房中是一對青年夫婦，猜想是賈彎刀的弟弟和弟婦，於是再往左邊廂房窺視……最後却在右邊的一間廂房中找到了賈彎刀。

賈彎刀也在睡覺，但是時時翻動身子，似乎睡得不甚安寧。

林歌見此情景，便從地上拾起一小顆土塊，輕輕的拋上房頂瓦面上，要試探賈彎刀的反應。

雖是一小顆土塊，落到瓦面上的聲音雖然不大，但以賈彎刀的身手來說，如果他不是生病的話，是絕對逃不過他的耳朶的。

但結果房中的賈彎刀沒有醒來。

林歌再試了一次，挑一顆較大的土塊拋上房頂，發出「達」的一聲响。

這次，賈彎刀醒來了。

只見他急急下床吹熄油燈，然後開聲發問道：「是何方朋友？」

林歌以低沉的聲音答道：「姓賈的，聽江湖朋友說，你最近幹了一票，發了一筆大財，我們兄弟苦哈哈，特地來借些盤費！」

賈彎刀一聽這話，似乎「呆」了半晌

，才又開口道：「朋友弄錯了，賈彎刀從不做沒本錢的買賣，何來發大財——閣下亮個萬兒如何？」

林歌冷笑道：「不必問我姓名，反正我兄弟已得確實消息，開封城郊那一票是你幹的，我兄弟要分一杯羹！」

房門輕啓，賈彎刀從裏面閃了出來。

他身着一件白中衣，手上握着一口彎刀，神色一片冷峻，名家氣派充分表露無遺！

不過，他似乎心有顧慮，各對林、朱二人打量了一眼，低聲道：「山坡後面是個好地方，二位要談要打，都到那邊去如何？」

林歌道：「為甚麼？」

賈彎刀道：「怕驚動堂上雙老。」

林歌點頭道：「好，帶路！」

於是，賈彎刀領着他們來到山坡後面的一塊空地上，此處距農舍約有數百步之遙，要談要打，農舍裏的人都聽不到。

賈彎刀表現得很鎮靜，甚至帶些冷傲的姿態，道：「十多年來，沒有一個綠林朋友敢來舍下撒野，二位眞是好胆量！」

林歌冷冷道：「我兄弟窮得發慌，希望賈大俠接濟接濟。」

賈彎刀冷峻一笑道：「我賈彎刀雖非富有，自認平時也頗樂於助人，只是二位想來也知道我賈彎刀吃軟不吃硬，二位今夜以這種姿態出現，分明不懷好意，要我如何接濟呢？」

林歌道：「只要把你做的那一票分一半給我們哥倆就行了。」

賈彎刀道：「我完全不明白你在說甚麼，我到底做了哪一票呢？」

林歌道：「及人善堂那一票！」

賈彎刀面色一變道：「你說甚麼？」

林歌道：「我這樣說，够明白了。」

賈彎刀面露驚異道：「閣下最好說清楚一些，及人善堂發生了甚麼事？」

林歌冷笑道：「少裝蒜，今夜你不把搶得的財寶分給我們一半，就別想打發我們走！」

賈彎刀皺了皺眉，耐着性子道：「我確實不明白你在說甚麼……你是說我賈彎刀去及人善堂打刦，得了一批財寶？」

林歌道：「不錯！」

賈彎刀滿面驚愕道：「誰看見的？」

林歌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這麼一件大事能瞞得過誰！」

賈彎刀凝望他半晌，忽然笑了，道：「我且問你，你知道及人善堂是誰開設的麼？」

林歌道：「知道，是林歌。」

賈彎刀笑道：「你知道林歌是何許人呢？」

林歌道：「知道。」

賈彎刀道：「你可知道，及人善堂除了林歌和他的妻子水蜜桃之外，現在又加入了些甚麼人？」

林歌道：「知道，多了一個金糊塗和一個凌波仙子。」

賈彎刀道：「既然如此，你怎會相信我賈彎刀會去及人善堂打刦？」

林歌道：「林歌和金糊塗如果在及人善堂的話，你當然不敢，你是使了個調虎離山之計將金糊塗和林歌先後騙走，然後才下手的。」

賈彎刀大怒道：「胡說！」

林歌聳聳肩道：「我兄弟今夜既然來了，絕不會空手回去，拿不到財物，就拿你一家人的命，你看着辦好了。」

賈彎刀嚴厲的瞪視着他，殺氣騰騰道：「最後奉勸，我賈彎刀的彎刀一出鞘就要殺人，你們若不想死立刻給我滾蛋！」

林歌嘿嘿笑道：「好教賈大俠得知：我兄弟今夜不但要財物，而且也想領教領教賈大俠的『眉月神刀』，我看賈大俠就不用客氣了。」

賈彎刀喝道：「報上名來！」

林歌道：「不報。」

賈彎刀憤怒已極，但又極力克制着，厲聲道：「我賈彎刀刀下不傷無名之卒，你既有胆量前來尋釁，為何又不敢報上姓名？」

林歌道：「沒這個必要。」

賈彎刀右手握上刀柄，冷冷睇視着他，一個字一個字地說道：「你當眞不想活了？」

林歌道：「我一向喜歡玩命。」

賈彎刀又凝望他良久，忽然改變了態度，道：「你們大概看準了我不願意在家鄉殺人……這樣好了，二位若是缺少盤纏，我贈你們一千兩銀子。」

林歌搖頭道：「不，我們要那批財寶的一半！」

賈彎刀含怒道：「兩千兩！」

林歌搖頭。

賈彎刀道：「三千兩！」

林歌搖頭。

賈彎刀忽然一嘆道：「眞要見個眞章嗎？」

林歌點頭。

賈彎刀道：「那麼，我有個要求……」

林歌等他說下去。

賈彎刀道：「我們賈家人除我之外，都是務農為生之人，他們與江湖扯不上一點關係，今夜不論結果如何，都與他們無關，這一點你們答不答應？」

林歌道：「聽不懂，說詳細一些。」

賈彎刀道：「就是說，我若殺了你，你的同伴只可找我算賬，不得去傷害我的家人；而萬一我失手被你所殺，你要怎樣都可以，只不得去傷害我們一家大小。」

林歌點頭道：「可以。」

賈彎刀道：「好，你出招！」

他慢慢的抽刀出鞘，那口彎刀在月光下也閃閃發亮，但明眼人一看就知它不是「眉月寶刀」，而是一口普通的彎刀。

林歌拔劍在手，準備出擊，道：「賈大俠怎麼不使用『眉月寶刀』？」

賈彎刀道：「我殺甚麼人用甚麼刀，殺高手用寶刀，殺普通人用普通刀！」

林歌一笑道：「原來如此。」

語畢，一劍平推而出。

這一劍看雖平凡，其實蘊藏着雄渾無比的勁氣和神奇莫測的變化，只要對方一出手，那麼緊接着就有可怕的殺着出現。

賈彎刀顯然識得厲害，沒有出刀迎擊，只略退一步，抱刀不發。

雖然抱刀不發，但看在林歌眼裏，心中不禁喝彩道：「這姓賈的果然是用刀的鬼才，他能以『不攻自破』來對付我，毫

無疑問已有很高的武學造詣，我可要當心一些才好……」

思忖一閃之後，隨即搶上一步，推出的長劍一抖，劍尖盪起數朵劍花！

這數朵劍花朵朵美麗，飄動美妙，足以令對手眼花繚亂，手足無措。

但賈彎刀仍然不慌不忙，只見他脚下連續踩出幾個步法，倏忽之間竟已轉到林歌身左。

這一瞬間，他本可出刀進擊，但他仍不出手，只說道：「這樣够了吧？」

他的意思是：我已避開你的兩次攻擊，而且現在已轉到你的身左，抓到了你的空門，如果我趁此出手，你非死即傷，到了此時，你還不知難而退麼？

林歌當然不肯住手，事實上他的絕活兒就在這一剎那突發，但見他身形一轉一挫，猛可倒轉長劍從右腰往後刺了出去！

這是很神奇詭譎的一招。

賈彎刀雖已看出他不是凡手，却怎麼也沒想到他就是名震天下的林歌，所以也沒料到他會使出這一絕招，一時大驚失色，急忙揮刀下劈——

鏘然一聲巨响，他的彎刀劈中了林歌的長劍，但是他自己反被震得彈飛開去，手中的彎刀也同時脫手掉落地上。

他彈飛出七八尺遠，砰然摔倒在地，竟然一蹶不振，垂頭不起！

林歌一呆，暗忖道：「他……莫非尚是重病之身，沒一絲力氣了？」

賈彎刀的情形，的確沒一絲力氣，他剛才之所以不肯運刀迎擊，就是怕一接觸便「原形畢露」，被人看出已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人。

但由於林歌的劍法絕妙，終於使他洩了底了。

林歌冷哼一聲道：「賈大俠，你怎麼變得這麼不堪一擊呀？」

賈彎刀垂頭喪氣，苦然一笑道：「我知道……我知道你們定是得知我賈彎刀已成廢物一個，否則你們縱然吃了熊心豹胆只怕也不敢來的！」

林歌道：「你要這樣也可以，反正我兄弟要的是那批財寶，只要你——」

賈彎刀突然狂怒道：「住口！我完全不了解你在說甚麼，你要殺便殺，不必多言！」

林歌冷冷道：「你不承認？」

賈彎刀怒道：「少廢話，今夜我就送給你一個成名露臉的好機會，你只要殺了我賈彎刀，不須幾天你就是舉世聞名的大人物了——快下手吧！」

林歌仍冷冷道：「三個月前，有一天深夜，你忽然去到及人善堂……」

賈彎刀微微一楞，面上隨又浮現苦笑，道：「是了，定是那金糊塗口風不緊洩了我的底，要不然就是那姓林的小子知道我身染重病，到處去說。唉，我還以為他們是可信託之人，却原來是……」

「那天晚上，你要求金糊塗帮你一個忙，金糊塗答應了，第二天一早他便單槍匹馬離開及人善堂，留給他妻子和林歌的只有一句話：『三個月後的十一月初五回來！』。」

「他……回來了？」

「沒有。」

「那……」

「十一月初五那一天，凌波仙子一直望眼欲穿的等到黃昏時分，一個住在附近的農人受一個陌生人之託將一只布袋提去及人善堂交給凌波仙子，那布袋中盛着一把金劍和一個金葫蘆！」

「啊，那是金糊塗的東西呀！」

「不錯，金糊塗沒回來，却有人把他的兵器送回來了，你猜這是怎麼回事？」

「這……」

「林歌心知他出了事，便立即動身要來找你，但走到路上，忽然想起這可能是一項調虎離山之計，連忙掉頭趕回及人善堂……」

「結果呢？」

「結果他料對了，可惜已遲了一步，在他趕抵家門的前一個多時辰，七八個蒙面賊闖入及人善堂，以威脅殺害那幾十個孤兒而搶走了五大箱珠寶，價值五十多萬兩銀子！」

「天啊！」

「事後，根據林歌的調查，那個送金劍金葫蘆去的人就是你！」

聽到最後這一句話，賈彎刀先是面色遽變，接着便哈哈笑道：「我明白了！」

林歌冷冷道：「你明白了甚麼？」

賈彎刀舉手一指他道：「你——你是林歌！」

轉望朱五絕道：「而你，從你的身材上看，你一定是朱五絕！」

林歌將蒙面巾扯下，道：「你猜對了！現在你得好好給我一個交代了！」

朱五絕也扯下蒙面巾，罵道：「賈彎刀，你這個混帳東西，你幹的好事啊！」

賈彎刀慢慢的站立起身，長嘆一聲道：「看情形，我賈彎刀跳到海裏也洗不清了，不過幸好我有不少人證，他們可以證明我三個月來一直在家，沒有離開過雲夢一步。」

林歌冷笑道：「也許那個送金劍金葫蘆去開封的人不是你，但毫無疑問你是幕後主使人，現在請為你一家大小着想，將金糊塗的生死下落告訴我好麼？」

賈彎刀苦笑道：「林歌，如果你是我，當你決定搶刦及人善堂時，你肯不肯以本來面目去及人善堂？」

林歌道：「若不以本來面目去，金糊塗怎會上當受騙？」

賈彎刀又嘆了口氣道：「你難道沒有看出來，我確實身染重病？像我現在這個樣子，怎麼可能去幹那種事情？」

林歌道：「可能你需要一大筆錢來醫治你的病患，所以就不擇手段了。」

賈彎刀滿面苦澀道：「林歌，你如果這樣想，那就大錯特錯了。」

林歌道：「金糊塗是我的好朋友，為了他，我會殺死很多人！」

賈彎刀轉對朱五絕央求道：「五絕，你是比較了解我的人，你也相信那是我幹的麼？」

朱五絕道：「現在先不談這個，我們要知道金糊塗的生死下落！」

賈彎刀忽然流下眼淚道：「既然有人把他的金劍金葫蘆送去及人善堂，這可能表示他已遇害了。」

朱五絕一聽這話，心火大冒，怒喝道

：「你這個混蛋，他剛剛和凌波仙子成親不久，凌波仙子已經懷孕了，要是他有個三長兩短，我拿你的命去抵償！」

賈彎刀搓搓手道：「我……我絕未料到會有這樣的結果，我本來以爲那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只要有金糊塗出面，定可輕輕鬆鬆迎刃而解，却不料……唉，這豈非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朱五絕怒道：「快說，你到底要他去何處？要他帮甚麼樣的忙？」

賈彎刀道：「此事說來一言難盡，二位且到舍下坐坐，再容在下詳細奉告，如何？」

朱五絕道：「不，你現在就說！」

林歌倒覺得去他家裏說話也未嘗不可，便道：「五絕，答應他，就去他家說話吧！」

賈彎刀拾起彎刀納入刀鞘，隨即領着他們轉回農舍，進入他自己的廂房，他剔亮油燈，然後請林、朱二人坐下，道：「我父母年紀巳大，受不得一點驚嚇，希望二位說話時輕聲一點，免得驚醒他們諸多不便。」

林歌打量着他住臥的廂房，見傢具樸實無華，沒有一件可疑之物，不由暗忖道：「看此情形，這姓賈的並非浮誇不實之人，莫非金糊塗的失踪並非他蓄意陷害？及人善堂的遇刦亦非他策動的？」

當下點點頭道：「只要你給我合理的解釋，大家也許尙有商量的餘地。」

朱五絕道：「你要老老實實的把一切說給我們聽聽，不得有一點點隱瞞！」

賈彎刀喟然道：「事情到了這個地步，我當然不便再隱瞞了。這件事情要從去年開始說起，去年秋後不久，我因事赴雲南——」

朱五絕插口問道：「所謂『因事』，是因了甚麼事？」

賈彎刀道：「我一位遠房表叔前年遠赴雲南經商，不知怎的逾期不歸，他家的人便來要求我去尋人，我就是爲此事去雲南的。」

「尋着了沒有？」

「沒有，根據雲南那邊與他有生意往來的人說，他早在幾個月前就回中原去了，因此我猜我那位表叔可能是在途中遇難了。」

「說下去。」

「我去的地方的雲南大理，有一天晚上，我夜宿客棧，睡到半夜忽然做了一個奇怪的夢，我夢見一個容貌標緻的小婆薩來到我床前——」

「何謂小婆薩？」

「雲南有擺夷之族，此族又分爲旱擺夷和水擺夷，他們未婚的男子叫小婆野，女子叫小婆薩。」

「哦，我聽說水擺夷的女子都是很漂亮？」

「是的，她們大都姿色秀麗，膚肌細白，有『水觀音』之譽。」

「你玩過沒有？」

「沒有。」

「爲甚麼不玩？」

「我爲甚麼要玩？」

「你不是也很好色麼？」

賈彎刀聽了這些話，心中甚是不悅，惱然道：「五絕，現在可不是說笑話的時候！」

朱五絕一笑道：「這是笑話麼？」

賈彎刀道：「我尋找表叔不着，心情十分苦惱，那有心情顧及其他？」

朱五絕道：「好，再說下去吧。」

賈彎刀道：「我夢見一個小婆薩來到我床前，用漢語對我說：『賈彎刀，有人要買你的武功和眉月寶刀，你隨我來吧！』，於是我就迷迷糊糊的隨她走到一條街上，那條街看來非常古怪，好像是坐落在深山之中，街道大約有幾十丈長，兩邊都是店舖，不過那不是一般的店舖，我清清楚楚的記得每一家店舖都懸掛着一方招牌，有『少林舖』、『武當舖』、『崑崙舖』、『崆峒舖』、『華山舖』、『黃山舖』、『青城舖』、『峨嵋舖』等等，幾乎武林中大小門派和各地大小帮會的名稱都有！」

林、朱二人都聽得滿頭霧水，兩人齊聲問道：「你說的那些是夢境還是眞實的情景？」

賈彎刀道：「是夢境。」

林歌道：「有沒有我們『及人善堂』的舖子？」

賈彎刀道：「我不記得了。」

他倒了一碗藥茶喝下，然後繼續說道：「那小婆薩領着我在那條街上來回走了一遍，告訴我那是『武林一條街』，要買甚麼或要賣甚麼應有盡有，然後便領我進入一家舖子。」

「哪一家舖子？」

「想不起來了，只記得那家舖子裏坐着一個白鬍子的老人，他很客氣的請我坐下，說有人要買我的武功和眉月寶刀，問我願以多少錢出售，我當時迷迷糊糊的告訴他：『總共要十萬兩銀子。』那白鬍子老人一口應允，就開了一張十萬兩銀子的錢票給我。」

「後來呢？」

「後來……後來我記得解下我的眉月寶刀交給他，然後又隨他走入店舖裏面，之後我就醒過來了。」

朱五絕啞笑道：「這恐怕是尿床夢，你有沒有尿床啊？」

賈彎刀臉顯苦笑，說道：「說來你們一定不相信，我醒來的時候，發現我床上堆着一大叠冥幣，一算正好是十萬兩銀子之數！」

林歌聽了驚訝道：「那你的眉月寶刀呢？」

賈彎刀道：「不見了！」

朱五絕也驚奇地問他道：「你的武功呢？」

賈彎刀嘆道：「沒有了！我發現我的一身武功盡失，變成一個普通人！」

朱五絕驚異不置道：「姓賈的，你不是在胡說八道吧？」

賈彎刀道：「我要是說謊哄騙你們，老天爺就殺我絕子絕孫！」

朱五絕轉望林歌問道：「林歌，你相信會有這種事麼？」

林歌皺眉說道：「他既然是發了重誓，想來確有此事，此事實在太不可思議了，依我看賈兄不是做夢，而是確曾身歷其境。」

朱五絕道：「身歷其境麼？」

林歌道：「是的，我們這位賈兄必是在臨睡前中了某種迷藥，在神智半昏迷半清醒中被帶去那個叫『武林一條街』的神秘所在，糊裏糊塗的把一身功力和眉月寶刀賣了。」

朱五絕腦筋還是有些轉不過來，問道：「你是說眞的有『武林一條街』這個地方？」

林歌道：「是的。」

朱五絕笑道：「聽這姓賈的一說，我倒想起『江郎才盡』的故事，據說江淹有一天夢見一人向他索筆，他便從懷中取出一支五色筆給那人，之後江淹爲文絕無美句，時人便稱之謂『江郎才盡』……」

林歌道：「那是江淹爲自己才盡而編造出來的一種遁辭。」

賈彎刀道：「不錯，我的情形與江淹不同，我的一身功力絕不可能因一夢而消失的。」

林歌道：「你說你如說謊哄騙我們，你便絕子絕孫？」

賈彎刀道：「是啊！」

林歌道：「那麼，我相信你的陳述，我現在可以肯定的告訴你：你所夢見的其實是眞實的情景，只不過你當時神智不清，以爲做了一場怪夢。」

朱五絕說道：「你根據甚麼來做此推斷？」

林歌道：「根據那堆冥幣。」

朱五絕道：「怎麼說？」

林歌道：「對方那樣做，是要賈彎刀誤認自己遇見鬼，其實他這一招很不高明，因爲這世上根本沒有鬼，那堆冥幣是人爲的。」

賈彎刀點點頭道：「金糊塗也是這樣說的。」

林歌問道：「你後來有沒有再碰上甚麼怪事？」

賈彎刀道：「沒有，當時我想了半天，也認爲我必是着了人家的道兒，因此我化了幾天工夫四處尋找那『武林一條街』，結果沒有找到，我只好悵然返回中原，也許由於失去一身功力之故，在半路上，染上瘴毒，掙扎回到家時，一條命幾乎沒了。」

林歌道：「你要金糊塗替你找回那把眉月彎刀？」

賈彎刀道：「是的，但主要是希望他對『武林一條街』進行查究，看那究竟是甚麼勾當。」

林歌道：「那天你去及人善堂時，只肯對金糊塗一人說明，我覺得此事似無守秘的必要吧？」

賈彎刀道：「不，非常必要，因爲我過去樹敵太多，萬一江湖上傳出我失去功力的消息，那我這條命就保不住了。」

林歌道：「你要金糊塗如何追究？去何處追究？」

賈彎刀道：「我把一切經過說給他聽，他認爲我是在大理出事的，只有去大理查探一下，至於他打算如何追究，我就不得而知了。」

他說到此處，長嘆一聲道：「他也告訴我將在十一月初回來，不論追究的結果如何，將先到舍下告訴我，今天已是十一月十二日，還不見他回來，只怕眞是凶多吉少了！」

林歌陷入沉思之中。

他把一切發生的事情和一切所聽到的怪事在腦中重新整理一番之後，提出了最後的一個疑問：「那天你去及人善堂時，金糊塗問你何以知道他住在及人善堂，你說是幾個月前在揚州碰到五絕，聽五絕說的；可是五絕却說不曾在揚州見到你，這件事你如何解釋？」

賈彎刀說道：「那是我唯一的謊言，其實金糊塗和凌波仙子結爲夫婦，並定居於及人善堂的事已經不是秘密，我所以謊稱聽五絕說的，用意是希望你們看在我與五絕是朋友的情份上，不要拒絕我的要求罷了。」

朱五絕突然插口問道：「你是說，你於回程中中了瘴毒，你確定那是中了瘴毒麼？」

賈彎刀點頭道：「確定。」

朱五絕說道：「那你又爲甚麼說是腎虧？」

賈彎刀苦笑着道：「那不過是一句戲言。」

林歌道：「你和金糊塗單獨交談的時候，有沒有告訴他你身體虛弱是因中了瘴毒？」

賈彎刀道：「有。」

林歌站了起來，道：「你注意聽着：你有父母兄弟住在這裏，有句話說『跑得了和尙跑不了廟』，將來我一旦查出是你搗的鬼，你知道我會怎樣！」

說到這裏，轉對朱五絕道：「五絕，咱們走吧！」

（未完）



塞外飛虹

劍仙列傳故事之三／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杜鐵池在蘭兒陪同下，到「太陰十三極」去觀看，見到成千上萬的凶鬼惡煞，在火池內受盡煎熬之苦。原來這「太陰十三極」是伏魔眞人所設，乃用以懲罰這些凶鬼惡煞生前在陽間作惡多端之罪，同時也利用這種刑罰，煉其魂魄，以收新生。杜鐵池瞭解此一情況後，也就處之泰然，反而蘭兒看了這種淒慘的場面，却爲之心懷不忍，驀然，兩人脚下地氣流動，不久遂即把兩人帶到了另一個世界去，又見到很多人——鬼的化身被吊在半空，此時正萬箭齊發向鬼身上射去，中箭後個個鮮血淋漓，其中一個大頭鬼向杜鐵池和蘭兒高呼求救……

欲借驅還陽　妖屍逞兇暴

大頭漢子這裏聲嘶力竭的叫喊着時，杜鐵池與蘭兒已繞到了另一現場，耳聽得那漢子正自用汚穢言語在身後破口大罵之聲，襯以眼前的鬼哭神號，更令人驚心不已！等到彼此距離略遠，杜鐵池才向蘭兒問道：「這個人是誰？怎麼和你們父女認識？」

蘭兒忿忿的道：「誰知道他，我只聽爹說他姓韓，原是玄天派的……說是他的邪法很高，當年伏魔眞人費了好大的力才把他給捉來這裏……他一個，一個姓周的，姓何的，還有就是要害你的那個朱申，這幾個惡魔都壞透了，所以當年伏魔眞人飛昇之前，特別交代我爹，要我爹對他們注意，並且傳授了我爹爹幾手專門尅制他們的方法……」

杜鐵池忽似明白的道：「啊——這麼說……你父親原來是負責看守他們的！我倒是還不知道！」

蘭兒搖搖頭道：「那倒也不是……只是……」

說到此似有些碍於出口，也就沒有接下去！

杜鐵池心中奇怪，只是對方既無意多說，也不便追問下去——

蘭兒哼了一聲道：「我剛才告訴你的這四個壞東西，除了這個姓韓的以外，另外那幾個更壞，而且本事一個比一個大，有時候連我爹都制不了他們，要不是當年伏魔眞人留下的幾件法器，我爹說不定早就遭他們的毒手都不一定！」

說話之間，二人却又來自到另外一處洞門之內！

杜鐵池有了以上兩處見識之後，也就猜知了所謂「太陰十三極」的一個大概情形，只是眼前這處地方，看來却與以上兩處地方情形大爲迥異！

這是一個靜悄悄的場所！

二人隨着氣脈的移動進來之時，耳中聽不見一點點聲音，目光所及只是一片氤氳氣息，光華不明不暗！却有一片五色光華，自空洒落而下，照射着當前的一座石

坡！

——那是一座亂石崢嶸的石坡，却在石坡間設置着無數石磚，奇怪的是每一塊石磚上都盤膝趺坐着一個人，這些人一個個雙目下簾，雙手結印，似在打坐參禪。

隨着空中轉動的五色奇光，可以清楚的看見每一張打坐者的臉——

那是一種極爲痛苦的表情，每一張臉都看來愁眉百結，面現痛苦，有的汗下如雨，有的青筋暴露，幾乎每一具身體都在簌簌的戰抖着！

杜鐵池心裏暗自納罕，隨着身形的漸進，耳邊上却隱隱約約的聽見一些聲音！

令人想不到的，竟是聽來極其悅耳的絃竹之聲，妙在這陣絃竹聲的極其悅耳，一經入耳便萬難棄耳不聞，緊緊的抓住了你的心魄。

杜鐵池心正奇怪，却見蘭兒慌不迭的舉手在空中劃了個符號，立時眼前就像是垂下了一道隔牆，方自入耳的陣陣樂聲，頓時爲之消失！

「好險呀！」蘭兒拍了一下胸道：「我居然忘了告訴你，幸虧及時發覺，要不然我們也免不了要大受活罪了！」

杜鐵池微微驚道：「莫非這些樂聲裏有什麼不對？」

蘭兒睜大了眼睛道：「那還用說！」一面手指向當前石坡間懸空的兩個大字——「樂極」！

「你應該知道這兩個字的意思吧！」

蘭兒仰着臉道：「樂極生悲！就是這個意思！」

杜鐵池點點頭道：「我明白了！」

蘭兒道：「我們剛才所聽見的那陣絃竹聲，初聽起來好聽極了，只是一聽上了癮，可就想不聽也不行了，我是沒聽過就是了，我爹可聽過！」

杜鐵池道：「你爹怎麼說？」

蘭兒一笑道：「可不得了，聽我爹說一聽下去，人整個都軟了，全身上下像是幾千幾萬個螞蟻在爬、在咬，腦子裏更不得了，噯呀！反正我是說不上來，我爹說那個味道簡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眞比死了還更難受……聽說這麼做，能把一個人整個的魂魄給洗滌乾淨，只是沒有相當道行定力的人，千萬不能來這裏……可是厲害着呢！」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再一留神石坡間那些盤膝趺坐的各個形相，無疑可以證明蘭兒所說非虛！那絕妙樂聲正具有無尚降魔法力，足可使羣魔化暴戾而柔順，一一伏首馴服！

二人脚下所站立的那道氣脈，緩緩帶着二人越來越向着眼前石坡接近，是以那些趺坐苦參的衆形相也就看得格外清楚！

杜鐵池因知那妖屍朱申也在十三極內，俟到雙方漸漸接近時，不免特意留神的注意察看一下，却是沒有發現朱申在內！

身形越近，却見到一個體魄高大的凶僧，趺坐在前，由於對方和尚那副相貌太過猙獰，以至於勾起了杜鐵池的好奇！

——當下他悄悄拉了蘭兒一下，指了指那個和尚！

蘭兒被他一指才似忽然發覺，一驚道：「哦——原來他在這裏——這就是我剛才跟你說的那個姓周的，他叫周達，厲害的很！我們還是少理他吧！」

那和尚滿臉橫肉，黑油的臉上滿生着錢般大小的疵子，一身黑衣，却在粗肥的頸項之上垂掛着一串拳大的念珠，一顆顆色澤灰白，形若骷髏，分明正是眞的人頭骷髏！

二人隨着足下的氣脈移動，猝然間似乎驚動了這個和尚，他原在極度痛苦參定之中，忽然發覺到杜石二人的來到，不禁大吃一驚，倏地睜開了眸子！

和前此所見不同，這個和尚由於本身並無固定的拘束，他原已痛苦萬狀，忽然間杜鐵池與蘭兒的闖進，使得他虛驚一場，在禪定之中來說，即所謂「驚禪」，早先一番鎮定功力，盡付流水！

妖僧周達，本來就是窮凶極惡，脾氣爆躁之輩，如何能甘心吃這個虧！

「小輩，找死！」四字喝叱出口，即見他兩臂齊張，化爲一片火雲，直向着二人當頭蓋壓下來。

杜鐵池入洞之初，已料到這些凶魂惡煞之不易對付，心裏早已有了準備，此時見狀一拉蘭兒道：「走！」

他如今功力已有相當進展，此時情急智生，這一拉一轉，施展的是七修門中「小六乘快閃身法」，頃刻間與蘭兒已騰身而起，落身於妖僧相反的一座石丘之上！

妖僧周達這一撲，施展的是「火雲攻勢」！此人出身苗疆，平素擅採毒瘴，以其菁英配合本身魔火，練成了火雲一片，平素對敵，只消化雲一撲，對方絕難逃開，道力畧差之人，只吃他這一撲，便立即焚身喪魂而故，妖僧便樂得將對方魂魄收入雲內，佔爲己有！

因爲有此緣故，日久天長，不知道有多少屈死冤魂，爲其收留爲本身之用！

周達原爲一方之霸，爲惡多端，自爲伏魔眞人收來此間，他並不心甘雌服！

這裏十三極降魔諸法該是何等厲害，獨獨妖僧與蘭兒方才所說少數三四人，自恃本身功力，表面似無可奈何，內心却各有異圖，雖說在百無聊賴；一籌莫展之境，偏偏心存非份之思！

這幾個人皆爲修煉多年的魔怪，本身魔法高深，太陰十三極內除了二三種極厲害的降魔大刑之外，具它各種對他等皆無大效！

眼前這個妖僧周達，即是一個顯著的例子，只看其這股淩人的凶焰，即可知其狠毒不馴之一斑了。

妖僧乍見生人，滿以爲對方無論如何也逃不開魔火毒瘴所化火雲之一撲！

那時生魂留爲己用，更可借助對方之色身，以供附體脫身之用！

他這個念頭其實正與妖屍朱申所想一般無二，殊不知對方並非如他所想的那麼無能！

且說周達一撲不中，頓失二人踪影，倏地掉過身來，才見對方男女二人高高站踞在一方石丘之上！

先時盛怒之下，只顧了出手，並沒把對方打量清楚，這時定目再看，由不住暗吃一驚，認出了對方那個少女乃是石水之女，只因一向赤身露體，今日忽然着了長衣，猝然相見，是以未能認出。

至於那個少年男士，却是前所未見的

一個生人！

周達不看則已，一經細看打量之下，才覺出對方少年仙風道骨，秀朗英俊，好一副神仙胚子，初初一看外表，分明道力極高之金仙，再一留神始由杜鐵池臉上看出了幾分混沌未開的稚氣，分明是一塊渾金璞玉，上上材料的修道胚子！

須知這太陰十三極內所困，皆係各方邪魔之元神魂魄，彼類之色身肉體，俱爲伏魔眞人銷毀，使之不能再世成人爲惡！是以苟能覓得一道胎肉體，不啻夢寐難求之事！

是的，眼前妖僧周達乍然發覺到面前杜鐵池，這等曠古難逢的軀殼，焉能不爲之動心？只以爲活該自己時來運轉，那裏還會顧忌到其它！

他這裏一心想到美處，只顧瞪着一雙鷄蛋般大小的大牛眼看向杜鐵池，喉中呼呼有聲的喘着，滿臉希冀之色！

蘭兒與他乃是舊識，自然知道他平素的毒惡，見此模樣，生恐杜鐵池爲其所乘，不禁大爲焦急。

心裏一急，大聲叱道：「黑和尚，你要幹什麼？小心我告訴爹爹，把你下到十三極去，要你求生不能，求死不得，還不快滾！」

平素似此情形，蘭兒這一喝叱，保管可收嚇阻之功，無如今日，妖僧眼見杜鐵池美好人身，正是自己夢裏難求的再世軀殼，似此美質，即使走訪天下，也難如願以償，偏偏對方竟然自行送上門來，如何能容他輕易離開！

當時聆聽之下，由不住發出了一聲狂笑，一面晃着胖大的軀體，緩緩向二人走近過來。

蘭兒睹狀尖聲叫道：「站住！」

妖僧周達聞聲倒眞的站住了，一雙凶光畢露的眼睛，充滿了貪婪的紅光，兀自頻頻在杜鐵池身上轉個不休！

「石大姑娘，我這裏先謝謝妳啦！」

一面說，這個黑胖和尚雙手抱拳的向着蘭兒拱了一拱，打趣的接下去道：「謝謝妳給我送來這麼一份重禮，嘿嘿，謝啦、謝啦！」

蘭兒嗔道：「你胡說些什麼？誰又送給你禮物啦！」

和尚呵呵樂道：「好說——好說——什麼禮物能夠比得上這個大活人？」

說時，伸手向着杜鐵池指了一指！

蘭兒既驚又怒，恨聲道：「你眞是瘋了，瞎了你的狗眼，這位是七修門下的杜眞人，還不上前參拜，求眞人饒你不知之罪，要不然管教你神魂俱滅！」

這一句「七修門下」，倒着實地把妖僧嚇了大一跳！由不住霍地向後面退了一步！

「七修門？我不信……」胖和尚忽然面現冷笑道：「七修門的杜眞人？這我可沒有聽過！大姑娘，妳想拿七修門的招牌來唬我？我可不信這個邪！」

一面說晃晃悠悠的又向着杜鐵池面前走近過來。杜鐵池自以爲如今道力未能恢復之前，凡事能忍則忍，想不到却爲此一而再再而三的遭到各方欺凌，誠可謂斯可忍孰不可忍了。

這時對方妖僧，緩緩走近過來，他表面上不動聲色，暗中却盤算着，給他忽然來個措手不及，也叫他不敢小看了自己！

妖僧周達那裏知道杜鐵池心中所想，由對方神色上察看，更斷定對方的涉世未深，不過空有上好根骨，即使入門習道，也是時日甚淺，憑自己魔法功力，還不是手到擒來，又怕他何來？

心裏盤算着，便不再理睬蘭兒，只管盯着杜鐵池冷冷的道：「你姓什名誰？這煉魂谷乃我等羣仙參習道法功力之處，你這小輩是怎麼進來的？難道不知道這裏地底元磁地力的厲害？」

說到這裏由不住桀桀怪笑了幾聲，凶光畢現的又接下去道：「落地生根，小輩，你此生此世，休想再能離開這裏了！」

杜鐵池兀自不發一言，只是默默的注視着他！

蘭兒見狀心裏越是發急，蓋因爲這個妖僧周達厲害她是知道的，他一個，朱申一個，就連爹爹平素也對他們畏懼三分！

雖然蘭兒悉知杜鐵池確係七修門下，可是七修門又是一個什麼門派，她却並不深知，杜鐵池功力到底如何，她更是不知！此番動起手來，果眞爲妖僧所乘，那還得了？自己豈非脫不了干係？

這麼一想，蘭兒眞由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

她雖然並非弱者，只是她自知如果一旦與對方妖僧動起手來，決計不是對方敵手！——

心裏一急，只想着趕快與杜鐵池離開，當下慌不迭一拉杜鐵池的手道：「別理他！我們快走！」

却不知杜鐵池他並沒有立刻離開的意思，拉了一下却不見有任何反應！

妖僧周達見狀大怒道：「大胆丫頭，還不閃開一旁，再要嚕嗦，連妳也不放過，妳爹當年還不是一樣，同是這裏出身，又神氣些甚麼？」

原來蘭兒之父石水，當年亦曾爲伏魔眞人鎭壓在此，只以深知悔改，眞人才將其分隔軀殼發還，個別隔離，定下日後脫困之期，並要其負責督理十三極之若干囚犯！這件事石水深以爲恥，更未曾向杜鐵池他提起，此刻由妖僧口中悉知，頗感意外！

蘭兒女孩兒家面嫩，見妖僧竟然把父親昔年醜事翻出，當着杜鐵池他面前，大感羞辱，心裏一火，清叱一聲，右手指處，即由其指尖裏，射出一道青光，爲其父所授的「指中劍」，一經出手，直取對方面門。

妖僧周達那裏會把這點伎倆看在眼中？一聲狂笑，但見紅光大閃，人已無踪！

妖僧周達所施展的「火雲」遁法，雖然瞞過蘭兒，却是無法逃開杜鐵池他觀察之中！

就在那陣紅光乍閃之下，杜鐵池他已發出了七修仙劍，白光乍射，矯若游龍，直向妖僧藏身處捲了過去！

妖僧周達大吃一驚，淒厲的一聲狂呼，來不及施展妖法抵擋，儘自化身一道赤色火龍，與空中飛來的劍光迎在一團！

但只見紅白二色光華糾纏之下，由於妖僧上來無備，許多厲害妖法簡直不及施展，杜鐵池所施展的這口七修仙劍，又是仙家降魔至寶，初初無備之下，雙方一經接觸，立時吃了大虧！

但只見空中紅光先是敗退不敵，却給後來白光自後方追上一陣糾纏下，那紅光先自化爲一片紅雲，緊接着分爲三股紅光，分向三個不同方向遁出，現場留下來極其淒厲的一聲嘶叫，飄落下一天血雨！

杜鐵池其實也無心與對方爲仇，見其受傷而遁，也就莫爲已甚，手抬處遂即收回了仙劍！却把一旁的蘭兒看直了眼！

直到此刻爲止，她才着實的相信杜鐵池眞確非無能之輩，一時大爲欣喜！

「啊——你眞的好大的本事！我們得快走了！」

如此一鬧，現場衆鬼震驚，四下狂飛，鬼哭神號中穿梭着滿空鬼影！

是時蘭兒已匆匆拉着杜鐵池縱身上了流動的氣脈，緩緩向外移出！

杜鐵池生恐衆鬼來犯，手指處，那口七修仙劍化爲一道白光，將二人身側四週團團裹住，如此一來，便有安全之感！

途中蘭兒像十分害怕的緊緊偎着杜鐵池道：「糟了，我們可是闖了大禍了！」

杜鐵池一驚道：「怎麼？」

蘭兒道：「剛才那個胖和尚，你當他是好欺侮麼？聽我爹說，他的魔法高深，今天他爲你飛劍所傷，一定不會干休的，這個人最毒了，說不定連我和爹都被他恨上了！」

杜鐵池輕嘆一聲道：「這麼說倒是我一時大意了！」

說話之間，但覺眼前光華漸有明意，不由奇怪的道：「這又到了甚麼地方？」

蘭兒四下看了一眼道：「這是上三極的出口，要是你還要繼續看，我們得轉一條路，怎麼樣，你還想看麼？」

經過剛才這麼一鬧，早已將先前的興頭打消了個乾淨，杜鐵池搖搖頭道：「算了，出去吧！」

蘭兒也似乎心事重重，復見天光漸明，二人已循着那道圓轉的地氣，緩緩來到入口之處，下了氣脈，杜鐵池遂即施展石遁之法出得山外，即見艷陽當頭不過午後時分！

蘭兒看了一下天色，道：「總算時間還早，這件事還是得跟我爹商量一下！」

杜鐵池無可奈何的笑笑，反正仇也已經結了，一個朱申已是頭痛，現在又加上了一個妖僧，未來情形如何，確是不得而知，最痛心的是把石氏父女拖下了水，連帶着也爲他們結下了仇恨，誠然是始料未及之事！

蘭兒見他愁眉不展，同情的道：「你也不要爲這件事再担心了，剛才我爹還說……其實他老人家既然伸手管了你的閑事，就等於跟朱申成了對頭，我們這就進去，看看他老人家說些甚麼！」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再一想自己所遭遇的諸事，其實無非早已注定，既然命當如此，愁也沒用，反不如鎭定從事，應付此刦，萬一逃不過此步刦難，也是命中注定。

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憂愁，倒是茲事體大，不能聽蘭兒一面之詞，確是應該與她父親石水好好就教商量一下，看看能有甚麼對策？

當下就點頭答應，却是担心的問蘭兒道：「妳父親身體怕還沒有復原吧？」

那麼重的刑法，那能這麼快就會復原呢？

蘭兒搖搖頭道：「沒有事了，這個你倒用不着担心，這麼多年以來，每天一次，他老人家實在已經習慣了！倒是因爲這樣，還得到了很多意想不到的好處呢！」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心裏略爲放心。

當下遂由蘭兒施展仙法，二人重復穿石入室，來到了石水丹房，果見老人正在閉目調息。

二人方自進來，石水已然睜開了眼睛了！

臉上顯着微微怒容，他注視向蘭兒道：「我是怎麼囑咐妳的？妳這個孩子！」

杜鐵池插口苦笑道：「石前輩不必責怪令嫒，這都怪我……那個妖僧欺人太甚，才被迫出手，給了他一些教訓。」

石水一雙眸子在他身上轉了轉，輕嘆一聲，黯然點了一下頭道：「你們能活着出來，實在已是萬幸……那妖僧周達秉性頑劣，妖法實在厲害，他們幾個多年修爲，實在不宜招惹，這麼一來豈會對你善罷干休？」

說罷滿面愁容又自嘆息一聲，才細問經過情形。

蘭兒乃一五一十說了個究竟！

石水沉默了一會兒，才吶吶的道：「這倒也罷了，只不知妖僧如何！杜鐵池你那口仙劍請暫時借我一觀！」

杜鐵池應了一聲，伸手微指，白光閃爍了一下，遂即化爲一口三尺龍泉，緩緩落向石水眼前！

石水驚訝的向着空中劍光看了一眼，探出雙手將緩緩落下的劍身接在了手上，細看了一番，才慨然嘆息了一聲，雙手輕送，這口劍遂即又化爲白光一道，即爲杜鐵池收回。

「仙家降魔至寶果然非比尋常！」石水精鑑的道：「此劍陽剛極猛，菁華內蘊，顯然由於杜道友你如今功力，未能復元，尚不足以將其威力發揮於極致，否則方才出劍，妖僧周達魂魄將不保矣！」

遂即又告誡道：「此劍殺力太甚，在道友你功力未能全復之前，還是少用來妙，以免誤傷他人，爲自己造下了惡因，從而締結了仇人，這些都足以妨碍你日後進修仙業，達成正果的速徑，道友你要切記，切記！」

蘭兒道：「噯呀，爹，你還說這些幹甚麼？現在問題到底怎麼解決？眼看着天就要黑了，這些怪物一放出來，可怎麼是好？」

石水一雙眼睛似乎眞正的注意到女兒，出乎意外的發覺到她竟然不再赤身，身上所着，竟然是杜鐵池的一件外衣。

——最使他驚奇的尚不在此，而是蘭兒說話口氣裏隱隱所透露出來的對杜鐵池的關懷之意！

一念觸此，石水老人臉上情不自禁顯現出微微的笑意——這是他多年來一直深深掛懷的一個隱憂，老實說在初見杜鐵池的一霎，聽知杜鐵池他的出身門戶之後，內心就激起了強烈的震盪——這是他的私心！

自然，以杜鐵池的出身門派，以及人品質地任何一面來說，石水都不感覺到女兒是高攀了，然而此時此地，他却是別無選擇，一個失身在汪洋大海裏的遇難者，是不會放過任何活命機會的！

杜鐵池的出現，不啻在石水老人心田裏點燃了希望之火！

多年來他一直爲着自己刦滿飛昇之後女兒的未來着落而發愁，現在由於杜鐵池的忽然來到，使得他大大燃燒起希望，他焉能輕易放過！

難得蘭兒自然的對杜鐵池生出了感情，看來杜鐵池對蘭兒也很有好感，這就使得石水更爲之欣慰不已，更要爲之有力促成了！

「爹！你倒是拿個主意呀！」

蘭兒原指望父親會拿出一套對付的辦法，却沒有想到他儘自看着自己發呆，當下賭氣的把頭轉到了一邊。

石水其實胸有城府的，雖然不無凶險，但是看在女兒以及未來女婿的份上，明知是刀山也得上了！他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

「你就在我這裏留下來吧！」

石水臉上顯示着一種堅毅，冷冷笑了一下，才接下去道：「他們無論是誰，要想帶走你，先得把我老頭子對付了才行，要不然哼哼，那就只有各憑本事了！」

蘭兒聽他這麼說，先自臉上綻出了笑容，立刻挽住杜鐵池一隻手道：「你可聽見了？我爹答應帮你對付他們呢，你可以放心了！」

杜鐵池倒是沒有想到，對方老人竟然如此義氣，事出意外，一時倒不知怎麼說才好，他原有以一敵衆的勇氣，却沒有制勝對方的把握，難得石水自承相助，這就使得自己信心大增，憂心大釋，臉上情不自禁的帶出了笑容。

蘭兒笑道：「這些東西雖是厲害，一看見我爹，就像是老鼠見了貓一樣——」

石水一嘆道：「不要聽她胡說，這孩子……」

蘭兒道：「難道我說得不對？他們當中最厲害的不過是妖屍朱申，可是你老人家還不照樣有法子制他？」

石水冷笑道：「妳知道甚麼？朱申妖法高深，如非我受伏魔眞人當年囑託，暫時掌管太陰十三極，對他們構成威脅，他才不會把爲父看在眼裏，話雖如此，我雖然有眞人留下的幾件鎭魔法器，可是朱申；周達者流有千年修爲，也不見得就眞的害怕了，一旦反目豁了出去，我可眞沒有勝算的把握！」

話聲微頓，石水情不自禁的輕輕一嘆，看向杜鐵池道：「這件事我自當盡力就是，萬一敵擋不住，你也不能怪我，一切也只有聽天由命了！」

又道：「他們如找來這裏，杜道友你切記不要莽撞出手，眞要我這一關過不了，你再出手不遲！」

杜鐵池點頭道：「前輩不必多慮，此事既是因我而起，還是由我來跟他們打交道吧！」

石水搖頭道：「你不知道他們的陰險毒惡，但是却逃不過我這雙眼睛，讓我先來對付他們吧！」

杜鐵池道了感激，復問道：「你老人家預備甚麼來對付他們？」

石水搖搖頭道：「這就要看他們是甚麼態度了！」

他遂即安排杜鐵池在一塊蒲團上坐下，蘭兒也在一邊坐下來，石水遂道：「距離夜晚還有兩三個時辰，且少事調息，養好精神，才好到時應付！」

杜鐵池見他形容憔悴，顯然由於先時的火刑，精力尚未能完全恢復的緣故，自己也當調息運功，遂即不再多說，當下三個人各自調息，分別運功入定！

一番入定之後，各人繼續醒轉過來！

杜鐵池顯然最後一個醒轉過來的人！

當他睜開眸子時，石室內靜靜地沒有一點聲音，甚至於石氏父女都不在室內。

偌大的石室，只有他一個人，杜鐵池下得床來，意外的發覺到室內石案上陳列着一隻瓦器，一副碗筷，看到這些，他才忽然的感覺到自己有些餓了。

瓦甕裏盛着一半煮熟的野山芋，嗅起來倒也噴香，杜鐵池初習辟穀術，可以數日一餐，却不能完全不食，想不到石氏父女對自己如此心細，居然體貼入微，竟然連飲食也爲自己準備妥善，當下也就着實不客氣的把半甕熟芋吃了個精光，等到推開瓦甕，才發覺多日未餐，這一頓敢情是吃得太多了，咀裏澀澀的，最好找點水來喝就好了。

心念一動，正待起身找些水來喝，却聽得身後「哧」地一笑。

杜鐵池忙自回頭，却見蘭兒一隻手捧着一個白色瓷甕罐，正由石室後側方另一門口現身步入！

她仍然穿着杜鐵池給她的那件外衣，只是却顯然經過了一番整修，袖頭膝下，過長的地方都經過一番修剪，這麼一來穿在身上，可就十分襯貼好看了。

「哦——石姑娘回來了。」

「你醒過來了。」

「你醒來了？」

蘭兒一面說，把手上捧着的白瓷甕罐兒放向桌上，微微一笑，指着道：「喝吧，快來喝點！」

杜鐵池尷尬的笑笑，點點頭，走過來，遂見蘭兒揭開了那白瓷罐兒，裏面竟然盛着滿滿一罐白色乳汁似的東西。

「這是什麼？」

「放心的喝吧！」蘭兒一面說，遂即把裏面白色的乳液般的東西注入一個碗裏，笑咪咪的端過去道：「先喝一口嚐嚐好喝不？」

杜鐵池接過來喝了一口，入口芬香，微微有一些兒甜，像是牛羊的乳液，却又有些不像。

蘭兒一笑道：「這是後山上黃羊的奶，我和爹喝了好多年了，再滲下些這裏一些野椰子汁，才會甜甜地，爹說這東西好極了，對我們修道人更有許多好處，我們每天都喝上幾碗，你覺得怎麼樣？」

杜鐵池讚不絕口，遂即又飲了滿滿一碗，問及石水！

蘭兒才道：「我爹早就醒了，說是乘着天黑以前，要在谷內各處走走察看一下，叫我不要驚了你，還說你所參習的坐功是玄門正宗的方法，比我所練習的要好多

了。還要我向你請教呢！」

杜鐵池笑道：「這個簡單，只要姑娘願意，我隨時都可以教你。」

蘭兒道：「那好極了，我這裏先謝謝你啦，我因爲想到你可能會肚子餓，才在後面爲你煮了些野芋頭。」

一面說遂即揭開了瓷甕看了一眼，笑道：「呀！都吃光了？」

杜鐵池笑道：「對不起，實在是太餓了。」

蘭兒道：「原來就是給你吃的。」

說到這裏，她忽然笑容盡失，面有戚容的輕輕發出了一聲嘆息。

杜鐵池奇怪的道：「妳爲什麼要嘆氣呀？」

蘭兒一笑道：「我是在想，要是你能永遠住在這裏陪我該有多好！」

杜鐵池想不到竟然會有此一說，一時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蘭兒翻起眼皮，打量着他：「你怎麼不說話呢？……你願不願意永遠陪我住在這裏？」

「這——」杜鐵池苦笑着搖搖頭道：「妳說的是傻話，這是不可能的事！」

「爲什麼是不可能的事？」蘭兒不解的道：「我和爹爹在這裏已經住了好久好久了。」

「這——」杜鐵池吶吶的道：「每個人的遭遇情形都不一樣——」

蘭兒居然一本正經的注意聆聽，倒使得杜鐵池不得不繼續說下去！

「我是七修門的傳人，將來這個門派還要由我來發揚光大，我的責任很重……我怎能永遠住在這裏不出去呢？」

蘭兒失望的低下頭，沒有說話。

杜鐵池安慰她道：「妳不要想的太多，眼前我們的命運是一樣的，難道妳沒聽妳爹說過，他老人家不久刦難將滿，也要飛昇了，妳們的苦日子也要熬出頭了。」

蘭兒搖搖頭道：「那是我爹，他老人家走了以後，我一個人日子就更沒有意思了。」

杜鐵池聽她這麼說，想一想她的遭遇，確實令人大生同情，不由慨然道：「妳不要難受了，我答應妳只要我能離開這裏，一定想法子也把妳帶出去就是了！」

蘭兒先是一怔，立刻喜歡的道：「眞的，你別是說着好玩，哄我的吧？」

杜鐵池見她天眞可愛，也就越加激發同情。

當下點頭道：「大丈夫一言既出，如皂染白，只要我能出去，就一定把妳救出去！」

蘭兒喜歡得一跳而前，緊緊的抱住了他。

她把臉貼在了他胸上，小鳥依人般地呢喃着道：「你眞好——我爹的眼睛眞靈，我就知道他不會看錯人的……哥哥……我太高興了！」

杜鐵池聽到她忽然對自己改了稱呼，實在很詫異，倒是被她這麼親熱的擁抱着，有些面上訕訕——

這番情景與感受，以前也曾有過的，記得初識梁瑩瑩，談武論劍之餘，也曾有過兒女之私，春風一抱，軟語盡溫，那番感受情懷，此刻思來，却是別有感傷了。

他不禁心裏默默念着，瑩瑩，瑩瑩……這些日子裏要是妳與我同在，該有多好，我也不會這麼寂寞了。

心裏想着，情不自禁的抬起一隻手，輕輕摩挲着蘭兒的頭髮，這一霎，倒似兒女情長了。

蘭兒緩緩的抬起臉道：「哥哥——我這樣叫你好不好？」

杜鐵池一驚之下，才把神馳的心收了回來。

蘭兒嘟着小咀道：「怎麼，你不高興？聽我爹爹說，我原是有一個哥哥的，後來却走了……如果他還在的話，那該多好……我想他長的樣子一定很像你？」

杜鐵池奇道：「原來妳還有個哥哥，他爲什麼走了？」

蘭兒搖搖頭道：「這個我就不知道了，爹沒有說，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時我娘還沒有生我呢？」

杜鐵池心裏想着，也就沒有再追問下去。

蘭兒見他思忖不語，誤以爲他不樂意，微嗔道：「你到底願不願意當人家哥哥嗎？眞是的——也不說話！」

杜鐵池笑道：「天下那有這麼好的事，平白無故，我多了一個好妹妹，豈能有不樂意的事？」

蘭兒聽他這麼一說，才情不自禁的笑了。

「好，」她拍着手道：「那麼我以後就叫你哥哥了？」

杜鐵池笑道：「我就叫妳的名字蘭兒了。」

方說到這裏，即聽得隔牆有人輕咳了一聲，現出了石水一襲淡淡人影。

那影子殊爲奇怪，初現時只是一縷輕烟，漸漸由淡而濃，最後却似聚凝成石水的人身。

蘭兒一跳而前道：「爹回來了。」

杜鐵池亦抱拳見禮。

石水看了二人一眼，面色沉重的坐上了蒲團。

杜鐵池這才發覺到，他雖然進出自如，可是那根若隱若現的帶子，却始終緊緊束在他的足踝上，一想到他每日身受的大刑眞是不寒而慄。

石水顯然爲着眼前即將面臨的一切而發愁，進門之後，只是皺眉，閉目冥思，沒有說話。

蘭兒忍不住道：「爹，你都佈置好了麼？」

石水黯然點了點頭，冷冷一笑道：「這也是我平常過於疏忽，滿以爲當年伏魔眞人之一切佈置，天衣無縫，萬無所失，那裏想到事情竟大非所料，要不是今日小心巡察，幾乎壞了大事。」

杜鐵池聽他這麼一說，不禁甚是吃驚的道：「怎麼了？」

石水嘆了一聲道：「杜道友你有所不知，當年伏魔眞人爲防止這批妖魔鬼怪逃出，除了這『太陰十三極』之外，另外還煞費苦心，曾在這煉魂谷內，另外佈置了一個『四極陣』，以紅黃藍白四色旗幟爲誌，如有意外事件發生，這陣勢便會自由發動，而我今日才發現到，這陣勢的佈防，竟然暗中遭了破壞，四色旗也被互易，

亂了陣脚，一旦遇了事，功力當必大爲減弱，這件事我竟然一直未曾發覺，看來他們早已有異圖脫逃之心，幸虧爲我及時發覺，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杜鐵池道：「這麼看起來，這批妖魔鬼怪之中，確有很多厲害之輩了。」

石水黯然點頭道：「正是如此，今夜就可以知道他們之中那些心存異圖……」

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嘆息一聲道：「當年伏魔眞人，確是心存慈善，才不忍對彼類加害，雖大凶極惡之輩，亦爲他們留下一條最後生門，他們之中只要能熬過『太陰十三極』煉魂洗魄之苦，終有苦盡甘來出頭之一日。」

話聲微微一頓，石水感傷的嘆息道：「不瞞道友說，我就是一個例子……近年來越是明心見性，越能體會出眞人的一片苦心……可是他們之中，却有很多抱持異心，並不這麼認爲……我既蒙眞人臨終託囑，寄以重任，職責所在，說不得也只好再開殺戒了，……這是我內心引以至苦之事，却又無能避免，好不令人傷感……」

一面說，只見他頻頻搖頭太息，居然淌出了淚水，顯然誠發於衷，絕非虛情假意的做作。

杜鐵池心中着實爲之感動不已，足見一個得道之士心存厚道大異於尋常之處。

石水說到這裏頓住，長嘆一聲道：「時候差不多了，蘭兒，走到後洞把眞人留下的那個箱子給我拿來。」

蘭兒答應了一聲，轉身自去。

石水看向杜鐵池道：「那妖屍朱申，巳經煉成了『分屍化影』之術，好不厲害，道友功力未全恢復之前，萬萬敵他不過，到時候務必要鎭定心神，不爲他所乘才好。」

杜鐵池巳經有了多次臨敵經驗，想來這個妖屍也不見得就比昔日所遭遇各魔厲害到那裏，心中不禁有些不忿，只是石水既這麼囑咐，爲安其心，也就點頭答應。

是時蘭兒巳再次現身，雙手捧着一個黑色的木箱，想必其中所盛，即當年伏魔眞人所遺傳下來的諸般鎭魔降煞的厲害法器了。

石水接過了這個箱子，放置座前。却見他咀裏默唸眞言，遂即指尖在箱蓋上劃了一個「十」字，手掌在箱面上輕輕一拍，箱蓋倏地張開來。

想像中這些所謂的「降魔」利器，必當是各有奇光異彩，其實却並非如此。

只見箱子裏所盛裝的，不過是幾樣看來十分古舊的東西——一口古銹斑爛的黑色短劍，一團亂草也似的髮網，另有一把竹弓，五枝長箭，另外還有一些散亂雜物，看來竟無一樣起眼，也不知又能發揮多少降妖驅魔作用。

是時，耳聽得洞外狂風怒號聲起。

蘭兒首先驚道：「時候快到了。」

石水微微點頭道：「你二人各自坐好吧，……記住，無論什麼事，都由我來對付……更不要隨便開口說話……」

杜鐵池與蘭兒各自會意，遂即在蒲團上各自盤膝坐好，耳聽得壁外風聲更緊，却於疾烈的風勢之中，間以隱約間响起了噹噹鐘聲。

蘭兒小聲向杜鐵池道：「哥哥你害怕麼……我好怕……」

杜鐵池微微一笑，搖搖頭示意她不要多說！

蘭兒又說道：「這鐘聲要响四十九下，『樂極』的暗門才會打開。」

那鐘聲每隔些時候，才响兩聲，間以飛砂走石聲，似乎衆鬼未出之前，先就形成了凌人的氣息。

石水這時候深深的哈出了一口氣，形成了薄薄的一層雲烟緩緩散置當空，形成了淡淡的一片雲障，飄浮在室內正面，又見他自木箱之內找出了一只木碗，手指向着碗內一指，即由其內發出了一幢綠濛濛的光華！這幢綠光一經射出，立即擴散開來，有如一幢帳幕般，將三人全身罩定。

四十九下鐘聲，轉瞬間巳經敲畢！

在一陣短暫的沉默之後，忽然間响起了一聲極其尖銳的刺耳叫聲，一時間衆鬼齊出，其聲雜然——

杜鐵池雖然未能目睹現場情景，但聽其聲勢，巳可猜想出那番凌厲可怖氣勢。

啾啾鬼聲之中，更間以尖銳的厲嘯長號，遊弋夜空，聽來更令人毛髮聳然！

三人俱都鎭定心神，以觀後變！

少頃，忽似有一陣狂風襲近過來，三人雖在石壁之內，却能感覺出風力之劇，似乎整個山峯都爲之震撼了起來，猛可裏一聲大震，遂即寂然，像是有一個巨大的物什，忽地附身石壁之上情景。

緊接着洞外即傳過來一陣冷森森笑聲道：「石老頭別來無恙，請出來答話！」

聲音透壁而入，聽來十分清晰。

杜鐵池由於前此與朱申曾經有過片面對答，是以記得他的口音，這時一聽即知正是朱中來了。

石水聆聽之下，寒聲應道：「朱教主有何貴幹？有話就請直說吧！」

原來朱申在生之時，曾爲「崆峒教主」，石水以此相稱，表示尊敬！

朱申聆聽之下，冷笑一聲道：「石老頭，你又何必明知故問，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

石水哼了一聲，未置可否！

朱申嘻嘻一笑道：「石老哥，大家都是自己人，你今日雖然刦數將滿，快熬出頭了，却是不應該忘了，當年一併受苦的患難朋友，這麼做可就不大够交情了！」

石水冷聲道：「有什麼話，用不着拐彎抹角，朱教主你就直說吧，貧道洗耳恭聽。」

「哼哼，好說，好說！」朱申聲音異常的冷：「石老頭，打開天窗說亮話吧，南灣烟雨峯的雷姑婆給我送了一份禮來，現在不見了，除了你這老兒別人諒他也沒這個胆子……我們是老朋友了，你也知道這份禮關係我未來至大，你如念在過去的一點交情發還給我，姓朱的知恩必報，要是你故意給我爲難，或是別有二心，哼哼……石老頭，不要看你我今天地位懸殊，你如自以爲仗着伏魔老兒身後的一些餘威，便能嚇唬了我，那可就大錯特錯了，姓朱的可不吃你這一套，別人怕你，我可是不怕你！」

這一番話出自朱申之口，足以證明此人果然是一個厲害人物了！

老人石水聆聽之下，並無怒容——

只聽他長嘆一聲道：「上天有好生之德，想不到閣下在太陰十三極數甲中煉魂洗魄之後，兀自凶性不減當年，看來姜眞人一番造化苦心確是白費了！

伏魔眞人俗姓姜，單名一個貢字，故此石水以姜眞人見稱！

朱申怪笑連聲道：「這麼說，那個小輩果然是你藏起來了？」

石水道：「杜道友乃前輩飛仙七修眞人之嫡傳弟子，只因他轉刦入門不久，功力未曾恢復，朱教主，你自忖有這個胆子麼？」

妖屍朱申桀桀連聲怪笑道：「這件事我早巳知道，七修老兒自命爲正道魁首，早年多行不義，何曾把我輩人物看在眼中？今天活該他遭受報應，慢說他早巳飛昇，不必顧忌，就算他仍在眼前，本教主又何懼於他……石老頭，你打出這個老兒的名號，就能嚇唬得了我麼？那個姓杜的小輩，你把他藏在那裏了？」

石水一聽對方居然連前古眞仙七修眞人也看不在眼裏，可知狂妄到了極點！既然如此，雙方實在巳是無話可談，只待出手一戰了。

朱申未見回音，頓時連聲怪嘯，暴怒不巳！

石水長嘆一聲道：「朱申，你自爲惡多端，可就怪不得我對你手下無情了，杜道友現就在我身邊，却看你是否請得動了他。」

話聲一頓，耳聽得妖屍朱申一聲狂笑道：「笑話，你這地方也不是天皇老子的龍殿，本教主要來就來，要去就去，那一個又阻攔得住！」

話聲一歇，只聽見一陣震耳的轟轟之聲，彷彿一股極大的吸力，將這座山峯吸住，其勢之猛，彷彿令人感覺到整個石壁都將爲之倒塌了下來。

就在這一陣子疾烈兢抖之後，却又聽得一陣子，「茲茲」細小之聲，彷彿有什麼物什透牆而入。

聲方入耳，即見一陣淡淡黃烟，透牆而入，先是淡淡一縷，漸漸越聚越多，越來越濃，却像也轉而變得清晰，最後竟然聚結成爲一個人影。

這番情景，却與方才石水進來時一般無二！

——那是一個不足三尺高下，看來瘦骨嶙峋的矮小老人，貌像極爲醜惡。

自他身形一經現出之後，立時就有一道碧森森的火焰環繞身側。

想是這一次他是有備而來，在他光赤的上身背後，交叉的揹有一對三角怪旗，那旗幟一黑一白，白骨爲桿骷髏爲頂——

隨着他的出現，洞室裏立刻傳過來一陣奇惡的臭味——只有腐爛的屍身才會散發出這種氣息！

妖屍朱申一經現身之後，兩隻碧光閃爍的三角怪眼，在一番轉動之後，立刻就注定在杜鐵池身上，緊接着發出了一陣刺耳的怪笑之聲。

「小輩——」他注視着杜鐵池森森笑道：「我只當你有通天澈地之能，竟能突破姜老兒的重重禁制，看起來你不過如此，到頭來還要求人庇護——我勸你還是想開一點，不如把軀殼現出與我，本教主法力無邊，一旦出困之後，天下無人可敵，你的法身也是同樣光彩，你何樂不爲？你意如何？」

杜鐵池因巳受了石水事先關照，只是給他來個不理不睬，看他又能如何？

偏偏妖屍朱申竟是會錯了意，見對方聆聽後，並無爭辯，只以爲他巳願意，心中不禁暗喜——

當下又自接下去道：「至於你的魂魄也不必過慮，你可看見了？」

一面說反手在背後黑白二旗上指了一下道：「本教主煉有兩面懾魂旗，陰陽各一，容你任意擇一而棲，平日有本教主保護你，誰人又能奈何於你？等過些時候，我自會爲你物色一個理想人身，再容你棲身，豈不是好？總比你在此地獄谷內永世不見天日的好，你意如何？哼哼！本教主這麼對你，實在是一半爲你着想，小輩，你可不要不知進退，逼得本教主下手，那時你再想保持元神轉世爲人，可就萬萬不能了！」

妖屍自以爲這番話說得情理兼顧，對方說不定被打動，自行送上，那麼一來，即使石水有心阻擋，也勢難阻擋了！

那裏知道，他這一廂情願的想法，根本就對杜鐵池無動於中。

最令妖屍朱申恨惱的是，他明明睜着兩隻眼看着自己，偏偏對自己所說不置一詞，簡直充耳不聞，這一來不禁勾起了他無名怒火——

當時怒嘯一聲，手指向前一指，即由其指尖陡地射出了一道碧森森光華，直向杜鐵池射來！

無如石水上來巳有準備，妖屍所發這道碧光，乃係陰磷之火，一經中人，當必魂魄出竅，人事不省，無如這一手早巳爲石水料中，先時木碗之內所出青色雲霧，正是爲防此道而早巳佈妥。

由於那青色雲霧，其色極淡，又自分散空中，其色澤與四週石壁一樣顏色，即使仔細分辨，也難以看清。

眼前妖屍所發的這道陰磷火光，一經前射，頓時與空中佈署的淡淡青烟所接觸，只聽得「茲茲」！連聲，先是爆發出大片火光，緊接着蒸散出一片黃烟，滿室臭氣裏，妖屍所發的陰磷之火，巳自消失了一個乾淨。

妖屍朱申目睹之下，不禁大吃一驚。

須知他如今所練每一種功力，俱與心血相通，以眼前「陰磷火」而論，即全賴心神所維繫，一旦遭毁，虧耗不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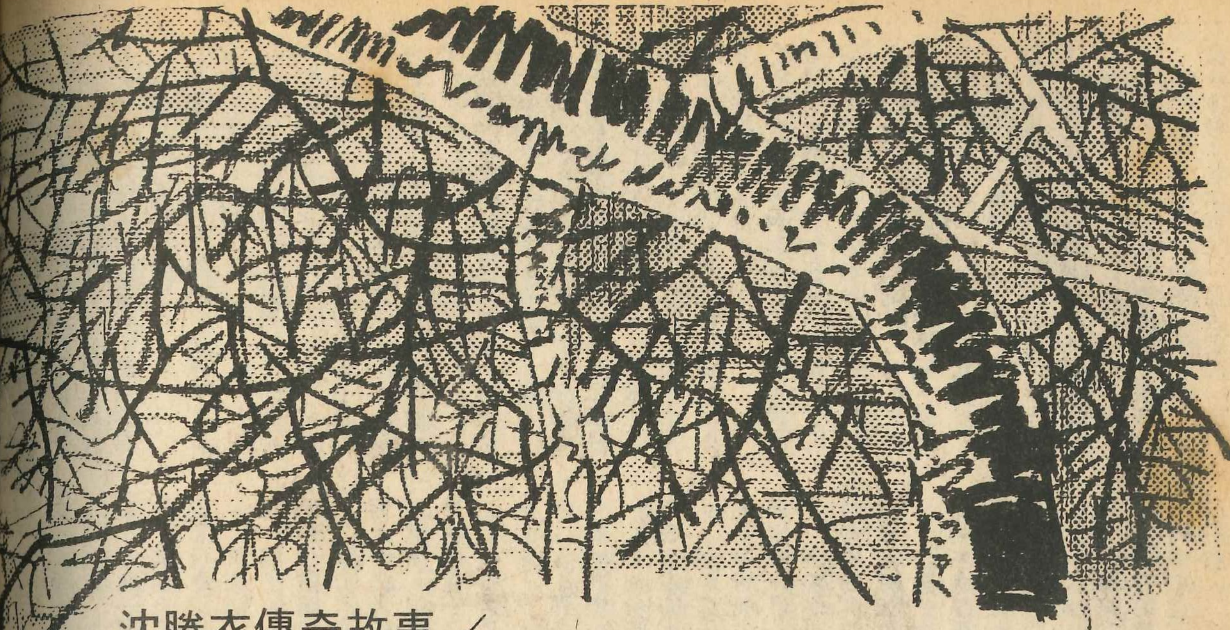
火光乍熄的一瞬，只聽得妖屍嘴裏「吱吱」！一連叫了兩聲，手指向石水怒聲道：「老兒，你竟敢帮着外人來與本教主爲敵，看我不把你這山洞給夷爲平地！」

話聲一落，即見他霍地張嘴噴出了一口血雨，化爲萬點紅芒，有如衆蝗飛空般，一齊向着三人身上射到。

由於空中多了那層淡淡青烟所形成的幃幕，一時爆發出點點火星——一攻一阻，雙方各不相讓，竟然在空中力持不下。

妖屍朱申見狀大怒，陡地咬破舌尖，「噗！」地又噴出了一口血雨！大片紅光裏，兩相聚結之下，形成了一天劇火，直向那片阻攔與雙方之間的幃幕擁燒起來。

這一手果然厲害！（未完）



沈勝衣傳奇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血蝙蝠（一）

良朋中宵叙　夜歸遇怪人

無面

月明星稀。

夜已深。

長街上一個行人也沒有，燈光亦全都熄滅，雪飛鵬策馬轉進來，就像是走進了第二個世界。

他嘴角猶帶着太白居的酒香，太白居所在那條長街在他離開的時候，仍然很熱鬧。那邊的熱鬧與這裏的靜寂無疑是一個很强烈的對比。

「的得」蹄聲，敲碎長街的靜寂，蹄聲是那麼單調，聽在耳裏，雪飛鵬更覺孤獨。

事實上，他策馬前行一尺，離開他惟一的朋友楚浿就遠一尺。

在外面他的確也就只得楚浿一個朋友，他們自小就認識。

但若非楚浿那麼活躍，那麼小就走到那麼遠玩耍，雪飛鵬連這個朋友也沒有。

楚浿是威遠鏢局總鏢頭「金刀」楚萬里的兒子，十七歲便已跟隨鏢隊行走江湖。

所以這三年以來，他跟雪飛鵬這個老朋友見面的時間已不多，但每次走鏢回來，也一定會找這個老朋友一聚。

雪飛鵬很羡慕楚浿的生活，很希望能够隨楚浪往外走一趟。

可是他却知道他的父親一定不會答應他這個請求。

肯讓他與楚浿到鎮上喝酒，在他來說已經是一個奇蹟。

這也是他第一次離開居住的地方，走得那麼遠。

一切比他的感覺，都是那麼新奇，就連所遇到的每一個人與住在雪家莊之內的都好像不一樣。

這種不一樣當然不是指相貌的方面。

他們在黃昏之前進鎮，入夜之後一直就留在太白居之內喝酒。

雪飛鵬不敢喝得很多，他一向是一個很聽話的孩子，對於父親的教訓，一向都穩記在心。

他的父親時常教訓他，酒不可喝得太多，否則就容易闖禍。

他堅決拒絕楚浿送他回去，這最重要的原因，是他認爲自己已不再是一個孩子。

他已經十七歲，一個十七歲的男人，應該懂得照顧自己。

何况他知道這附近一向都很太平，更何况他還有一身很不錯的武功？

×　×　×

長街上夜霧凄迷。

秋雖然方開始，不少樹葉已枯落。

風吹過，落葉在滾動，一股難言的蕭索充斥在天地之間。

雪飛鵬不由自主的催急了坐騎。

也就在這個時候，他忽然聽到了一陣凄凉的哭聲。

女人的哭聲。

哭聲從前面傳來，雪飛鵬幾乎立即就肯定。

——這個時候，那個女人爲什麼在長街上哭泣。

雪飛鵬策馬到街轉角處，就看見了那個女人。

那個女人一身白衣，一手扶着牆壁，頭垂下，雙肩不住搐動，看來好像還哭得很傷心。

雪飛鵬催馬上前。

那個女人若無所覺，雪飛鵬來到了她的身旁，她的哭聲仍未停下。

雪飛鵬在那個女人身旁勒住坐騎，也就怔在那裏，有生以來，還是第一次遇上這種事情，一時間，實在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

他想了一想，才開口：「小姑娘，什麼事這樣傷心？」

那個女人在他一開口，就停止哭泣，一等他說完，就抬起頭來，反問：「你叫我什麼？小姑娘？」

雪飛鵬當場又怔住。

月光正落在那個女人的面上，雪飛鵬已能夠看清楚那個女人的容貌。

那個女人的容貌非常漂亮，兩條眉毛有如彎月，眼睛細而長，適中的鼻子，小巧的嘴唇，每一部份都接近完美。

她的面色却有如粉堊。

蒼白得連一絲血色也沒有。

這種面色不像人所有，這種美麗也一樣。

她的臉頰上沒有眼淚，眼睛也沒有淚光，那漆黑的雙瞳甚至一些光澤也沒有。

她却在盯着雪飛鵬。

雪飛鵬並沒有被盯着的感覺，甚麼感覺也沒有，他本來並沒有在意。

突然在意，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同時猛襲上他的心頭。

他從未見過一個這樣的女人，再細看，却發現了一件事。

——那個女人的容貌簡直就像是畫上去的。

他簡直就像是在看着一張畫，不是在看着一個人。

可是畫又怎會動？

那個女人抬手一掠鬢邊的頭髮，道：「你還沒有答覆我？」

雪飛鵬不由自主應道：「我是叫你小姑娘。」

「你看我很小？」那個女人雖然在說話，嘴巴並沒有顫動。

那些話完全就不像是由這張嘴說出來的。

雪飛鵬心頭發寒，沒有回答，他看不出那個女人的年紀。

那個女人接問：「你又有多大了？」

雪飛鵬脫口道：「十七——」

「十七歲還是一個小孩子。」那個女人一搖頭。「小孩子還是不要管大人的事情。」

雪飛鵬立即道：「誰是小孩子了？」

那個女人歎了一口氣。「人就是這樣，小的不認小，老的不服老。」

雪飛鵬悶哼一聲，轉回話題。「你在這裏哭什麼？」

那個女人道：「誰說我哭了？」

雪飛鵬道：「方才你不是哭，是幹什麼？」

「在笑。」那個女人又那樣「笑」起來。

雪飛鵬只聽得毛骨悚然，暗忖：「這個女人莫非是一個瘋子……」

動念未已，那個女人已說道：「我知道你在想什麼。」

雪飛鵬反問：「想什麼？」

那個女人却回答道：「我不是一個瘋子。」

她這樣說，雪飛鵬就想說她是一個瘋子也說不出口的了。

他終於發現事情並不是他所想像的那麼簡單，盯着那個女人，忽然道：「你是衝着我來的？」

那個女人笑起來，發出一陣銀鈴也似的笑聲。

只是她的臉上既沒有笑容，甚至絲毫變化也沒有。

她笑道：「你只是一個小孩子，怎會有人與你過不去？」

雪飛鵬追問：「那你是……」

那個女人反問：「你姓雪？」

雪飛鵬又一怔。「你怎麼知道我姓雪的呢？」

「我還知道你叫做雪飛鵬。」

雪飛鵬盯穩了那個女人，却始終看不到什麼。

那張臉事實是一張很陌生的臉。

「這是一個好名字。」那個女人接問。「是你的父親替你改的？」

雪飛鵬詫異地問道：「你認識我的父親？」

「他是不是還叫雪漫天？」

雪飛鵬詫異之極，雪漫天正是他的父親。

那個女人沒有等候雪飛鵬答覆就接道：「其實他應該改一個名字。」

雪飛鵬脫口問道：「爲什麼？」

「這句話你應該回去問父親。」

雪飛鵬試探着反問：「你到底是家父的……」

「可以說是朋友。」那個女人擧手輕掠着披肩的秀髮。「也許他不會承認，可是這到底是事實，不能改變的事實。」

雪飛鵬追問：「那麼你……」

「我沒有姓名，不過，只要你對他說及，他一定會省起來。」

「我該怎樣說？」

這句話雪飛鵬雖然沒有說出口，但眼神已表露出來。

那個女人已接道：「因爲我的臉很特別。」

「特別在那裏？」雪飛鵬盯得更穩。

那個女人笑應道：「你看我的臉是不是很像畫上去。」

雪飛鵬不覺道：「很像。」

「這是事實。」那個女人這句話更奇怪。

雪飛鵬沒有作聲。

「不相信？」那個女人探手從袖中取出了一方綉帕。

那是一方綠色的綉帕，上面綉的却既不是花，也不是鳥。

是一頭人首蛇身、傘翼、鳥爪，看來像蝙蝠的怪物。

月光下，雪飛鵬看得很清楚，却看不透那個女人到底要幹什麼。

那個女人擧起綉帕，輕印在眉心之上，接道：「這眉毛隨便就可以刷掉，你要不要試一試？」

雪飛鵬詫聲道：「你……」

「看你還沒有這胆量。」那個女人嬌笑。「我自己來好了。」

她的笑聲始終有如銀鈴一樣，悅耳動聽，但雪飛鵬聽來却只覺得心寒。

那個女人嬌笑着以綉帕刷向左右眉毛，一動之下，帕上綉着的那頭怪物竟似要振翼從綉帕內飛出來。

這綉工的精細，實在世上罕有。

雪飛鵬這才留意到那頭怪物的人首，面目是空白一片。

那個女人隨便一刷便將手放下，雪飛鵬立即發覺，那個女人彎月一樣的兩條眉毛已經消失。

她的相貌本來就美得有些妖異，現在沒有了眉毛，就更加妖異了。

雪飛鵬吃驚的望着那個女人。

「眼睛、鼻子，也都是一樣。」那個女人以行動來證實她的話，再擧綉帕，從容將眼睛鼻子拭掉，只剩下一張嘴巴。

雪飛鵬從未見過一張這樣的臉龐，那剎間，他的感覺，也不知道是驚訝還是恐怖。

那個女人笑接道：「就連這張嘴巴即使刷掉了也不要緊，反正沒有了嘴巴我也一樣能夠說話。」

語聲未已，她又將嘴巴刷掉，那張臉龐也就變成一片空白。

雪飛鵬頭皮發炸，喝問：「你到底是什麼人？」

那個女人不答反問：「我的臉是不是非常特別？」

雪飛鵬不能不點頭。

那個女人又說道：「回到家裏，你是不是已懂得怎樣說話？」

雪飛鵬冷笑。「我看你不過在臉上戴着一張空白的面具。」

那個女人道：「若是面具，我怎能看得到你？」

雪飛鵬又是奇怪，又是恐懼，道：「你這樣做有什麼目的？」

「我已經說得很清楚的了。」

「你既然是家父的朋友，爲什麼不親自去看他？」

「只因爲我是一個他不喜歡看見的朋友。」那個女人笑接道：「我會親自去見他的，却不是現在。」

雪飛鵬越看心就越寒，猛一咬牙，喝道：「說出你的名字，說！」

那個女人雙手捧着臉。「我沒有面目，認識我的人，都叫我無面。」

雪飛鵬怒道：「那有這樣的名字？」

那個無面又笑起來。

她的笑與哭有時好像都沒有多大的分別。

雪飛鵬一時間却不知道該怎樣。

無面笑接道：「告訴你父親——雪漫天，我來了，其他的人都來了。」

「其他的人？」

無面沒有再說什麼，轉身擧步，她身材窈窕，姿勢美妙。

雪飛鵬急喝一聲：「慢走！」

無面應聲停步，沒有回頭。「你要怎樣？」

雪飛鵬沉聲道：「看你這般作爲，也不會是什麼好人，找家父，一定是要找麻煩！」

「是又怎樣？」

「我把你拿回去！」雪飛鵬說得很堅定。

「怎樣拿？」無面反問。

雪飛鵬語聲更沉。「你最好就乖乖的跟我回去，否則莫怪我——」

「用武力？」無面仍沒有轉身。

雪飛鵬一聲「不錯！」右手已按在劍柄之上。

無面彷彿眼睛就長在背後，立即道：「雪漫天的劍術很不錯，你是他的兒子，當然也很不錯。」

雪飛鵬道：「當然！」

無面笑接道：「有件事你也許不知道，雪漫天的劍雖快，還不如我的身形！」

雪飛鵬不相信，他父親的劍術，他一向認爲是天下無雙。

就是他父親本人，對自己的劍術，也充滿自信。

他冷笑道：「是麼？」

無面道：「你不妨一試。」

雪飛鵬道：「正有此意。」

「那還不拔劍？」無面竟催促雪飛鵬起來。

雪飛鵬冷冷道：「若是傷了你……」

「那我只要還能够走動，立即就離開，永遠不走近這周圍百里。」

雪飛鵬道：「那又怎樣？」

「你父親的性命最少能够長幾年。」

「什麼？」雪飛鵬目光一寒。「我看你只怕不是家父的朋友。」

「朋友有時也就是仇人。」

「你到底承認了！」雪飛鵬右手一抖，「嗆」的長劍出鞘。

「小孩子到底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那個無面的女人仍然背向雲飛鵬。「你應該知道劍不出鞘則已，一出鞘就算本來沒有危險，也會變成有危險的了。」

雪飛鵬沉聲道：「你若是有本領，只管殺我。」

「視死如歸，果然不愧雪家子弟。」無面笑問。「我若是殺了你，又找誰迗消息給雪漫天？」

雪飛鵬冷笑道：「取出你的兵器！」

「你眞的要動手？」

「誰跟你說笑。」

無面緩緩的轉過身來，她的臉仍然一片空白。「看來我不出手，你是不會心服的了。」

雪飛鵬劍指無面，道：「少說廢話，拿兵器出來。」

「對付你又何須用兵器？」

「這是你自討苦吃，可怪不得我。」

「來！」無面忽招手。

雪飛鵬應聲從馬背上拔起，人劍凌空射前去，身形既矯活，速度也不差。

無面竟視若無睹，就站在那兒。

雲飛鵬半空一聲：「看劍！」一劍急刺無面的左肩。

也就在那刹那，無面的身形鬼魅般一閃，反手拍出兩掌。

她的手掌有如白玉，一拍出，却竟勁風呼嘯，雪飛鵬一劍刺空，劍勢就被這兩掌封住。

他悶哼一聲，身形三變，左刺七劍，右刺八劍，凌空猛一個翻滾，當頭又刺出一劍。

無面白衣飄飛，輕捷如飛鳥，連閃一十六劍。

她面上雖然沒有眼睛，比起有眼睛的人竟然看得更透，雪飛鵬劍上的變化竟然彷彿全都在她的意料之中。

雪飛鵬却看不出她身形的變化，也想不通這個沒有面目的女人如何能够閃避他的劍刺。

他的劍並沒有慢下來，身形落下，劍從左脅下刺出，偏身一劍，貼地又是十一劍。

無面身形如流水行雲，倒退三丈，連閃十二劍，一擰腰，又閃開雪飛鵬騰身的一劍突襲。

雪飛鵬吸氣、提身，人劍如箭矢離弦，再追刺一劍。

這一劍既勁且急，飛射無面的胸膛。

無面身形那刹那急起，一翻，竟翻上了雲飛鵬劍上。

她也竟就隨着那一劍的刺出飄飛。

雪飛鵬幾曾見過這麼迅速的身法，只覺眼前人影一閃，劍刺空，無面就變了站在劍脊之上。

他掌心立時被冷汗濕透，右劍一收，左掌急打。

拳未到，無面身形已離開劍脊，輕飄飄的飄上了旁邊的高牆。

雪飛鵬收劍收步，喝道：「下來。」

無面笑應道：「方才我若是還手，你最少已死了七次。」

雪飛鵬鐵青着臉，道：「爲什麼你不還手？」

「理由不是早就說了。」

雪飛鵬悶哼了一聲，便待衝前去，無面的說話即時接上。「雪漫天不是一個無賴，他的兒子應該也不是。」

這兩句話就像是兩根釘子將雪飛鵬的兩隻脚釘在地上。

雪飛鵬不動，無面反而動了，雙袖一展，蝙蝠一樣掠上了兩丈外的滴水飛簷。

月正在那邊，她竟像要飛進月中去。

雪飛鵬不由身子追前兩步，他一動，無面人再動。

這一動便消失不見。

她沒有飛進月中，只是飛越過屋脊，飛到雪飛鵬眼睛看不到的地方。

雪飛鵬沒有追下來，因爲他知道追不上，呆了一樣的站在那裏。

——怎會有這樣的輕功，有這樣的女人？

長街上的夜霧逐漸濃起來。

風吹過，雪飛鵬連打了兩個寒噤，他這才發覺，後背的衣衫經已濕透。

他幾乎以爲方才是做夢，一塲惡夢。

——那個女人到底是爹爹的什麼人？

心念再動，他收劍奔回，躍上坐騎，一聲喝叱，催騎前奔。

——只有問爹爹才清楚。

馬飛快，雪飛鵬歸心如箭。

無　珠

鎭外風更急，霧更濃。

月光輕柔，那道白石橋在月光下就像是一條玉帶般橫掛在河水上。

流水琤琮，有似琴鳴，一片天籟。

雪飛鵬飛馬來到橋邊，突然又將馬再勒住，月光下，他看得清楚，那個沒有眉毛眼睛鼻子嘴唇的女人就坐在石橋右側的欄杆上。

她頭上却多了一塊黑布。

——難道她改變了主意。

雪飛鵬手握劍柄，深深的吸了一口氣，沉聲道：「無面。」

無面空白的臉向着雪飛鵬，道：「錯了，我不是無面。」

那並不是無面的聲音，雪飛鵬立即肯定。

因爲那是男人的聲音，蒼老的聲音。

雪飛鵬瞪大了眼睛，眼睛中盡是詫異之色。

語聲甫落，那個無面又多了一個頭，雪飛鵬這才發覺，他方才看到的只是一幅人首蛇身傘翼鳥爪的繡像。

繡在一襲黑布長衫之上。

他却是奇怪那個人將頭垂得那麼低，到底在看什麼。

那個人抬頭，隨即轉過臉來，那張臉亦是有如白雪，却並非空白。

那是一張老人的臉龐，表面上看來，最少已經有六七十歲。

他頭頂半禿，疏落的白髮用一根小帶子束着，那滿臉皺紋像刀刻的一樣，看來並不很眞實。

雪飛鵬一眼瞥見，心頭一寒，令他吃驚的並不是什麼，是那個老人的眼睛。

那雙眼睛並沒有眼瞳，完全是眼白，一轉動的刹那，就像是兩道閃電。

他當然不是無面，但一定與無面有關係，因爲無面的那方繡帕與他黑袍上的綉像完全一樣。

這絕非巧合，雪飛鵬絕對可以肯定。

他又深深的吸了一口氣，道：「你又是誰？」

老人道：「你應該看得出的。」

雪飛鵬冷笑道：「看得出什麼？」

老人道：「我臉上特別的地方。」

雪飛鵬道：「難道你的臉也可以隨便抹掉？」

老人道：「有時是可以的，就只是現在不可以。」

雪飛鵬道：「滿嘴胡言！」

老人怪笑道：「我看你也是一個聰明兒童。」

雪飛鵬冷笑。

老人接問：「你眞的看不出？」

雪飛鵬叱道：「說！」

老人輕歎了一口氣，道：「難道你也竟像我一樣，雖然有眼，却是無珠。」

「有眼無珠？」雪飛鵬終於明白。

老人笑接道：「我就叫無珠。」

雪飛鵬追問：「你是無面的……」

「我們是一夥。」老人又笑，他不笑的時候比笑的時候好看得多。

雪飛鵬接問：「那你又來幹什麼？」

無珠道：「請你將一枝令旗帶回去，交給雪漫天。」

他又歎了一口氣，接道：「這件事本該由無面一併做妥的，可惜這個人近來非獨無面，連心肝也已沒有。」

語聲一落，他手中已多了一枝三角形的白布小旗。

那枝小旗在夜風中展開來，獵獵作响，在旗上以錦綫繡着一頭怪物。

那頭怪物錦繡鮮明，雖在夜間，月光

下仍覺得色彩繽紛。

雪飛鵬滿臉疑惑，盯着那面小旗，道：「這到底什麼意思。」

無珠道：「說你也不懂。」

雪飛鵬道：「你怎知道我不懂？」

無珠笑道：「若是懂，你怎會這樣沒有禮貌？」

雪飛鵬眞的聽不懂這些話。

無珠接一聲：「接着！」手一揮，那面錦旗向雪飛鵬飛過去。

飛得既不急，也不慢，就像是有一雙無形的手捧向雪飛鵬。

這若非魔法，就是內功的表現。

好像這樣的內功，雪飛鵬非獨沒有見過，連聽都沒有聽過。

他自然伸手去接，很容易就將那面錦旗接在手裏。

無珠吩咐道：「莫要遺失了。」

雪飛鵬打量了那面旗一遍，看不出什麼，追問道：「你能不能說清楚一些？」

「不能。」無珠斷然拒絕。

雪飛鵬目光一閃，反手將旗往鞍旁一插，滾鞍下馬。

無珠看着他，道：「你是不是也想試一試我的能耐？」

雪飛鵬手握在劍柄上，並沒有回答。

無珠笑接道：「有一點你必須清楚，我不同無面，無面是一個女人，有時候難免心腸較軟。」

這意思已經很明顯。

雪飛鵬彷如沒有聽到，一步跨前，跟着又一步。

「初生之犢不畏虎，這句話果然有些道理。」無珠忽然大笑起來。

尖銳的笑聲有如尖針一樣刺破夜空，他雙臂一振，整個身子就飛上半天。

那闊大的衣衫有如蝙蝠的雙翼，他的一雙手彷似鳥爪，胸襟開處，竟好像有蛇鱗一樣的甲片露了出來，月光下閃動着一點點碧光。

驟眼看來，他簡直就像是那隻蛇身傘翼鳥爪的怪物的化身。

雪飛鵬長劍立即出鞘，脚一點，人劍同時一道飛虹凌空射向那個怪老人無珠。

無珠雙袖飛揚，「拍拍」聲中，倒飛向後。

雪飛鵬一劍刺空，身形斜落，腰一挺，臂一探，又一劍刺出。

這一劍眼看便要刺在無珠的身上，那知「叭」一聲，無珠雙掌一出一拍，便將那枝劍拍在雙掌間。

他的身形仍然向後飛，雪飛鵬却感覺一股大力湧前來，右掌一震，五指鬆開，劍便已脫手。

無珠雙掌夾着那支劍，又倒飛出了丈許。

「叮叮叮」三聲，那枝劍突然斷成了四截，散落在地上。

無珠雙手隱回袖裏，雙袖一翻，人又飛了起來，不過片刻，已消失在迷濛夜霧中。

雪飛鵬都看在眼內，面色煞白，整個身子起了顫抖。

這個怪老人的身手實在太可怕。

——他們到底是什麼人？來找爹爹到底有麼目的？

他越想越驚，霍地轉身，奔回到坐騎那邊，飛身上鞍，策馬飛奔了出去。

即使是老江湖，突然遇上了那樣的兩個人，亦難免會恐懼起來。

何況雪飛鵬這個完全沒有江湖經驗的少年。

× × ×

夜更深。

月光斜照在窗戶之上，也將窗外那簇梅枝的影子搬上窗紙。

窗紙慘白，梅枝的影子有如鬼爪一樣，彷彿隨時都會破窗伸入，抓住人的脖子，抓去人的靈魂。

這是雪漫天的書齋。

雪漫天的靈魂雖然沒有被抓去，脖子却已像被抓住，呼吸已變得急促。

他的面色似乎比窗紙還白，神情亦像是見鬼一樣。

那是在聽到雪飛鵬的遭遇之後，他的面色才變成這樣。

雪飛鵬現在站在他面前。

每一個細節，雪飛鵬都說得很清楚。

他找到雪漫天的時候，雪漫天就在這個書齋之內寫畫，而且已接近完成。

現在這幅畫已必須再畫過。

雪飛鵬進來的時候，雪漫天並沒有怎樣，氣定神閒，繼續工作。

他也沒有在意雪飛鵬的表情。

雪飛鵬的緊張，在他來說本就算不了什麼，因爲他並沒有忘記，這還是雪飛鵬第一次到鎭去遊玩。

一個從未出過家門的孩子，對於很多事情難免都會大驚小怪。

他却是怎也想不到，雪飛鵬遇上的竟是那樣的事情。

聽到那個女人竟然沒有臉龐，他的臉龐也好像消失不見，換上了另一個人的臉龐。

雪飛鵬從未見過父親的臉龐，變得那麼難看。

雪漫天整張臉的肌肉那刹那彷彿都收縮起來，然後又突然放鬆，每一分每一寸都起了顫抖。

到雪飛鵬將那枝小白旗交到他手上，他手中的畫筆再也把持不住，飛墮畫上。

筆鋒墨滿，在畫上濺開，雪漫天完全沒有理會，只是盯穩了白布旗上那隻錦綉的怪物。

雪飛鵬的目光却是落在雪漫天面上，他看出了雪漫天心中的恐懼。

雪漫天只是聽，一句話也沒有說，雙手捧着那枝白布旗，神態幾乎安靜下來。

雪飛鵬立即問：「爹，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雪漫天如夢初覺，勉强一笑，道：「他們不是已經說得很清楚，一個叫無面，一個叫無珠。」

雪飛鵬追問：「那個無面的女人眞的無面？」

雪漫天無意識的應道：「有面的有時亦會無面……」

雪飛鵬又問道：「她是不是戴上了面具？」

雪漫天沒有回答。

雪飛鵬道：「我不相信人竟會無面，爹，這其中是不是有什麼秘密？」

雪漫天立即道：「沒有。」

他回答得很肯定，很迅速，雪飛鵬聽來，却有一種不眞實的感覺。

他一向很相信他的父親，無論他的父親說什麼，他都深信不疑，只有這一次例外。

連他自己也不知道竟會有不眞實的感覺。

雪漫天好像看出雪飛鵬心中的疑惑，苦笑了一下，欲言又止。

雪飛鵬接道：「那個無珠，我也一樣不相信。」

一頓又說道：「他的一雙眼睛看來雖然眞的就只有眼白，但他若眞的沒有眼睛，又怎能够躲得開我的劍。」

雪漫天道：「這只是因爲你的武功比他相差得實在太遠。」

雪飛鵬道：「孩兒只是一時疏忽。」

雪漫天截道：「這你若也瞧不出，你雖然有眼，與一個瞎子又有何分別?」

雪飛鵬垂下頭去。

雪漫天接道：「技不如人，並不是一件可恥的事情，不知道發奮向上，才是可恥。」

雪飛鵬恭身道：「孩兒知道。」

雪漫天沉聲道：「那麼明天開始，你加倍用功，不要再偸懶。」

他忽然笑了起來：「你出外走這一趟也好，最低限度你已經明白自己所學，還不足以行走江湖，說來我實在應該多謝他們。」

「他們?」雪飛鵬追問：「爹是說無面無珠?」

雪漫天點頭，緩步踱向窗前，佝僂的身子又挺得標槍也似的筆直。

雪飛鵬亦步亦趨。「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雪漫天沒有回答，一直走向書齋的門口，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他身材並不魁梧，相貌也並不兇惡，三綹長鬚，一身儒士裝束，無論怎樣看，都不像一個武林中人，却身懷絕技。

雪飛鵬從來都沒有問過他父親何來一身武功，是學自那一門派。

現在他忽然想知道，可是他沒有問，只是默默跟在雪漫天的後面。

雪漫天脚步不停，出了書齋，步向齋外那個小院子。

院子四面都種着竹樹，夜風吹過，竹濤一陣又一陣。

雪漫天仍然雙手捧着那枝白布旗，終於在院中正中停下來。

月光洒遍了他的身子，他仰眼天望，忽然道：「今天是十四。」

雪飛鵬道：「不錯。」

「十五月圓，明天的月色一定更美麗。」雪漫天竟然一聲歎息。

雪飛鵬試探問道：「爹你什麼事這樣感慨?」

雪漫天却又問：「你今年多大了?」

「十七。」雪飛鵬更奇怪。

「一個十七歲的人，應該懂得怎樣子照顧自己。」

「孩兒早就懂了。」

雪漫天笑笑，目光垂下，轉落在雪飛鵬的面上。「只是你脾氣太急躁，若能够改變這個缺點，爹便很放心的了。」

雪飛鵬奇怪問道：「爹你這是什麼意思?」

「沒什麼。」雪漫天語聲一頓一沉，道：「爹也許要外出走一趟，家裏的事情，就交給胡管家與你了。」

雪飛鵬一怔，道：「那爹是……」

雪漫天截道：「胡奇跟了我那麼多年，是可以信賴的，有什麼事解決不了，相信他都可以提供你一個比較好的意見。」

雪飛鵬怔怔的聽着，沒有插口，雪漫天繼續說道：「不過他年紀已一大把，記性自難免差一點，行動亦當然沒有你那麼迅速，你却也莫要怪他。」

雪飛鵬聽着忽然生出了一種不祥的感覺，有生以來，事實他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雪漫天說這種話。

這簡直就是一個人死前的遺言。

雪漫天又道：「一直以來，我都嚴禁你外出，就是担心你闖禍，我出門之後，你最好還是留在家中。」

雪飛鵬終於忍不住問：「爹你到底要到什麼地方去?」

雪漫天沉吟應道：「這個你不必理會了。」

「那若是要找爹你……」

「你也不必找我，事情若是順利，很快我就會回來?」

「是什麼事情?」雪飛鵬追問。

雪漫天道：「我要去找幾個朋友。」

雪飛鵬不由又省起無面無珠這兩個人。「是不是他們?」

雪漫天無言頷首。

雪飛鵬隨即問道：「他們到底是什麼人?怎麼從來都沒有聽爹說過?」

雪漫天道：「因爲我一直以爲他們都已經不再存在，已經死亡，而且關於他們也沒有什麼可說了。」

雪飛鵬聽得出雪漫天並不想告訴他太多，也知道勉强不來，轉問道：「那爹你什麼時候離開?」

「這三兩天之內。」雪漫天目光落在手中的白布旗之上。

風急吹，白布旗獵然飛揚。

雪飛鵬目光亦轉向那枝白布旗，不等他開口，雪漫天已說道：「這枝旗他們應該親自送到我手上，他們若是這樣做，事情最低限度就會簡單得多。」

雪飛鵬問道：「這枝旗是否是一樣信物?」

雪漫天道：「不錯。」

雪飛鵬又問：「是那個兩個人……」

「他們只是兩個奴才。」雪漫天冷冷的一笑。

「是誰的奴才?是這支白布旗的主人麼?」

雪漫天沒有回答，那種神情已等於承認。

「白布旗的主人又是誰?」

雪漫天道：「旗上綉着的就是了。」

雪飛鵬一怔。「是這隻人首蛇身、傘翼鳥爪的怪物?」

雪漫天又不回答，只是歎了一口氣。

「怎會有這種東西?」雪飛鵬實在難以相信。

雪漫天並沒有解釋，忽然揮手，道：

「不早的了，你還不回房去休息?」

雪飛鵬道：「爹你……」

雪漫天一再揮手。「有什麼事情明天再說。」

雪飛鵬也看出雪漫天的心情很不好，不敢逆意，帶着滿腔的疑惑退了出去。

雪漫天目送雪飛鵬離開，長歎了一口氣，他當然明白自己的答覆很難令雪飛鵬滿意。

然而除此之外，他又還能够說什麼?

夜風吹起了他的衣袂頭巾，却吹不開他深鎖的雙眉，他仰眼天望，那張臉披着月色，與他手中的白布旗同樣的蒼白。

旗在風中獵獵飛舞，那隻怪獸呼之欲出。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 × ×

黑夜終於消逝，曙色方現，雪飛鵬便已經醒轉。

這一夜他並不好睡，不停做惡夢，在昨夜之前，他過的都是很平靜的日子，那一身武功也是在昨夜才有機會施展出來。

他雖然敗得很慘，可是他並不怎樣在乎，因爲他知道自己的武功經驗實在還不够。而他亦明白昨夜所遇到的兩個高手實在太强，使他担心的只是他父親。

他帶着滿腔疑惑入睡，却在驚恐中醒來，在他醒前的刹那，他夢見那隻人首蛇身傘翼鳥爪的怪獸正凌空向他撲下來。

他驚恐的睜大眼睛，立即就發覺那只不過是一個夢，然後就發覺後背衣衫已經被冷汗濕透。

呆了一會，他歎了一口氣，跳下床，走到窗前，將窗戶推開。

曉風撲面，雪飛鵬精神一振，隨手找了一件衫披上，再取過牆上掛着的一枝長劍，走過去將門推開，本待到院子裏練一會劍，那知道才將門推開一半，就看見一條人影像飛鳥般掠上那邊的高牆。

那條人影看來是如此熟悉，雪飛鵬幾乎立即肯定，那就是他的父親雪漫天。

他一怔，身形立即開展，向那邊高牆掠去。

那道高牆還難不倒他，他拔身掠上牆頭，放目望去，那個人已遠在數丈外。

那個人一身錦衣，揹着一個錦包袱，一枝長劍，雖然沒有再展開輕功，脚步移動也迅速得很。

雪飛鵬當機立斷，立即掠下高牆，追上前去。

他行動非常小心，盡量利用周圍的樹木掩護，這樣做在他來說，還是第一次，可是他却好像突然學會了很多，小心翼翼的追在後面。

錦衣人走着，若有所覺，突然回頭，他沒有看到雪飛鵬，却被雪飛鵬看到了他的臉。

眞的就是雪漫天。

那刹那，雪飛鵬一顆心幾乎跳出來，他藏身在一叢樹林中，方待分開樹枝追前，一看見雪漫天回頭，那裏還敢再動。

風吹樹葉蕭疏，也吹亂了雪飛鵬的心緒，他忽然想衝出去追問究竟。

可是他還未決定，雪漫天已又轉身擧起脚步，繼續往前行。

× × ×

雪漫天突然回頭，並不是因爲發覺被追踪，完全是一種無意識的擧動。

他選擇這個時候離家，目的正就是避免被人發覺，也所以他越牆而出，沒有騎馬。

雖然已一夜未睡，對他來說，似乎並沒有多大影响，只是那雙眉深鎖一夜，現在彷彿已結在一起。

他脚步雖然快，翻過圍牆之後，便沒有施展輕功。

只因爲他的面前是一條很遙遠的路。

經過了一夜愼重考慮，他才決定選擇這個時候離開，却是怎也想不到，一樣被雪飛鵬發覺，追踪前來。

他已經退出江湖多年，過往的江湖經驗豐富，但現在已經退化。

何況他滿懷心事，精神恍惚，所以始終都沒有發覺雪飛鵬的追踪。

× × ×

過石橋，走大道，半個時辰之後，雪漫天已進入了那個市鎮。

時間雖還早，大街小巷都已有不少人在走動，這對雪飛鵬的追踪更方便。

雪飛鶴好幾次想奔前去，問一個清楚，可是都抑制住。

也許他已經明白，雪漫天若是肯說出來，絕不會這樣離開家門。

轉了一個彎，太白居已在望，雪飛鵬與楚浪昨夜就是在那裏喝酒。

雪漫天也竟就向太白居走過去，走進了太白居，雪飛鵬在後面看見，覺得奇怪，却又不敢太接近，移步到一家店舖簷下，監視着太白居的門口。

雪漫天進去之後，便沒有出來，雪飛鵬等着，心不由急跳起來。忍不住又移步走過去。

也就在這個時候，一隻手突然搭在他的左肩上。

雪飛鵬混身一震，那隻右手不由就往劍柄上抓去。

一個聲音即時叫道：「雪老弟。」

很熟悉的聲音，雪飛鵬一聽就聽出來，霍地轉身道：「楚兄。」

站在他身後，手搭着他的肩膀的是一個青衣少年，看來年紀絕不比雪飛鵬大多少，但擧止即穩定得多了。

這個青衣少年，也就是雪飛鵬惟一的朋友楚浪。

事實他比雪飛鵬也大不了三年，只是已走鏢天下，見識自然也就遠在雪飛鵬之上。他的目光盯住雪飛鵬握劍的右手，奇怪的問道：「你這樣緊張幹什麼?」

雪飛鵬搖頭，道：「沒什麼?」

楚浪一笑道：「我們是老朋友，你怎麼還要對我說謊?我在後面看着你已經很久的了。」

雪飛鵬臉一紅，道：「楚兄怎麼還沒有離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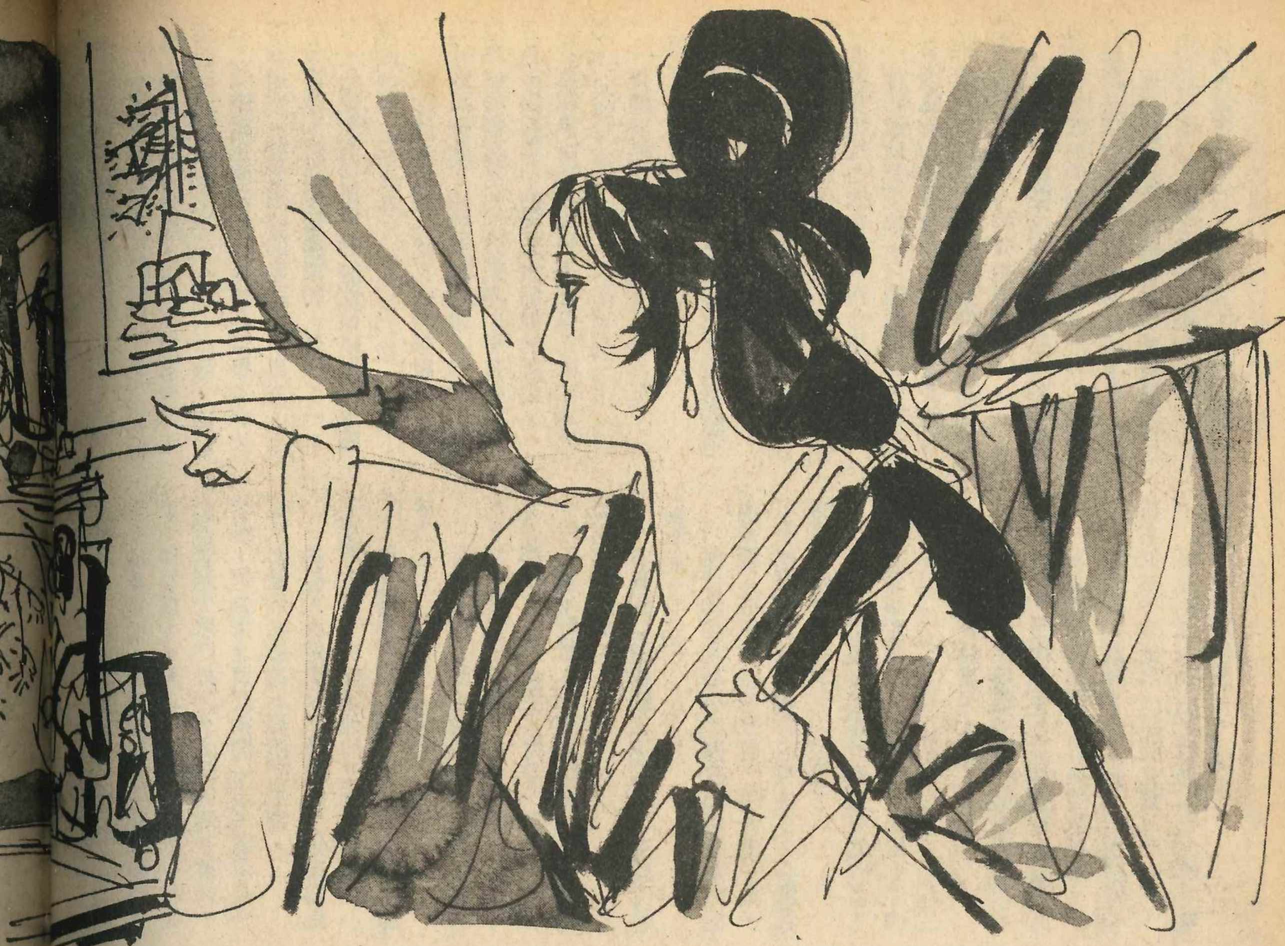
楚浪笑道：「我不是跟你說過，這半個月都不會外出，你當時沒聽清楚?」

雪飛鵬苦笑，道：「現在省起了。」

「老弟，看你心神恍恍惚惚，莫非有什麼事解決不來。」楚浪也不等雪飛鵬回答，一拍胸口道：「天大的事，有我在，你不怕說。」

雪飛鵬欲言又止。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無名鎮

慕容美・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無名鎮突然熱鬧起來，各行各業，都生意興隆。蓋因有人來這個山鎮大興土木，建造房屋，因此除了從外地運來大批建材之外，還招來很多泥水、木匠、工人……鎮上來了一大批消費者，自然爲該鎮帶來蓬勃與繁榮。每當入夜，大廟後胡大娘開的窰子館，也因鎮上多了這批單身漢而其門如市。這天晚上，幾乎每個姑娘的門口都大排長龍。輪候那風流的一刻。胡大娘固然因客似雲來而笑得闔不攏嘴，可是姑娘們却因竟夕的飽受摧殘而飲泣。第二天，胡大娘的窰子館終因姑娘們吃不消而迫得關門。她不得不去找「猴子精」爲姑娘們求醫……

三名採花賊　大廟前示衆

究竟是什麼人想在鎮後山區中起造豪華府第呢？

這一點連槓子頭呂炮也打聽不出來。那些開山整地，運土搬磚的工人，一個個看上去壯得像人猿。

但有些人的智力竟愚魯得幾乎連人猿也不如。

他們不僅弄不清他們東家的姓名，有些甚至連自己的祖籍那裏都說不上口。

他們唯一清楚的事，是一天做三四個時辰，工資三錢三分銀子，三天發一次餉，一次發足白銀一兩整。

這是一種非常優厚的待遇。

一兩白銀，可以兌換十二吊青錢，足夠他們喝上三天的老酒，以及到像胡大娘經營的那種地方去一次！

除此之外，他們什麼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因爲除了銀子，別的什麼對他們都沒有用處。

槓子頭呂炮賣的黃酒茴香豆，價廉物美，正合這些工人的胃口。

所以，無名鎮上也幾乎只有呂炮一個人可以挑着酒担子在工地上走來走去。

一天鬼混下來，黃酒賣了四大桶，呂炮也對這件正在進行的工程漸漸瞧出一個概略。

工人總數，實際上大約八百名左右，每四十人為一作業小組，歸一名工頭管理：二十多名工頭，則聽命於那三名青衣老人。



換句話說，那三名青衣老人，就是這一大夥人的總指揮。

呂炮經過一天的冷眼觀察，另一收穫，便是他看出那二十多名工頭，幾乎個個都是年輕的小伙子，而且很明顯的人人都有一身不俗的武功。三名青衣老人，自是更不必說。

這些會武功的小伙子是那裏挑選出來的？

三名青衣老人又是何許人？

×　　×　　×

傍晚，呂炮挑着空酒担子回家，正像昨天他等唐漢一樣，唐漢已在堂屋裏等着他。

呂炮看到這位火種子，一點也不覺得意外。

他老婆巳經替他留好一盆清水，呂炮洗淨手臉，他老婆立即抹淨一張小木桌，從廚房裏端出幾樣小菜，以及一大壺溫好了的入骨香。

自古英雄識英雄，如今在這位火種子面前，呂炮當然巳沒有再扮演槓子頭那種角色的必要。

他以筷子敲敲桌沿，高喊道：「玉香，妳也該歇歇了，出來跟小唐喝杯酒！」

那位天雷門掌門人天威老人朱洪烈的獨生掌珠朱玉香，果然含笑大大方方的走了出來。

天威老人朱烈，文武全才，相貌堂堂，年輕時人稱天威大俠，是武林中有名的美男子。這位朱大姑娘長相酷肖乃父，雖然過了這麼多年的苦難日子，如今巳是二十五六歲的少婦，但看上去仍然麗婉動人，不失大家閨秀風韻。

唐漢笑道：「大嫂，來，我敬妳！我本該讚美妳幾句，但我現在忽然覺得，我應該讚美的人實在應該是我們子久兄。」

朱玉香笑道：「爲什麼？」

唐漢笑道：「因爲他能以甜言蜜語將大嫂騙出來跟他過這種苦日子，實在是我們男人中了不起的大英雄！」

呂子久哇哇大嚷道：「這小子看到酒菜不錯，就亂拍馬屁，你小子不了解實際情形，最好免開尊口，少要胡說。」

唐漢笑道：「我什麼地方說錯了？」

呂子久道：「你須知道，當年是她看上了我，不是我看上了她。提議一起私奔，全是她一個人的主意。」

唐漢轉向朱玉香，笑道：「大嫂，妳說，子久該不該掌嘴？只要大嫂點一點頭，我小唐保證替妳一巴掌打掉他四顆大門牙。」

朱玉香抿嘴嫣然一笑道：「你們哥兒倆慢慢聊着吧，我去替你們燒水沏茶。」

呂子久哈哈大笑，唐漢也忍不住搖頭苦笑道：「我總算看到了什麼叫做恩愛夫妻，也總算嚐到了扮傻瓜的滋味。」

兩人笑了一陣，呂子久開始說出今天第一次他在山區工地中的觀察和感想。

唐漢沉吟着點頭道：「這原是意料中事。」

呂子久道：「依你老弟看來，這批傢伙究竟是何來路？」

唐漢又思索了片刻，抬頭緩緩道：「

有一件事，即使小弟不說，諒你呂兄想必也很清楚，無名鎭上的這座無奇不有樓，它顯然是某一秘密組織的觸角，以白天燈這個人的才情來說，我們不難想像得到，這個組織定非普通帮派可比……」

他沒說出「武統帮」這個名稱，是因爲他一時念動，覺得不忍心將這一對備歷艱辛的恩愛夫妻拖入這個渾濁的大漩渦。

呂子久點頭道：「這一點我知道。」

唐漢道：「因此我們不妨假定，如今這批身份不明的人物，他們所要興建的，也許就是該組織發號施令的永久基地。」

呂子久道：「這個組織的一擧一動既然不欲人知，它爲什麼要將基地選在無名鎭這個萬人矚目的地方？」

唐漢道：「令人感到憂慮的，便是這一點。」

呂子久道：「這話怎麼說？」

唐漢道：「這說明該組織羽翼巳豐，巳具有操縱整個武林大局的信心。」

呂子久道：「這也就是說，縱然有人對該組織的作爲有所不滿，他們也不難以壓倒性的優勢加以擺平？」

唐漢道：「對！這一點，可以從他們人力、物力、財力、各方面看得出來。」

他喝了一大口酒，又挾了好幾筷子菜，慢慢咀嚼吞嚥，然後才接下去道：「而最重要的，還是無奇不有樓這兩三年玩的花樣。」

呂子久長長嘆了口氣。

他懂唐漢的意思。

唐漢又喝了口酒道：「這兩三年來，無奇不有樓完成了百餘椿交易，從這些奇奇怪怪的交易中，無奇不有樓掌握了很多武林知名人物的秘密，事實上也等於掌握了這些人物的弱點。」

呂子久皺眉道：「這是個相當嚴重的問題，你看要怎麼辦才好？」

唐漢道：「這一部份雖然重要，但並不緊急；該組織雄圖萬里，一時尚不至於採取令人側目的激烈手段。」

他輕輕嘆了口氣，皺眉道：「我如今担心的是一些枝節問題。」

呂子久道：「什麼枝節問題？」

唐漢忽然壓低聲音，擧杯道：「喝酒！嫂夫人來了，等會再說。」

× × ×

三更，萬籟俱靜。

一條矯捷的身形，自大廟方面，沿着民房屋脊，如一縷輕烟般，掠向一壺香茶樓。

刁四夫婦累了一天，這時均巳沉沉睡去。

刁四因爲上床不久，就跟他女人行了一次周公之禮，累上加累，睡得更沉。

從大廟方面來的夜行人，目標便是這對夫婦的臥房。

此人看上去年紀不大，但行動極爲靈巧，顯係採花老手。

只見他以一根小銀針，不消幾下，便將房門輕輕撥開了。

刁四夫婦沉睡如故。

夜行人躡足上前，撩起蚊帳，先點了刁四的穴道，將刁四提起，遠遠放去一張櫈子上，然後迅速脫光自巳的衣服，輕輕揪開被窩一角，像條泥鰍似的滑了進去。

刁四家的肌膚細膩如蠟，嬌軀軟嫩得比泥鰍還要柔滑；這名年輕的採花賊似乎飢渴巳久，身子一貼上去，手足便禁不住微微顫抖起來。

他抖索着慢慢的將刁四家的身子扳正，慢慢的爬跨上去。

刁四家的醒過來了。

她迷迷糊糊中，輕輕唔了一聲，起初尚以爲如今火辣辣的壓在身上的男人是自己的男人。

她沒有拒絕的意思。但很驚奇：「你——不累？」

採花賊抖得很厲害，喘得也很厲害；他太興奮、太緊張了。

他沒有時間開口，也不敢開口。

因爲他怕這個女人識破他的口音，會起反抗，因而破壞了偸香的樂趣。

但他忘了一個細心敏感的女人，雙手有時也能代替耳朵和眼睛。

刁四家的懶懶的放鬆身軀，巳準備接納。

可是，當她伸出右手，探索着以便完成某一例行的動作時，秘密一下拆穿了。

她是刁四的女人，她非常淸楚自己男人的健康狀況。

刁四因爲房事頻仍，身子一天比一天虛弱，莫說今夜巳是第二次披掛上陣，就是他服人參茶最管用的那段時期，她如今觸及的那一部份，也沒有像此刻這般突突堅強囂張過。

這樣一個莽張飛似的男人，會是她的丈夫刁四？

「啊！你這個要死的。你是誰？」

她驚駭之餘，㧬腰扭動，雙手一推，便將身上那男人冷不防給甩了下來。

那採花賊一滾身，跨騎上去。

「刁四——配不上妳。」他咬耳喘息，哀求：「他年紀太大，身子太虛，我才是……才是……妳需要的男人，小寶貝……乖乖……聽話……」

他雙臂孔武有力，刁四家的想不聽話也不行。

她正想抵死撐拒呼叫，一張乾燥發燙的嘴唇，巳將她剛剛張開的嘴巴一下緊緊吮住！

就在刁四家的完全失去抵抗力，生米即將煮成熟飯之際，窗外突然响起一個冰冷的聲音道：「你小子如想活命，就快點穿上衣服，乖乖的替我滾出來！」

採花賊身軀一僵，慾火頓消。

刁四家的再度掙扎，將他擺脫，他才驀地警覺過來。

他一滾下床，匆匆抓起一條褲子套上，只一跨步，便嘶的一聲裂開了，原來他穿上的不是褲子，而是短上衣。

他慌慌張張的又扯掉那件短上衣，重新穿上褲子。然後，他撈起一把椅子，猛力擲向窗戶，人却閃向房門，雙掌一推，竄了出來。

這是江湖人物緊急應變，慣使的一招聲東擊西之法。

他這一手好像成功了！

等他飛身縱落樓下院心，四週仍然靜悄悄的，不見半個人影。

這名採花賊仗着本身武功不弱，又有

一個紮碩的後台，這時心神一定，胆子便又漸漸的壯了起來。

他四下掃了一眼，昂然挺胸道：「在下古俊雄，人稱『賞花郎君』。朋友既然有胆量破壞古某人的好事，爲什麼不敢亮相現身？」

半空中傳來一聲輕咳：「很好，又是一個『郎君』！江湖上叫什麼郎君郎君的，好像越來越多了。」

接着，賞花郎君古俊雄只覺眼前一花，迎面丈餘處，便多了個比他年紀還輕幾歲的棕衣青年。

古俊雄雖然暗暗吃驚於對方靈巧的輕功身法，但對方的年紀却使他又生出了輕敵之心。

他重新挺起胸膛道：「老弟是不是一條綫上的？」

棕衣青年冷冷道：「什麼叫一條綫上的？」

古俊雄暗暗冷笑：哼，好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子，連這種最簡單的江湖切口都聽不懂，居然也敢插手多管閑事！

他扳起面孔，以一副儼然老大的姿態，冷冷道：「這意思就是說，如果你老弟也是冲着這女人來的，事情好辦得很，咱們不妨按道兒上的規矩，待古某人樂完了，你老弟再接着上……」

棕衣青年道：「古兄成家了沒有？」

「沒有。」

「還好。」

古俊雄道：「還好是什麼意思？」

棕衣青年緩緩道：「這意思就是說：古兄如果巳有家室，尊夫人若是碰上我們這種人，一個接一個的『上』，不知古兄那時心中是何滋味？」

古俊雄勃然大怒道：「你他媽的混帳王八蛋！」

棕衣青年道：「這只是擧例而巳。譬如說，還有古兄的母親、女兒、姐姐、妹妹、姑媽、阿姨、甚至於……」

古俊雄突然衝將過去，一拳直搗棕衣青年面門，厲吼道：「我揍死你這個臭小子！」

棕衣青年一閃身，口中接着道：「古兄有否聽說過『天道好還』這句話？什麼叫做『淫人妻女者，人亦淫之』？你古兄既然喜歡這個調調兒，你又有什麼理由，禁止別人不能在你古兄妻女姐妹姑姨身上找找樂子？」

古俊雄怒如瘋虎，拳脚交攻，霍霍風生，每一招都指向棕衣青年的要害，像是恨不得三兩下便將棕衣青年揍個稀巴爛才趁心意。

棕衣青年身形飄忽游走，只挨不還，似是有意想藉此機會觀察一下這位賞花郎君的武功屬於那一門派。

賞花郎君拚盡全身氣力，倏忽間數十招過去，竟連對方衣邊子也沒撈着一片，不禁打心底油然升起一股寒意。

他忽然發覺自巳實在蠢得可以，居然到現在都沒看出人家完全是逗着他玩，對方若是認眞還手，就算有十個賞花郎君，也早向陰曹地府報到去了。

古俊雄心頭發毛，信心頓告喪失。

對敵之際，一個人如果對自巳失去了信心，他第一件想到的事，便是三十六計中的最後一計。

「走爲上計！」

不過，敵我雙方若是身手相差太遠，想逃跑顯然也不是件容易事。

古俊雄決定以進爲退。

他咬牙切齒，虛張聲勢，作拚命狀，突奮全力攻出三掌。

就在他攻出第三掌，正想抹頭開溜之際，棕衣青年忽然嘻嘻一笑道：「古大仁兄是不是忽然改變主意，不想按道兒上的規矩，上去『樂』上一『樂』啦？」

古俊雄被對方一語道破心機，開溜之心更急。

於是，他趁棕衣青年說話分神之際，突然上身後仰，一個側縱，疾掠牆頭。

棕衣青年道：「回來！」

古俊雄當然不會理睬。

但怪事迅速發生。

古俊雄自恃輕功超人一等，同時他起步之處，本就跟棕衣青年有着一段不短的距離，依他計算，棕衣青年的輕功即使比他高明，至少也得在百丈以外，才有追上他的可能。

沒有想到，他身軀剛近牆頭，牆頭上巳有人笑着道：「我叫你回去你不聽，現在只好讓你嚐嚐半空摔落的滋味了！」

棕衣青年的語氣始終很平和，出手的動作也很平和。

他抬腿輕輕一蹬，一脚正好蹬在古俊雄的肩頭上。

古俊雄身軀下沉，咕弄一聲落地。

棕衣青年跟着跳下牆頭，他等古俊雄爬起之後，方才微笑着道：「到目前爲止，你老兄身上一點傷痕也沒有，聰明人應該不難想像得到，你老兄幹出了這種見不得人的事，爲什麼我還會對你如此寬大？如果你老兄以爲我是不下了手，或是投鼠忌器不敢下手，你老兄就完全想錯了。」

古俊雄心頭一凜，忽然想起了一個人來。

「你——」他瞪大眼睛，望向棕衣青年：「你——就是——傳說中的那位浪子之王，火種子唐漢？」

唐漢點頭，臉上仍然帶着微笑：「不錯，我就是火種子唐漢。現在你老兄願不願意回答我幾個問題？」

古俊雄目光閃動，臉上陰晴不定，好半晌沒有出聲。

最後像是毅然下定了决心似的道：「我若回答了你的問題，我有什麼好處？」

唐漢微笑道：「我唯一回報你的好處，就是饒你不死。」

「你不會廢了我的武功？」

「不會！」

「也不會令我肢體殘缺？」

「不會！」

「說話算數？」

「當然算數！」

古俊雄一顆心放落下來了。

他雖然還是第一次見到這位火種子，但是，這位火種子的爲人他則早就有所耳聞。

季子千金一諾。

唐漢一諾萬金！

「你想問什麼？」他問唐漢。

「我巳知道你是江蘇常熟兩儀門的弟

子，也知道你目前是後山那批工人中的一名工頭。」唐漢提出第一個問題：「你能否告訴我，一名兩儀門的弟子，何以會改行當上了管工的工頭？」

「他們的待遇很好。」

「好到什麼程度？」

「月薪百兩。」

「他們是誰？」

「武府。」

「僱用你們的主人姓武？」

「大家都是這麼說。」

「你沒見過？」

「沒有。」

「昨天帶頭入鎮的那三位青衣老者是武府的什麼人？」

「大總管。」

「都是武林中人？」

「是的。」

「他們的姓名和外號怎樣稱呼？」

「高高瘦瘦的那一位名叫五絕叟吳一同，臉上有塊紫疤的那一位名叫無情漢石心寒。」

「武林九大奇人中的南北雙怪？」

「是的。」古俊雄接下去道：「另一位腰背微拱的，便是家師兩儀搜魂手沙高樓。」

「他們三位在武統幫內真正的職稱是什麼？」

古俊雄楞了一下，道：「武統幫？什麼武統幫？」

唐漢注視着這位賞花郎君道：「令師從沒有向你們提起過武府主人的來歷？」

古俊雄搖搖頭，道：「沒有。他老人家已離開常熟七八年，我們的武功，大部份都是大師兄代授的。兩三個月前，我們幾個才接到家師的通知，要我們來帮武府完成這件工程，順便跟府裏一些前輩名家歷練歷練。」

唐漢又注視了這位賞花郎君片刻，看出後者說的不像假話，不禁輕輕嘆了口氣道：「看來你比我知道的事情，也不會多到那裏去，我們可以到此結束了。」

他忽然跨上一步，出指如風，連點了古俊雄雙肩及胸腹等七處穴道。

古俊雄不及閃避，事實上也閃避不開，穴道受制之後，登時全身僵直得像個木頭人。不過，他的眼光還能轉動，從這位賞花郎君充滿驚詫之色的眼光中，他似乎在責問：「原來你這個火種子，也是個不守承諾的人？」

「我不會要了你的命。」唐漢微笑着為他釋疑：「我也不會廢了你的一身武功，或是令你肢體殘缺，我答應過你的事情，我一定都會遵守。」

古俊雄眨了一下眼皮，意思像說：「那麼，你如今點上我多處穴道，又是什麼意思？」

唐漢接着解釋：「我答應了你這些條件之後，幾乎已沒有再動你一根汗毛的權利。所以，我如今唯一能做的，便是將你送回去，交給你的長輩們處理。」

古俊雄氣得雙目中像是有火焰噴射出來。

但這也只能怪他自己。

火種子唐漢並沒有欺騙他。

他最害怕的幾件事，一經提出之後，唐漢都答應了，他當初為什麼就沒有想到多加上事後立即放他自由離去的這一條？

唐漢見他無話可說，又笑了笑，道：「心情放輕鬆一點，只要令師不加追究，你明天照常可以上工，不過以後最好別再犯這個毛病，須知無名鎮上這一類的行業多的是……」

另一邊牆頭上忽然有人接口道：「慢點！這裏還有兩個也請一起帶走。」

咚！

咚！

院心中應聲又扔落兩名被點了穴道的年輕漢子！

唐漢扭過頭去道：「那裏抓到的？」

暗中那人道：「一個正想打尤家三娘的歪主意，另一個是從薛寡婦房裏揪出來的。」

「時間上沒有躭誤。」

「全都恰到好處。」

「這兩個小子是什麼來路？」

「跟你逮到的這個一樣，都是後山的工頭，也都是常熟兩儀門的弟子。」

唐漢轉頭向三名兩儀弟子溜了一眼，心中暗暗嘆息。常熟兩儀門，過去的名聲並不壞，想不到這一代的師徒幾人，竟全走上了歪路！

難道這就是江湖上一些宿命論者所常說的，該一門派「氣數已盡」？

他接着又向牆頭暗處招呼道：「我一個人，只有一雙手，你們下來帮帮忙？」

原先那人吃吃笑：「我是個規規矩矩，需要賺錢養家活口的生意人，向來從不沾惹這種江湖上的是是非非，請恕本人愛莫能助。」

唐漢只好移動了一下目光道：「另外那位老兄怎麼說？」

暗處另一人，語氣中充滿了明顯的幸災樂禍之意，輕咳了一聲回答道：「這種事你火種子幹起來最起勁，你一個人去風光可也，區區不敢坐享其成掠人之美。」

人家採花，他們把人家赤身裸體的抓了出來，如今居然一個自稱是向不沾惹是非的生意人，一個自謙不敢坐享其成掠人之美，如此安份守己的正人君子，倒是不妨多交幾個。

但唐漢却狠狠啐了一口道：「兩個臭渾球！」

暗處兩人，同時大笑。笑聲漸去漸遠，不一會便告寂然消失。

× × ×

太陽慢慢自東方天際升起。

又是一個好天氣。

一個做工幹活兒的好天氣，也是一個看熱鬧的好天氣。

廟口廣場上，閑人逐漸聚攏。

大廟前面，早幾天懸掛白府管事夏雨順人頭的地方，如今豎立了一塊大木牌，木牌前面放着三張竹椅。

大牌上寫着三個大紅漆字。

「採花賊」。

椅子上面，一字平肩，坐着的正是那三位被點了穴道的兩儀門弟子。

唐漢很懂得規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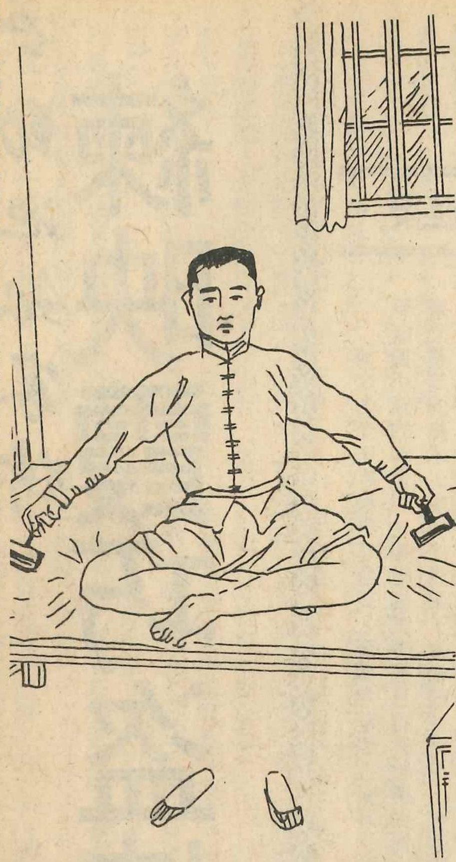
他知道南北雙怪，「五絕叟」吳一同和「無情漢」石心寒，以及兩儀門本代掌門人，「兩儀搜魂手」沙高樓等人如今就

練功秘訣之五十一

鐵膝蓋

靈空子

鐵膝蓋為專練兩膝之法，在拳技之中，擊人則用拳掌，踢人則用脚，鮮有用膝頭以制人者，但在學武者，技能不患其多，愈多愈妙，以全身各部言之，多練到一處，即少一受人攻擊之處，且有時亦正可利用平素不注意之處而制人也。鐵膝蓋之練法，先盤膝而坐，固握兩拳，向膝蓋上擊之，並擊七十二度之後，則撒開雙拳，用掌心緊按膝頭，由外向內摩三十六度，更由內向外摩三十六度，摩畢再擊其數同上，如此磨擊各九次而功畢，每日在起臥之前，行功各一度，次一年之後，膝骨已漸堅實，可以改用木槌矣。槌共兩個，其大如掌，或作鼓形，或作球形，均無不可，裝以粗籐之柄，其柄所以必須用籐之故，取其硬中帶軟也，兩槌同時並擊，亦七十二下，然後依上法搓摩之九次，功畢，如此更練一年，膝蓋已更堅實，可以改用鐵錘矣。錘之大小，與木槌等，每個約重一斤至斤半，更依前法練習一年之後，則鐵膝蓋之功成矣。功成之後，一對膝蓋，與鐵鑄者無異，觸物物毀，着人人傷，與人對敵，在匆遽之間，不及用手脚攻擊，或抵禦時，即可利用膝蓋，如拳法中之合膝分膝等法，即用膝蓋，以作攻擊者，惟膝部骨多肉少，僅一皮包之，常人膝部，最不受痛，非經練習，不足以致用也，此功練習二年以上，即可戎就。



借住在大廟中，他不願意天不亮就去擾醒這三位武府大總管的清夢。

所以，一切摸黑安排就緒之後，他便坐在門前石階上，耐心守候。

他是等大廟開門？還是等閑人？

× × ×

閑人越聚越多。

昨天是女人。

今天是男人。

江湖上除了殺人放火，最刺激的事情，大概便是「江湖俠士」抓到「採花淫賊」了。

碰上這類案件，幾乎每個人都忍不住想先弄清楚幾件事情。

被强姦的女人是誰？

淫賊有否得逞？

三人是分別作案還是共同輪姦一個女人？

要想知道事件經過的詳細情形，當然以向唐漢打聽最為快捷正確。但是，衆人交頭接耳，胡亂揣測，就是沒有一個人敢向唐漢開口。

世界上有些事情，有時候就是這麼奇怪。

採花淫賊仗着一身武功逼姦良家婦女，這種行為沒有一個人不痛恨，但一旦發生了這種事情，大家却又不厭其詳的，幾乎每一個細節都不肯放過，好像巴不得當事人重新為他表演一次，才够過癮。

人之初，性本善？

× × ×

鼎沸人聲，終於驚動了住在廟內的三位武府大總管。

廟門緩緩打開。

三老急步而出。

閑人紛紛讓路。

這三位武府總管都是江湖上的老一輩人物，像這一類事情，自是一目了然。

五絕叟吳一同目光四下一掃，便找着了正主兒，他側臉將唐漢上上下下打量了兩眼，冷冷道：「這位老弟怎麼稱呼？」

「唐漢。」

「火種子唐漢？」

「是的。」

五絕叟點點頭，又朝那三名被點了穴道的兩儀弟子溜了一眼，接着道：「這三個小子都是你老弟一人抓到的？」

「我跟我的兩個徒弟。」

唐漢突然冒出了這樣一句話，連自己都覺得有點意外，不過，心裏却感到很舒泰！

他知道張天俊和呂子久這兩個小子如今一定混在人羣裏瞧熱鬧，兩個小子昨夜風涼了他一頓，留下爛攤子，棄他而去，現在他有了這句話，全部老本都等於一下撈回來了。

五絕叟楞了一下，道：「你老弟這麼一點年紀，就收了徒弟？」

唐漢微笑道：「師父收徒弟，並無年齡上的限制，要緊的是，只要能把徒弟教得成材成器，別鬧笑話，丟了師父……」

兩儀搜魂手沙高樓的一張面孔本來就不怎麼好看，聽了這幾句話，臉上肌肉登時扭曲起來，指節骨握得格格作響，只要唐漢再多說一個字，場面就恐怕很難收拾了。

（未完）

密勒池劍客傳

練映霞巧盜螭龍劍

蹄風·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密勒池劍客靈筠，來個黑吃黑從蒼耳子的手上搶走了一箱寶物，連夜帶到藍橋小鎮的客舍內，囑咐楊雲表翌日將寶物帶去嵩山少林寺交與朝元長老。楊雲表遵照靈筠的指示，便於次晨帶了寶物前往河南，經過數日行程，便到達少林寺，這時，白雲、黃梅兩人已在山門外迎候。兩人便帶領楊雲表到殿後毘盧閣拜見朝元長老。當他步入禪房時，不禁使他大吃一驚，原來靈筠已先他而至，此時正在禪床上打坐，而朝元長老則陪坐在側。楊雲表向兩人請過安後，靈筠乃借故將楊雲表遣開，略向朝元長老述及此次下山的目的，旨在甄選密勒池下代弟子……

楊雲表在少林寺住了些時，密勒池劍客靈筠時常下山，有時一去就是幾天，楊雲表也不敢問他那裏去。

一天，他帶着一個跛漢子回來，那人頭戴草笠，是個莊稼人打扮。

進來向朝元僧下拜道：「師傅，上次蒙你老人家施藥救治，今天特隨這位先生到來叩謝。」

朝元僧叫他起來道：「齊大山，你的病好了，不久你的仇人就會受到天誅，你依貧僧的說話回去，到時自有人前來九宮山助你一臂。」

那漢子又叩謝一番，便起來和各人相見。

原來這漢子是九宮山的樵夫，他一家本來好好的五代同堂，前幾年李自成流寇到湖北時，祖孫幾十口全遭賊兵殺害。他的八十高齡的祖父母給賊將活生生殺死，父親給拉去充担夫，一去無踪，他的母親投井自盡。

齊大山兄弟八人，帶着家眷和子侄逃入山裏，剛遇李自成帶領賊騎經過，看見他的弟婦生有幾分姿色，當着他們兄弟面前奸淫，妻和弟都嚼舌死了，兄弟子侄掙扎大罵，給賊將一輪刀斬，只剩下齊大山一人未曾氣絕。

他乘夜爬回家裏，才知一村的人都給殺光，土屋化成灰燼，他從火堆中檢出媳婦和孫兒的骨頭。後來一查，才知村裏百餘人，只逃得二十個。

從此他便瘋瘋癲癲，跑到山裏吃野薯度日。

半年前，少林寺上座僧人本願禪師到湖北抄化，把他帶回嵩山醫治好了。這番朝元長老告訴靈筠先生，說世間還有比楊雲表遭遇更慘的人。

靈筠便下山找到齊大山，帶返少林寺來見朝元僧。那時候靈筠已預知李自成的結果，暗地吩咐齊大山一番，回去依計行事。

瞬已兩月，殘冬將過，武昌北部山澤之區，河道縱橫，一艘大篷船乘夜張帆，向九宮山那邊駛去。船裏熄了燈，靜悄悄地，艙裏躺着二十餘個漢子，服裝奇特，多是衣不稱身的，面上鬍子也長得十分難看，容色憔悴，像經過長途走難的樣子。

艙裏一種粗豪的聲音道：「老牛，你說『蠍子塊』會派人前來引路，怎麼過了時間，還沒有消息。」

說話的是個獨眼龍，一隻眼似受了傷，貼上黑布。他旁邊躺着一個胖漢應道：「落魄一條蟲，我們如今走投無路，『蠍子塊』一定是畏懼清兵，料不會到來的了，我們還是打自己的主意吧。」

獨眼龍蓬的一拍艙板，震响一聲，罵道：「烏龜養的！俺有日打回江山，定拿他戳幾個洞子！」說時動手作勢，艙後掌舵的船家撮唇打一唿哨，把頭伸進來道：「大王不要高聲，河面夜靜，提防聲音傳到岸上去呢。」

這一船的大漢，就是李自成和他的一羣死黨，牛金星、劉宗敏、王自用，都也在內。他自從潼關被清軍攻破，又給吳三桂、多鐸兩枝人馬，從陝西追入川邊，折入河南，又遇清兵兜截，沿路且戰且走，傷亡殆盡。李自成下令把各賊將的妻子統統殺了，好一心一意隨他一同流竄，但仍挽救不了失敗的命運，終於剩回數百騎，惶惶如喪家之犬，遁入湖北。路過之處，昔年曾受過屠殺的村民，都設伏突襲，最後僅得十餘個部將相隨，還幸湖北清兵未到，但他們已是勢單力薄，綠林帮匪，探悉他懷裏藏有許多值錢的金珠，四出包圍、這番眞是賊殺賊，李自成看見風頭不對，即時棄馬登舟，從水路逃命。

第二朝，船泊九宮山下，一看這山林木茂盛，山勢連亙，李自成喜道：「這山上未知有無落草的朋友，若果佔據下來，

也可招兵買馬，喘息一時。」

於是各人狼狽登岸，前面不遠便有村莊，打算購些糧食，走近時却是敗瓦頹垣，僅得一家破屋有火烟升起。李自成入屋看時，屋裏蹲着一個盲人，放着木魚招子，是個唱道情的，正在灶上燒火，破鍋裏熬着一些粥。聽見李自成的脚步聲，口裏唱道：「占卦算命，卜課如神。」

李自成腹裏正餓得發慌，揪他是個盲人，看見灶上有個破碗子，忙的拿着向鍋裏舀，一連吃了幾口，正是飢不擇食，覺得味勝瓊漿。

那盲人忽道：「官人眞是奇了，懷裏放着許多珠寶，却要來吃我的粳米粥。」

李自成暗驚，這盲人怎能知道我身上藏有珠寶？暗地拔刀想把他結果。

盲人忽道：「你想殺我嗎？那麼你逃不了。」

李自成更驚，問道：「你是誰？是不是清兵探子？」

盲人道：「什麼都不是，我不過懷裏藏着童子骨，什麼都能知道。」童子骨是小童的天靈蓋骨，傳說施術之後，會在耳朵邊說話。李自成信了，心想：「不若教他占一下逃往那裏是好。」當下揣手在懷裏，想掏點碎銀，怎知全是金塊，最小的也有幾兩重。

盲人吃着粳米粥問道：「官人捨不得金子吧？」

李自成又想：「這盲鬼眞的有靈，我空有許多金珠寶石，却毫無用處，不如拿金塊換他一鍋粥。」正在想着，盲人已道：「我這鍋粥要兩塊金子才換的，遲些便增價了，要你三塊時也得給我呢。」李自成偷吃了幾口，正津津有味，只得忍氣掏出兩塊金子給了盲人，捧着一鍋粥，骨碌地吃進肚裏，片刻告罄，才得小半飽。

盲人收了金子，說道：「官人要問我逃生之路吧？」

李自成道：「你猜中了，先生替我問一下靈童子，那裏是條上上之路。」

盲人這番掏出一塊骨頭，像個龜殼，放在耳邊一會，答道：「九宮山上，落馬崖前，那裏正是官人歸命之地。」

李自成不悅道：「什養叫做歸命？」

盲人答道：「天命所歸，便是歸命，看來這是喜訊呢。」

李自成暗喜，出來找着各人道：「你們跟我到山上去，那裏是我再起之地。」

二十人走到過午，才上到山腰，大家都餓的走不動了。

牛金星道：「大王怎麼走上山來，我們應該在山下找些糧食，吃飽了再走。」

李自成道：「你懂得什麼！」說時，只見山坳一間茅篷，門外寫着幾個大字道：「殺牛宰馬，迎接大王。」

李自成喜道：「山上有人設下酒肉來等候我呢！這人定是俺的兄弟，他們知我來了，也見得他的一番心事。」

牛金星却在暗地搖頭，見李自成性子已改變了，動不動殺人，又看見「殺牛宰馬」四字，愈是生疑，但又不敢道破，只得詐作走不動，坐下來喘氣。那十幾個賊將也一起躺下歇息。

李自成罵聲他們沒用，望一下山頭，果然炊烟縷縷升起（其實是山民包圍他的訊號）。他向前指道：「看啊！那裏不是煮着東西嗎？」

他大步爬到山頂，看看臨近，脚下隆然一响，整個人滾下陷阱裏去了，兩邊草叢撲通撲通地跳出十幾人來，套鈎飛索一齊搭落，馬上把他生擒。坐在山腰裏的賊黨，見李自成中計，發足便跑，山上四邊出現了無數鄉民，鑼聲震天，大喊「拿賊！」那些賊黨一來心驚胆落，二來整天未吃過一點東西，那裏抵擋得怒火衝天的山民，一時像殺鷄宰豕一般，大部給鄉民剁殺了。平日最兇悍的劉宗敏，也和牛金星一起被擒，其餘死的死，傷的傷，未死的都一一被生擒縛起，扛回村子去。

齊大山跛着一足，雙目火赤，指着李自成連摑帶罵，指他殺了自己一家數十口，打得這混世魔王火星直冒。其餘受害的山民，扶老携幼而來，要看這殺人不眨眼的闖賊。有些哭着自己的親人，祝他們陰靈有知，今天含笑地下。

紛擾當中，人叢裏走出一人，一身武士打扮，器宇軒昂，目吐火光，站到李自成面前，叫聲：「闖賊！你還認得楊雲表嗎？昔年你走投無路，我岳父譚民祐放走你們十九騎，你却拿他睡上釘牀。恩將仇報，最後還把他毒殺。我的妻譚青青給你亂刀剁成肉醬，我楊雲表也幾乎喪命在你炮烙之下，你眞是一個人世魔鬼，今日千刀萬剁不能平天下人的公憤。」罵了一遍，正想拔劍上前，忽想起靈筠的囑咐，當堂放下劍來，對齊大山道：「讓你們去處置他吧！」

九宮山山民乘夜把李自成扛到村口，綁在木栿上，當天供了香案。山民男女老幼持着菜刀鋤頭，木棒竹竿，走過李闖身旁，你剁一刀，我割一塊，沒刀棒的也拿起石頭擲他，未够半個時辰，這一代混世魔王已只剩回一把骸骨。齊大山最後刳出闖賊的心肝，擺在案上，焚香禱告天下受害陰靈，前來領鑒。

李闖死後，鄉民把他的首級割下送京領賞；賊將牛金星、劉宗敏等，也給抓起來，不久清兵南下，鄉民便送到清軍大營，解京凌遲處死，正應了「殺牛宰馬」的一句讖語。原來那個化身盲人的就是密勒池劍客靈筠，他暗囑楊雲表佈下天羅地網讓李自成投進，但告誡他不要親自動手殺掉李自成，因爲密勒池弟子不能犯了密宗戒律，所以楊雲表擧刀要殺時，忽然停了手，就是此故。楊雲表見大仇已報，當天便跟着靈筠先生離開了九宮山。

那時江南半壁，還有明室忠臣史可法、黃得功、總兵劉良佐、馬士英等一班舊臣，擁立福王（常洵）的長子朱由崧，起初名爲監國，後來在南京即位，承繼朱明大統，改元弘光。常洵就是鄭貴妃的兒子，在河南府爲李自成所殺，留下這個兒子弘光，偏是個糊塗蟲。這位末代君王，只知縱情酒色，時常派出內廷侍衞，到外間强拉有姿色的女子入宮享樂，名目叫作「選宮嬪」。他的手法也實在荒唐，遇有美貌的良家婦女，內侍便把蓋了御璽的黃紙貼在那女子的額上，擄進宮中。弘光又命太醫鄭三山羅致春藥，什麼黃雀腦、蟾酥的東西，一時漲價十倍。此外召集梨園子弟入宮，日夜演劇，所演的都是禁演的淫

戲，如此荒淫的偏安之主，不亡才是無天理呢！因此雖有史可法等人的支撐大局，無奈弘光寵信佞臣馬士英，弄到南都一隅，烏烟瘴氣。

楊雲表隨着密宗劍客靈筠離開湖北，想到南都去看看，怎知來到皖南，適遇沿江水漲，好些地方淹了，二人只好繞道黃山住過些時。黃山在歙縣西北，共有三十六峯，山明水秀，不少高人隱士在山上潛修。

靈筠告楊雲表道：「山上黃龍觀有一位黃龍眞君，今年已是一百零八歲，算來他還是我的師叔呢。」

雲表訝道：「先生才是中年，怎麼有這樣高齡的師叔？」

靈筠道：「不瞞你說，我今年已虛渡八十，少年時本是金陵世家子，學劍不成，後來學道，三十歲時也像你今日一般，給上代密宗劍客把我選到密勒池，不經不覺地過了五十個寒暑，由於密宗修持，吐納煉氣，容貌不改，今日舊地重遊，怎能無所感慨呢！」

雲表又問道：「先生現有駐顏之術，我想在密勒池修練的人，定是長生不老的了。」

靈筠笑道：「有肉體的人，如何可以長生不死，我們修持密宗大法的，不過比平常人年輕力壯，不容易衰老罷了，說到壽命一層，若果清心寡慾，養氣得宜，也可活到一百五六十歲，惟終須也要與草木同腐，佛家所謂不死，無非靈魂感應，能與天地永存便了。我們密宗派裏修練精神功，就是參透人生哲理，仙凡之別，便在於此。」雲表聽了，似解似不解，也不敢多問。

黃龍觀的黃龍眞君，往日是武當派武術的宗師，作了六十年武當掌門，到了百歲高齡，才交落弟子卓一航，來到黃山隱居。楊雲表隨先生入到黃龍觀，只見庭院幽靜，古松參天，一個小道童在階上掃落葉，眞是個修道人的好去處。

二人進入後殿，雲床上一個老仙翁，白鬚垂胸，見了靈筠，日不少瞬，靈筠和雲表一起下拜，靈筠道：「師叔，一別五十年，你老人家怕認不得張瓊師了。」

黃龍眞君一臉詫異的神色，久久才道：「啊！你是瓊師，五十年來，你到那裏去了？看你容貌舉止，毫無改變，我還以爲是老眼昏花呢。」原來靈筠是個法號，張瓊師才是俗家姓名。他不便對黃龍眞君道出來歷，只說入山修道，世亂沒有出來，這番路過皖南，特來問候他老人家的清安。黃龍眞君大喜，又問過楊雲表姓名，招呼在觀裏住下。

眞君自來黃山隱居，早已不理外事，因此對二人行動，全未提及。

靈筠在黃龍觀每日到後殿見過師叔，便帶楊雲表來到山頭，傳他一手三昧劍訣。這劍法是密宗奇劍裏的妙着，雖然只得十八招，却是連環使用，變化無窮，最合習武的學習。

經過三天，楊雲表已練得純熟，先生道：「目前你的劍技根基還淺，非經過三五年苦練，未能和天下一流劍客交手，不過這一手三昧劍訣，運用起來，門戶緊密，就算遇到武林高手，也可接上三招幾手，不至一下子給人家挫敗。」雲表敬謹受教。

他看到先生似乎又有任務要他去幹，正待發問，小道童走來說：「祖師爺有請！」二人進到後殿，見黃龍眞君捧着一對劍在手，對靈筠道：「師侄兒，你今次來得正好，師叔有一宗未了的心事，今天我要在侄兒面前說個清楚。」靈筠忙跪下道：「師叔有什麼吩咐？侄兒定當從命。」

黃龍眞君道：「你知道武當有一對雌雄蛟龍劍，往日你三師叔保管一柄雌劍，不料給西北一個本領高强的女盜玉羅刹盜去了，其餘一柄雄劍還在我的手裏，那時武當派各同門約過，誰個弟子把雌劍原物取回，下代掌門由他去當，後來給我最後收的門徒卓一航將玉羅刹打敗，把一口劍取回來，那時你還年輕，好些輩份高的人心裏不服，所以一直到我百歲的一年，才正式由他充了掌門人。照例這一對寶劍要交他仔細保存的了，可是那時又有不少武林高手想來盜取，其中一個就是玉羅刹的徒兒，年紀很輕，武功却十分了得，曾經三進武當，所以這對蛟龍劍始終放在我的手裏。今天我年紀也老了，怕不久也就離開人世，因此把這一雙雌雄劍託侄兒交還卓一航，完却我多年來未了的心願，望侄兒不要推辭。」

楊雲表聽得出神，忘了自己的身份，問道：「眞君前輩，那三上武當的女子，本知叫什麼名字呢？」

先生忙把眼色制止，敎他不要多問，可是黃龍眞君已聽到了，說道：「你們少年人忒愛生事的，那個丫頭叫練映霞，人家說她是玉羅刹的女兒，她的一手劍法果是不凡，奇怪的是卓一航幾番見了她，都沒有把她抓起來，我年紀老了，下一代的事本不該去管，不過侄兒見到了他，不妨傳我口諭，要他不可玷汚了武當派的聲名。」眞君言裏似有隱衷，未便當靈筠之前說出，這時靈筠心裏，覺得有點爲難，他雖然出身武當，可是後來已作了密勒池的弟子，和武當派已是絕了關係，他不想對黃龍眞君說出，就是怕傷了老道的心。如今正是左右爲難，一時想不出怎麼樣推辭是好，黃龍眞君忽然閉目垂頭，低聲道：「我今天身體有點異樣，六脈不調，想是元神要離軀殼了，侄兒記着我的吩咐。」

靈筠駭然，上前扶着龍眞君道：「師叔回室裏休息一下吧！」老道把手裏一雙劍遞給靈筠，着他攙扶入室。

黃龍眞君這天晚上離開人世了，靈筠不免哀傷，按道家習慣，遺體用絲綢裹好，外面髹上十多層漆，供在龕裏，保持不腐，叫作金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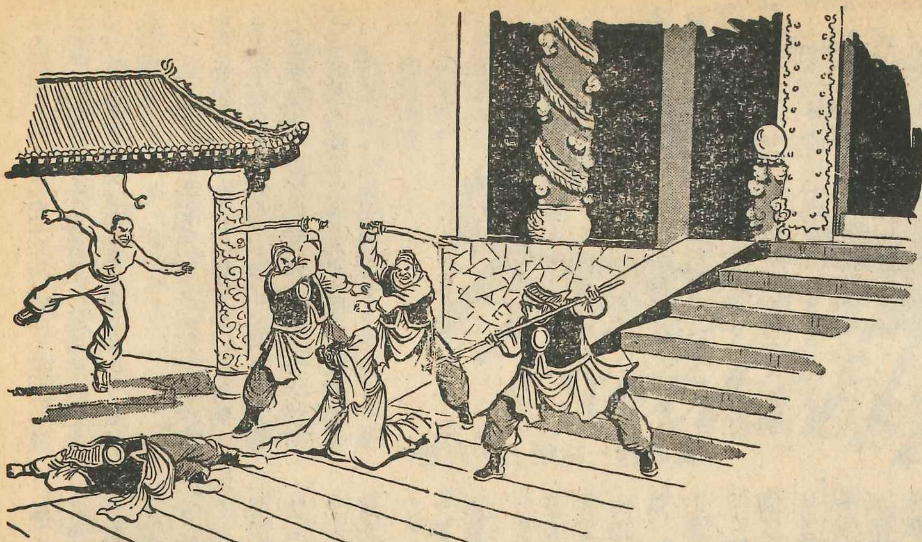
瞬又過了幾天，一夜，靈筠把雲表召喚入室，桌上放着那一對雌雄蛟龍劍，雲表訝然道：「先生夤夜相召，未知有何差遣？」

靈筠應道：「我今夜便要離開黃山去了。」

雲表有點錯愕，問道：「先生不是要把這一對雌雄劍送到武當山去嗎？」

靈筠搖頭道：「我目前有更要緊的事，趕往揚州一行，這一雙寶劍，只好勞煩賢弟代我一行了。」

雲表道：「只怕晚輩有負先生所託……」靈筠截斷他的話頭道：「雲表，你是否見我不去武當，認爲我有負黃龍師叔的所託呢？我坦白的告訴你，當日我已想推辭送劍的任務，不料師叔死得那麼快，因爲我早就約了一個人相見，如今不能去了。」



千刀萬剁不能平天下人的公憤。

雲表又問道：「先生約了的是什麼人呢？」

靈筠道：「這人上通天文，下曉地理，武功非凡，饒有計智，將來漢族人民少不了他。這位奇人現在史可法幕裏，名叫洪英，如今正有要緊的事待我前去。」

密勒池劍客所說的洪英，就是洪門的始祖，後來洪門尊爲前五祖的蔡德英、方大成、馬超興、胡得帝、李式開等五人，都是洪英的門生。照史書記載：洪英原名叫啓盛，山西平陽府太平縣人，崇禎四年中過進士，清兵入關，南逃到了揚州，在史可法幕裏相助，這次靈筠先生趕到揚州會面，一同到京保護長平公主南逃，不久便在黃鶴樓出現了，前人筆記又說，洪英後來帶着蔡德英等五人到台灣設立金台山明遠堂，便是洪門的開始，其後清兵南下，洪英在三河灘力戰殉難，死前對蔡德英五個門人說出達摩初祖托夢，訓示在少林寺設立洪門。幹着反清復明的大業。這些事蹟，在革命老人楊雲史著作的「幫會三百年革命史」裏敍得很詳細，可惜不是本篇範圍，作書人也不想在此時談述洪門會的事，所以順帶一筆作爲交代便了。

當下楊雲表接過一雙雌雄劍，準備帶到嵩山。靈筠道：「雲表，你如今雖未算得是密宗弟子，可是你已隨我多時，我的來歷你也曉得了，但切不可把密勒池的秘密對人說出！」說了着雲表脫去外衣，露出左臂，靈筠手裏持着一些東西，合掌擦了一會，拿着向雲表臂上擦去，雲表驟覺火灼一般，臂上烙出一股烟，他當堂痛的跳起，撫着左臂，發覺已附着一片東西，靈筠微笑道：「這表記對你路上有點用處呢。」扯着他在銅鏡面前一照，才知臂上已經嵌上一枚小鐵叉，像個「山」字形，和皮肉連成一起，靈筠道：「這是密勒池的表記，你好好地保存着，不要讓別人看到。」

這天晚上，靈筠眞的離開了黃山，楊雲表草草宿過一宵，第二天檢拾行裝，把一對雌雄劍套上布囊，揹着下山，黃山氣候忽晴忽雨，下到半山，遇着大雨傾盆，烏雲四佈，雷電交下，他急急跑到崖下躲着，誰想山水飛瀉下來，弄到他的衣服盡濕。瞥見對崖有一面虎形石屹立着，底下可以避雨，於是爬到石上避過些時。

雨勢愈來愈大，山上一片迷濛，忽見山下一個人冒雨奔來，手裏旋轉着一些東西，衝開雨點，瞬已奔到面前，細看是個少女，她手上揮動一根長鞭，打的呼呼作響，雨點雖密，却沾不到她的身上來。

楊雲正感驚奇，迷濛中看到女子的背影一直向黃龍觀奔去，不禁又是一楞，想跟踪前去一看。忽然想起靈筠先生臨別時吩咐過不要多管閒事，何況名山大川，奇人劍客的出沒，本屬等閒，心裏便說：「我還是不要釘人家的梢子，免至惹來是非。」過了一個時辰，已是雲收雨散。

楊雲表覓路下山，山下就是有名的靑弋江，這一帶河道縱橫，江上有篷船載客來往。

這些船只有前後艙，船身狹小，當他來到江邊，天已入黑，江水暴漲，船家早就把船開往下游寄碇，渡口只剩得一條船，正在解纜，荒江夜寂，附近又沒人家，若果搭不到這條船，今夜便無宿處。他不禁叫道：「船家，我要搭船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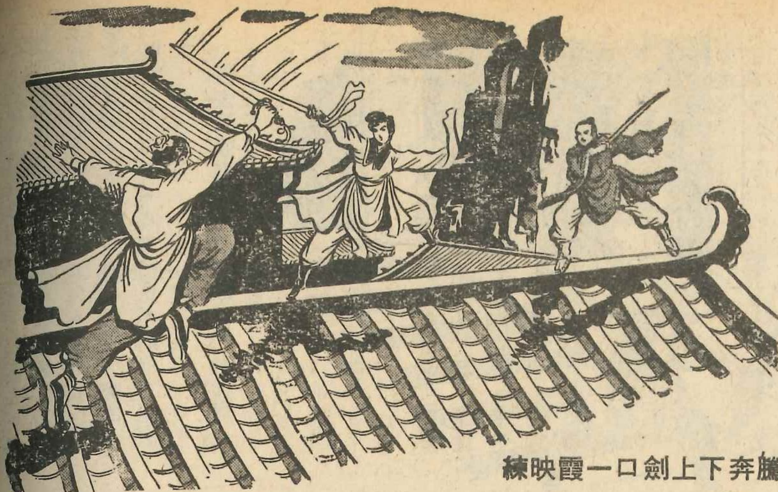
舟子伸出頭來看他一眼，應道：「相公，你遲不來，早也不來，我的船已給一位客人包去了，眞對不起。」一面搖櫓離岸。

楊雲表急了，喊道：「船家做做好事，快靠岸來！」那舟子道：「相公，小人作不得主，待問過包船的客人，看他答應不。」說了俯身後艙，似在和人說話，跟着抬頭對雲表道：「客人答應把前艙讓給相公，不過有一個條件，就是不能窺看後艙，如果偸看就把相公半途攆上岸去了。」雲表覺得條件不辣，連聲應諾，舟子把船靠岸，他一躍下了船，一看中間的一度艙門關得緊緊地。舟子搖櫓到了江心，掛上風帆，轉身跨過船舷，來到前艙，把茶具食盒放在雲表面前，低聲囑他不要偸窺內艙，才回到船尾把舵去。

楊雲表躺在前艙裏，但聽到汨汨水聲，後艙絕無一點聲息，不知同船的是個什麼人，想偸窺一眼，又怕給舟子看到。他踱出船頭和舟子搭訕着，才知半夜之間，已隨流走了數十里，前面一處港灘，舟

子把船下碇，待天明才再開船，雲表心裏生疑，恐這舟子不懷好意，遠看港灣之內，泊了幾艘漁舟，那舟子放下風帆，就在舵房睡下。

一會，舟子發出鼾聲，楊表雲擁衾假寐，朦朧之間，篷頂隱隱有點沙沙聲响，像風吹破篷，突覺艙口影子一閃，有人探首進來窺看。他愈覺所料不差，伸手摸着懷中七首，又把一對雌雄劍移到身旁放着，過了一會，外面影跡寂然，他想：「後艙的客人，怕是和舟子合着水面買賣的，那麼要看看是什麼道兒的人物。」他輕輕爬近艙門，拿七首撬寬了門隙，隻眼窺去，使他暗吃一驚，原來後艙躺着一個妙齡少女，艙板掛了一根長鞭，身旁伴着一口利劍，從她的裝束認出，竟是日間山上遇見的女子。這時春睡正濃，秀髮散開，雲表又驚又愕。暗想：「這個定是同道中人，只不知是什麼來頭，而且怎麼相逢得這樣巧，不可不小心提防。」



練映霞一口劍上下奔騰。

他復躺身艙裏，不敢闔目，矓矇當中，驟覺船身搖動，才知船已開行，忙喊叫兩聲舟子，不見答應。

他縱身出到船頭，要看舟子那裏去。忽聽艙裏微微一响，後艙的門推開一扇，伸進來一根長鞭，把艙板放着的雌雄蛟龍劍捲着一拉，瞬便沒進後艙，動作快如閃電。楊雲表撲身進入，中間一度艙門已砰的關上。

楊雲表又急又怒，一脚踢向艙門，罵道：「賊婆娘敢向你爺下手？眞是胆邊生毛！」艙門應聲破裂，艙裏已失却女子的踪影，跟着船舷一响，似有人墮水，楊雲表暗暗納罕，飛身到船尾一望，江面曉霧未散，數丈之外，那女子站在一塊艙板上，才知剛才蓬的一响，就是女子把艙板掉到水裏。

楊表那裏肯捨，人急計生，一望自己的船隨波逐流，漸飄近幾艘漁舟，他抓起竹篙揷在船頭一縱，飛身落在一艘漁舟之上，割斷纜繩，掉起雙槳追去。這漁舟是一艘尖底的船，雙槳齊起，瞬已追近那女子的木筏，這時才看出這女子容貌秀麗，長眉入鬢，項上纏一塊紅綢巾，隨風飄起，不禁怒道：「我和你素不相識，爲什麼把我的劍盜走？」

女子應聲道：「本姑娘正要問你從何處盜來武當古劍，你却反來問我，眞是笑話！」

楊雲表叱道：「胡說，這劍是黃龍眞君交給我的，你好好地交還便罷！」

女子哈哈笑道：「武當派裏的門人，却從未聽過有你這小子，楊雲表已是氣極，更不答話，掄起雙葉槳橫着一掃。女子持的是單槳，迎着招架，雙槳拍的一下碰上，雲表驟覺臂上一震，曉得女子勁力非常，連忙把雙葉槳作齊眉棍使用，展出楊家棍法，連續三路標攻：一棍直點，回掃下盤，平中一挑，下連三勢，正是「仙杵降龍」、「橫樑托甲」、「回馬鎖喉」的三路出手，所謂「三槍到位不能容」。

楊雲表的劍法雖然平凡，棍法却是獨門功夫，昔日楊家槍名聞天下，槍棍同是一般出手，這一來給他拿出楊家的看家本領，把女子的木槳挑到水裏，跟着來一勢「吊馬插花」，木槳扎落，當堂把浮在水裏的艙板搗毀，片片碎開，女子卜咚一聲，翻身落水。

楊雲表心裏一喜，但連隨又急起來，他的一對雌雄劍還在女子身上，忙的蹲下身子，拿槳在水裏亂探。水面乒乓浮起氣泡，他想：「賊婆娘大槪不會水性的吧，讓她淹得半死，才把她救出水面未遲。」

忽覺木槳給人在水底抓着，他才知道上了當，連忙出力一提，水面嘩喇一响，隨着木槳冒出一人，眨眼已躍上舢舨來，待要提槳掃去，一端已給她抓着。說時遲，女子身形一擺，纖足疾起，她這一脚不是打向楊雲表，而是掃在木槳的一端，楊雲表剛在用力奪取，立刻給女子順勢一撥，掉到水裏。這一下快的非常，令到他無法閃避，女子已在水面拾回木槳掉向岸上去了！楊雲表實在不習水性，冒了幾冒，口鼻給水灌進，當堂不醒人事。不知過了若干時辰，才悠然甦醒，一看自己躺身竹榻上，面前一個女人的背影，體態苗條，頭帕垂肩，是個帶髮修行的女子。他不禁驚詫萬分。心想：「前番東廠被救，醒來時見着陳圓圓，今次又是那處的女冠子把我救起來呢？」他咳了一聲，那女冠子回過頭來，對他微笑一下，梨渦輕泛，臉若海棠，竟是個容華絕代的少婦。看她年紀，還未過花信，明眸善睞，密髮虛鬟，莊嚴之中具有無限風華，比起陳圓圓的艷麗，則這少婦像是空谷幽蘭，清新絕俗，飄逸出塵。楊雲表望着她，一時想的呆了！

女冠子走近榻前問道：「居士醒來了，你爲什麼掉到水裏？尊師父又是那一位？」楊雲表曉得她把自己救起來。正待起來拜謝，忽然發覺自己裸了上身，躺在衾裏，一時面紅起來，囁嚅道：「多蒙仙姑相救，在下給一個年輕女子奪去雙劍，把我摔下江心，若非遇到仙姑，定然沒命了。」他不敢把自己來歷說出。女冠子仰首想了半响，問道：「那女子是不是頸纏紅綢巾的？」雲表點頭。女冠子跟着道：「丫頭太可惡了，居士帶來的一定不是尋常的劍子，如果對小道說出，或者能够取回未定。」雲表暗喜，答道：「不瞞仙姑，

那一對是武當蛟龍寶劍，小可奉了黃龍眞君遺命，送給他的門徒卓一航，只不知那女盜是誰，她爲什麼要向小可下手？」

女冠子道：「那丫頭頗有來歷，她就是練映霞，天山魔女玉羅剎的女兒是也。」楊雲表聽了，不禁微愕。女冠子一拍手，便有小道童進入，捧着一襲晾乾的衣服，認得是自己穿的東西。

女冠子不是別人，她是九華山九華觀女道士慧明，人稱「慧眼觀音」。早年在天山修道，練得一身青藏派柔門武功，今年已是四十五歲，還是雪膚花貌，修養得如二十許人。她在天山時，和魔女玉羅剎同師學技，她們的師傅是天山俠隱「雪羅漢」。這位武林高手也是佛門弟子，曾到過西藏各大寺廟訪晤同派高僧，遇見金剛曼陀羅，帶他到密勒池參謁聖地，後來便得到密宗眞言傳授。慧明是雪羅漢的徒兒，平日也聽過師傅說及密勒池的奇境。那天楊雲表命不該絕，剛巧慧明經過江邊，把他救起，看見他手臂上嵌着鐵印，以爲是密勒池的門人，因此着小道童扛回九華山，問過來歷。

楊雲表換過衣服，出到大殿，從新向慧明施禮，謝過相救之德。慧明也把自己來歷說出，又道：「居士不必憂愁，小道知練映霞的行踪，明天和你下山一趟，追踪這小丫頭的下落。」

楊雲表喜出望外，稽首道：「仙姑路見不平，仗義相助，小可不知如何圖報？」

慧明笑道：「居士將來是密宗弟子，日後小道如有危難，請居士念在今日之誼，援助一臂好了。」二人扮作化緣道士，離開九華山，向湖北進發。楊雲表曉到慧眼觀音此行要到武當山，也不多問。不日到了襄陽，走的已是鄂北山區，二人展起腳下輕功，不經不覺已來到武當山下。

女道士夜訪武當山

且說湖北武當山在均縣南一百里，是道教武術的發祥地。在南宋以前，中國武技源出嵩山少林寺，稱爲外家；自張三丰創內家拳劍，隱藏柔勁，借力還擊，一時爲武林人所尊崇，和少林派齊名，拳劍功夫，各有長處。

武當掌門人卓一航，原是明末卓御史的兒子，從小練武，弱冠便在江湖裏浪跡。他生來是個俠士氣質，汪汪大度，卓爾不羣，深得武林前輩的器重。可是畢生一宗憾事，就是二十年前邂逅天山魔女玉羅剎，不知是否前生孽債，二人深深嵌着對方的影子，不可磨滅。可惜武當派門戶非常嚴謹，歷來以江湖正派自稱，因此卓一航和玉羅剎的姻緣受了派內派外的諸多阻力。恰巧玉羅剎是個性情倔強，從不向人低頭的女子，而卓一航出身名門，沒勇氣把禮教的藩籬打破，到頭來歲月蹉跎，到了他當了掌門，更無法接受玉羅剎的愛。從此潛心本門修養，武技方面已達到爐火純靑，內功絕頂，玉虛觀之內，還有幾位年紀比他長一輩的師叔，武術根底，自然是武當門下的高手，若說到修養方面，他們却不及卓一航。



手裏的劍瞬已隨風捲起。

卓一航和玉羅剎好事不能諧，這一對蛟龍劍是個絆脚石。昔年玉羅剎目空一切，武當派之中，她眼裏只有一個卓一航。那時武當派受到明室尊重，道士們每每誇耀同儕，弟子出身，多是執業王公府第的護院，教場師傅和鏢局鏢師。他們對綠林豪傑界限分清，不久激怒了玉羅剎，到武當把一口蛟龍雌劍盜去，故意丟一下武當派的面子。後來經過武當幾位高手，找玉羅剎算帳，都給挫敗回來。風聲傳出，武林人一時傳爲話柄，更有許多難聽的說話，氣得黃龍眞君和派裏五位高手，認爲奇耻大辱。

他們不敢借助別派的力量，去和玉羅剎厮拚，只有暗地召集同門，商議怎樣挽回武當派的聲譽。結果白羽眞人提出：誰個武當弟子能向玉羅剎取回一口雌劍，大家便奉他作掌門人，也不問他的輩數如何，只要能够挽回武當派的面子，大家自然樂意擁護。說了之後，大家一時面面相覷。卓一航那時只有廿五歲，看到了這般情景，黯然道：「各位師叔長輩聽稟，玉羅剎對我們武當派不滿，是當年本門幾位弟子保了一宗鏢，和玉羅剎種下了樑子，後來有兩位長輩，更當面奚落過她，才會惹起她和本門作對。晚輩意思，如果派出兩位師叔跟着一航前去見她，照江湖上圓塲規矩，說句好聽的話，玉羅剎或者會把一口蛟龍雌劍交還未定。」

他未說完，已是吁聲四起，最憤怒的是綠竹、青簑二位眞人，大罵卓一航沒血性，有種的也不會向玉羅剎擺圓塲酒，卓一航不敢再說，那晚各人沒結果散去。第

二天，玉虛觀的石門上，給人劃下七個字：「玉羅刹夜進武當」。氣得各人磨拳擦掌，可是還沒有人敢去找玉羅刹算帳。

這晚黃龍眞君把卓一航召到靜室，說道：「一航，我五個門徒之中，只有你是個有志氣的人，我知你年前和玉羅刹比過劍，這一趟還是你下山走一趟吧。」眞君已經風聞卓一航和玉羅刹有特殊交情，只是不好對別人說出。卓一航看見師傅滴下兩點老淚，心殊不忍，終於接受了這個任務。

他怎樣把一口蛟龍劍取回，可惜這裏不能細述，其中前因後果，眞要寫一本書才能說得詳盡。總之卓一航單身會見玉羅刹，身上沒帶一些武器，便捧着一口蛟龍劍回到武當。本門弟子一時嘩然震驚，議論紛紛，有說卓一航的本領，不是玉羅刹的對手；也有說這一口劍是假的。後來經過前輩道士驗明，却是絲毫不假，而且當日有過聲明，只要原物歸還，不問如何取得，更不問那個取劍人的輩數。

一過十五年，卓一航今日雖然當了掌門，却是心如冰冷，萬念俱灰。最近幾年之間，曾經有過許多武林人前來考驗他的本領，但卓一航的武技却和他的心背道而馳，不特沒有退後，而且比上一代的功夫還更厲害。一晚，他在玉虛觀裏打坐練功，元神運起，微微有所感覺，這是修行人奇妙的觸着，院外來了一些別人聽不到的風响。他便道：「進來吧！」

果然一個年輕女子，像蝴蝶一般穿簾入室，站地一滾，倒身座前伏着。一航歎了一聲道：「你又來幹嗎？前些時你三番進來，幾乎闖了大禍，若果各同門曉到，那時我怎樣說的好？」那女子仰起頭來望着他，忽然滴下幾點眼淚，忿然說道：「爸，怪不得媽說你愈來愈沒勇氣了，你爲了保全這個掌門人的虛名，誤了自己一生，更誤了媽受盡人家指罵，如今連女兒也不想認了。」說了咽嗚地飲泣起來。

卓一航面上十分難看，像有無限地痛苦，驀地，把女兒拉到懷裏，悽然道：「孩子，爸對你不住，你不必傷心……」突來了鏘的一响，少女的衣袖滾下一枚東西，他忙拾起一看，是一枚白玉帶扣。驚道：「這是你媽的東西，幹什麼帶在你的身上？」

女子含淚道：「這玉環是媽要我交還給爹的，她說爹昔年拿這東西騙了她的心，一直騙到如今，所以叫女兒帶來還給爹，同時要爹把當日換去的一口劍子拿出來給她。」一航一面聽，面上表露得非常痛苦，像個行刑前的犯人，顫聲道：「孩子，你爸十幾年來，心裏都藏着難言的痛苦，我知道對你媽不住，可是你爸也沒有存心騙她，如今她要討回武當的一口寶劍，這東西早巳不在武當山了。」

那少女眞地高聲道：「爸又來說誑了，媽說當年爸騙去了那一口劍，親身帶回武當山，如果不在爹的手裏又在誰你手上呢？」一航忙掩住她的小口，敎她不要高聲，隨就欲言又止。

女子帶點撒嬌的道：「爹快說！你騙了媽的劍，如今在那裏？」

一航尷尬地道：「孩子，那一對武當劍在我師傅黃龍眞君的手裏，他老人家近年隱居黃山，早巳不理外事，他放在那裏，你爸也不曉得。」女子只說了「哦」的一聲，一航道：「你還是回去吧！叫你媽不要記念我，作如我死了還好。」眼裏吊下兩點淚珠。那女子起來一拜，轉身縱起，來一勢「燕子追雲縱」小輕功，穿窗竄出，一航望着她的背影，點頭道：「這孩子的本領，眞比她媽還强。」

故事敍到這裏，接下去的就是楊雲表前次帶劍離開黃山，雷雨中遇到的一個女子，向黃龍觀奔去。他看見的就是練映霞，也就是這次夜進武當，拜在卓一航跟前叫爸爸的女子。說到練映霞的來歷，武林人只知道她是玉羅刹的女兒，跟媽媽姓練，她練的武技，碰上了也是皺着眉頭。有如卓一航說的：「眞比她媽還强。」無怪楊雲表在青弋江遇到了她，難免給摔下水裏。

練映霞奪到了武當雌雄蛟龍劍，她要效法母親的作風，在武當派道士面前丟掉他們的面子，替媽媽出一口氣。天氣正在初夏，四月裏是張三丰的誕辰，武當山上道侶們連宵設壇賀誕。這夜她佩着雙劍上山，展起夜行輕縱，一會巳望見玉虛觀，這道觀彷似瓊樓玉宇，沿在銀色的月光裏，愈顯得莊嚴瑰麗，廟貌巍峨。正走之間，背後衣帶風飄飄傳來，似有人在處釘她的梢。練映霞是初生之犢，並不驚惶，回頭一望，兩條人影隨後追來，一個羽衣翩翩的女道士走在前頭，後隨一個年輕武士，脚下輕功了得，風一般的追來。

練映霞察的拉出雙劍在手，低喝一聲「來的是誰！」女道士全身一拔，身影起在半空，一翻落在她的面前。那漢子跟着縱身拔劍，回應道：「練丫頭，留下劍來！」定睛一看，正是楊雲表。忙道：「你恬不知恥，那一口是你的劍！」雌雄劍左右展開，兩度弧光交相映出，劍風拂面吹來。

楊雲表罵道：「你這沒種的，奪了俺的劍還在抵賴，吃你爺一劍！」手裏劍迎風刴出。

練映霞給他罵是沒種的，早巳火光，沒待劍來，早巳施出一記「雙鳳朝陽」，撲向楊雲表，雙劍一接，練映霞右劍急剪，左劍回戳，快得驚人。楊雲表急的向右騰閃，轉身沉臂，來一勢「馬後揮鞭」，察的煞去來劍。慧明看見他幾乎着了練映霞一劍，連忙搶上，呼的一劍「寒鶴回巢」擋在二人中間道：「阿霞，你當着阿姨面前，還是這樣放肆！」

練映霞把眼一看這道姑，連忙抽身縱出圈外，右劍護身，左劍前指，叱道：「女道婆胡亂相稱！姑娘認不得你。」

慧明道：「我是九華山九華觀慧眼觀音慧明，你雖未見過我，諒你媽也曾在你跟前提及，我勸你快把劍交回楊公子。」

練映霞低頭一想，隨道：「你們合着一道兒來賺我，休想本姑娘中你們的計。」劍隨身起，這番來一記天魔劍法的絕招，「龍王行雨」，劍鋒如箭矢般飛刺而來，帶着勁風，吹得道姑的髮帕飄起。

慧明曉到這一劍合着廿四點戳，怕楊雲表不易接她一招，連隨把楊雲表扯過一旁，劍鋒急轉，一輪光影上升，把雌雄劍擋的擦出點點火花，一時雙劍接上，劍影

起落，如銀蛇飛舞，楊雲表看的呆了。

慧眼觀音罵道：「阿霞，還不住手，看我三劍要你屈服！」

練映霞笑道：「誰個怕你，就是三百劍我也不服。」

只見道姑身影一晃，出手如電，練映霞雙劍已給道姑接去了。

練映霞大叫一聲：「你們欺負我！」慧明巳把兩口劍交給楊雲表，回首對練映霞道：「你也走不得，隨我到玉虛宮去！」縱身要抓練映霞，但她巳拔足飛奔。

正在那時，忽聽有人在道：「誰個不知規矩，敢帶劍上來武當山。」武當山向來不許外人帶劍到來，這說話的人，施的是「千里傳音」內功。楊雲表暗自驚愕，瞥見面前乍現出一個人影，隨就捲起一陣風，那風急轉而來，手裏的劍瞬巳隨風捲起，一看慧明手裏的一口劍，也一樣給捲走了。定睛看時，一個儒巾鶴氅的人站在面前，手裏捧着雙劍。說道：「你們深夜來武當騷擾，可知道本門的規矩？」雲表看這人時，儀表不俗，雙目藏神，頷下長着短髭，料是武當掌門卓一航。

慧明向楊雲表打個眼色，雲表會意忙上前道：「卓前輩有禮，在下楊雲表，奉了黃龍眞君遺命，把武當蛟龍劍帶來，誰想路上給這女子奪去，後來幸遇到慧明仙姑，指示跟踪到來，助小可取回這一對寶劍。」

卓一航打量二人一眼道：「原來是楊公子到來，適才多有冒犯。」又對慧明稽首道：「素仰九華山慧眼觀音法名，今天得會，請進敝觀來一敍。」

練映霞隨在卓一航身後，低聲道：「爹，把劍還我！」卓一航怒目要制止她說話，練映霞面有得色道：「如今劍巳在爹的手裏，你又要來撒賴嗎？」

卓一航當着慧明面前，弄到啼笑皆非，瞪了她一眼道：「你當着各長輩面前，不許胡說亂道！」大家入到靜室，卓一航問過黃龍眞君坐化經過，即時跪下默禱；又謝過楊雲表一番，大家重新敍話。

第二天，楊雲表正想告辭，外面小道匆匆進來道：「稟告師叔，外面來了一人，說要向武當派取劍呢。」卓一航聽了一愕，問道：「來的可是個女子？」

道童回道：「不是啊，來的只是個斯文漢子，他說是代表玉羅刹來的。」卓一航暗驚。練映霞在旁喜道：「好了，媽派人來找爸了。」卓一航待要摑她一下，却給練映霞躲到慧眼觀音的背後去了。卓一航沒奈何地對道童道：「你們請兩位師公出外見他吧。」他所說的就是綠竹和青簑兩道士，他們是卓一航的師叔，在玉虛宮當了掌殿眞人之職。

玉虛宮殿宇重重，地方深邃。過了一會，沒見有人進來報告。忽然一陣倉忙的脚步聲，兩個老道士氣急敗壞地進來道：「一航，你招來本門恥辱，你快到外面見這匪徒！」

卓一航忙問什麼事？才知綠竹青簑二人出外回絕那人，誰想那人定要進來見卓一航。綠竹眞人火性最烈，先交手起來，青簑也一起上前相助，誰知不够兩個回合便連劍也丟掉了，二人的虎口幾乎震裂，因此奔進來大罵卓一航。

卓一航率領武當各弟子走出玉虛宮，楊雲表慧明三人也跟同出外。宮門外站着一人，儒巾素服，神采飄然，正是密勒池劍客靈筠，雲表不覺暗吃一驚。卓一航看見來的是個儒生，心裏覺得奇怪，上前一揖道：「居士光臨，請示尊號？」

靈筠正在回揖，巳激怒了武當另三位掌殿眞人——他們是老君殿赤幘眞人；左慈殿蒼松眞人，葛仙殿金印眞人。這三人在武當派中輩數在卓一航之上；和綠竹青簑稱武當五老。當下三人大吼一聲：「好大胆的賊徒！」蒼松的七星劍嘶風一响，飛刺靈筠咽喉；赤幘眞人一晃身子，烏金笏打出「漁人撒網」，向靈筠脚下掃出。

這時靈筠俯身回禮，還未挺身，二人的武器閃電般便到，同時金印眞人雙掌呼的打出「愚公移山」、「女媧煉石」，一連二勢連環大擘掌，但靈筠依然屹立不動，只見他衣袖一揚，人影閃動，三人立刻撲了個空。金印回頭向幾個同門道士喊道：「你們還不動手！」那幾個站在門外的也是武當派高手，正待上前相助。靈筠高聲說道：「各位定要相逼，恕貧僧冒犯了。」擰身一轉，衣袖流雲，拂起一股勁風，柔中帶勁。金印蒼松赤幘即時像紙鳶一般飄起，在半空連翻觔斗，直滾到山麓去了。

卓一航站着呆若木鷄，看到幾位師叔受辱，心裏戚然，轉眼間連那交手的儒生也失踪了。正想趕下山去，忽見金印、蒼松、赤幘三人，滿面羞慚地爬上山來。卓一航上前攙扶，却給他們一手摔開。

卓一航回顧不見了練映霞，找到室裏，雲牀上擺着一對雌雄蛟龍劍也失了踪，桌上留下幾行字道：「黃鶴樓頭，潔樽相候。」他把紙兒揑作一團，藏在懷裏。回想前事，心亂如麻。外面傳報山下來了欽差，要武當掌門人親身接旨。卓一航聽了暗暗心驚，不知滿洲皇帝派欽差到來，有何要事，忙着各殿眞人一同出門迎接。

那時清兵巳把張獻忠的一股流寇消滅，兩湖巳落在滿洲人手裏，只有揚州一隅，史可法守着孤城頑抗。清兵要收買人心，在京舉行消災法會，追悼死難官民，聘請各地名山僧道，入京主持法事，一連七七四十九天，誦經設壇，祈上天降福。順承郡王錫保奉旨派出欽使，前來聘請武當道士。卓一航接過公文，遲疑莫決，又不敢公然抗旨。想起楊雲表是個明朝忠臣後代，忙請到來商議。

楊雲表巳明白靈筠來到武當的用意，當下慫恿卓一航到黃鶴樓頭一會，並道：「在下實不相瞞，前次隨密宗劍客靈筠會見令師黃龍眞君，那一雙蛟龍劍，實是代靈筠先生送來，他留字約卓前輩到黃鶴樓相見，定有要事。」一航這才如夢方覺，說道：「楊兄何不早說，昔年家師常有提及密勒池劍客時有出現，扶助世人，靈筠原是個密宗弟子，今日相逢，幸還未晚。」卓一航決定到黃鶴樓去會見靈筠，計算京裏舉行法會日期，還有一月，便和各掌殿商議，派遣玉虛觀十二名道士取道入京。這些黃冠道侶是專做法事的，又着他們抵京後聽候消息，才好向內務府報到。卓一航翌日和楊雲表及慧明尼姑，取道南行到武昌去了。

——未完——



香飄血雁

御用殺手故事之二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常護花在地庫誤墜機關，他隨即屏靜氣息，使盡全身功力，仰臥地上，支撑下壓的刀陣。這時，伺伏在機關外的雷破山，以爲常護花必死無疑，便砍斷幾柄利刀，衝入機關內想看個究竟，誰知常護花竟挺身而起，三招兩式便結果了雷破山，立刻向外逃竄。冷冰如遠遠看見，即率衆尾追，常護花人急智生，竄入一幅帳幔後躲避。冷冰如等人追趕了一程，已失常護花踪影，便命手下四處搜索。但亦無所獲，沮喪間伍鳳樓突然而至，冷冰如乃將情況向他報告。伍鳳樓認爲此地庫各通道戒備嚴密，常護花決未逃出，即命冷冰如繼續搜索……

哨聲頻頻吹 戰雲密佈

不出伍鳳樓所料，常護花果然是去了托歡那兒，那個武士也事實是他殺的。

竄進了承塵之後，他立即便發現那些承塵的好處，接往前塵去，那雖然多少也發出了一些聲响來，都盡被那些武士的腳步聲掩去。

那些武士並沒有注意頭上承塵，即使抬頭，也看不到承塵內的常護花，但透過承塵的花格子，常護花即清楚看見下面的情形，也所以能够選擇最適當的時機躍下來，制住了一個落單的武士。

然後他又躍回承塵上，向托歡的房間竄去。

× × ×

托歡回到房間的時候，心情並沒有平靜下來，而且更惡劣，他總算已明白自己在伍鳳樓心目中的地位，明白自己並不是那麼重要。

他也不懷疑伍鳳樓的話，若是他落在龍飛的人手上，伍鳳樓一定會痛下殺手，那即使來的人武功如何高强，在伍鳳樓全力攻擊之下，要兼顧他的安全，實在是一件沒有可能的事情。

這個地方的秘密既已被龍飛發現，來的這個人即使被擊殺，伍鳳樓要將他弄出去，也一樣困難。

而龍飛一定不會罷休，只要肯定他在這座莊院之內，是必傾盡全力攻擊這座莊院。

天地會的勢力雖然大，與朝廷到底有一段距離，否則現在也不會仍然藏起來，這一戰的結果，勝的必然是龍飛那一方，到最後關頭，伍鳳樓難保會拚着玉石俱焚，將他殺掉。

只要他一死，韃靼就會揮軍南下，他們始終對中原深存野心，不過兵力不足，也無藉口，他的死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藉口，而與天地會裏應外合，成功的機會也當然很大。

天地會也當然不會承認，他是死在他們的人手上，即使知道了，韃靼他父王方面也會以先取中原爲重，將復仇壓後。

那到底會變成怎樣，與他都沒有關係，反正到時候他已經是一個死人。

他當然不想死，雖然平日他人前人後耀武揚威，說什麼根本就不將生死放在心上，那只是因爲在這之前，他根本就沒有面臨過死亡威脅。

事實他仍然年輕，而且又貴爲王子，怎會不怕死？難怪他的心情到現在仍然動盪不休。

他想來想去，只是想如何保存自己的生命，然後他突然省覺，沒有比留在天地會這個密室更危險的了，要安全，反而是投向龍飛那兒。

有什麼辦法可以安全逃出這裏？

× × ×

托歡將房門關上，將那些侍候他的人都關在房間外，不由雙手抱着腦袋。

房間內只有他一個人，他根本不用担心別人看到他的醜態。

在小廳子打了一個轉，他的手仍然抱着腦袋，穿過珠簾，走向綉榻。

這個地方佈置得非常華麗，只要他吩咐，馬上就會給他準備精巧的酒菜，美麗的女人，全都是一等一的享受，有甚於他在關外。

這之前，他只有被尊重的感覺，雖然行動上有些不便，他一直沒有在乎。

到現在他才明白他雖然還是那麼重要，但這種重要却是建築在他的死亡上，伍鳳樓其實隨時都準備將他殺掉。

這實在令他失望極了。

他歎息着在綉榻旁邊坐下來，還未坐實，面色突然一變，輕叱道：「誰——」

一枝長劍同時出現在他面前。

劍是從左邊屏風後轉出來，只一閃便到，那個人的動作也實在敏捷。

托歡冷笑道：「你用不着用劍指着我，要喚人進來，我也不會將嗓子壓着。」

「好像你這樣的人倒也不多。」劍主人回劍入鞘，一些聲响也沒有，語聲也甚低。

托歡道：「我看得出你這一劍若是要殺我，絕不是我所能够閃避。」

「你也有一身本領。」

托歡笑道：「我的本領嚇唬一般人倒還可以，在你們這種江湖高手眼中，可是不堪一擊。」

「難得你竟然這樣謙虛。」

「我們這種外族人別無好處，只是一般都比較正直，有話直說。」

「很好。」

「你就是那個偷進來的人？」

「不錯。」

「高姓大名？」

「常護花。」

托歡一怔。「我聽過你這個人，據說你是江湖上的名俠，怎麼會變了龍飛的手下？」

常護花道：「他對我有救命之恩，但最重要的是，他做的事很有意義。」

托歡道：「以我所知，龍飛這個人很得人心，相信不會錯的了。」

常護花道：「你能够聽得懂我們的說話，最好不過。」

托歡道：「我說的字音也許不大正，但已是盡了所能，也許假以時日，會變得更加好。」

常護花道：「這份鎮定更加重要。」

「那是因爲我知道無論是那一邊的人，只要我還在這裏就不會有人要殺我。」

常護花絕對同意。

托歡道：「你們能够這麼快找到來這裏，也實在不簡單。」

常護花只是笑了一笑，托歡上上下下一再打量了他幾遍，點點頭道：「好，龍飛——果然是獨具慧眼。」

常護花試探道：「看來閣下已經作好了取捨的了。」

托歡道：「這地方既然已被發現，我留在這兒，不待言只有等死，你當然也很明白。」

常護花點頭。「周圍百里都已被嚴密監視，他們要將你送走是沒有可能的了，而最後關頭，他們必然會將你殺掉。」

托歡道：「我死了，他們當然會將責任推卸到龍飛頭上，我韃靼必然不肯罷休，藉此機會舉兵南下，他們也正好坐收漁人之利。」

常護花道：「以韃靼目前的兵力，閣下當然知道南下將會有何結果。」

托歡道：「若是與天地會聯成一氣，也不是全無希望，但天地會變了要得利的漁人，那就難說了。」

常護花道：「閣下明白，那是最好的了。」

托歡道：「我雖然明白，還要看你的本領，你若是有能力將我救出去，我當然不會坐以待斃。」一頓笑接道：「我是王子，又這樣年輕，實在不想死。」

常護花完全明白托歡的心意，道：「我現在正在想辦法。」

托歡笑着道：「伍鳳樓現在已經將所有的出入口完全封鎖，我看你得要花些心思。」

常護花道：「那當然要花，但目前最重要的是，如何保障你的安全。」

托歡道：「我在這裏，已經够安全的了。」

常護花搖頭。「明天正午，我還未離開這座莊院，便是說這座莊院大有問題，我們的人就會分從水陸四面殺進來。」

托歡一怔。「難怪你孤身犯險，原來早有準備，伍鳳樓應該考慮到這一點。」

「也許他心裏的事太多。」常護花腦海中不由浮起秋雁的影子。「也許他現在就在考慮這個問題。」

托歡道：「看來我的確要找一個安全的地方先躲起來了。」

常護花道：「你想清楚，這附近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

托歡道：「這座地下密室佈置得與地面差不多，亭台樓閣應有盡有，但要找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倒也不容易。」

常護花道：「看來他們平日並沒有限制你的行動。」

「沒有。」托歡目光一閃。「我們也許可以藏身在承塵之上，我看過的了，那些承塵……」

「四通八達，而且頗爲穩固。」常護花笑笑。「我就是由承塵避過他們的搜索，找到來這兒。」

托歡笑起來。「伍鳳樓大概並沒有考

慮到竟然會有敵人闖進來的一天。」

「但他們現在一定已想到是承塵出了漏子，你若是失踪，他們一定會全力搜索承塵，所以若是有另一個可以藏身的地方，那個地方反而是比較完全。」

托歡道：「這個——」陷入沉思中。

常護花沒有騷擾他，也只是片刻，托歡突然道：「有一個——」隨即從懷中取出了一張白紙攤開，一面道：「這是我到處走動，憑記憶畫下來的一張地圖，圈着的地方禁衞森嚴，應該就是出入口所在，而在這個入口不遠的院子裏——」手往地圖上一指。

常護花突然截道：「如無意外，我明天正午就到那兒找你。」

托歡一怔道：「有人來了？」

常護花自顧道：「現在該是亥初時份，你自己小心計算着。」

抱歡苦笑道：「這兒可是晝夜不分，看不見天光。」

常護花一想，拿起了旁邊一枝蠟燭，以指甲刻了幾條綫，道：「每燒一格，就是一個時辰。」

語聲一落，他將蠟燭往托歡手裏一放，身形拔起，推開一塊承塵，迅速竄了進去。

敲門聲即時傳來，托歡應了一聲：「進來——」從容站起身子，將蠟燭放回原位。語聲未落，門已經被推開，托歡一看四週並無可疑之物留下，再看承塵亦無異樣，略整衣衫，珠簾掀處，冷冰如已走了過來。

跟在他後面的是七個白衣女人，也正是佛堂上襲擊常護花的瞎子，一個個面色慘白，雙瞳亦是乳白色，有如殭屍，手中尖棒點地無聲。

「是你？——」托歡目光落在冷冰如面上，「有什麼事？」

「搜查這地方，」冷冰如把手一揮，「獵」地一聲，那七個女人立即散開。

托歡冷笑道：「是伍鳳樓的意思？」

冷冰如領首一聲：「得罪——」身形暴長，從托歡身旁掠過，右手錐子也似的劍挑開了紗帳，一看無人，再度偏身，劍已刺進綉榻底下。

托歡連聲冷笑，冷冰如刺出了七劍，身形才挺起來。冷冷的問道：「那個姓常的可曾進來？」

「那個姓常的？」托歡反問，語聲更冷。

「常護花——」冷冰如道：「他沒有進來這兒？」

托歡道：「我可不識得什麼常護花、常護草，也不見什麼人走進來。」

「是麼？」冷冰如盯穩了托歡。

「你難道是一個睜眼瞎子？」托歡冷笑，亦穩盯着冷冰如，絲毫也沒有退縮的意思。

冷冰如終於偏開目光，他久處人下，比眼睛又如何冰得過托歡？

那七個女人這時候亦已靠近來，雖然都沒有說話，但那種表情已等如告訴冷冰如，並無發現。

冷冰如目光一掃，道：「我看你也不會與那個常護花合作，一任他怎樣本領，也休想從這裏將你救出去。」

托歡淡然道：「這種話不是你說的，可是我也不會與你計較。」

冷冰如道：「你越來越聰明了。」

托歡道：「我只是已懂得時刻提醒自己，不要忘記自己是什麼身份。」

「這是什麼意思？」

「我貴為王子，你只是個奴才，我與你爭執，有失我身份。」托歡負手踱了出去。

「托歡——」冷冰如面罩寒霜，劍指托歡。

托歡悠然抬手以指將劍撥過一旁，道：「你那個主子也不敢對我如此無禮，你這個奴才却敢？」

冷冰如整個身子都抖起來，怒形於色，那一劍看似便刺出去。

托歡無動於中，只是看着冷冰如，冷冰如胸膛起伏，好容易才平復，道：「你最好永遠都只是有利於我們，否則，我第一個殺你。」

托歡道：「我也最好永遠不要得勢，否則，只怕我也會好好的懲戒一下那些曾對我無禮的人。」

冷冰如悶哼轉身，取個一個女人手中的長棒，往頭上七塊承塵一點，吩咐道：「你們上去承塵上，怎也要將那廝搜出來。」接將長棒交回那個女人。

七個女人反應一聲，身形拔起，正好從那七塊承塵竄進去。

托歡冷冷的看了她們一眼，坐回綉榻上，他實在很放心，以常護花的身手，再加上他方才的說話阻延，應該已跑出老遠的了。

只是常護花對這個地方並不熟悉，由現在到明天正午還有八個時辰，這八個時辰之內，天地會的人，必然會來一次徹底的搜索，而龍飛的人要攻取這座莊院，到地下密室救人，當然也不是一時半刻可以解決的事情。

即使常護花能夠避開搜索，到時候他能否與常護花會合，也仍是一個問題，會合之後再要闖出去，更就是一個大問題，天地會的人勢必全力撲擊，常護花武功即使再好，要保護他離開，可也不是一件易事，但他若然不跟常護花離開，則連一綫生機也沒有的了。

有生以來他還是第一次面臨死亡的威脅，而這種威脅，又如此强大，可是他的面上並沒有表露出來，顯示出前所未有的鎭定，這完全是因為冷冰如就在他面前，他丢不起這個人。

韃靼原就是一個好勝的民族，他身為王子，當然更就要堅强。

冷冰如也當然看不透托歡的內心，看見他這個完全不將他瞧在眼內的樣子，更加憤怒，却沒有再說什麼，轉身筆直走了出去。

托歡聽着門給關上，才將那枝蠟燭取過，插進燭座，燃點起來，然後又陷進沉思中。

這時候常護花已經在數十丈之外，若是在進入承德行宮之前，他未必能够離開多遠，承德行宮三個月的嚴格訓練，已使他學會了適應任何的環境。

他一面移動，一面從格子往下窺望，那些錦衣武士在承塵下來來往往，並未發覺。

他們雖然知道常護花是由承塵離開那大堂，亦已知道承塵之上四通八達，所以儘管間或有想到常護花可能就在頭上承塵內，抬頭望一眼，也只是無可奈何的一搖頭，並沒有付諸行動，躍上去搜查一番。

這未嘗不可以解釋，是他們都堅信常護花不可能長久留在那之上，總會走下來的。

常護花並沒有停下，繼續移動，憑着過人的記憶，經過的每一個地方他都已記下來。

他終於找到了托歡那個認為可以藏身的地方，可是他沒有躍下去，看過沒有人，才推開承塵探頭細看了那個院子一遍，便將承塵蓋回，一旁移開。

他完全不知道那七個瞎了眼的女人已經在四方八面的搜查，其中兩個正向他這邊接近。

旁移數丈，他又發現了一個地方可以引起他的興趣，暫時留下。

那是個甚寬闊的廳堂，重門深鎖，過了重門往下望，佈置華麗，兩旁一排排的架子，全都是放着宗卷，有條不紊。

常護花知道其中必定有很多他們要知道的秘密，也正好讓他消磨時間。

那之上的承塵全都給釘上，木質也是堅實得多，但常護花利劍在手，內力又好，還是幾下子便將一塊承塵弄開，方待躍下去，眼旁已瞥見一個人向這邊接近。

常護花那剎那第一個念頭是如何突圍，之後又該到那兒棲身。

在他看見對方同時，對方當然亦會看見他，跟着當然就是呼喚同伴，包圍這個地方的了。

出乎意外，那個人竟似完全不知道他的存在，而且彷彿毫無發現，一個頭東擺西側，手中一根長棒亦不時東挑西撥。

看見那根長棒，常護花立時省起來的是什麼人，要動的身子立時停下，連呼吸都閉上。

那個瞎了眼的女人繼續迫近，若換是佛堂那種環境，她也許早已發現常護花，可是現在他仍然一些異响也聽不到，就只有承塵下那些武士的說話聲、脚步聲。

冷冰如要他們上來搜查並沒有錯，他第一次置身承塵上的時候，有的事實是一種既寂靜，又陰暗的感覺，那當然最適宜那七個女人上去搜索，利用尖銳的聽覺找出常護花的所在，却忘了當時承塵下所有人都不由屏息靜氣，靜待究竟，而他由光亮的地方突然進入陰暗的地方，那種陰暗的感覺自難免份外明顯，但習慣之後，並不會覺得怎樣。

他更疏忽了那些逡巡的武士所發出來的聲响，在承塵上份外清楚，對於那七個女的聽覺影响甚大，那七個女人在這種環境之下，還比不上一個普通武士。

之前他在別人的眼中一直是一個很聰明、很冷靜的人，事實證明那只是因為這之前他所做的都只是一些普通的事情，並不需要他太費心思，好像這一次，事情比較複雜，一開始便已出錯，到現在更就方寸大亂。

那七個瞎眼女人對於周圍的環境當然不會怎樣清楚，他們只是知道置身承塵之上，而冷冰如既然叫得她們上來，當然認為只有她們才適合這種環境。

那些武士的脚步聲對她們所造成很大的妨碍，她們也很奇怪，怎會有這麼多聲音傳上來。

常護花知道來的是什麼人，立時亦明白何以來人並不知道自己的存身所在，那片刻之間，他已經有了決定，只要那個女人沒有發現他，他也不會動她，讓她經過，然後才跳進那個廳堂。

那個女人也不是筆直向他走來，走到了一半，已偏向右邊。

常護花半臥在承塵上，只是看着那個女人，整個人已彷彿變成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那個女人若是原路走下去，經過常護花左近的時候，長棒應該不會接觸到常護花，可是她走到了一半又偏向右邊，常護花不由不準備應付。

更近了，那個女人只要再移前一尺，長棒便會點在常護花身上，也就在她這一尺移前的同時，常護花亦動了，那個女人立即察覺，可是在他的長棒還未落下之前，常護花已滾到了她脚下，同時冒起來。

那個女人左手五指如鈎，立即抓下，才抓到一半，已被常護花封住了七處穴道，倒了下去。

常護花同時倒下，就讓那個女人倒在他的身上，右手隨即接住了那條長棒，一些聲响也沒有弄出來。

他抱着那個女人轉了一個身，已瞥見另一個女人向這邊走來。

那個女人離開頗遠，即剛巧從一盞宮燈上經過，披着燈光，份外觸目。

常護花一看距離，反手拿起了那塊弄開了的承塵，摟着那個被封住穴道的女人一頭栽了下去，但在接近地面之前，他的身子已一個翻滾，落在地上，手一鬆，接往上拔起來，左手抓住了一角，右手接將承塵蓋回，又落向地面，隨即往一條柱子後一靠，耳貼着柱子。

也沒有多久，那個女人便已從承塵走過，常護花清楚聽到那條長棒敲在柱子上，他仍然等了一會，才從柱後走出來，抓起地上那個女人，再封住了她三處穴道，塞進一張長几之下。

他沒有再向那個女人打聽什麼，在暗道那兒得到的經驗，他已經知道這些女人非獨不能够以死亡來要脅，而且隨時都準備接受死亡。

事實他也沒有什麼要向他們打聽，也不以為她們能够知道多少。

然後他移步到那一列列的架子之前，查閱那些卷宗。

目前來說他只有這件事可以做的了。

×　　×　　×

伍鳳樓回到書齋那邊地下，心情由沉重而轉變為煩亂，他已經考慮到很多可能發生的事情。

從暗門出來，第一句他就是這樣吩咐：「叫所有人小心戒備，注意任何人接近莊院——」

話說到這裏，他正從屏風後面轉出來，語聲突然一頓，雙脚同時像被釘穩在地上。

書齋內除了他的兩個心腹之外，還有

一個人，他最愛的女兒——秋雁。

那兩個侍衛神情尷尬，秋雁却一面詫異之色，看看伍鳳樓，走前幾步，探頭往屏風後看一眼。

四個侍衛正從屏風後面的暗門走出來，秋雁脫口道：「這下面眞的設有密室哦！」語聲一落，她便要走過去。

「站着。」伍鳳樓喝住。

「爹，你原來眞的這許多事瞞着我哦。」秋雁看着伍鳳樓，一臉撒嬌的表情。

伍鳳樓面寒如水。「誰叫你走來這裏的？」

秋雁不以爲意的道：「我在佛堂那邊等了好一會都不見常護花到來，出來一看，幾個侍衛向這邊走過來，所以也跟着來了。」

伍鳳樓目光一轉，旁邊一個侍衛惶急道：「侯爺，小姐一定要進來。」

「算了——」伍鳳樓揮手，他事實忘了吩咐守衛的人阻止讓秋雁進來，也知道即使這樣吩咐，也沒有作用，秋雁堅持一定要進來，又有誰能够阻止得住？

秋雁隨即問：「爹，是否出了事？」

伍鳳樓緩緩坐下，道：「不錯出了事，可是沒有什麼大不了。」

「常護花已偷進地下密室內？」秋雁隨即這樣問。

「他雖然進去了，未必起得了多大作用。」伍鳳樓異常的冷靜。

「他是怎樣進去的？」秋雁隨又道：「經由佛堂？那準是在我到佛堂之前。」

伍鳳樓淡淡地道：「那兒進去也是一樣，進去了也就出不來了。」

「爹——」秋雁失聲道：「爹要殺掉他？」

伍鳳樓搖頭。「是他自尋死路，怪不得任何人。」

秋雁忙道：「可是……他死了，龍飛的人……」

「我們本來就敵對，龍飛早一些到來與晚一些到來，並沒有多大分別。」伍鳳樓隨即把手一揮。「太夜了，你還不去休息？」

「爹——」秋雁欲言又止，她是想向伍鳳樓替常護花求情，可是她也知道伍鳳樓一定不會答應。

伍鳳樓果然接道：「大人的事情，小孩子還是不要理會。」

秋雁垂下頭，伍鳳樓雖然沒有疾言厲色，但這樣對她說話，還是第一次，若換是平日，伍鳳樓只要語氣稍重一些，她也會大發嬌嗔，好像這樣子，也是前所未有的反應。

伍鳳樓看在眼內，反而一怔，他雖然知道秋雁不滿自己的所爲，却是怎也想不到，這短短一天之內，秋雁的心情竟然有這麼大的改變。

「爹完全是爲了你好，你應該明白。」伍鳳樓隨即放軟了聲音。

秋雁抬頭看看伍鳳樓左右的人，轉身走了出去，一聲也不發，伍鳳樓看樣子想叫住，但結果沒有開口，目送她的背影消失，心頭不禁一陣茫然，若有所失。

呆了好一會，伍鳳樓才目光一掃，道：「常護花進來之前，必然已有所準備，在莊外可能有人接應，你們立即去吩咐各人小心戒備，任何人未得許可，接近莊院，一律格殺勿論。」

那些手下應命奔了出去，竹哨聲隨即四面八方响起來。

伍鳳樓仍坐在那裏沒有動，整個人就像是一具沒有生命的木偶。

書齋寂靜，一燈搖曳，人看來也就更覺孤獨了。

× × ×

秋雁出了書齋，茫無目的走了一段路，突然發覺自己又已回到了佛堂前面。

竹哨聲一下下傳來，燈光下人影閃動，都是往莊院外院奔去，四五個錦衣武士從佛堂的院子裏奔出來，先後從秋雁身旁奔過。

他們沒有理會秋雁，也沒有接到阻止秋雁進入佛堂的命令，也原就是埋伏在佛堂暗椿內的武士。

秋雁目送他們一個個去遠，不由亦有一種失落的感覺，好一會，才繼續往前行，走進佛堂內。

佛堂內的燈光沒有熄滅，一切與像離開的時候並無不同，燈光照耀下，佛像寶相莊嚴，只是無情的眼睛在秋雁此時看來，更覺冷酷。

她在佛壇前面的蒲團上坐下來，雙手捧着兩頰，呆在那裏。

竹哨聲這時候已經滅絕，周圍一片死寂，秋雁的思想却陷入一片空白。

脚步聲忽响，珠簾開處，姜大娘從容走了進來，目光落在秋雁身上，充滿了悲憐的神情。

秋雁毫無所覺，目光呆滯，一直到姜大娘走到她身前，她才突然驚醒，抬頭望着姜大娘。「是你——」

「可憐的孩子！」姜大娘歎息。

「大娘。」秋雁亦歎息。「大娘一向對我最好，想不到也一直瞞着我，只是連爹也瞞着，又還能怪誰？」

姜大娘道：「你都知道了？」

秋雁道：「爹也沒有再瞞我，大概爹也知道這個時候也再瞞不下去的了。」

「侯爺這樣做，其實也是爲了你好。」姜大娘一再歎息。「知道得太多，對你並無好處！」

秋雁道：「那最低限度，現在我沒有這麼難受，一切本來是好好的，突然一下子全都改變了……」

姜大娘沒有作聲，秋雁笑了笑。「我不會怪大娘，絕對不會。」

「好孩子。」姜大娘伸出手來，輕撫着秋雁的頭。

秋雁喃喃道：「我就是開始就知道了，還不是一樣，做女兒的難道還會帮着外人對付自己的父親。」

姜大娘悲聲道：「也許你能够勸服你爹爹。」

「沒有用的，爹爹決定的事情，誰也改變不了，好像這種事，就是他自己，也未必能够改變。」

姜大娘感慨的道：「他若是改變，天地會的人第一個要對付的也就是他。」

秋雁點頭。「天地會的勢力有多大，我雖然不清楚，也不難想像得到。」

姜大娘悽然一笑。「只要想想他們竟然有足夠的能力與朝廷對抗便已經清楚的

了。」

秋雁看着姜大娘，微喟道：「大娘其實什麼都知道，却是一直都瞞着我。」

「老婢是什麼身份？侯爺嚴令不許洩漏，老婢又豈敢違命？」姜大娘垂着頭，語聲更加低沉。

秋雁把頭輕搖。「你若不是如此忠心，我爹爹也不會讓你看守這座佛堂。」

姜大娘道：「若非侯爺相助，老婢二十年前便已倒在仇人劍下，那還活得到如今。」

秋雁道：「大娘就是爲了這救命之恩，甘心爲奴爲婢。」

「侯爺不是施恩望報的那種人，老婢這樣做，完全是出於本意，事實除此之外，亦無棲身之所。」

秋雁接道：「那你當然也希望我爹爹無災無難，好好的活下去。」

「這是不用說的了。」姜大娘目光轉向堂中佛像。「可惜侯爺決定了的事情誰也不能够阻止。」

秋雁輕「嗯」了一聲。「爹的確很固執。」

姜大娘接道：「也可惜侯爺在作出決定的時候，小姐毫不知情，否則，也許能够……」

秋雁截問道：「大娘是什麼時候才知道的？」

「在這莊院建好，我們要遷進來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是知道，也無能爲力的了，是不是？」秋雁苦笑了一下，轉問道：「這座莊院的秘密顯然已經被發現了，那個常護花雖然已經被困起來，並不等於這件事已經了結。」

姜大娘點頭道：「莊院現在只怕已經被龍飛的人重重包圍，常護花若是到了約定時刻仍然不見現身，龍飛的人說不定就會大舉進攻。」

秋雁吃驚的道：「怎會這樣？」

姜大娘道：「那個常護花據說在江湖上很有名，龍飛定必倚爲得力助手，而且深信他一定能够成功，才會讓他進來，好像一個這樣有用的人，龍飛又豈會不爲之設想？」

秋雁急問道：「以大娘看常護花現在是否還有希望逃出來？」

姜大娘道：「有沒有都是一樣，龍飛若是肯定這是天地會的地方，一定會全力將之摧毀，以絕後患。」

「那怎麼是好？」秋雁不由站起來。

「一戰之外，別無他途，侯爺大概亦已決定玉石俱焚，所以才會下令備戰。」

「方才那些竹哨聲，就是備戰的暗號麼？」

「竹哨聲一响，任何人接近這座莊院，都會被擊殺。」姜大娘目光一遠。「侯爺已經在準備龍飛的人來攻擊了。」

秋雁接問道：「這座莊院之內一共有多少人？」

姜大娘沉吟道：「千來人總有的，兩邊若是眞的惡戰起來，眞也不知如何慘烈啊！」

秋雁打從心底寒出來，她雖然沒有身臨戰場的經驗，從書中亦讀到戰場的殘酷，這座莊院若是被闢爲戰場，不難會變成礫一片瓦，而龍飛的人有朝廷爲後盾，後援源源不絕，始終會攻破這座莊院。

姜大娘接道：「時機未熟，天地會方面到時候相信也不會全力支援，侯爺孤軍作戰，最後難免全軍覆沒。」

秋雁道：「爹爹應該知道的。」

姜大娘道：「侯爺一向很固執，與龍飛誓不兩立，這一點相信你也很清楚，要侯爺向龍飛降服，侯爺只怕寧可戰死。」

秋雁惶然。「我還想勸服爹爹呢……」

「男人的心意，不是女人所能够了解的，平日他們盡管很愛護家裏的人，在外面的事情却絕不容許家裏的人過問，而兩者之間必須有所取捨的時候，又往往以外面的事情爲重。」

秋雁搖頭。「我不明白。」

姜大娘苦笑。「老婢雖然這一把年紀，也一樣不明白。」她顯然有感而發。

秋雁呆望着姜大娘，半晌才又問：「大娘，你說我現在怎樣做才是？」

姜大娘反問：「你見過侯爺的了？」

「爹爹說那是大人的事情，叫我不要理會。」

姜大娘道：「那你就別理會，一切聽從侯爺處置。」

秋雁立即搖頭。「叫我看着爹爹闖禍？看着這座莊院毀滅？」

姜大娘歎息一聲。「那你以爲你能够怎樣？」

「我只是一個人，武功再好，只怕也起不了多少作用。」秋雁眉一揚。「那個常護花，也許能够替我們想出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

「常護花？」姜大娘目光不覺落在地上。

「他一定能够。」秋雁有些兒興奮。「若不是才智雙全，龍飛也不會讓他一個人闖進來。」

姜大娘道：「龍飛屬下的殺手與一般殺手並無分別，悍不畏死，冷酷無情。」

秋雁搖頭道：「常護花是不同的，我相信絕不會看錯人。」

姜大娘想想。「聽說他是利用你進來這兒。」

「但當他知道我完全不知道那些事的時候，他並沒有隱瞞，而且清楚告訴我是什麼一回事。」

姜大娘輕「哦」一聲，秋雁接說道：「他是眞的希望以和平的方法解決這件事的。」

「那必須侯爺合作。」姜大娘苦笑。「否則這一戰避免不了。」

秋雁道：「爹爹那方面，到他冷靜一下想清楚，再看清楚形勢，相信仍然有希望將他說服，我們只要想辦法，先別讓事情弄得太糟。」

姜大娘只是苦笑，秋雁轉問：「大娘，常護花是不是由這兒進去地下密室？」

姜大娘點頭。「暗門可不是他找到的，只是我們故意讓他知道暗門的所在，讓他走進去。」

「那裏頭有陷阱？」

姜大娘道：「有一個生死門，那是兩個進口，在進口之前，有屏風兩面，一面寫着生，一面寫着死。」（未完）

長篇武俠故事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斬情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狗肉郎中為高空雁醫好了痼疾——啞巴，衆俠正為高空雁霍然痊癒而歡欣鼓舞，尤其斬情女更為興奮。蓋因抗拒黑劍門這一壯舉，又得到一位十全的好帮手。及至斬情女去找狗肉郎中時，已人去室空，顯然他已離開鏢局他去，斬情女深恐他為黑劍門暗算，於是便與林成方，周千里等人出外找尋，他們找了大半天，竟無所獲，只好悵然而回，豈料走至半路一座山坡後，發現有四個黑衣青年人，一排橫列在坡上，斬情女神情激動，立即衝前，要與四名黑衣人較量，但被林成方勸止，而林成方與周千里則一前一後迎上前去，斬情女乃從旁觀察……

入門見九惡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完成了嚴密的戒備，冷冷說道：「四位之中，那一位可以出面答話。」

四個黑衣人相互望了一眼，由站在左首的黑衣人說道：「什麼事？」

林成方道：「四位擋住了咱們的去路。」

左首黑衣人冷笑一聲，道：「你們是四海鏢局的人？」

林成方忖道：「鬧了半天，他還不知道我們是誰。」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咱們來自四海鏢局。」

黑衣人兩道目光，盯注在斬情女的身上，道：「那女的是不是斬情女？」

斬情女道：「我是……」

黑衣人接道：「那很好，咱們就是找你來的。」

忽然衝了過來。他的動作很快，飛躍而起，有如投林飛鳥。

幸好林成方早已經有了戒備，右手一探，橫裏攔住了那黑衣人。

但見寒光一閃，黑衣人手中突然多了一把七首，刺向了林成方。

九惡皆驚愕

林成方一挫腕，收回右臂。

但這一攔之勢，已給予了斬情女足夠的準備時間。

她抽出了長劍，迎了上去。

立時和黑衣少年打在一起。

黑衣少年手中是一把短刀，不過一尺左右的短刀。

但他的打法和勇猛，却給人以一種悍然的感覺。

斬情女的劍法，也夠辛辣，但和這黑衣少年比起來，尚遜很多。

只見他刀如流星，着着刺向了斬情女的要害。

這是武林中從未有過的打法。

那黑衣人刀招凌厲，固然使人招架不易，但更厲害的，却是他那種不計生死的攻勢。

他沒有防守，完全是攻擊，就算是刀近咽喉，劍臨前胸，他的反應，仍然是一刀刺向對方的心臟。

這等兇悍不畏死的打法，使得斬情女也為之驚震不已。

這時，他已經瞭解了，為什麼這些年輕人

與別人有很大的不同。」

那種落寞、孤傲，是他們練的武功，表現出來的一種特色。

一種與死亡連在一起的特色。

斬情女精妙的劍招，在對方悍不顧死的反擊下，有些黯然失色了。

這些黑衣年輕人的兩大特色，一是他們的特殊成就，短刀和他們的軀體，似乎完全連合在一起，揮刀攻擊時極端的快速和靈活。

第二是，他們的反擊之勢，招招都是對指向方的要害，以他們快速的刀法，就算對方一下子重創了他們，他們也會有足夠的時間殺死對方。

這就迫逼得和他們交手之人，必須改攻為守。不但放棄了取得的先機，使主客易勢，而且，被對方強大的反擊攻勢，迫落下風。

林成方很專注雙方動手的情形，幾度要出手相助，都覺得有些不妥，便強自忍了下來。

但見斬情女被迫得連連後退。

微微一皺眉，林成方低聲對周千里道：「周大俠，這情形有些不對？」

周千里道：「我還在想，如何才能夠對付他們這等不要命的打法。」

林成方道：「易姑娘似乎是被迫落於下風了。」

周千里道：「易姑娘雖然落在了下風，但她一點不見慌亂，她足可自保，看樣子也還在動腦筋如何對付這個局面。」

林成方道：「周大俠久走江湖，閱歷豐富，可有良策？」

周千里苦笑一下，道：「現在，還未想起什麼辦法？」

林成方低聲道：「以惡制惡，以毒攻毒如何？」

周千里道：「哦！」

林成方道：「他們的武功，完全是毀滅的招術，咱們勢難以正規武功，和他們一決生死了。」

周千里道：「有何良策呢？」

林成方道：「咱們也施展一些惡毒的手段如何？」

周千里道：「什麼手段？」

林成方道：「這些年輕人，武功不算太高明，只是他們這些悍不畏死的打法，十分怕人，所以，我想，咱們也用不着和他們講什麼仁義道德了，不妨施用誘殺手段，或是用暗青子招呼他們。」

周千里道：「辦法是不錯，但要通知易姑娘一聲。」

林成方低聲道：「我看這些黑衣人並不太傻，咱們告訴易姑娘，如被他們聽到了，反為不美，那就不如由在下接替她下來。」

周千里點點頭，道：「小心一些，總是好的。」

林成方道：「不過，在下擔心這會造成雙方的一種誤會，所以，希望你周大俠招呼她一聲，由在下接手。」

周千里點點頭。

林成方道：「在下和他們動手三十招，這時間已足夠你和易姑娘決定殺敵的手段了。」

周千里道：「夠了。」

林成方一提氣，準備接手，一面低聲道：「那就有勞請前輩招呼她一聲。」

周千里點點頭，道：「易姑娘，老夫有事請教，這一戰先由林世兄替你接一下。」

斬情女一分神，被對方一刀劃破了衣袖。

林成方却已側身而上，揮劍擋住了那黑衣人的短刀。

他誠心試驗一下那人的刀法，所以，一上來就全力搶攻，劍勢如虹，攻勢猛烈至極。

那黑衣人雖然被迫處劣勢，但却不肯後退一步。

手中短刀，完全放棄了防守，着着進攻，兇厲異常。

林成方刺中了他兩劍。

鮮血濕透了他身上的黑衣。

這兩劍都沒有刺中要害，但傷勢也不算太輕。

惟鮮血並沒有阻止那黑衣人的攻襲，相反的，反而使他的短刀更見兇悍。

兩人動手已到了五十招，超過了三十招約定的數字。

林成方的氣勢，在那黑衣人的反擊之下，也為之減弱了下來。

另外三個黑衣人，也緩步圍了上來，大有立刻出手之意。

林成方開始向後退。

包天成、周千里、斬情女等，也跟着向後退去。

周千里心中明白，林成方早已想好搏殺對方的計劃。

但如何能輕而易舉的殺了對方，仍然是不明內情。

所以，林成方向後退的時候，他們也跟着退。

眼看到林成方到了一株大樹的旁側停下。

右手長劍突然一緊，疾攻三劍。

這三劍撩起了黑衣人的怒火。

手中短刀展開反擊。

每次那黑衣人展開反擊的時候，不但刀法凌厲萬分，而且打得也更見兇悍，刀如閃電，有如一往直前的豪勇。

林成方疾快的一閃身，躲入了大樹之後。

那黑衣人突然一轉旋身，繞樹半周，攻出一刀。

這一刀的兇厲，自是在意料之中。

林成方等的也就是這一刻工夫。

長劍疾探而出，利用樹身擋住黑衣人短刀轉折之際，一劍削下。

那黑衣人的厲害，就在不顧自身的安危，捨身攻敵。

如今他失去了攻敵的能力，自身的造詣，反而對敵人構不成什麼威脅。

劍落血濺，黑衣人一條手臂，齊肘而落。

帶着一把短刀的血臂。

林成方一劍成功，閃身而出。

那黑衣年輕人，實在太過驃悍，斷臂之痛，完全不放在心上，大喝一聲，帶着一身血衝了過來。

目睹那猙獰可怕的來勢，林成方也有些心頭震慄，這些年輕人，實在已經脫離了人的境界。

斷臂之慘，血流如注，但他竟把那一種痛苦，完全不放在心上。

就在林成方一呆之下，那黑衣人已然衝到了身前。左手一起，拍向了前胸。

林成方長劍斜起，封擋對方的攻勢，已自不及。

黑衣人一掌拍中了林成方的左肩，林成方右手的長劍，在一翻之下，腰斬了那黑衣人。

三個黑衣人、三柄短刀，連人帶刀的衝了上來。

斬情女、周千里、包天成，各自接下一人搏殺。

周千里和包天成，雖然目睹了那黑衣人的打法，但心中還是有些不太服氣，一動上手，兩人還是以極為凌厲的攻勢壓制對方，希望能以正宗武技搏殺，殺了對方。

可惜，兩個人失敗了。

那黑衣人的打法，實在叫人無法招架。

周千里，包天成不論在武功造詣上，對敵經驗上，都要比那兩個黑衣人不要命的打法，高明一些，但兩個黑衣人不要命的打法，也不是全憑一股血氣之勇。

嚴格點說，他們出手的刀招，無不指向人身要害。那不是任何人出手都可以辦到的事。

敢情，那也是一種武功。

周千里發覺了這個秘密，高聲說道：「包兄，他們這種攻勢，手法非同等閑，也不是全憑悍不畏死的勇氣養成的，他們練的就是這種刀法。」

既然是練成的刀法，那就一定有可以找尋的脈絡。

這就不是不服氣的事了。因爲，周千里、包天成都無法找出那刀法的脈絡。

情勢迫人，不用點奸巧手法，實在無法對付。

周千里仔細觀察了這些年輕的黑衣殺手，他們似乎超越了人的某一個境界，他們帶有一股傻氣，這股傻氣，使他們不計死亡之危。

周千里閃過了大樹，在黑衣人那拚命刀招難及之處，回手一筆，刺中黑衣人前心要害。

緊接着斬情女、包天成，都利用樹身避開了他們的拚命殺着，殺了搏鬥的敵手。

這些黑衣殺手，雖然是兇悍絕倫，但如避開他們的視綫，他們就沒有法子，他們的刀法在失去了目標之後，就變得十分茫然。

整個的人，也隨着刀法停頓下來。

所以，很容易殺死他們。

四個黑衣殺手，就這樣輕而易舉的被殺死在場中。

有一利必有一弊，那種拚命刀法，練成了黑衣人的勇氣，也練得使他們失去了應變的機智，望着四具屍體，周千里有些茫然的說道：「這些人不怕死，而且也不怕疼。」

斬情女道：「我看他們好像變了一個性格似的，完全已經不是人了。」

周千里道：「很可怕，如若這些人再多一些，在一個沒有可以隱身的場合中，就算是武功最好的人，也無法對付他們了。」

斬情女道：「這確是有些麻煩，自我們和黑劍門衝突以來，第一次遇上這樣的殺手。」

周千里道：「易姑娘，包總鏢頭，有一件事，只怕兩位還未想到。」

斬情女道：「甚麼事？」

周千里道：「這些殺手，都很年輕，也不太需要他們有很深厚的功力，只是訓練出一種刀法，一種很辛辣的方法。」

斬情女道：「這麼說來，他們很快會造就這種人材了。」

周千里道：「對！很快，只需要三五年時間，就可以造就出這樣一個人來。」

斬情女道：「這麼說來，咱們有甚麼辦法，能够對付他們？」

周千里道：「姑娘，沒有見到他們之前，我們根本沒有見過他們的武功，我們根本沒辦法對付他們。」

斬情女回顧了一眼，道：「我想他們不會只派這幾個人來攔截我們。」

周千里道：「不論他們是否還有別的人，咱們眼下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想法子快回到鏢局中去。」

斬情女道：「哦！」

周千里道：「我相信，他們——」

只聽一聲冷笑傳來，接道：「諸位殺了四個人，就想這樣走了，不覺得太過輕鬆麼？」

抬頭看法，只見兩個大漢，抬着一頂轎子，停在兩丈多遠。抬着一個人，行到這樣近的距離之中，竟然沒有被發覺，不論坐轎人還是抬轎人，都非常人可比。

周千里目光轉動，打量着那坐在那轎子的人一眼，只見他眉目清秀，身着藍服，竟然是一個文雅的少年。

那少年手上還拿着一柄摺扇，神情相當的瀟洒。

指一指地上的死人，藍衣人緩緩說道：「這些人是誰殺的？」

林成方道：「你猜猜看。」

藍衣少年道：「我很忙，沒有時間和你們打啞謎。」

斬情女道：「明白點說，我們爲什麼要告訴你？」

藍衣少年道：「好大的膽子，你們知道這些都是什麼人麼？」

斬情女冷冷道：「不知道啊，我們也不用知道。」

藍衣人道：「他們都是我辛辛苦苦訓練的刀手。」

斬情女道：「他們學的全是殺人招術，連一點刀法大家的氣度也沒有。」

藍衣人哈哈一笑，道：「想不到你竟然也能逃出那些殺手的刀招。」

斬情女道：「所以他們該死。」

藍衣人道：「我這個作師父的呢？」

斬情女道：「那當然是更該死了。」

藍衣人笑一笑，道：「在下實在想不出，誰能殺得了我？」

斬情女道：「你好狂。」

藍衣人道：「事實上，我說的都是實話，你不信可以試試。」

忽然一長身，人已從轎子上飛了下來，手中摺扇也同時插入了後面的衣領之上，手中却多了一口細鐵軟刀。

只看這幾下乾淨俐落的動作，就不難想像這個人是怎麼樣一個難纏的人物。

斬情女、林成方同時亮出了長劍。

包天成也亮了兵刃。

周千里未亮雙筆，但兩道目光，却盯注在那藍衣人的身上。

斬情女道：「下轎、拔刀，閣下的身法不錯。」

藍衣人道：「你很美，但口齒太輕薄。」

斬情女道：「怎麼樣？」

藍衫人道：「禍從口出。」

斬情女冷冷說道：「你姑娘走遍大江南北，見過的事情多了，你這一點道行，用不着唬我，我見過太多的厲害人……」

藍衫人口中喃喃兩下，道：「看樣子，你眞的是想死了。」

突然一揚腕，刀尖如電，道：「當心！」

斬情女舉劍封架，但却有着來不及的感覺，人便疾快的向後退。

雖然如此，仍然被對方一刀挑破了前胸的衣服。

斬情女心頭跳了一下，忖道：「好快的一刀。」

不只斬情女，就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心驚。

林成方向前踏了一步，道：「閣下的刀招實在很快。」

藍衣人道：「那位姑娘的運氣不錯，不過，一個人不能常靠運氣。」

林成方道：「你的運氣又如何呢？」突然踏上一步，攻出三劍。

這三劍是林成方功力所聚，也是林家劍法中的精招奇着。

三劍連環，攻勢極爲犀利。

那藍衫人右腕疾振，寒光閃動中，噹噹兩聲，竟把林成方的劍勢封擋開去。

緊接着刀光如電，反擊過來。

反擊的刀勢，招勢却連連指向要害。

林成方揮劍接架，接了三招，被逼退了三步。

林成方會過了不少的高手，但對方刀勢如此凌厲的，倒是少見。

藍衫人的第四刀，兇厲不減，但却被包天成的鐵劍接下。

藍衫人收住刀勢，淡淡一笑，道：「我看，諸位何不聯手同上？」

周千里兩道目光一直盯注着那藍衫人，此刻却突然開了口，道：「追魂刀胡八是你的甚麼人？」

藍衫人原來帶着一股冷厲的笑容，突然間收斂了，回顧了周千里一眼，道：「你是甚麼人？」

周千里道：「老夫周千里。」

藍衫人已經恢復了平靜，道：「胡八是我甚麼人與你沒有甚麼關係吧？」

周千里道：「有，而且關係很大。」

那藍衫人雖然沒有正面答覆，但人人都已然看出來，藍衫人和胡八之間，必有着很深厚的關係。

突然仰臉發出一聲長嘯，藍衫人緩緩說道：「在下倒是想聽聽，你和胡八之間，有些什麼關係？」

周千里道：「到目前爲止，你還未回答我，你和胡八是否有關？」

藍衫人道：「你如認識胡八，必然見過追魂刀法，在下和追魂刀法有關。」

周千里道：「你是胡八的傳人？」

藍衫人冷冷說道：「你問的太多了。」

周千里道：「在下一定要問個明白，才可以有所措施。」

藍衫人道：「有所措施！說說看，你有什麼措施？」

周千里道：「你還未答覆我，你和胡八之間有何關係？」

藍衫人道：「在下的刀法，和他的刀法是一路的，但他不是我的師長。」

周千里道：「也沒有關係？」

藍衫人道：「刀法同源，自然是有些關係了。」

周千里道：「胡八現在何處？」

藍衫人神情陡然之間轉變的十分嚴肅，冷冷說道：「你這人是甚麼意思，難道你認識胡八？」

周千里道：「何止認識，在下和他是多年老友，但近十餘年來，却未再見到他。」

藍衫人冷笑一聲，道：「原來你是胡八的朋友，可惜，可惜他已經死去多時了！」

周千里道：「死了？」

藍衫人道：「十餘年的時光，對一個江湖人而言，是相當的悠長了，江山代有才人出，自有新人替舊人，這有什麼好奇怪的？」

周千里道：「追魂刀招，天下無敵，老夫和他交往之時，也從未聽過他有什麼傳人。」

藍衣人厲聲說道：「十五年了，一個人在十五年的時間中，有多大的轉變，小孩子可能長大，老人可能死去。」

周千里點點頭，道：「我總算明白了！」

藍衫人道：「你明白什麼？」

周千里道：「胡八是你殺的，他教了你追魂刀招之後，你把他殺了。」

藍衫人冷冷說道：「你只說對了一半。」

周千里道：「哦！」

藍衫人道：「他傳了我追魂刀法，他也被人殺了，唯一不同的是，殺他的人不是我。」

周千里道：「不是你，是誰？」

藍衫人道：「這個，閣下是多問了，我怎麼會告訴你呢？」

周千里道：「授藝之恩，情同師長，你爲什麼不替他報仇？」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你這人不但迂腐得很，而且，腦袋也不太靈光……。」

周千里笑一笑，接道：「事情似乎是越來越明顯了。」

藍衫人道：「這話怎麼說？」

周千里道：「你也是參與謀殺他的人。」

藍衫人笑一笑，沒有回答。

就是這一陣工夫，十餘個黑衣人，突然由來路方向擁現而出。

很快的佈成了一個圓陣，把周千里等圈入了圓陣之中。

幸好，周千里等隨行之人，都已先走了一步。

被圍在場中的，只有包天成、周千里、斬情女、林成方等四個人。

這四人，不但都有着一身不凡的技藝，而且，他們也有着對付黑劍門中殺手的經驗。

但看到環圍四周的黑衣年輕人，最大的不過二十三四，個個面目冷肅，手中執着短刀，想到他們不要命的刀法，也不禁爲之頭疼。

領教過了這些黑衣人的凌厲刀法，包天成和林成方等人，都已提高了內心的警覺，立時暗作戒備。

包天成右手鐵劍出鞘，左手同時握了一顆雷火彈。

斬情女、林成方，也都亮了兵刃。

藍衫人哈哈一笑，道：「你們殺了他們幾個同伴，這些人會替他們報仇。」

包天成道：「區區幾個年輕殺手，眞能要了我們的命，那還能成什麼名堂，咱們跑了幾十年的江湖，豈不是白跑了？」

藍衫人冷冷說道：「沒有人能够同時對付四個殺手，最高明的武功，也只能和他們打一個同歸於盡。」

包天成道：「那倒未必，他們的刀法，雖然可怕，但若非是全無克制辦法，咱們幾十年的江湖經驗，豈不是白白糟塌了。」

藍衫人道：「我不信你們眞會有抗拒他們羣攻的能力，我已經仔細研究過了，他們四個人合手的攻勢，不論武功如何高強的人，也無法抗拒。」

包天成道：「抗拒他們合手攻勢有很多種，不一定全靠武功。」

藍衫人道：「諸位說得如此肯定，在下倒要求證一下了。」

包天成道：「年輕人，咱們在江湖上走動，不論黑白兩道，至少都應該講信用二字。」

藍衫人道：「哦！」

包天成道：「閣下行事，却是完全以自己的好惡行事。」

藍衫人道：「沒有人和在下講過信義二字，在下也不願聽這一套。」

包天成道：「年輕人，你如此的蠻橫、霸道，那就可別怪我們也要施展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藍衫人道：「請便，我想不出諸位還會有什麼驚人的舉動。」

包天成道：「立刻給你見識一下。」

左手一揚，雷火彈飛了出去。

只見一個人舉手一揮，用手中短刀，直向彈子拍去。

林成方、斬情女都知道厲害，立刻伏身臥倒。

包天成一拉周千里，也向地上倒了下去。

黑衣人短刀拍中了火彈。

但見火光閃動，響起了一聲蓬然大震。

烟硝飛騰，十幾個黑衣少年，至少有一半倒了下去。

包天成雙手連揮，又有兩顆雷火彈出手。

爆響大震之中，黑衣少年全數躺了下去。倒是那藍衫人身子一閃，退出了一丈多遠。

烟硝夾着塵土，飛得包天成、斬情女等人全身都是。

望着血肉橫飛的屬下，藍衫人有些痴呆起來。

包天成站起身子，拍拍手，道：「有些事情，用武功不一定穩操勝算，他們太嫩了，沒有一點江湖經驗。」

藍衫人道：「你用什麼方法，一舉之間全殺了他們？」

包天成道：「雷火彈，他們的刀法太歹毒了，留在人間，也會害人，倒不如早些送他們上西天還好。」

藍衫人道：「好狠的雷火彈。」

包天成道：「很遺憾，竟被你逃出了這一刦。」

藍衫人道：「我，我……。」

包天成冷冷接道：「你非死不可，你訓練這麼多的殺手，罪惡比他們深重千倍。」

斬情女道：「罪魁禍首，不能放過。」

長劍一揮，繞到一側，擋住了藍衣人的去路，接道：「你不是自覺刀法高明，要我們合手而上麼，現在咱們不用雷火彈，就以武功來和你一決生死。」

包天成接道：「你小子還有好多的屬下？一起叫他們出來吧。」

藍衫人有些黯然的說道：「我帶來的人都被你們殺了。」

包天成道：「那是說，你還有些沒有帶來的了？」

藍衫人道：「嗯！」

斬情女道：「你訓練多少這樣的殺手？」

藍衫人神智已完全清醒，恢復過來，道：「我為什麼要告訴你？」

斬情女道：「不管你訓練多少殺手，我們也不會放在心上，先殺了你這個訓練殺手的師父再說。」

斬情女右腕一抖，長劍直刺了過去。

藍衫人左手一揮，寒光飛閃，噹的一聲，逼開了劍勢。

緊接着連劈三刀，逼得斬情女一連退了五步。

他的刀勢和黑衣殺手有着同樣的兇厲，但却比他們更高明、更詭異。

藍衫人一連劈出了十幾刀，同時分別攻向林成方、斬情女和包天成。

他的刀勢竟然把三個人都逼退。

這一來，自然會惹起了林成方、斬情女、包天成的合擊。

周千里沒有出手，反而向後退了一步。

如若以包天成、斬情女、林成方三個人聯手攻擊，還無法對付這藍衫人時，周千里就算出了手，也一樣不會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他退在一側，冷眼旁觀。

但見那藍衫人刀勢縱橫，獨鬥三人，仍然是攻多守少。

追魂刀招，本以攻勢為主。

一個人能獨鬥江湖上三大高手，這藍衫人刀法的凌厲和內力的深厚，也算絕無僅有了。

但很快的，藍衫人發覺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斬情女、林成方都未出盡全力。

眞正全力反擊的，只有一個包天成。

林成方、斬情女一面打鬥，一面留心他的刀法。

雙方對拆了五六十招。

藍衫人又發覺了一件事，那就是，這三個人已逐漸瞭解了他刀法的變化。

三把劍，此來彼往，封住他凌厲的刀法，越來越有着輕鬆之感。

這藍衫人年紀輕輕，口氣却大，但事實上，他並不傻，眼看情勢不對，立萌退志，疾攻三刀，迫得三個人向後退了一步，刀光護身，疾奔而去。顧不得兩個抬轎子的轎夫。

兩個轎夫，却放腿追了上去。

斬情女道：「唉！剛動手時，咱們眞被他嚇住了，要不要追下去？」

包天成道：「兩位，不管如何，他的刀法很陰險，殺了他也不為過，兩位如是肯出全力，咱們有很多的機會阻攔住他，但兩位却放任他逃走了。」

口中雖然是在和林成方、斬情女說話，目光却不時的望向周千里。

那意思是在質問周千里，你有攔住他的機會，為什麼不出手？

周千里緩步行了過來，低聲道：「這個人的身份似是不低，欲擒故縱，他逃走了，才會給咱們帶來綫索。」

斬情女道：「可是……咱們沒有人追下去啊！」

周千里道：「有！這一點我已有安排，三位不用擔心。」

斬情女回顧了周千里一眼，道：「看來周大俠的手法，還是比咱們高明得多了。」

周千里道：「那倒不是，只不過我比姑娘較有機會。」

斬情女急急說道：「周大俠，我是說着玩的，你千萬可不要放在心上。」

周千里笑道：「易姑娘，周某人也有一番隱密的安排，目下都是自己人，在下就實說了吧！」

林成方道：「咱們洗耳恭聽。」

周千里回顧了一眼，才低聲說道：「我在徐州城中，安排了很多的眼綫，這些人，除了我之外，連老叫化子都不清楚，我已經要他們追下去了。」

包天成道：「慚愧，慚愧！還是你周大俠安排完滿。」

周千里道：「諸位，咱們早些回到鏢局去吧！」

包天成道：「好，咱們回去吧！」

幾個人立刻轉回鏢局。

行入大廳中，幾個人剛剛坐落座位，高空雁已然快步行了進來，道：「易姑娘……」

斬情女道：「高公子，有甚麼事？」

高空雁道：「聽說苟大夫出了事？」

斬情女道：「是！我們追了很久，但是沒有找到他。」

高空雁道：「姑娘，在下江湖閱歷不豐，只恐怕找不出追搜綫索，姑娘也很關心他的生死，不知道願否帶在下一同去找找看。」

斬情女道：「周大俠早已經有了安排，大概很快有回信來了。」

高空雁道：「姑娘，救人如救火，這話你明白吧？」

斬情女道：「我知道。」

高空雁道：「再說，對方是一個很神秘的組合，靠別人只怕是有些靠不住吧！」

斬情女道：「高公子的意思呢？」

高空雁道：「在下之意，是希望姑娘助我一臂之力，咱們追下去，一直到救回苟大夫為止。」

斬情女道：「可是你的身體……」

高空雁道：「我已經不妨事了，姑娘不要放在心上。」

斬情女道：「這個，這個……」

高空雁道：「姑娘如是無暇助我，在下就自己去了。」

林成方突然說道：「我陪你去。」

高空雁一抱拳道：「多謝林兄。」

斬情女道：「我也去。」

高空雁道：「好，咱們幾時走？」

包天成笑一笑，道：「三位，區區也算一位如何？」

高空雁道：「總鏢頭事務繁多，咱們不便有勞。」

包天成道：「這徐州附近，咱們地形熟悉一些，走在一起也好替你們安排一下行程。」

高空雁道：「這個，我看也用不着了。」

包天成道：「絕不能由你們三個人亂走的吧。」

林成方道：「貴局若一定要派個人去，也不該是閣下去。」

包天成道：「那該什麼人去？」

林成方道：「王榮，他久住徐州，大概比你還要瞭解多一點吧。」

包天成點點頭，道：「他武功也不錯，就這麼一言為定了，我這就去找他。」

到天色入夜時分，四海鏢局的後面，悄然地魚貫行出來四個人。

那是高空雁、斬情女、林成方和王榮。

四個人中，有三個都換了夜行勁裝。

只有高空雁仍然是一襲藍衫。

三個人都帶了兵刃，也只有高空雁赤手空拳。

離開了鏢局子，王榮帶着他們急急行了一陣。

轉過了兩條街才停了下來。

高空雁道：「他們發現了咱們沒有？」

王榮微微一笑，道：「我不知道，不過照說，他們應該看到了。」

高空雁道：「他們在這裏設有埋伏？」

王榮道：「對。」

高空雁道：「咱們為什麼不把他們搜出來呢？」

王榮道：「咱們無法分辨，不過，在下相信，咱們這些舉動會把他們引出來。」

高空雁道：「怎麼說？」

王榮道：「咱們的行動，越是隱密他們越是多疑，我相信他們定會追蹤咱們。」

高空雁道：「但願如此。」

又行過一條街，高空雁突然說道：「來了，果然有人跟上了咱們。」

斬情女、林成方，都未看得出來。

高空雁却已有所覺，這人的武功，顯然是超出很多。

林成方低聲道：「現在咱們應該如何？」

高空雁道：「等他來，咱們看看他是什麼人，然後想法子捉住他。」

斬情女道：「好，咱們埋伏起來。」

高空雁道：「你們先走一步，我藏起來。」一閃身，躲入了暗影之中。

斬情女、林成方、王榮却繼續向前行去。

三人又轉過一個街角，耳際間，已聽得高空雁的呼喝之聲。

斬情女當先轉身奔了過來。

林成方、王榮緊追而來。

只見高空雁手中抓着了一個土布衣服的年輕人。

這個人穿着一身藍布衣服。

他年紀很輕，不過二十四五歲的樣子。

高空雁抓着他，冷冷的望着他，却一語未發。

王榮仔細打量了那人兩眼，笑一笑，道：「你朋友運氣不太好。」

藍衣人道：「我的運氣一向不好。」

王榮道：「不過，這一次最壞。」

突然伸手抓住了藍衣人的左肩之上，緩緩說道：「你是自己說呢？還是等我來問你。」

藍衣人道：「你問吧，我知道的一定告訴你們。」

王榮道：「識時務者為俊傑，閣下如是不肯說，那就難免皮肉受苦了。」

藍衣人道：「我說過了，我知道的都會告訴你們。」

王榮道：「你追着我們幹什麼？」

藍衣人道：「我看你們幾個人行動詭秘，所以就跟了上來。」

王榮笑一笑，道：「好，你是埋伏在四海鏢局四圍的暗樁了？」

藍衣人點點頭，道：「是。」

王榮道：「很好，你發覺我們的行動之後，要如何處置？」

藍衣人道：「儘快的報上去。」

王榮道：「你是黑劍門中人？」

藍衣人搖搖頭，道：「不是，我是府衙中的捕快。」

無怪他很合作，原來他是官府中人。

王榮道：「你是官府中人？」

藍衣人道：「官身不由已，所以才深更半夜的伏在巷口裏，喝西北風。」

斬情女有些啼笑皆非的說道：「你們官府中人，只會管我們純善良民，但黑劍門中人，在徐州地面上殺人越貨，造成了好幾條人命，你們難道就不管了？」

那藍衣人面現慚愧之色，緩緩說道：「在在下只不過是一個小小的捕快，聽命行事，跑跑腿而已，實在是作不了什麼主。」

斬情女道：「好啦，我們請教一事，你奉命在暗中監視我們，用心何在？」

藍衣人略一沉吟，道：「你們鬧得太兇，連日在徐州城中動手搏戰，這件事已驚動了府台大人，飭命府中捕快，查明具報，不得徇私，所以府中派出了不少的捕快……。」

斬情女接道：「準備來抓我們。」

王榮道：「他們沒有能力去緝盜捕賊，但對抓咱們這些安份良民，那可是內行得很。」

藍衣人臉一熱，道：「你們作鏢頭的，武功都練的很高明，咱們吃公事飯的，除了幾個名捕之外，練的都是粗淺工夫，我們也眞的無法緝捕什麼江洋大盜，那是大捕快的事情，不過，你們在城中公然動手搏殺，刀來劍往的，驚世駭俗，我們就算想放你們一馬，也是有所不能。」

王榮道：「如果你們有能力阻止這些人進入城中鬧事，自然就不會在城中動手了。」

藍衣人道：「我們也許沒有能力阻止他們，他們飄然而來，飄然而去，老實說，我們也實在沒有辦法阻止他們，但如你們鬧得太不像話，府台大人動了火，下一通令諭，調動了官兵，那就不可收拾了。」

斬情女道：「你這不是威嚇我們麼？」

藍衣人道：「不是威嚇，是眞實話，正式官兵，和我們作捕快的不同，他們不懂什麼交情，一旦奉命行事，勢必造成了很大的風波，在下言盡於此，聽不聽是你們的事了，我告辭了。」

轉身快步行去。

望着那捕快的背影，王榮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

斬情女心中一動，道：「王兄，咱們上當了。」

王榮道：「上什麼當？」

斬情女道：「那人可能不是捕快。」

王榮道：「哦！我倒瞧不出來。」

斬情女道：「他如眞是捕快，早該給我們看看他的腰牌了，他不會這麼沉得住氣。」

王榮道：「唉！這小子，咱們這麼多的人竟被他騙了過去。」

靳情女略一沉吟，笑道：「騙過去？這是弄巧成拙的事。」

王榮道：「這話怎麼說？」

靳情女略一沉吟，笑道：「咱們出來的用意，就是要被他們發覺咱們行踪，但又不能讓他們知道這個用心……」

王榮也是一點就透的人，爲之一笑，道：「對，咱們走吧，我想很快就會有人追上咱們來了。」

靳情女道：「唉！就算有人盯住咱們，只怕也無法一定能找到狗肉郎中的藏身之處。」

四個人已開始向前行去，邊行邊說。

王榮低聲道：「只要他們有人來，咱們總有對付的辦法？」

高空雁道：「抓到他們的人，咱們是否要想法子逼供？」

王榮道：「這不失爲一個辦法，問題是要抓對人。」

靳情女道：「高公子，不要大意，事已至此，咱們慢慢想法子。」

高空雁道：「我擔心他們會殺了狗肉郎中，或使他身體受苦。」

靳情女心中對狗肉郎中的安危關懷，決不在高空雁之下，但看着高空雁內心如此的焦急，只好倒過來安慰起高空雁來，笑一笑，道：「高兄，狗肉郎中這個人，不但醫術絕高，那一身武功也非同小可，再說他的機智才慧，也不是泛泛之輩，他只要不喝醉，只要頭腦保持清醒，他就有足够的能力應付這些事。」

林成方道：「如若他眞已被黑劍門下人所攄，他們絕對不會給他酒喝。」

靳情女道：「沒有酒，沒有狗肉，他就會保持清醒了。」

林成方輕輕吁一口氣道：「高兄，咱們這一次離開四海鏢局子，目的就在全力尋找荀大夫，但咱們這種企圖，絕不能讓對方知道。」

靳情女點點頭，道：「對。」

林成方道：「最好能使他們對咱們的行動猜測不定。」

高空雁苦笑一下，道：「兩位的意思我明白，我也願意遵從衆意，但希望有一個限期，兩天，或是三天都可以，如是超過這個限期，我就要用我的辦法行事了。」

靳情女道：「高公子的辦法是——」

高空雁道：「追殺，一路追殺下去，殺得他們放出荀大夫爲止。」

靳情女道：「辦法是不錯，可是你怎麼知那一些是黑劍門中的人？」

高空雁道：「一個追一個的，不停的追下去。」

靳情女道：「這不是辦法，高公子，你有一身驚人的武功，也有過人的智慧，但你太關心狗肉郎中，所以有些亂了分寸。」

高空雁道：「他使我的生活，進入了另一個境界，他使我變成了能够說話的人，你想想看，這份恩情，是如何的天高地厚？」

靳情女道：「我也承受他的太多，但事情已經發生，急躁不得。急躁足以壞事，咱們要想一個行得通的辦法。」

高空雁略一沉吟，道：「姑娘有什麼高見呢？」

靳情女略一沉吟，道：「咱們直奔徐州城外，我相信他們會派人盯上咱們，咱們分成二批，留一個人在後面反釘梢。」

高空雁道：「對，姑娘高明。」

靳情女道：「那個留在後面反釘梢的人，就是你了。」

高空雁道：「在下義不容辭。」

衆人計議妥當，靳情女和林成方、王榮三個人向城外行去。

果然，三個人的行動立刻被人釘上。

高空雁反釘在那人身後。

他目力過人，雖然天色還未大亮，但一切都看得十分清楚。

他看到那追踪之人，竟然由一座民房的窗戶飛身而下。迫近了靳情女他們三人身後。不禁暗暗一歎，忖道：「他們躲在民房中，暗作窺探，當眞隱密得很。」他記下了那座房子的形式、地點，這也是一條綫索。

王榮地形熟悉，出了徐州城奔向東南方。

行約七八里，已然不見人烟。

敢情是一處很荒凉的所在。

這是王榮的安排，故意把敵人誘入荒野之中，以便於識別。

這時，天色已亮，景物淸晰可見。

本來正向前走的靳情女，突然停了下來，轉過身子。

釘梢之人，也是追踪老手，看三人停下，立時閃入一片草叢中。

如非靳情女、王榮、林成方等早有計劃、警覺，要想看到那位釘梢人，眞還不容易。

其實，靳情女等人轉過身子時，那人已閃身躲入了一片草叢之中。

三人也只不過見那人影一閃。

這證明了那個人不但很機警，而且武功也很高明。

林成方一提氣，飛身騰躍，直撲向那人藏身之處，高聲說道：「朋友，出來吧！這地方一片荒凉，地界廣闊，閣下追踪、釘梢，竟然釘到了這個地方來。」

草叢中沒有反應。

那人縱然發覺自己確實上了當，還是很沉得住氣。

這是一片很遼闊的草原，總有百丈左右，而且四通八達，就算明明草叢中有人，搜尋也非易事。

靳情女飛身上了一棵大樹。

居高臨下，探望草叢。

草叢中不見動靜。

這說明了那人很深沉，明知已上了當，但還是十分沉着。

王榮也快步行了過來，笑道：「閣下，躲在這片草叢中。藏頭露尾，不覺得有失氣度了麼？」

草叢中毫無反應。

王榮高聲說道：「朋友，你跑不了的，躲在草叢中龜縮不出，也一樣要被咱們搜出來，惹我動了怒，我就放把火燒了這片草原。」

草叢中仍無反應。

林成方嘿的一聲，抽出長劍，正想撥草而入，却被王榮示意阻止，低聲說道：「林兄，不可造次，這小子相當陰險，咱們這麼個罵法，他都不怒了，顯然他是準備一拚。」

林成方道：「王兄，咱們總不能在這裏等下去。」

王榮道：「不會多久的，這片草叢不算太大，總有法子找他出來。」

一面在地上抓起了幾片石塊，右手一揮，丢入草叢之中。

林成方也跟着行動，兩個人交相的投出石塊。

但那躲入草叢中人，像是消失了一般，沒有一點痕跡。

王榮冷笑一聲，道：「朋友，你倒是眞能沉得住氣啊！」

這時，忽見人影閃動，有如大鳥飛騰一般，落入了密草叢中。

只見他三起三落，人又由草叢中飛騰而出，落在王榮身旁。

是高空雁，身前放着一個穿着黑衣勁裝的大漢。

林成方、靳情女都圍了上來，看那黑衣人動也未動一下，不禁一皺眉，道：「死了？」

高空雁道：「毫厘之差，我點中他穴道之時，他手中已取了藥物。」

靳情女道：「想自絕？」

林成方道：「黑劍門中最可怕的地方，就是他們嚴密的控制方法，使人寧願死，也不願心生背叛。」

靳情女道：「先解開他的穴道問問他。」

黑衣人突然開了口道：「我只是被點了麻穴，還可以說話。」

靳情女突然向前行了兩步，道：「你知道我是誰麼？」

黑衣人道：「靳情女。」

靳情女道：「我的名譽不太好，但一向說話算話，答覆我的問題，我就放了你如何？」

黑衣人道：「我……」

不容黑衣人說下去，靳情女又搶先接道：「黑劍門在徐州應有一個巢穴，它在那裏？」

高空雁突然喝道：「什麼人？」

「我。」一個青衫的年輕人，緩緩由一株大樹後轉了出來。

黑衣勁裝人，一見來人，神情激動，張嘴欲叫。

但他還是忍了下來。

青衫人道：「黑劍門中人，到了不少，諸位想見面，在下可以帶路。」

靳情女道：「你是……」

青衫人道：「我在黑劍門中的身份不算太低，至少可以帶諸位去見本門中的首腦。」

靳情女道：「離這裏很遠麼？」

青衫人道：「不太遠。」

靳情女道：「就算這是一條陰謀詭計，咱們也要見識一下，你帶路吧。」

青衫人回顧了那黑衣勁裝人一眼，道：「這個人你們是不是準備放了他？」

靳情女道：「他如是你們黑劍門中人，也不過是八流人物，殺之不值，放他同去吧。」

青衫人右手輕揮，在那黑衣人身上拍了兩掌，道：「快同去吧。」

那黑衣人站起身子，向前跑了五六丈遠，突然一個觔斗，栽了下去。

靳情女冷笑一聲，道：「你用什麼手法殺了他？」

青衫人笑一笑，道：「天下武功，不下百數十種，姑娘淵博，爲什麼不自己瞧瞧？」

靳情女歎息一聲，未再多言。

高空雁冷冷說道：「閣下能殺人滅口，足見你比他高明很多，幸好你還沒有死，咱們總有得人找。」

青衫人道：「事實上，諸位要找黑劍門中人，他也無法帶諸位去。」

高空雁道：「閣下呢？」

青衫人道：「在下麼，這就帶諸位去見幾位高人。」

語聲一頓，道：「不過，諸位最好是再想想。」

林成方道：「想什麼？」

青衫人道：「想想你們見了高人之後，如何還能平安回來？」

高空雁道：「這不用閣下費心。」

青衫人笑一笑，道：「既是如此，諸位隨我來吧。」

轉身向前行去。

誠恐這人借機會逃走，靳情女示意高空雁緊隨在那青衫人的身後。

青衫人步履瀟灑，看上去不怎麼快，但事實上却是走得奇快。

逼得靳情女、林成方、王榮都提聚眞氣，用小跑的速度追趕。

行約四五里，到了一座亂葬崗邊。

靳情女道：「黑劍門中人，是死的還是活的？」

青衫人道：「姑娘，你說話，最好是小心一些。」

靳情女道：「怎麼樣？」

青衫人道：「禍從口出，那會要你拿命抵償。」

高空雁道：「咱們既然來了，就未把他們放在心上。」

青衫人道：「好大的口氣。」

又舉步向前行去。

穿過亂葬崗，到了一座農舍前面。

那是一座很大的農舍，竹籬環繞，修竹數叢，只是地方緊靠亂墳，看上去有些陰森。

青衫人指指那座茅舍，道：「到了，就是那座茅舍。」

口中說話，人却站着未再往前走。

靳情女望望那緊閉的籬門，道：「閣下說的就是這座農舍了？」

青衫人道：「方圓五里之內，別無人家，自然是這座宅院了。」

靳情女道：「閣下爲什麼不進去？」

青衫人道：「在下只帶諸位到此就是，總不能一定要我進去吧？」

靳情女道：「難道這茅舍中，還有什麼要命的機關埋伏不成？」

林成方道：「我來試試看。」

伏身由地上檢起了一塊大石頭，接道：「諸位小心一些，也許門裏面會有弩箭飛出。」

青衫人似是想阻止林成方，却欲言又止。

林成方右手一揮，巨石如飛，投了出去。

但聞蓬然一聲，擊在了籬門上。

籬門似是並未加鎖，被巨石震開。

門內沒有弩箭射出，也沒有任何反應。

靳情女回顧了青衫人一眼，緩緩說道：「你在攪什麼鬼？」

高空雁右手一揮，迅如電光石火一般，一舉手，扣住了那青衫人的右腕脈穴，冷笑一聲，道：「朋友，既然你帶我們來了，那就勞駕到底，帶我們進去瞧瞧吧。」

青衫人一下被人扣中了脈穴，心中吃驚不小，暗吁一口氣，道：「好吧，在下帶路。」

舉步向前行去。

高空雁右手緊扣對方脈穴，並肩而入。

竹籬環圍着一座很大的院落，院中突起了四個小堆，上面用黑布罩着。

看上去好像是四個木箱，只是不知道爲什麼罩着黑布。

那青衫人目光不停的向那木箱邊瞄視，似乎是對那黑布罩着的木箱，有着很大的畏懼。

這情形自然會落在靳情女和王榮的眼中。

靳情女笑一笑，道：「那些黑布掩遮下的是些什麼東西？」

青衫人道：「你們爲什麼不自己去揭開看看。」

靳情女道：「揭開看看，你可是認爲我不敢？」

青衫人道：「靳情女何等人物，還有不敢的事情？」

靳情女突然格格一笑，道：「你這點江湖經驗，在姑娘我面前賣弄，實在有一點班門弄斧。」

青衫人道：「哦！靳情女也有不敢作事情麼？」

靳情女道：「姑娘不吃這個，你帶路。」

事實上，青衫人就算不想走，已是身難作主，高空雁右手加勁，青衫人硬被迫得走在前面帶路。

一連五開間的正廳，也閉着大門。

青衫人不想推門，但高空雁却用臂力壓着他的頭，直向門上撞去。

這就逼得他不能不舉手推門。

木門呀然而開，只見大廳之內坐了不少的人。

居中一張太師椅上，端坐一人，兩邊木椅排列，分坐着八個人。

但九個人却穿着同樣的衣服，一身黑的長衫，一個連頸也套住的黑色帽子。

這帽子有個名字，叫作猛一拉，除了兩隻眼睛露出來之外，全部罩在一片黑色之中。

高空雁突然飛起一脚，踼得那青衫人飛了起來。

青衫人身子飛起了五六尺，跌下來後竟然站不穩，一屁股坐在地上。

這一脚不但踼飛起了人，而且也點中了他的穴道。

九個人，一十八隻眼睛，齊齊的投注了過來，凝注在高空雁的身上。

高空雁身子移動，取到了一個很好的位置，緩緩説道：「諸位的眼睛還會轉動，那説明了諸位都還是活人了。」

他藝高膽大，面對着這樣的陣仗，連斬情女那等老江湖也有些驚疑不定，但高空雁却是一無畏懼。

斬情女定定神，緩緩説道：「諸位都是黑劍門中的高人了？」

那居中之人，聲音有點沙啞的説道：「你是斬情女？」

斬情女道：「正是小妹。」

居中人道：「爲你一個毛丫頭，使我們動員了從未有過的人力，鬧出這麼大的陣仗，實在有些出了老夫的意料之外。」

斬情女道：「你們殺人太多了，總會遇上這樣的結果。」

居中人道：「這對你而言，似乎是太榮耀了。」

斬情女道：「我福大、命大，處處有高人相助。」

居中人冷哼一聲，道：「可是現在你死定了。」

斬情女道：「那倒未必，生死一事，還未明朗。」

高空雁低聲道：「姑娘，問問苟大夫的下落。」

斬情女道：「你們這些人，都把頭臉包住，可是心中害怕什麼？」

居中人道：「到你死的時候，咱們會讓你見識一下眞正的面目。」

斬情女道：「好吧！這件事到我們要死的時候再説，現在我只想請教一件事。」

居中人道：「請説吧。」

斬情女道：「狗肉郎中是不是被你們抓到了？」

居中人道：「不錯。」

斬情女道：「他現在何處了？」

居中人道：「老夫只能告訴你他還好好的活着，但却不在此地。」

斬情女道：「在那裏？」

居中人道：「不知道。」

高空雁突然向前大行三步，道：「如是以閣下之命，換囘苟大夫，不知道你有沒有這個份量？」

居中人縱聲大笑，道：「你就是四海鏢局中那位神秘的人物了？」

高空雁道：「囘答我的問話。」

居中人道：「你如眞能生擒老夫，老夫這個份量，大約可以換囘來十個狗肉郎中。」

高空雁道：「那很好，我就生擒了你。」

他説動就動，右手一探，直抓了過去。

但見人影閃動，兩側坐着的蒙面人，突然由兩邊飛身而至，各出右手，劈向了高空雁。

他們手上也戴着黑色的手套，全身上下，只有兩個眼睛露出來。

雖然是戴着手套，但仍有着一股強大的掌勁，直逼過來。

高空雁攻向居中人的一掌，速度並不很快，但這兩人躍起攻出一掌，却突然加快了高空雁的速度，一晃身間，人已經衝到了那居中人的身前。

居中人雙手齊出，連攻帶封。

兩個人倏忽之間，已然交手了五招。

林成方、王榮手握刀劍，已然準備出手，但却被斬情女給阻止了下來。

高空雁和那居中人對拆了五招，退囘原位，剛好是兩個蒙面人收掌而退的時間。

這時，坐在兩側的黑衣人，全部站起了身子。

斬情女、林成方、王榮配合高空雁的位置，也佈成一座方陣了。

一場混戰，即將展開。

林成方、斬情女亮出了寶劍，王榮亮出了刀。高空雁未亮兵刃，但雙目中却是暴出嚴重殺機，凝注着那居中的黑衣人，冷冷説道：「展開了一場羣毆，未必對你們有利。」

居中人道：「那麼閣下的意思是……」

高空雁道：「我的意思很簡單，閣下和我一决勝負，用不着這一場羣毆。」

居中人緩緩説道：「三十年來，江湖上還沒有人敢向我挑戰。」

高空雁道：「我就敢。」

居中人道：「好，老夫答應……」

語聲一頓接道：「你們都給我退開去。」

（未完）